DOM CASMURRO

Machado de Assis

马查多·德·阿西斯（巴西）著

李均报　译



外文出版社

DOM CASMURRO

《沉默先生》是巴西文学中最优秀的代表作之一。其作者与斯特恩、福楼拜、司汤达等世界著名作家齐名。

—— 阿丰索·塞尔索·德·奥乌罗·普列托

（马查多·德·阿西斯）巴西诗人，小说家。巴西古典文学大师。他的艺术植根于欧洲文化传统，并超越巴西各文学流派的影响。

——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作者生动地讲述了本托与卡皮杜从少年、少女时期相爱到感情破裂和分手的完整过程，详细地剖析了爱情和友谊在怀疑和嫉妒心理萌生的条件下是可以化为厌恶和仇恨的。

—— 北京大学教授　赵德明

里约热内卢　糖面包山
（马克·费列斯摄于1885年）


ISBN 7-119-02903-7
9 787119 029030 >

定价：19.80元

DOM CASMURRO

沉 默 先 生

Machado de Assis, Joaquim Maria

马查多·德·阿西斯　著〔巴西〕

李均报　译



外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默先生/(巴西)阿西斯(Assis, M.D.)著;李均报译.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8
ISBN 7-119-02903-7

Ⅰ.沉… Ⅱ.①阿…②李… Ⅲ.长篇小说-巴西-现代 Ⅳ.I777.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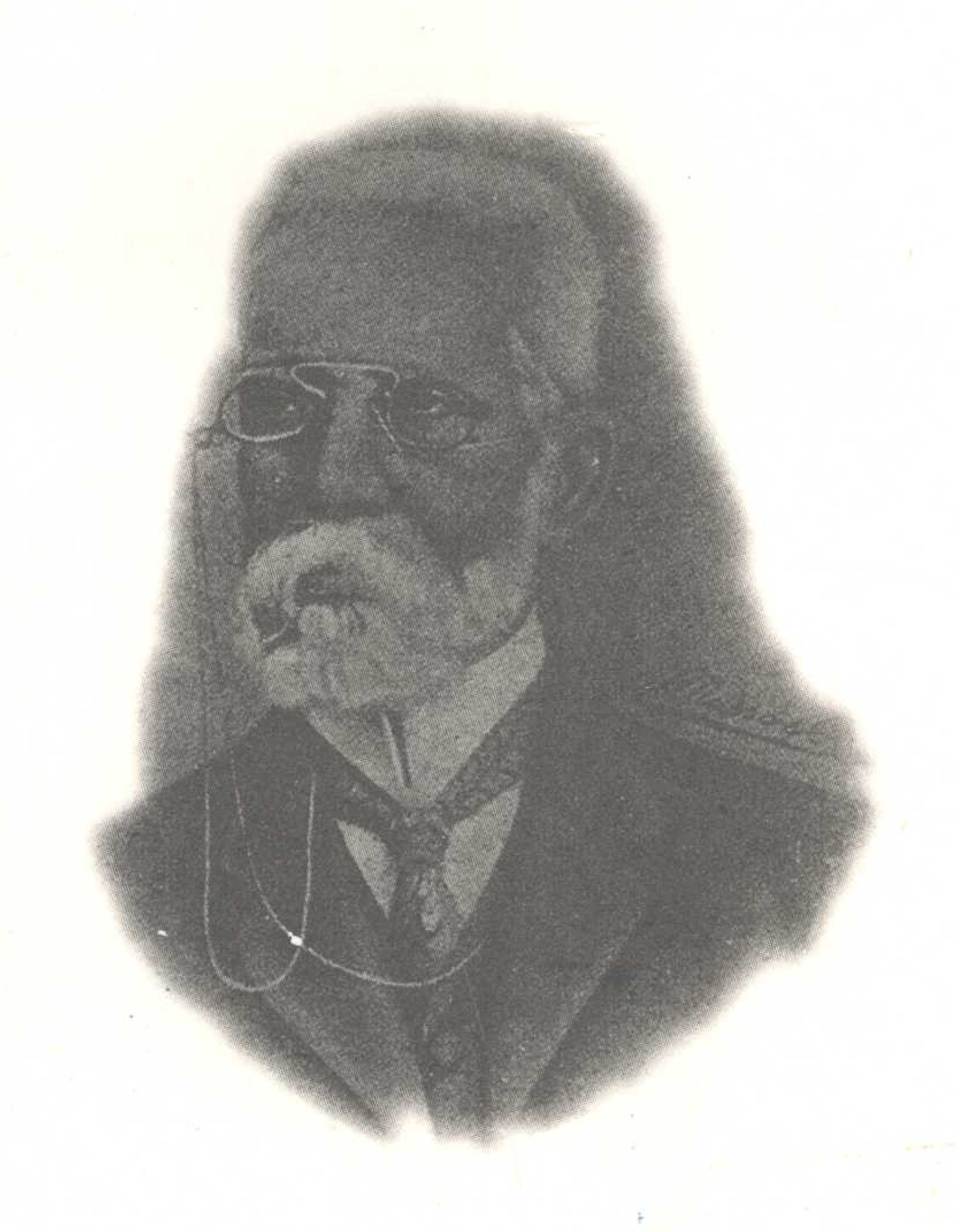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0320 号

外文出版社网址:
http://www.flp.com.cn
外文出版社电子信箱:
info@flp.com.cn
sales@flp.com.cn

沉默先生

作　　者　马查多·德·阿西斯

责任编辑　张荣富
封面设计　王　志
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68320579(总编室)
　　　　　(010)68329514/68327211(推广发行部)
印　　刷　三河市实验小学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外文书店
开　　本　大 32 开(140×203 毫米)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印　　张**　10.75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装
书　　号　ISBN 7-119-02903-7/I·706(外)
定　　价　19.80 元



作　者

内容介绍

《沉默先生》(原名 Dom Casmurro,又译《堂卡斯穆罗》)创作于1900年,被认为是最贴近作者个人生活的一部小说。故事从主人公本托怀疑其妻子卡皮杜的忠贞展开。本托沉浸在过去、现在、真实和想像里。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在这个诱人的故事背后,作者巧妙地阐述了对宗教、人生等方面的独到见解,通篇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本书是世界文学宝库里的杰作之一。

本书译文流畅,尤其书中的爱情描写,译得精微、传神、到位。

书中收入两篇精彩序言,不仅对理解本书,而且对全面了解作者马查多,都大有裨益。

作者简介

若阿金·马丽亚·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 Joaquim Maria),巴西最伟大的作家,1839年6月21日生于巴西名城里约热内卢。他的父亲若阿金,黑白混血,是个壁画工;母亲葡萄牙人,是个洗衣工。他的童年是在教母的庄园和父母贫寒的房舍里度过的;从小就觉察出社会生活的悬殊,贫富之间的差异。贫穷、肤色、腼腆和口吃,使他更加孤独。母亲死后,父亲续弦,娶马丽亚·因内司为妻。父亲死后,继母对他倍加疼爱,教他认字读书。由于生活拮据,继母帮人做饭;工作之余做些糖果给他沿街叫卖。他在一家报社的印刷厂当过印刷徒工。从1858年起,马查多·德·阿西斯开始定期为《晨邮报》及里约热内卢其它报纸撰写文章。1870年,《里约热内卢的小说》出版问世,光辉灿烂的写作生涯从此开始。《子夜的故事》(1873年)、《手和手套》(1874年)、《古希腊女人》(1876年)、《拉伊

亚·加尔西亚》(1878),这些著作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故事情节简单,充满了伤感主义的情调。从《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1881 年)、《金卡斯·博尔巴》(1891 年)、《沉默先生》(又译《堂卡斯穆罗》)(1900 年)、《艾扎乌和雅科》(1904 年)起,马查多·德·阿西斯开始抒发心理上的现实主义。这中间也穿插有一些无情挖苦、冷嘲热讽的长篇小说。

马查多·德·阿西斯也是一位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著作有:《零散的纸张》(1882 年),《没有日期的故事》(1884 年)和《古老住宅的圣遗物》(1906 年)。

马查多·德·阿西斯是巴西文坛上的一颗慧星。他 1908 年 9 月 29 日逝世,全国为之哀悼。他生前曾任巴西文学院主席。

序一

读者面前摆放的是
一部伟大著作

对于巴西文学，中国读者可能了解得还不多。马查多是巴西文学伟大的代表之一。巴西文坛名家荟萃，他是被人研究最多的作家之一。马查多、现实主义作家里马·巴列托、伟大的巴罗克雕刻艺术大师阿莱雅迪尼奥、巴罗克作曲家若泽·毛里西奥神甫、象征派诗人克鲁兹索乌扎、政治家和思想家若泽·多·帕特罗西尼奥等是巴西艺术家和作家之林的组成部分。这些人系非洲黑人的后裔，来自社会的卑微阶层，但却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克服出身强加给他们的种种困难，为巴西艺术和文化创作出独特和不朽之作。

马查多·德·阿西斯，1839 年 6 月 21 日出生于里约热内卢。父亲是获得自由的黑奴，母亲是一名亚速尔群岛的葡萄牙妇女。父母在教母的庄园里过着“寄宿者”的生活。马查多在这儿成长，对巴西社会生活的

悬殊有了初步的认识，为以后长期研究人的本性迈出了第一步。他资质非凡、毅力过人，加之教母悉心调教，这个贫穷的苦孩子，成熟懂事非常之早。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在公共图书馆之间奔跑，接近那些可以为他敞开知识大门和提供良好职业机会的名人学士。为了帮助家庭解决生计，孩童时曾卖过糖果，尔后当过印刷厂的出纳员、印刷工人、通讯员。年仅20岁，就已成为闻名遐迩的记者。从此以后，作为戏剧评论家、翻译、杂文作家、专栏作家，展开了自己的文学活动，揭开了巴西文学画廊的序幕。

15岁时，马查多在文学报《穷人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十四行诗。刊物名称本身已经影射出马查多·德·阿西斯熟知穷困，并立志要摆脱贫困。事实上，作为国家机构中的一名公务人员，他所从事的业务显得日益重要，职位的擢升已成不可抗拒之势。不断提拔，不停搬迁，马查多终于定居在当时里约热内卢市最豪华的住宅区。他用最完美的方式挣脱了经济生活的困扰，过上安稳的生活，不受社会盛衰的左右。与此同时，他已跻身于当时巴西最伟大的作家之列，担任他本人不久前筹建的巴西文学科学院主席一职。与长、短篇小说家、超越地域和包罗万象的地方文学创始人吉马朗斯·罗扎，诗人卡尔罗斯·德鲁莫恩德·德·安德拉德，诗人若昂·卡布拉尔·德·梅洛·内托一样，马查多是作家的楷模。在兼顾国家职务的同时，创作出永垂青

史的文学作品。

在马查多·德·阿西斯创作的第一阶段，其作品主要是短篇小说、浪漫派诗、土著的诗篇和浪漫主义的幻想曲，如《复苏》(1872)、《手和手套》(1874)、《古希腊女人》(1876)和《拉伊亚·加尔西亚》(1878)。第二阶段，他已成为巴西伟大的作家。作品有短篇小说、高蹈派的诗和长篇小说。这些长篇小说用现实主义的笔触、以准确无误的心理洞察和畅想勾画出里约热内卢和巴西社会许多独特的画面，通过它们可以使人们在特殊中窥见一般。这个阶段恰逢他个人生活的困难时期。面对疾病的严重困扰，他深深认识到人们生存的痛苦。从此以后，马查多文学显示出自己的特点：苦涩感和时而的辛辣味、怀疑、讽刺挖苦、对男人的失望、风靡19世纪末叶的对情理的丧失信心，以及对人们灵魂的洞悉。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1881)、《金卡斯·博尔巴》(1891)、《沉默先生》(1900)、《艾扎乌和雅科》(1904)、《虚幻的记录》(1908)等。

《沉默先生》是一部由自以为夫人对自己不忠的丈夫用第一人称讲述的有关一个假定情夫的故事。不过，它远远超出这个故事，与莎士比亚在《奥赛罗》中应用的妒忌同样巧妙，成为对这方面的一个心理研究。书里的中心人物为卡皮杜，她言谈举止转弯抹角，在丈夫(主人公沉默先生，孩童时的小本托)、以及丈夫的朋

友艾斯科巴尔和描绘真切的巴西家庭(属上流阶层的丈夫家庭,属下流阶层的她家)之间来往穿梭。卡皮杜是个贫穷聪颖的女孩子,她爱有钱的邻居,决定嫁给他为妻,是出于爱情还是考虑到利益?为什么驱使人们行为的感情和动机被搁浅、被分离?马查多把后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将要证实的现象提前运用,他知道精神是由相伴而行的感情和动机组成的一块编织物。卡皮杜心情复杂、矛盾,识别她曾是文学评论界的一项任务。然而,他们最终不得不半途而废,得到的简单回答是:马查多的艺术手法胜利了;卡皮杜是个谜,像是折射入她碧绿的“退浪般的眼睛”里的海洋。作者并未附庸当时“地方色彩的潮流”,着意描绘里约热内卢的风光和巴西环境的某些细节,而是用书中人物某些身体和行为的特点来体现出这座名城的旖旎和国家环境的优美,如在卡皮杜身上,她那双眼睛就是海洋的拟人化。海洋神秘莫测,美得令人身心陶醉,是里约热内卢风光的主导。

《沉默先生》是巴西文学中最优秀的代表作之一。其作者与斯特恩、福楼拜、司汤达等著名作家齐名。《沉默先生》内应用了大量独特的比喻和形象,还有汉语里难以找到的对应的谚语;语言精妙,讥讽尖刻;马查多通过语言突出理解上模棱两可和人们态度暧昧的能力,这些都为译者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汉语能够表达出马查多文字的微妙吗?丈夫妒

忌、专断，妻子遭到指控而又无权辩解（仅仅是诉讼方主人公的想法……），通过这种平淡无奇的形式能够理解是对男人心理活动的全面探索吗？尽管所有的译文都难免有失真之处，我们期待李均报先生的努力能够结出丰硕的成果，读者能够承认他们面前摆放的是一部伟大著作。

（李均报　译）

巴西驻中国大使

阿丰索·塞尔索·德·奥乌罗·普列托

序二

马查多·德·阿西斯的启示

马查多·德·阿西斯(1839—1908)是巴西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山鼻祖”,是巴西文学发展史上“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划时代的代表作家”。这是1994年巴西圣保罗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巴西文学信史》的作者阿尔弗莱多·波席的评价。

《拉丁美洲文学简史》的作者、智利文学评论家托雷斯·里奥塞科引用巴西当代著名作家若泽·维里西莫(1905—1975)的话说:“马查多·德·阿西斯是我们文学天才的最高表现;我国文学中最卓越的人物。”

中国研究巴西文学的专家孙成敖教授在他的专著《巴西文学史》中说道:“马查多·德·阿西斯不仅被看做是现实主义时期首屈一指的杰出作家,而且被巴西文坛几乎一致公认为迄今为止巴西最优秀的一位作家。”

1896年,巴西文学院成立。马查多·德·阿西斯当选为第一任主席。这一历史事实大概可以说明这位作

家在当时巴西文坛的地位。

了解马查多·德·阿西斯的文学作品和成就，恐怕离不开作家生活的时代和他的文学观念。

1822年至1889年，巴西处于佩德罗一世和佩德罗二世的统治之下，政体为君主立宪制。十九世纪上半叶，巴西帝国仍然广泛使用奴隶劳动，主要生产咖啡。1850年前后，各种工业、铁路和银行相继建立起来。经济呈现繁荣状态。但是，落后的奴隶制度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从1830年到1888年间，奴隶起义不断，终于在1888年帝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取消奴隶制。1889年共和党成立，同年11月领导了反对佩德罗二世统治的大起义，结果帝国被推翻，共和制在巴西得到确立。在外交方面，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巴西多次出兵干涉阿根廷与乌拉圭之间的战争和参与瓜分巴拉圭的战争。

面对如此动荡的社会生活，马查多·德·阿西斯的态度是怀疑和悲观的。他怀疑十九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的理想和奴隶制度的合法性，悲观地看待如此激烈的国内外矛盾会有正确的解决办法。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满意浪漫主义对历史题材和“大人物”生活的热衷，主张描写具体的现实生活和底层的人们。但是，形成这样的文学观念有一个过程。综观马查多·德·阿西斯的文学创作，可以发现他在70年代的一系列作品，例如，《弗鲁米嫩塞故事集》(1870)、《复苏》(1872)、

《子夜故事集》(1873)、《手和手套》(1874)、《埃莱娜》(1876)和《拉伊亚·加尔西亚》(1878)等,内容多为传奇性和伤感性的爱情故事,作者仍然留在浪漫主义的阴影里。但是,到了 1881 年,马查多·德·阿西斯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突破,他否定了自己前期的浪漫主义创作原则,更否定了对社会现象的盲目赞同态度,毅然决然地转向怀疑和否定。从盲从、迷信社会繁荣的假象到怀疑这一社会制度的合理性,是需要巨大勇气和智慧的。长篇小说《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1881)是这一思想转变在文学创作中的有力证明。作者借助死人布拉斯·库巴斯之口揭露和批判了社会的痈疽,其中对道德沦丧、尔虞我诈、沽名钓誉、狡诈伪善等丑恶现象进行了无情的鞭打和辛辣的讽刺。在艺术方面,作者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巴西小说模式:作品一反传统的开篇、发展、高潮和结尾的公式,首先从主人公布拉斯·库巴斯之死写起,故事情节的发展以死人的回忆顺序为准。死人的思想解放是最彻底的,他可以无拘无束地批评活人的肮脏灵魂。这也是作者艺术上匠心独具之处。同时,也是作品特别吸引人之处。这部小说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的巨大成功,为马查多·德·阿西斯开创的巴西现实主义文学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继《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之后,马查多·德·阿西斯又成功地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金卡斯·博尔巴》,另外一部就是《沉默先生》。金卡斯·博尔

巴这个人物曾经在《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里出现过，但是在内容上，这两部作品并没有联系。《金卡斯·博尔巴》中的要害人物是乡村教师鲁比昂。他因为照顾重病的金卡斯·博尔巴而获得了一大笔遗产。作品的关键部分就在于鲁比昂拿到遗产后的一系列遭遇：帕利亚和索菲娅夫妇设下美人计坑害鲁比昂；后者虽然侥幸脱险，接着又落入一群宵小之徒的包围，他们拥戴他当皇帝。最后，爱情、金钱和政治野心一一落空，财产被帕利亚和索菲娅骗走。最后是人财两空，灰溜溜地回老家去了。弥留之际，他还在做美梦呢。鲁比昂从一个朴实的乡村教师堕落为野心家的变化是意味深长的。“金钱至上”的人生观反映出人性中的贪婪一面，“物欲”和“贪婪”，说到底是人类尚存的兽性表现之一。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时期的表现程度和方式不同而已。马查多·德·阿西斯通过鲁比昂一生的遭遇和悲剧性的变化，真实和细腻地描绘了巴西第二帝国时期里约热内卢这座名城内腐败和黑暗的社会现状。

《沉默先生》主要写的是“疑心”，即主人公本托对妻子的怀疑，其理由是妻子卡皮杜生下一子，但是孩子长得很像好友艾斯科巴尔。本托于是怀疑好友与卡皮杜关系暧昧。随着时间的推移，本托越发觉得自己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最后猜疑的结果导致了家庭的分裂：他强迫妻子带着孩子离开家门。卡皮杜只好带着儿子远走他乡。不久，卡皮杜病死在欧洲。儿子回到

巴西后，在去海外旅游途中传染上黄热病也去世了。本托从此孤身一人度过那凄凉的晚年。作者生动地讲述了本托与卡皮杜从少年、少女时期相爱到感情破裂和分手的完整过程，详细地剖析了爱情和友谊在怀疑和嫉妒心理萌生的条件下是可以转化为厌恶和仇恨的。作者认定：青春、爱情和友谊是昙花一现的东西，人生的短暂、空虚和痛苦总是"在劫难逃"的。当然，作品巨大的思想含量远不止这些。在艺术方面，作者非常出色地运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细腻而深刻地解剖了人物的内心世界的种种复杂侧面。这一艺术手法的运用不仅在巴西文学史上是超前的，就是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上也是居于先驱者的行列的。因此，这部作品问世后一直拥有许多读者，其人数至今在巴西不减。

马查多·德·阿西斯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首先，马查多·德·阿西斯是个博学多才的作家，他一生创作甚丰，诗歌、戏剧、报告文学、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文学评论都有涉猎，而且都是高质量的作品。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并没有受过专门的高等教育，而是他长期坚持自学和创作的结果。幼年丧母，父亲续弦之后也离开了人世，他是跟着继母长大的。母子二人含辛茹苦地活着，他做过童工，徒工，勤杂工，排字工……，小小的年纪就懂得生活的艰难，因此经常从文学作品里寻找安慰和快乐，继而更自己创作这样的"安慰和快乐"。后来他跟着一位神甫学习了法语和拉

丁文，有了这两门外语做钥匙，他打开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宝库和直接阅读法国文学大师的作品，这让他眼界大开。他热爱文学，以文学为生命，文学也给予他丰厚的回报。

善于学习，更善于创新，这是马查多·德·阿西斯给我们的又一重要启示。他从本国浪漫主义作家、从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优秀诗人、从法国现实主义作家那里学习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但是一方土养育一方作家，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特点、问题、矛盾冲突，这迫使作家去思考、去回答问题、迎接挑战。这就需要作家有独立思考的品格，有勇于创新的精神。尤其需要敢于否定自己、超越自我的精神。这一点在马查多·德·阿西斯身上表现得格外突出。1878 年当他在创作长篇小说《拉伊亚·加尔西亚》的时候，巴西文坛上占据统治地位的还是浪漫主义思潮，马查多·德·阿西斯此前的作品也是浪漫主义之作。但是，到了此时此刻，残酷的社会现实让他无法视而不见，因此决定就在《拉伊亚·加尔西亚》的下半部中改变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

从思想方法论的角度看，马查多·德·阿西斯是个怀疑论者。巴西是个以天主教信仰为主的国家。在马查多·德·阿西斯作品里，经常出现对上帝存在、三位一体等基本教义的置疑。这实在是胆大包天！当你周围的人们都信誓旦旦地崇拜着什么神的时候，突然有个

人大喝一声:“他也是个人!”迷信的人们会立刻把你打倒在地的。马查多·德·阿西斯知道这种危险的存在,但是仍然在作品中连连大喊:“迷信是精神的陷阱!”这需要何等勇气啊!

马查多·德·阿西斯还是个悲观主义者。这与他少年时期的艰苦生活烙印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他后来生活境遇的改善完全是他自己奋斗努力的结果,绝非什么人的恩赐。晚年,他的社会地位和名望都如日中天,但是他都看得非常淡泊。1904 年爱妻去世以后,他倍感忧伤和孤独,更觉得人生苦短。

最后必须坦言的是:《沉默先生》不是一部讨好读者的作品,当然更不是一盒“快餐”,它是一部袒露心灵痛苦和烦恼的作品,当然它的深刻性也就在这里:当周围的人们沉迷在醉生梦死的生活里时,有人问你:“难道这就是生命的意义?”亲爱读者,您会怎么回答呢?

如果马查多·德·阿西斯在天之灵有感的话,他一定会为自己生前的劳作感到自豪,因为在他百年之后,他的文学代表作《沉默先生》来到了遥远的中国。谢谢译者李均报先生。

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西葡拉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赵德明

目　录

1. 关于书名

最近的一天晚上，我从城里返回新糖厂区，在中央道路公司的火车上，遇到一个小伙子。他也居住在该区，我曾见过他，认识他头上戴的那顶帽子。小伙子向我问声好后，便在我身边坐下，接着就天上的月亮、地上的内阁部长，滔滔不绝地侃起来；最后，竟然开始给我朗读起诗词。这些诗句可能并不十分蹩脚，问题是我困倦难忍，闭上眼睛打过三四次盹。次数之多，足以使他赌气中断朗读，把诗集收起塞入衣袋。

“请继续读！”我醒后说。

“我早就读完啦！”他怨声怨气地回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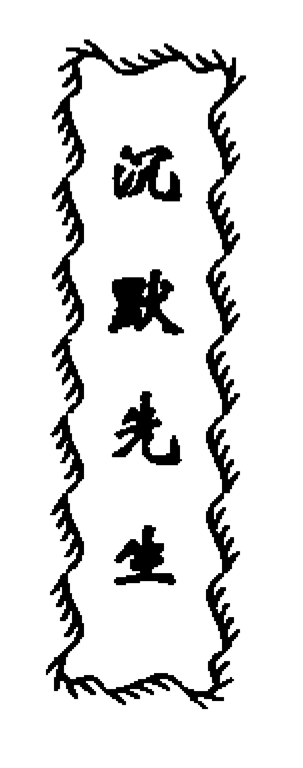
“这些诗句非常优美动听。”

我看见他动手打算把那本诗集再从衣袋里掏出来。然而，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从此，他面带愠色，不再吭声。

第二天，小伙子开始骂我，种种不堪入耳的骂名铺天盖地而来；最后，他给我起个绰号，叫“唐·沉默”。四邻中，那些不喜欢我这种离群索居、沉默寡言习惯的人，对此绰号听之任之。结果，这个绰号就叫开了。我并不因为此事发火生气，凡是遇见城里的朋友，我都把这件趣事讲给他们听。出于幽默，朋友们就也这样称呼我。有的干脆这样给我写便条：“唐·沉默，礼拜日我

将与您共进晚餐。""唐·沉默，我前往彼得洛波里斯(巴西风景秀丽的城市。——译注)，那幢房子与德国普鲁士省的房子的式样是一模一样。你能不能离开新糖厂区你那个穴窝，到此陪我住上十天半个月。""我亲爱的唐·沉默，您休想明天我会放过您，不拉着您上剧院。请来吧，晚上就睡在城里。我给您备好包厢，备好菜，备上一个雅床，唯有小姐我不能为您免费提供。"

读者，请你不必查阅各种词典。Casmurro 一词在这儿的意思并不是像各类词典所诠释的那样，它乃沉默寡言者之俗义也。之所以称"唐"(原文为 Dom Casmurro。Dom，古代贵族的头衔，对一定社会地位男士的尊称，相当于先生。——译者)，是出于嘲弄讥讽，赋予我名门望族后裔的荣耀。一切皆因为我打瞌睡！我为我的这部书也还未寻找到比较好的书名；倘若从现在开始到本部书脱稿，我还是找不到别的名称，就只好用此名啦。但愿我那位同坐一趟车的诗人能够理解我对他并非心怀怨恨。既然书名归您所有，只要再稍微花点功夫，您可以想像整部书就非您莫属啦。茫茫书海，许多浩繁卷帙都是他人题名，作者仅写内容，有些甚至书名、内容都是别人所为。



2. 关于本书

我刚刚说明了书名的来龙去脉。现在，我提笔写

书。但是，动笔之前，让我们先谈谈什么动机促使我拿起了笔。

我孑身独居，身边只有一个仆人。我现在居住的房子属我所有，是我特意吩咐人建造的。我之所以建它，是因为受到一种特殊愿望的驱使。我现在说出来，白纸黑字印成书公诸于众，感到赧颜。不过，顾不了这么多了。宰马大街是条古老的街道，那儿曾经有过我们家的一座住宅，我在那儿长大成人。后来，这幢房子消失了。许多年前的一天，我突发奇思，想按照那幢房子的外形和布局，在新糖厂区重建一座。建筑师和设计师对我的说明心领神会。一座住宅建成了，同样只有一层，三个窗户在正面，凉台在房后，卧室和客厅也丝毫不差；大客厅内，天花板和墙壁上的图案与原来的相差无几，画的是由一些细小的花瓣组成的花环，和衔着这些花环的大鸟；天花板的四个角上，画的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风光；四壁的中央，画的是凯撒、奥古斯都、尼禄和马西尼沙四个帝王，画像下面分别写有他们的名字。为什么要画这些人物？我至今仍不明白。当年，我们搬进宰马大街那所住宅时，它就是这样装饰的，已有十年的历史。在美洲的绘画艺术内引进点古典的风格，画些古代人物，自然是那个时代的爱好。再者，至关重要的是两座房子得类似，得相像。我现在有餐厅、花圃、菜园、一株大麻黄树、一眼井和一个洗衣池；我用的是古老的细瓷碗碟和古色古香的家具。总



之，与昔日一样，现在仍是家内生活恬静，外界生活喧嚣，两者反差鲜明。

显然，我的目的是把我人生的起点和终点连接起来。在暮色晚年重温青春少年的旧梦。读者先生，可惜我未能如愿。无论是他人昔日的风貌，还是我本人的往日的韶光，我都未能恢复原状。总之，即便脸蛋一样，面孔却判若两人。倘若我仅仅没能复原别人的形象，倒还凑合，因为一个人忘却一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是种安慰。然而，我忘掉的却是我自己。这种遗忘非同小可。做个不恰当的比喻，书中所写好似涂在胡子和头发上的油彩，也如尸体解剖里所说，油彩仅仅保存外表；肌理不承受油墨。如果一份证明说我年方二十岁，像其它五花八门的伪造文件一样，它只能蒙骗住那些不认识我的陌生人，但却骗不了我本人。现在，我剩下的朋友都是近来新结识的；所有以前的老朋友接二连三地骑鹤游仙而去。至于女朋友，一些结识才十五年，有的还不到十五年。几乎所有她们都认为自己还处在风华正茂时光，有两三位还设法使其他男人相信她们是妙龄少女。但是，她们说出的言词陈旧，往往迫使人们翻阅各种词典，频繁的程度令人劳累不堪。

沧海沧田。然而，生活改变了，不等于说生活变糟了。这是两码子事。我曾经认为以往那种生活有许多令人向往之处。依我今天看来，它在某种意义上已失去魅力。从前，有许多烦恼的事搅扰生活，使它不得安

宁，这是确凿的事实。但是，某些甜蜜和令人身心陶醉的事，我的确也记忆犹新。我确实很少出门，更不善言谈；娱乐活动很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耗费在种菜、养花和读书上。我能吃，睡得也香。

然而，凡事都费心劳神。这种单调的生活最终使我精疲力竭。我打算生活多样化，使它丰富多彩。于是，便想起写本书。法律、哲学、政治等选题争先恐后向我报到，但需要的力量却迟迟不到位。贡萨尔维斯·多斯·桑托司神甫写过一部有关城市的回忆录，内容干巴，索然无味。我打算写部《城市近郊的故事》，内容得不太干巴。它虽非宏篇巨制，但也要求有大量的资料和详实的数据作为前提条件。可我当时是两手空空。这时，四面墙壁上绘的半身像开口跟我说话。他们对我说，既然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为我恢复逝去的时光，要我拿起笔，叙述一些往事。或许是他们的这番话给了我写书的幻想，或许是他们的幽灵轻轻从这儿走过，问一位诗人，这个诗人不是火车上那位，而是《浮士德》的诗人："不安宁的幽灵，你们还到这儿来吗？……"

这个主意使我欢天喜地，以至手中的笔管现在仍然颤抖不已。是的，尼禄、奥古斯都、马西尼沙，还有你，伟大的凯撒大帝，是你们激励我写出我的评论，感谢你们的教导。随着往事在我脑际的浮现，我一一将它付诸笔端。这样，我将重温昔日的生活，着手写部较大部头著作。让我们从十一月那个我永不会遗忘的奇



特下午开始回忆吧。我有过无数的下午,有的比较美好,有的比较糟糕。唯独那个下午难以从我的心灵中抹掉。要明白个所以然,请继续阅读本书。

3. 举报

我正抬脚走进会客室,忽然听见有人提到我的名字,便立即藏到门后。当时,我们家住在宰马大街那幢房子里,时间是十一月,年代相当久远。有些人不喜欢陈年旧事,我决不会为讨他们的喜欢而调换我人生的年代,那是 1857 年。

“唐娜·格洛丽亚夫人,您坚持要把我们的小本托送进神学院吗?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不过,可能有困难。”

“什么困难?”

“一个很大的困难。”

我妈妈想要知道个究竟。经过一阵聚精会神的思考之后,若塞·迪亚司出来东张西望,看看走廊上是否有人。他没有发现我,便回到厅内,压低声音,说困难在邻居家,是巴杜亚家里的人。

“巴杜亚家里的人?”

“近来一段时间,我一直想跟您说此事。但是,我没有勇气。我们的小本托和‘乌龟’的女儿整天钻在旮旯旯里,我认为这不是件体面的事。说它是个困难,



是因为倘若他们开始在谈情说爱，夫人肯定得费一番周折，才能把他们分开。”

“我看不会。钻旮旮旯旯?”

“这是种说话的方式。就是偷偷摸摸地常在一起。小本托几乎不离开她家。小女孩子没有理智，父亲视而不见。他巴不得事情发展到……我明白您的态度，夫人不相信这些设想，在您看来，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圣洁的灵魂……”

“但是，若塞·迪亚司先生，我经常看见两个小孩一道玩耍，从未发现丝毫令人生疑的地方。论年龄，都大了，小本托将满十五岁，卡皮杜上个礼拜过了十四岁的生日，已经是两个大孩子。请您莫忘，十年前，发生过一场特大洪水，巴杜亚家损失惨重，从此我们两家来来往往，两个小孩一道养育。您看，我能相信吗？……戈斯麦兄弟，您看呢?”

戈斯麦大叔回答一声：“得了吧!”翻译成通俗的语言，就是说：“这些都是你若塞·迪亚司的想象；两个小孩要一道玩耍。我自己要娱乐，十五子棋在什么地方?”

“是的，我相信先生误会啦。”

“这是可能的，夫人。愿上帝保佑您说的有道理。但是，请您相信，我是经过长期观察才说的……”

“不管怎么说，是到时候了，”我妈妈打断他的话，“我要想法尽早地把他送进神学院。”



"好，既然您未丢弃培养他成为神甫的念头，他当上教长是十拿九稳的事啦。小本托一定不会辜负他母亲的希望。巴西教会前途广阔，我们不应忘记，有一位主教曾主持过议会，费若神甫管理过我们的国家……"

"管理得一塌糊涂！"戈斯麦大叔对从前的政治仇恨忍无可忍，打断了他的话。

"请原谅，博士，我不是在袒护任何人，我在援引历史事实。我想说明的是教会在巴西仍举足轻重。"

"您想要说的是赢钱。去，去取十五子棋。至于小家伙，倘若他一定得作个神甫，进神学院确实比躲在门后做弥撒好。格洛丽亚大嫂，您得仔细想想，他必须得作个神甫吗？"

"这是许愿，得还愿。"

"我知道您许过愿……可一个这样的许愿……我不明白……我相信，仔细想想……茹司蒂娜表姐，您是怎么想的？"

"我吗？"

"的确，每一个人对自个再清楚不过，"戈斯麦大叔继续说，"可上帝对所有人的心思了如指掌。多年前的一个许愿……格洛丽亚大嫂，咋回事？您在哭？怎么能这样！这是流泪的事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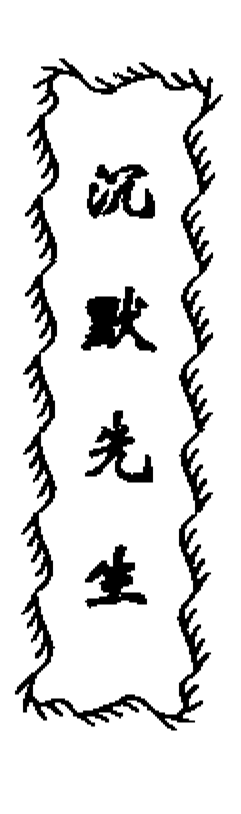
我母亲只顾用手帕擦鼻涕，没有回答。我现在相信，茹司蒂娜表姐这时站起来走到了她的身旁。后来，大家都不言语，鸦雀无声。这时，我差一点冲进客厅，



可另外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一股激情……戈斯麦大叔又开始说话了，但我听不清他说些什么。茹司蒂娜表姐在劝导我母亲，呼唤着："格洛丽亚妹妹！格洛丽亚妹妹！"若塞·迪亚司请求原谅道："早知这样，我是不会说这些的。我之所以说，是出于尊敬，是出于情谊，为了履行一项苦涩的义务，一项极其苦涩的义务……"

4. 一项极其苦涩的义务

若塞·迪亚司喜欢用"最……最……最……"的表达方式，这是强调自己的主张和想法、使其面貌非同一般的手段。倘若所言空洞无物，用"最……最……最……"也可增加句子的长度。他起身走出客厅，去取十五子棋。棋就在家里。我把身子紧紧地贴地墙壁上，看着他从我身边走过。他的裤子洁白，浆得笔挺，上带纽襻，上身穿洛达卡外罩，脖子挂了根弹簧领带。在里约热内卢，或许在这个世界上，当时用纽襻者已寥寥无几，若塞·迪亚司属最后使用此物者之列。为了挺直不打弯，两条裤腿做得很短；领带为黑色绸缎，里面穿根钢弓，把颈项固定不动，是当时的时兴。洛达卡外套印花布做成，本是件普通轻巧的家用便装，在他身上仿佛成了一件高贵的礼服。若塞·迪亚司瘦削、干瘪，已开始秃顶；或许当时已年满五十五岁。他站起来时，与往日一样慢慢腾腾；然而，这种缓慢并不是懒汉怠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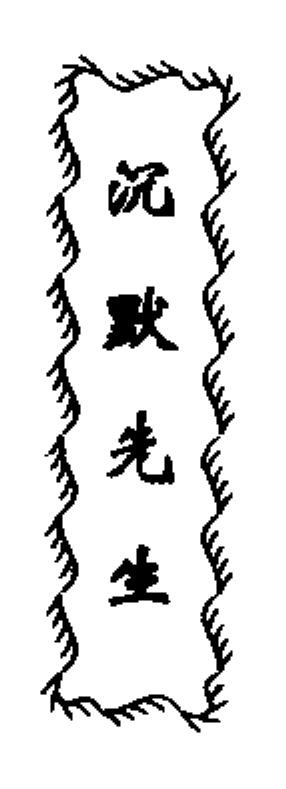
者那种慢腾，而是一种盘算好和推论好的慢腾，是一个完整的演绎推理过程，是推论之前的前提，是结论之前的推断。一项极其苦涩的义务！

5. 寄居者

若塞·迪亚司走路并非总是慢条斯理，有条不紊。他的脚步也有紊乱的时候。这时，他往往健步如飞，敏捷、轻快。不论慢慢悠悠，还是健步如飞，他都是潇洒自如。昔日，只要需要，他会哈哈大笑，会做出违背心愿的放声大笑。这种笑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使得两个面颊、所有的牙齿、两只眼睛、整个面孔、他整个人、他身上的一切，似乎都在笑。在严重的时刻，他是个极端严肃的人。从很早以前，若塞·迪亚司就开始寄居我们家。那时，我父亲还居住在伊塔瓜依那个古老庄园，我刚刚出生。一天，有位自称精通顺势疗法的医生，手拿一本医疗手册，身背药箱，来到庄园。这位医生就是若塞·迪亚司。当时，疟疾流行，若塞·迪亚司医好了我们的管家和一个女奴的疟疾，还不肯收取分文。我父亲建议他住在庄园，每月领取微薄的薪水。若塞·迪亚司推辞，说把健康送进贫穷人家才是他的正事。

“谁阻拦您往其它地方？您愿上哪就上哪。但是，您得跟我们住在这里。”

“过三个月，我一定回来。”



两个礼拜后，他回到庄园，接受我们提供的房屋和饭菜，除逢年过节人们送给他一些钱以外，拒收任何钱财。后来，我父亲当选议员，全家搬到里约热内卢，他也同我们一道来，住在小庄园深处那间房屋内。有一天，疟疾再次肆虐伊塔瓜依，我父亲要他前去为我们的奴隶治病。若塞·迪亚司低头沉默不语，哀声叹息；最后承认他本不是医生。他之所以冒充医生，是为宣传普及这种新的医学流派助一臂之力。为此，若塞·迪亚司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是良心不允许他再接待病人。

“可是，您以前治好过病人。”

“我相信这是事实。可确切地说，是书本上写的药品治好的。是的，除了上帝之外，是它们，是这些药品。我是个江湖郎中……请不要再否认。我这样做的动机可能是对的，是配受到称赞的；顺势疗法是个真理。为了给这个真理服务，我撒谎欺骗，但现在到说明真相的时候了。”

若塞·迪亚司要求离开，可他没有被赶出门外。我父亲已经离不开他。他有一种把自己变得受到人人容纳、人人离他不得的才能。家里发现他不在就像少了一位家庭成员似的。有人对我说，我父亲去世时，若塞·迪亚司痛哭流涕，可我都印象模糊了。我母亲非常感激这个寄居者，不同意他离开小庄园里边那间房屋。弥撒后的第七天，他来向我母亲辞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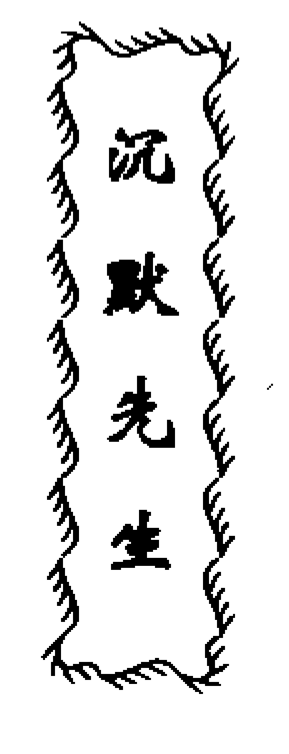


“若塞·迪亚司，请您呆在这儿吧！”

“遵命，我的夫人。”

父亲的遗嘱里，给他一点遗产，一张证券，还有几句赞扬他的话。若塞·迪亚司把这些话抄在纸上，镶在镜框里，挂在卧室内床头的墙壁上。多次说：“这是最好的证券。”斗转星移，他在我们家获得了某些权力，至少是有些人得听他的指挥。他不滥用权力，善于言听计从的同时，陈述自己的看法。最终，成了我家的朋友，我不能说是最要好的朋友，因为这个世界上并非一切都顶刮刮。先生，请你不要把若塞·迪亚司想像成一个卑鄙无耻下流之徒，他温尔文雅，彬彬有礼，与其说来自做作，不如说来自本性。一件衣服他要穿得很久，有人今天穿上新衣裤，明天就弄得脏兮兮。相反，我家这位朋友穿的旧衣服也刷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补缀得天衣无缝，扣子扣得齐整严实，显示出一种贫穷、朴素的美。他爱读书，尽管粗枝大叶，不求甚解，但也足够在晚间聚会和饭后茶点时逗笑取乐，或者诠释某种现象，说说天冷天暖、南北两极和法国律师罗伯斯庇尔的作用影响。虽然他只去过一次欧洲，却屡谈不休，说倘若不是因为我们，他可能早又去那儿了；他说里斯本有许多朋友，可在他心坎里，在上帝之下，就是我们家了。

“我们家在上帝之上，还是在上帝之下？”有一天，戈斯麦大叔问他道。



"在上帝之下,"若塞·迪亚司神情十分崇敬地回答道。

我母亲本是位虔诚的教徒,看到他把上帝置于他应该占据的地位,脸上露出笑容,表示赞同。若塞·迪亚司则点头致谢。每过一段时间,我母亲给他几个铜钱。戈斯麦大叔是个律师,经常委托他抄写诉讼的状子。

6. 戈斯麦大叔

打我母亲作寡妇起,戈斯麦大叔就同她一道生活。那时,茹司蒂娜表姐丧偶,他也失去妻子,我们家成了两位寡妇和一位鳏夫组成的人家。

世界上的财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本能地更换着主人,真可谓富贵在天。戈斯麦大叔墨守资本主义温和平稳的机能,没有利用法律事务大发横财,所挣仅够糊口而已。在古老的维奥拉斯大街,离陪审委会不近,他曾开办过一家事务所,专门从事刑事辩护。每每他做口头辩护,若塞·迪亚司是必听无疑。他给戈斯麦大叔穿脱律师长袍。辩护完毕,则对他大大恭维一番。回到家里,还要滔滔不绝谈论这些唇枪舌战。即便戈斯麦大叔想成为世界上最最谦虚的人,脸上也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戈斯麦大叔肥胖,动作迟缓,呼吸气短,目光暗淡。



我对他最早的一个记忆，是每天早上骑着我母亲送给他的那匹马去事务所上班。一个黑奴把马从马厩内牵出，手紧紧执住马嚼子；戈斯麦抬起脚，慢慢地放在马镫上，随后是一阵休息或者思考。尔后，他鼓劲用力，做第一次的跳跃，身子眼看就要骑上，可失败了。然后，他鼓足劲，做第二次跳跃，仍未爬上去。经过数次鼓劲，往马上爬，花费大半天功夫后，戈斯麦大叔把整个肉体和精神的力量捆绑在一起，做最后一次努力，总算骑上马鞍。对此，这匹马往往显得不耐烦，跳腾一阵后，可最终还得接受他。戈斯麦大叔将身体各部分的肥肉摆放妥当，马小跑着起程了。

我也没有忘记一天下午他给我做的一件事。虽然我出生庄园（两岁离开），尽管骑马是那时的习惯，但我却不会骑马，见马就害怕。一天，戈斯麦大叔把我举起，两腿叉开放到马背上，我坐在高处（那年我已九岁），孤身一人，没有人扶我，下面就是硬梆梆的土地，便开始拼命呼唤："妈妈！ 妈妈！"母亲慌忙赶到，吓得脸色煞白，浑身发抖，以为有人要害死我。她把我抱下马，抚摸着我。这时她的这位弟弟问道：

"格洛丽亚大嫂，一个这么大个子的人害怕一匹温驯的马？"

"他不习惯。"

"他该习惯啦。不管将来当不当神甫，如果想成为庄园里牧师，必须会骑马，现在就得学。即便将来不当



神甫，如果想要他像其他的小伙子一样有光辉灿烂的前程，也得学会骑马。倘若他将来不会骑马，他肯定会埋怨您的，格洛丽亚大嫂。”

“埋怨就埋怨吧！我害怕。”

“害怕！怎么，害怕！”

的确，我以后才学会骑马。学骑马并不是因为我喜欢，而是因为对他人说我不会骑马感到羞愧。我开始上学时，不少人说：“现在他肯定去谈情说爱啦。”可这样的话没人说过戈斯麦大叔。在他身上还存在着陈规陋习，有种抑制力。他已不能再谈情说爱，年华已过。据说，他风华正茂时，是个狂热的党徒；此外，还备受许多女人青睐。然而岁月卷走了他的政治激情，熄灭了他性欲的火焰。肥胖打消了他作官和干一番大业的余念。现在，他之所以工作不过是为履行职责，谈不上热爱。娱乐休息时间，通常是在旁观战，或者动手玩上几盘。时不时也来几句幽默逗乐的话。

7. 唐娜·格洛丽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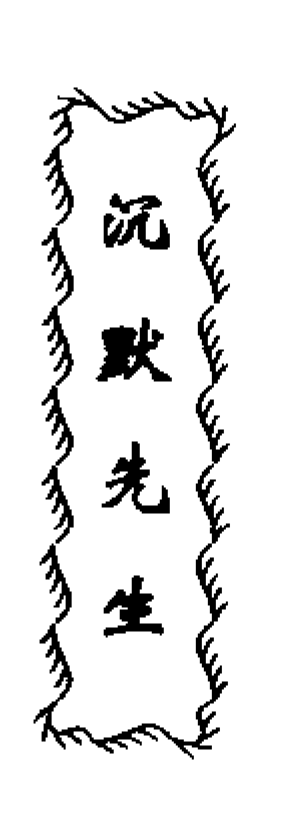
我母亲是个善良的人。父亲彼得·德·阿尔布克尔克·圣蒂亚哥撒手人寰时，她才三十一岁，可以回到伊塔瓜依居住。但是，她不回去，宁愿居住在教堂附近，守护我父亲的遗体。母亲卖掉了伊塔瓜依那座庄园和全部奴隶，又买回些房产、证券及奴隶（干活或者出



租），心甘情愿地生活在夫妻两人最后两年居住过的宰马大街那座宅院内。母亲的妈妈是米纳斯吉拉斯人，外祖母的母亲是圣保罗人，属费尔南德斯家族。

公元1857年，我母亲唐娜·马丽亚·达·格洛丽亚·费尔南德斯·圣蒂亚哥已经四十二岁。她仍然年轻、漂亮。尽管大自然竭尽全力保护着她不受雨风的侵蚀，她却拼命隐藏青春的余光残辉。她整年累月地穿件深色的连衣裙，不佩戴任何装饰品，只把一条黑色大披肩叠成三角搭在肩上，胸前用块不值钱的双色宝石卡子将两角别住。头发从中间分开，拢在后脑勺，用个旧式玳瑁梳子卡住；偶尔才戴条白色镶花边的头巾。脚穿一双平底、没有响声的熟山羊皮鞋，从早到晚，忙来忙去，检查和指导家内的种种事务。

现在，我房间内墙壁上并排悬挂的母亲和父亲的两张像，与从前那所住宅里的像是一模一样。油彩已经非常暗淡，但是仍然能辨认出是他们两人。关于父亲，我影影绰绰地记得，他身材高大，留着长头发，其余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画像上，两只眼睛睁得圆圆的，无论我到哪里，都跟着我。这种绘画的效应使我从小就感到害怕。他脖颈上戴条绕了许多圈的黑领带，除贴近两只耳朵的一点点外，整个脸面刮得干干净净。母亲的画像表明她年轻时节的花容月貌。那时，她才二十岁，手里拿朵鲜花，在画框里，似乎是将花送给丈夫。观看两者的脸部喜悦的表情，倘若能把夫妻的幸



福与得到大奖相提并论,他们无疑是购买公司彩票中了头奖。

我做的结论是不应该取缔彩票。希望总得有个呆的地方。没有人因为自己的希望呆在潘朵拉盒子(罗马神话里主神朱庇特赠给潘朵拉的盒子,里面装有人间的种种灾害。——译者)内,就称它是个不吉祥的盒子。同样,凡是中奖者都不会咒骂彩票不道德。在房间内,我凝视着这对昔日的金玉良缘、相亲相爱、美满幸福夫妻的画像;虽然他们都已命赴黄泉,但仍可能沉浸在美梦中。当彩票和潘朵拉盒子令我感到可憎时,便抬头看看我的父母,把未中奖的彩票和有先兆性的潘朵拉盒子从脑际赶出去。两张画像犹如两位真人,母亲伸着手将一朵花送到父亲面前,似乎在说:“我勇敢的骑士,我的一切都属于您!”我的父亲环视周围,说道:“请你们瞧瞧,这位姑娘是多么喜欢我……”他们是否生过病?我现在记不得;同样也记不得他们之间是否发生过不愉快的事,因为我那时是个孩子,我的生命不是从出世开始的,它始于母胎娘肚。我现在记得,父亲咽气时,我母亲悲痛欲绝。但是,如今挂的是两个人的画像,污浊的年月没能抹去他们当年的表情。画像好似今天洋溢着幸福面孔的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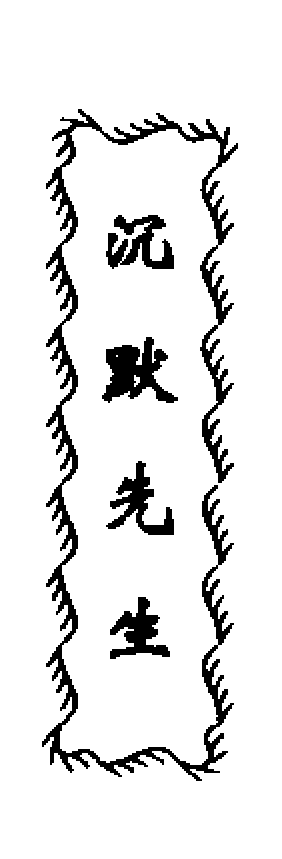


8. 人生旅途的开始

但是，到时候啦，该回到十一月那个下午了。那天下午，天高气爽，晴空万里，和我们的宅院以及我们居住的那段街道一样宁静。说实话，那天下午是我人生旅途的开始，在此之前所发生的一切，都好似那些不得不走上舞台者的涂脂抹粉、穿衣、开灯、提琴的调音、序曲……现在，我正准备开始演我的戏。“人生是出戏，”在这儿生活过并埋葬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位老意大利男高音歌手这样对我说过。一天，他还给我解释过这句话的含义。讲解得是如此精辟透彻，以至使我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或许值得在此一提。仅仅一章而已。

9. “人生是出戏”

这位老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已经没有嗓子，可他硬说有。“不唱歌我感到难受，”他说道。每逢从欧洲来个新的剧团，他总是去找剧团经理，向他诉说天地间对他的种种不公。这位经理拒绝他登台演出，他便一边走，一边高声喊冤叫屈。迄今，他还保留着所演角色的胡子。虽然人老，可走起路来像是在追求巴比伦的公主。有时，他不张嘴，用鼻子哼段比他还老或者与他年龄相差无几的古调。声音虽出不来，但还凑合。他



曾来过我家一道吃过几次晚餐。一天晚上，他喝了大量的意大利基安蒂葡萄酒后，就又重复对我说："人生是出戏。"由于我对他说人生既可能是一出戏，又可能是一次海上旅行或者一场战斗，他便摇摇头，反驳我道："人生是出戏，是出大戏。在男低音和各种配角的协助下，男高音和男中音争夺女高音；而在同一男低音和同样配角协助下，争夺男高音的，可不是女高音和女低音歌手。世界上，合唱团队多如牛毛，芭蕾舞团无数，乐队是优秀的……"

"但是，我尊敬的马尔考尼，……"

"什么？……"

他喝口酒后，把高脚杯放下，开始对我陈述音乐的创作历史。我现在把他的话概括如下：

上帝是个词作家，撒旦是个作曲家。撒旦曾在天国音乐学院学习，是位有前途的青年指挥家。里瓦尔·德·米格尔（大天使，天使首领。——译者）、拉法尔（大天使。——译者）和加布里埃尔（大天使，他宣布圣母马丽亚是救世主耶稣的母亲。——译者）容不得在分配奖金时上帝和撒旦位居他们之前，也有可能是上帝和撒旦这两个同学的乐曲太柔和、过于欢快，与他们忧郁的性格格格不入。撒旦阴谋策划一场暴乱；但是，被及时发现，他因此被赶出音乐学院。上帝写过一部歌剧，但他认为这种娱乐与它的永世永存不相适宜，就搁置一旁。倘若他不写出该剧本，一切也就平平安安过

去。问题是撒旦把剧本手稿带到地狱，目的在于表明该剧的价值胜过其它剧作品，也有可能是为了同天国言归于好。撒旦开始谱曲，谱完后，立即送给了上帝。

“上帝，我并未荒废学院的学业，”他说，“请您收下乐谱，请您听听，请您修改，请您吩咐演奏，倘若您认为乐谱还成，请您把我和乐谱留在您的身旁……”

“不！”上帝反驳说，“我什么都不想听。”

“上帝，可是……”

“什么都不听！ 什么都不听！”

撒旦还在苦苦哀求。然而，上帝还是不答应。直到上帝困倦难忍，心发慈悲后，才同意演奏。但是，条件是必须在天堂之外。撒旦就创建了一个独特的剧院。它就是这个星球。该剧院门类俱全，各种声部、主角、配角、合唱、舞蹈，应有尽有。

“请听几段排练！”

“不，我不想知道排演的事，写好剧本我的事就宣告了结，现在，我等着与你分稿酬。”

这种拒绝或许不是件好事，它可能引发某些不和。事先听听排练，友好合作，则完全可将这些麻烦避免。词和曲在有些地方的确不协调，你有你的调，我吹我的号。但是，有人说，乐曲摆脱了单调，它美就美在不协调，并以此来为伊甸园的三重奏、亚贝尔（亚当和夏娃的第二个儿子，哥哥卡因嫉妒他受到上帝宠爱，将他杀害。——译者）的咏叹调、断头台和奴隶的合奏曲辩



解。有不多地方是同一情节多次重复，道理也不充分。由于重复，有些动机令人生厌；也有费解之处；指挥过分使用合唱演员，多次以含混的方式掩饰词义。但是，管弦乐部分却处理得十分巧妙。这些是不偏不倚者的看法。

指挥家撒旦的朋友们看了排练，认为如此精美上乘之作，实属难得。一两个人说，虽然有一些粗糙或者不足之处，但随着不断地演奏，缺陷可能会被弥补或者得以解释，粗糙的地方完全会消失。因为指挥家撒旦本人并没有拒绝修改乐谱中他认为那些不完全符合词作者上帝崇高思想的地方。这样的话，词作者上帝的朋友不会说。他们发誓说，剧本遭到阉割修改，谱曲歪曲了词的意思，即便一些地方美丽动听，另一些地方有艺术魅力，但与剧本大相径庭，甚至相悖。例如，词作者上帝的文字里没有怪诞可笑的东西。为了模仿《温德绍尔的滑稽女人》，撒旦增加了一个多余之物。撒旦的追随者反驳这种看法，但有些强词夺理。他们说，年轻的撒旦谱写这部伟大的作品时，无论是《温德绍尔的滑稽女人》这部喜剧，还是莎士比亚，均未问世。这些追随者断言，这位英国的词作家温德绍尔的才能就是抄袭剧词，而且抄得非常巧妙，可以一字不差，仿佛他本人就是词作者；其实，是个剽窃的家伙。

“这个剧本，”这位男老高音歌唱家说，“只要有剧院存在，就会演下去。人们不可能预料到有一天剧院



会拆除，会被其它天大的用途取代。演出的成功会越来越大。词作者上帝和音乐家撒旦会准时收到稿酬，不过两者所得不等，因为分配的规则乃《圣经》所定：'被唤来者甚多，被挑选上者甚少。'上帝得到的是黄金，撒旦拿到的是纸币。"

"您真风趣……"

"风趣？"他忿怒地大叫一声，可立即又平静下来，说道，"我亲爱的圣蒂亚哥，我不风趣，我厌恶风趣。我说的是纯粹的真理，是至理。有一天，当所有的剧本被当作无用之物统统付之一炬时，肯定得有个人，他可能是位男高音歌唱家，或许是意大利人，会把这个真理讲授给其他人。我的朋友，音乐至高无上。起初，是'多'，'多'就成了'来'。这个高脚杯(他重新把它斟满)，这个高脚杯是段简洁明快的副歌，没听见吗？棍棒和石头的声音也听不见，可它们都可纳入戏剧……"

10. 我接受这一论点

毫无疑问，仅仅对于一个男高音歌唱演员，这种理论未免过于形而上学，但他失去嗓子，就说明了一切。世界上，原本是哲学家而后成为失业的男高音歌唱演员者，大有人在。

读者朋友，我之所以接受我这位老马尔考尼先生的理论，并非只因为它逼真，何况逼真也往往就是真



的，而是因为我的生活完全符合他给人生下的定义。我唱了一曲极其柔和的二重唱，又唱了一曲三重唱，再来一曲四重唱......可我们不能再往下唱了。让我们到第一音部，我知道我已经在那儿唱过，我亲爱的读者，若塞·迪亚司举报的矛头主要是对准我，对我他做了举报。

11. 许愿

那位寄居者飞快地消失在走廊里。我离开躲藏的门后，跑到房后的阳台上。我不想知道母亲流过眼泪，更不想弄清她落泪的原因。其原因可能就是她订的神甫计划。鉴于是陈年往事，已有十七年历史，我不妨说说是咋回事。

计划来源于我被受胎孕育时。我母亲的第一个儿子生下来夭折，于是乞求上帝，保佑第二个儿子能为她出这口气，许下诺言，倘若生个大小子，便送进教堂。或许当时她的希望是生个女儿。无论我出生前，还是出生后，她对父亲是只字未提，打算等到我进学校时再告诉他。可是，父亲在我入学之前，离开人间。母亲成了寡妇，想到母子分开，就不寒而栗，我母亲非常虔诚，敬畏上帝，找来亲戚和家人，把许愿的事讲给他们听，要他们作为实践许愿的见证人。此举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我们母子尽量晚些分开，使我在家里受到启蒙教



育，掌握拉丁语和教义。老师是卡布拉尔神甫，他是戈斯麦大叔的老朋友，晚上常来下十五子棋。

宽裕的期限是容易对任何事物勾同的期限。人们的想像把宽裕的期限变成无限长远。我母亲希望岁月慢慢来临，并逐步培养我适应教会的观念。小孩子的玩具、笃信宗教的图书、圣徒像，家里的谈话聊天，一切都围绕着教会转。我们去做弥撒时，她不断嘱咐我说做弥撒是为了学会作神甫，要留意观察神甫的一举一动，眼睛不要往别处瞅。在家里，我玩着做弥撒，不过是偷偷地，因为母亲说过弥撒不是可做着玩要的。卡皮杜和我摆个祭台，她当教堂司事。往往拿块点心作圣饼，为了瓜分它，我们不断改变着礼仪。在我们如此玩要期间，往往经常地听到我邻居卡皮杜的询问："今天做弥撒吗?"我自然明白这句话的含义，立即给她一个肯定的回答，并寻找借口，要块点心。我们摆好祭台，糊弄几句拉丁语，草率做完礼仪。主，我们不配……我本应说三遍，可现在回想，我只说了一遍，原因是我这个神甫，她那个司事都嘴馋，对那块点心早已垂涎三尺。我们一未饮酒，二未喝水。酒是因为没有，水可能会使我们失去对祭祀的爱好。

近来，人们已经对我闭口不谈上神学院的事，以致我认为这件事已烟消云散。十五年来，我一直没有上神学院的志愿，梦寐以求的与其说是圣乔治神学院，还不如说是普通学校。我母亲多次凝神望着我，似乎我

成了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或者抓住我的手,无缘无故地紧紧攥住。

12. 在阳台上

我在阳台上站住,觉得头晕、眼花、两腿软绵,心脏似乎想要从嘴里跳出。当时,我没有勇气从阳台下来通过后花园走进邻居的后院。我开始在阳台上徘徊,停下来是为了喘口气,然后再走。这样,走走停停。若塞·迪亚司仍在演说,不断传出模糊不清的声音:

"经常形影不离……"

"偷偷摸摸……"

"倘若两人堕入爱河……"

那天下午我踩过来踏过去的诸位砖头,我徘徊时经过的左右两侧的各位发黄的柱子,我把感情失控的最美好时刻都留在了你们身上。流遍我身躯的是一种新的、从未有过的愉快感,但它立即离我而去,令我毛骨悚然,我不知道从我体内溢出的是何种粘粘糊糊的液体。有时,我头脑清醒,脸上洋溢着得意的微笑,掩饰着对我这个罪过的憎恶。又传来了模糊不清的说话声:

"偷偷摸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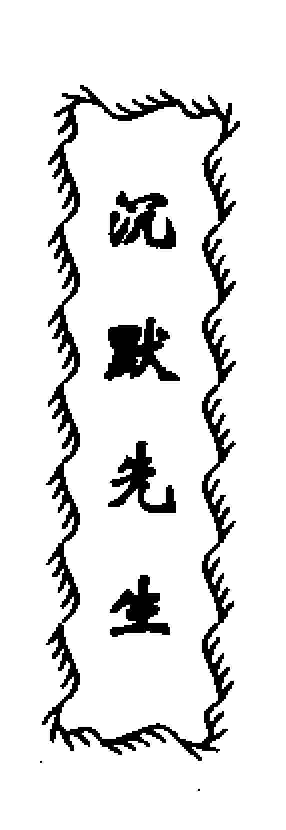
"经常形影不离……"

"倘若他们堕入爱河……"



一棵椰子树看到我神情不安的样子，猜着了原因，昂首挺胸地说，十五岁的男孩与十四岁的女孩钻旮旯，并非丑事。相反，这种年龄的少年除了钻旮旯还有什么事可干，墙旮旯除了让他们钻还能派什么用场。这是一棵古老的椰子树，我生长在古书堆里，可也是在古老的椰子林中长大，林中的飞鸟、花丛中飞舞的蝴蝶、夏季正在排练演唱的一只知了、天空中种种有生命之物，都持这种看法。

为什么我当时爱上卡皮杜，卡皮杜也爱上我？的确，我整天围绕着她的裙子转，可我们之间未发生过任何称得上秘密的事。她上学之前，我们之间的一切不过是小孩的顽皮淘气。她毕业之后，我们确实没能够立刻恢复昔日的亲密，可它逐步回归，最近一年完好如初。但是，我们聊的话题普普通通。有时，卡皮杜称我美男子、棒小子、一朵花；有时，抓住我的双手，数手指。我开始回想她的这些或那些动作、话语，以及当她一边用手抚弄我的头发，一边说她认为我的头发是最美丽的头发时我感到的高兴。我没有抚摸过她的头发，却说过她的头发胜过我的头发。这时，卡皮杜摇摇头，表情失望、悲伤，显得十分惊讶，神情与她真的有令人称赞的发丝不差分毫；但是，这时我总叫她一声“疯子”。每当她问我昨晚是否梦到她，而我回答说没有时，她便说梦到了我，讲述一些离奇古怪的事，如我们一同飞上考尔考瓦多山（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城南部，高约709



来。——译者),在月球上共舞,或者说天使询问我们的姓名,以便把我们的姓名交给刚刚诞生的其他天使,等等。在所有她的这些梦里,我们都是形影不离。我也梦见过她,可我的梦不像她的梦。我的梦再现了我们的亲情,往往不过是白天的几句话和几个动作的简单重复。我也向她陈述过我的梦。一天,卡皮杜发现了梦与梦之间的差别,说她的梦比我的梦美。犹豫一阵后,我对她说,你的梦好似一个人梦想……她的脸蛋绯红,成了红果子。

说实话,只是现在我才体会到她给我吐露的这些或那些悄悄话所煽起的心情激动。这种激动是甜蜜的、新鲜的。但是,激动的原因从我身上溜跑,既不用我去寻找它,也无需我对它怀疑。最近几天,家里悄然无声,我没有任何发现。但是,我感到这种鸦雀无声与说话吞吞吐吐、奇怪的问话、牛唇不对马嘴的回答、凝神思考,以及喜欢回忆自己的童年一样,都是发生某种事情前兆。我得承认,近来有件新鲜事,就是常因思念卡皮杜从睡梦中醒来,经常听她讲述自己的回忆,以及听到她的脚步声就浑身颤抖。如果在我们家里有人谈论她,我比以前更加注意倾听;倘若是称赞,就喜欢,一旦批评,就讨厌,而且精神紧张,其程度超过我们仅仅是一对淘气伙伴的年代。那个月内做弥撒时,我心里想的就是卡皮杜。虽有间歇,但确实别无他人。

现在,这一切通过若塞·迪亚司的嘴给我说出来,



他举报了我。但是，我可以宽容他的所作所为，他以前说的错话，他以往做的错事，以及错话和错事造成的后果。在那个时刻，就是上帝、天主和诸位天使也没有若塞·迪亚司管用。我爱卡皮杜！卡皮杜爱我！我在阳台上走走停停。虽然两腿不住颤抖，但相信能走遍全球。这是我春情的萌发，心迹的袒露，我永远不会将它遗忘，因为其他任何类似的感觉，都无法同它相提并论。自然，它是属于我的感觉。自然，也因为它是第一次的感觉。

13. 卡皮杜

突然，我听到从旁边住宅里传出一声呼唤：

"卡皮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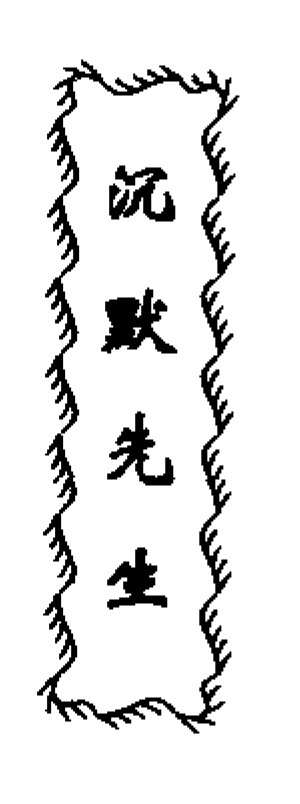
在后院里回答：

"妈妈！"

家里再次传出喊声：

"来这儿！"

我控制不住自己，两条腿走下朝着后庄园的三个梯阶，径直奔向邻居的后院。这是上午和下午两只腿的例行任务。腿也似人，虽然它们在胳膊之下，可当大脑不能通过意念指挥它们时，它们照常行走。我的两条腿就是这样走到了墙脚。这儿有个连接两家的门，是卡皮杜和我童年时代我母亲吩咐在墙上凿开的。门



没有锁，也没有插销，只要从一侧推一下或者另一侧拉一下，门就启开，关闭是靠着一根绳子上所系石头的重力。这扇门几乎属我们两人专用。孩提时，我们互相访问，只要从一侧敲门，到另一侧就会受到隆重接待。每当卡皮杜的布娃娃生病，我是理所当然的医生。我进入她家后院，腋下之所以挟根木棍，是为了假充若昂·达·科斯塔大夫的那根大拐杖，我给病人诊脉，要它伸出舌头。“真可怜，它是个聋子！”卡皮杜叹息道。这时，我像大夫似的挠挠腮帮，最后给它身上放几只蚂蟥，或者让它服一剂催吐药，这是当时医生的习惯疗法。

“卡皮杜！”

“妈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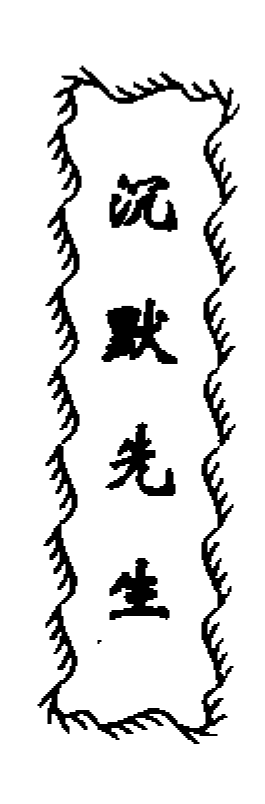
“不要再在墙上挖洞了，来这儿！”

她母亲的声音现在比较近，好像是来自后门。我想进入后院，可刚刚还是轻快敏捷的双腿，现在似乎粘在地上。最后，我鼓足劲，推开门，走进去。卡皮杜站在界墙脚，脸朝墙，正在用一根钉子刻划什么。门的响声使她朝后观望，发现是我，便靠在墙上，好像想隐藏什么东西。我朝她走去，表情自然不同往常，她也向我走来，神情不安地问道：

“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我？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没有，不对；你肯定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坚持说没有，可找不到言词。眼睛是心灵的镜子。而这时我的眼睛，我的一颗心就是一面大镜子。这颗心这次肯定是要通过嘴跳出体外。卡皮杜十四岁，高个儿，健壮，丰满，一件半褪色的印花布连衣裙绷得身材线条分明；她的头发浓密，梳成两条大辫子，按照当时时兴的式样，两头相互捆绑，垂在背后；她性格温柔，有双明净的大眼，鼻子高长，嘴唇薄，下巴宽；尽管有些粗活儿要干，可两只手保护得很好，虽没有上乘香皂和香水的芳香，但用井水和普通肥皂洗得没有一丝污痕；她脚穿一双哔叽布鞋，平底，破旧，她自己也缝过几针。

"你发生了什么事?"她重复问道。

"不算什么事，"我终于支支吾吾地回答。

接着，我立即改口说：

"是个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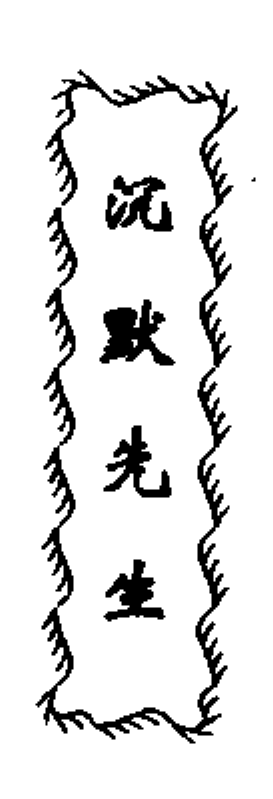
"什么消息?"

我想把我得进神学院的事告诉她，看她有何反应。倘若伤心难过，就是真心喜欢我，否则，就说明她不喜欢我。但是，这种念头模糊不清，一闪而过；我觉得不能讲明。我当时的目光不知道怎么……

"怎么啦?"

"你知道……"

此时，我朝墙壁望去，朝她划过、写过，或者照她母亲的说法，挖洞的地方瞧去，看见一些划痕，想起了她



刚才用脊背将它遮挡住的神情。我上前一步，想看个究竟。卡皮杜牢牢将我抓住，或许是怕我最终挣脱，或许是想采用另外一种方法不让我看。她想抢先一步把它抹去。这种举动更加激起我的好奇，一定要看看她写的是些什么。

14. 刻文

我在前一章结尾所说的一切，都是瞬间所为，一霎那的事。随后的动作就更加迅速。她还没有来得及刮掉，我一个箭步冲上去，看清了用钉子挖的两个名字。它们是这样排列的：

本托
卡皮托丽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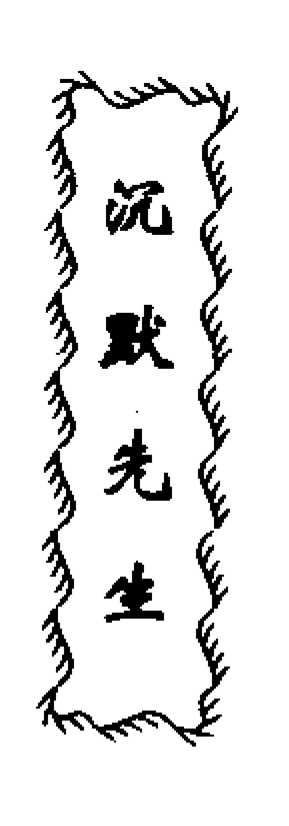
我转身瞅着她，卡皮杜低下了头，但又立刻缓缓抬起，我们开始相视……孩子的忏悔，你值得写满满两页或者三页纸，可我想把你省去。的确，我们两个沉默无言，要说的话由墙壁已代替我们说出。我们站着一动不动，手却慢慢向前伸去，总共四只，拉住，握紧，熔铸在一起。我没有记下那一举动的准确时间。我本应该记下它。现在，我感到遗憾的是当天晚上我没有把它书写下来。否则，尽管这个笔记有书法的错误，我也要



把它放在这儿。但是，我现在的记录没有任何差错，这就是学生与少年之间的区别。我学过写字的规则，对恋爱的规则也不生疑；我的拉丁文乱七八糟，我是块女人们的处女宝地。

我们未松手，四只手也未因困累或者被遗忘而自行脱离垂下。我们的四只眼睛相视，移开；朝周围扫视一下后，目光又互相对射……。未来的神甫，您在她面前如此聚精会神，好似面对祭坛，您的一个面颊是《圣经》中的使徒书，另一侧是基督救世主的福音书；嘴可能是个高脚酒杯，嘴唇是个圣饼碟。只差用无人学过的拉丁语，即男人的天主教语，做首次弥撒了。我虔诚的女读者，请你不要认为我亵渎神灵。意图的纯洁能洗涤文风上可能存在的污垢。我们头顶蓝天站在那儿，四只手将我们的每根神经连结起来，把两个人铸成一个。但是，他是一个纯洁高尚的人。我们的眼睛继续在说话，说些永远无法终了的事；可嘴里的话根本无意吐出，默默地从心里走出，又一声不响地返回心底。

15. 另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



另一个声音突然来临，但这次是个男人的声音：

“你们两个在玩‘谁先笑’？”

是卡皮杜的父亲，他站在后门口妻子的身旁。我们急忙松开手，神情惶惑，不知所措。卡皮杜走到墙

边，用一棵钉子偷偷地擦抹掉了我们两人的名字。

“卡皮杜！”

“爸爸！”

“不要把墙壁上的白灰给我毁坏。”

卡皮杜在墙上划过来划过去，想把她写的名字擦得干干净净。父亲巴杜亚来到后院，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这时女儿早已开始了另一件工作。她画了一个侧面像，说是父亲的像，又说它既可以是父亲，也可以是母亲；逗得父亲哈哈大笑，这是她画像的真正意图。再者，尽管父亲对我们抱有怀疑，或者说抓到我们后已不太怀疑，可他来到时也不是怒气冲冲，而是和颜悦色，笑容可掬。他个子矮，身子粗，短胳膊，短腿，驼背。因此，若塞·迪亚司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乌龟”。不过在我家里除了这个寄居者外，谁也没有这样叫过他。

“你们在玩‘谁先笑’吗？”他问道。

我朝附近生长的一株接骨木树望去，卡皮杜代表我们两人回答道：

“是的，我们刚才玩着，可小本托憋不住，先笑了。”

“可我来到门口的时候，他没有笑。”

“他忍不住已笑过多次，爸爸想看吗？”

她一本正经，用眼睛盯住我，邀请我玩。我受到的惊吓自然是非同小可；现在，巴杜亚进来时带给我的惊恐尚有余悸。尽管为证实卡皮杜回答得正确，我无论



如何得笑，可就是笑不出来。她等累了，转过脸对父亲说这次我之所以未笑，是因为父亲在场；即便她这样说，我仍然未笑。世界上有些事人们事后才学会；应该生下来就会，以便早些应用它。而且，早点潇洒自如地应用胜似后来矫揉造作地应用。卡皮杜转了两圈后，朝仍站在门口的母亲走去，撇下了被她蒙住的我及她的父亲；巴杜亚抬头望望她，又瞅瞅我，非常和蔼地说：

“谁能说这个女孩子才有十四岁呢？像是十七岁。您妈妈好吗？”

他完全转过身，脸朝着我问道。

“她好。”

“好多天没有看到她啦。我打算赢你叔叔戈斯麦博士个满贯，可始终未能如愿。现在，在家忙机关的工作，每天晚上写个没完没了，玩命地干，写些报告之类。您见过我的小鸟吗？就在后院内，我正要去取鸟笼，请随我来看看。”

用不着对苍天和大地发誓，任何人都会不费吹灰之力地相信这时我是没有一丁点心情欣赏鸟的。我的愿望是跟在卡皮杜身后，把等待我们的厄运告诉她。然而，父亲总归是父亲。再者，他酷爱鸟类，家里养有颜色不同、大小不等的各种鸟。院子中央有片地，挂满了金丝鸟笼，叫声聒噪。他与其他养鸟爱好者交换鸟，买鸟，在自家的后院也张网捕上几只。一旦鸟生病，也像人生病一样，他悉心照料。



16. 代理管事

巴杜亚曾经是政府作战部下属一机关的职员。薪水虽然不高，可妻子的开销不大，生活费用也低廉。再者，他们的住宅和我家的一样，同是平房，虽不宽大，却是他自己的财产。它是一张彩票中了十个康托的雷伊斯大奖后买的。中奖后，巴杜亚的头一个想法是给自己买匹卡博产的骏马，给妻子买只带钻石的首饰，为家庭买块永久性的墓地，从欧洲买些鸟，等等。但是，他的妻子，就是这个现在站在后院门口同女儿说话的唐娜·佛尔图娜达，她同女儿一样，身材高大、壮实、丰满、头发浓密、眼睛明亮，对丈夫说，最好先买座房子，剩余存起来作应付大的疾病用。巴杜亚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不得不接受我母亲的劝说。母亲之所以介入此事，是因为唐娜·佛尔图娜达请求我母亲助她一臂之力。然而，我母亲对他们家的作用可不仅仅局限在这种时刻；有一天，她甚至还救过巴杜亚的性命。请您听听，这事不长。

巴杜亚工作单位的管事要到北部出差。抑或是按照规定的手续，抑或是通过特殊的任命，巴杜亚代替了管事一职，并领取相应的薪水。收入的突变使他着实有些头晕目眩，十多个康托呀！他不满足于衣帽的吐故纳新，开始奢靡，为妻子购置各种首饰，节日宰烤乳



猪，出入剧场，甚至脚穿铿亮的光漆皮鞋。他原以为会无止无休地代替下去，但这样生活却只过了二十二个月。一天下午，他来到我们家，神情痛苦异常，说他要失去职位，因为那天上午正式的管事已经归来。请求我母亲照看他撇下的两个可怜人儿，说他不能忍受这种不幸，他要自寻短见。我母亲好心劝慰，可他一点都听不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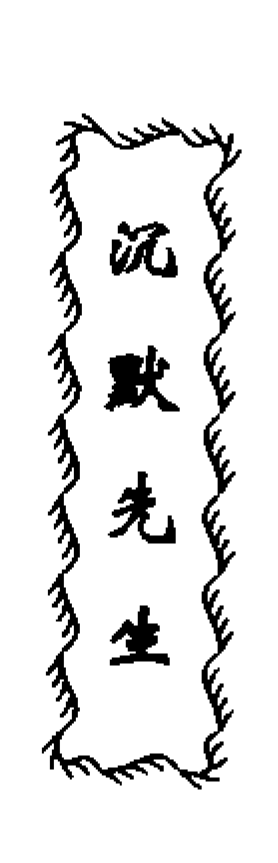
“夫人，不行，我受不了这样的耻辱！我不甘心使我家庭的地位下降，回到以前……我已说过，我要自尽！我不能给我家人讲出这种痛苦，其他人？四邻会说些什么呢？朋友们？想看热闹的人？”

“巴杜亚先生，什么想看热闹的人？请不要说这些，要像个大男子汉。要想想您的夫人没有您和孩子……她可怎么办？因此一个男人……要像个大男子汉，得活下去。”

巴杜亚擦干眼泪，回家去了。几天来，他萎靡不振，不言不语，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或者蹲在后院里那眼井旁，仿佛寻死的念头还在纠缠着他。唐娜·佛尔图娜达呵叱道：

“我的小若昂，您是小孩吗？”

但是，鉴于她多次听到他说要死，感到害怕。一天，她跑来我们家，请求我母亲想想有没有什么法子挽救她企图自杀的丈夫。我母亲在井边找到他，推心置腹，劝他活下去，说因为薪水减少生活似乎要变得贫



困，以及丢掉一个代理的职位就不想活，是件多么不理智的事！说先生，不能这样，应该像个男子汉大丈夫，像个一家之长，应该向您夫人和女儿学习……巴杜亚被说服了，答应鼓起勇气，不辜负我妈妈的希望。

“我的希望，不对，是您自己的职责。”

“是的，是职责，我不是不明白这个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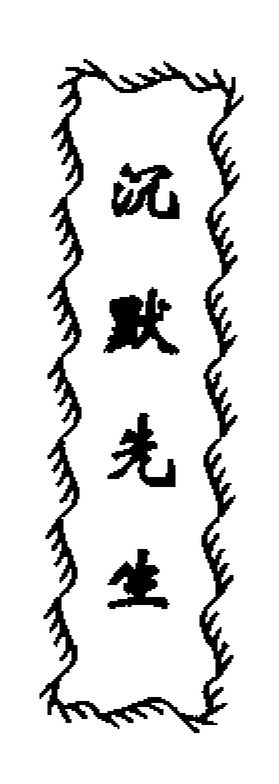
此后，头几天内他出来进去仍然溜墙边走，不抬头。可往日的他，即便是担任代理管事之前，也是个为脱帽子向邻居点头致意连帽子都摘破的人。他一贯满脸春风、昂首挺胸，今昔对比，判若两人。好多个星期过后，伤痛逐渐消失。巴杜亚开始关心家务，照料自己的小鸟，晚上安静地睡觉，中午安宁地午休，和他人聊天，以及传播马路新闻。恢复了昔日的平静后，随之而来的是欢乐，有个礼拜日，两位朋友在认真地玩一种叫“三十六点”的纸牌，他已经放声地笑，纵情地玩，恢复了往日的常态，伤口彻底愈合。

随着岁月的流逝，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巴杜亚开始谈论代理管事的事，不但没有对高薪水的怀念，也没有对失去高薪水感到的耻辱，甚至还带有一种矜持和骄傲。代理管理成了他人生的新纪元，围绕着这个新纪元述说那些前前后后的事。

“在我担任管事的时候……”

或者说：

”哎哟！是的，我想起来了，是在我担任管事之前，



一两个月前……请稍等，我的管事一职开始于……是的，一个半月之前，是一个半月前，不会更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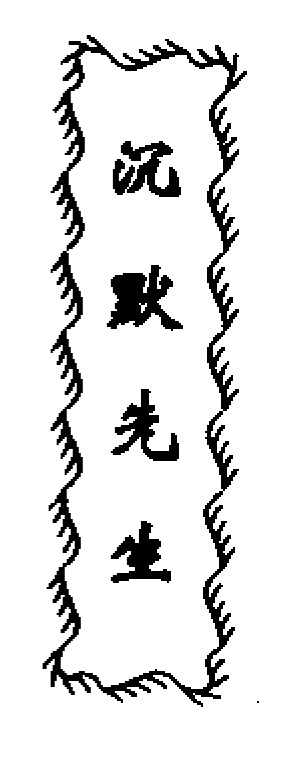
或许，还说：

“正是，我管事已过六个月……”

这就是代理荣耀遗留下的余兴。若塞·迪亚司称它是残余的虚荣；但是，看待一切事物都与《圣经》挂钩的卡布拉尔神甫说，艾里法斯教训约伯的话：“请你不要忽视惩罚。主能刺伤，也能治愈。”完全适合于邻居巴杜亚。

17. 蛀虫

“主能刺伤，也能治愈！”后来，当我了解到希腊神阿喀琉斯的长矛(*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其母亲为海洋女神忒提斯。阿喀琉斯的长矛，意指此长矛治好该长矛刺破的伤口。——译者*)也医治好它自己刺破的一个伤口时，产生过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写部有关这个题材的论文。我甚至找来一大堆古旧、废弃不用、尘封已久的书籍，一本本打开，一本本对比，寻觅其中的文字和意思，希望找到异教神灵和犹太人思想的共同起源。结果是一无所获。我设法找到几只啃咬书籍的蛀虫，目的在于要它们告诉我它们蛀过的书籍里写的是些什么内容。



“我的先生，”一条又长又肥的蛀虫回答说，“我们

丝毫不知道我们蛀过的书籍的内容，因为我们只知蛀书，对它的内容不加选择，对我们要蛀的书是既不热爱，也不憎恶，我们只管蛀我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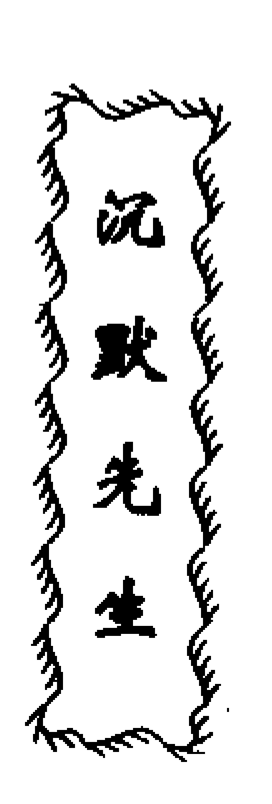
我从它嘴里再也掏不出任何东西了，而所有其它的蛀虫仿佛都统一了口径，重复说着千篇一律的套话。或许这种对蛀坏书籍的审慎保密是对已被蛀坏书籍更进一步蛀毁的方式。

18. 一个计划

卡皮杜和我在会客室谈论神学院的事，无论她父亲还是她母亲都不曾进来。她两眼紧紧盯着我，想知道什么样的消息使我如此悒悒不乐。我把实情告诉她后，她脸色霎时蜡白。

“可我不愿意，”我急忙解释说，“我不愿意去神学院，我就不去，他们硬逼我没用，我就是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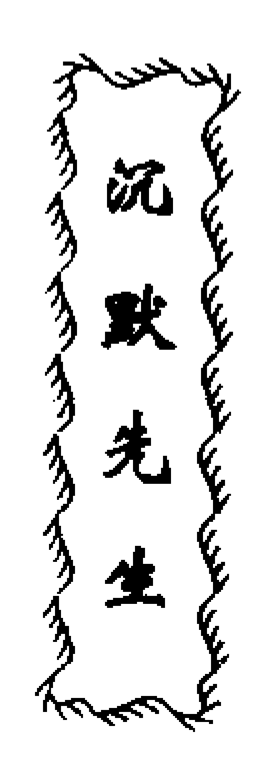
开始，卡皮杜不吱一声。后来，她收回自己的目光，低头，眼睛盯着自己，目光含混，无表情，嘴唇微开，纹丝不动。为了进一步坚定我刚刚说过的话，我开始发誓永远不当神甫。那时，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坚决宣誓，誓死不当神甫，说过倘若我去神学院，天诛地灭，死到临头，天昏地暗。卡皮杜似乎既相信又不相信，甚至不像在听，是个木头人。我想唤醒她，摇晃她，然而没有勇气。这个曾同我一起玩耍、蹦跳、跳舞，我现在相



信也同我同床睡过觉的人，当时却使得我的两只胳膊仿佛被紧紧捆绑住，不敢动弹。最后，她终于苏醒，可脸色煞白，火冒三丈地说：

“假虔诚！假狂热！假信仰！”

我一下子愣住了。卡皮杜是那样的喜欢我母亲，我母亲也同样喜欢她，我真难以理解她会动如此大的肝火。的确，她也喜欢我，与喜欢我母亲相比，当然更胜一筹，或者是更执著，或者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这种喜欢足以说明为什么分开的威胁给她带来了这样大的恼怒。但是，刚刚对我母亲那些不堪入耳的辱骂，虽然主要是为了贬低宗教的习俗，可如何能够理解这些污言垢语竟出自她的口？她也去做弥撒，我母亲带她乘坐我们那辆破旧马车就去过三四次，母亲还送给她一串念珠，一个金十字架，一本《祈祷书》……我想为母亲辩护，可卡皮杜不允许我说话，仍然继续骂她假虔诚、假狂热，声音非常大，我真害怕她父母听见。我从未见过她如此暴躁，仿佛准备把心里积存的脏话全部倾吐出来。卡皮杜咬牙切齿，不停地摇头……我吓呆了，不知所措，翻来覆去重复我的誓言，答应就在那天晚上回家向大家宣布，哪怕天诛地灭我也决不跨进神学院的大门。




“您？您去神学院。”

“我不去。”

“去不去您看着办。”

她再一次默不作声。当卡皮杜重新开口说话时，已经变样了。虽然还不是通常习惯上的卡皮杜，但也相差无几。她绷着脸，表情严肃，没有忧伤，说话低沉。卡皮杜想知道我家那次谈话的内容，除了有关她的那部分外，我统统对她讲了。

"若塞·迪亚司提这些有什么意思?"最后她问我。

"我认为他什么意思也没有，只是为了捣乱。他这个人很坏;您等着瞧，我一定要出这口气。一旦我作了家庭的主人，第一个给我滚蛋的就是他，您等着瞧吧，他一刻都不能呆。妈妈太善良，对他太照顾。似乎流眼泪了。"

"若塞·迪亚司?"

"不，妈妈。"

"落泪，为什么?"

"不知道，我只听见有人劝她不要哭，说这不是哭的事……若塞.迪亚司甚至显得有点懊悔。他走了出来，我当时为了不被他发现，离开墙角，跑到阳台上。您等着瞧，我饶不了他!"

我说这句话时攥着拳头，嘴里还流出一连串其它威胁性的大话。现在，再回想起这些，我并不觉得自己幼稚可笑，因为幼年和少年在这一点上非但不幼稚可笑，而且是他们的天赋之一。这种毛病，或者说这种危险始于青年，成长于成年，老年时达到顶峰。我十五岁了，说几句非常危言耸听的话，然而并不付诸实践，在

某种程度上不啻是种乐趣。

卡皮杜在聚精会神地思考。凝思在她身上不是件稀罕事，只要她蹙眉闭眼，就知道她在沉思。她要求我再讲些情况，例如，他们各自的原话、讲话的语气等。鉴于不想告诉她谈话的起因原本就是她卡皮杜，我就不能把谈话的意思和盘托出。现在，卡皮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我母亲的眼泪上，但最后也没有弄个水落石出。这时，她说，我母亲想让我作个神甫肯定不是出自恶意，这是从前做的许愿，母亲畏惧上帝，不能不实现自己的许愿。看到她这样自觉地对刚才倾吐出一堆污辱母亲语言道歉，我非常满意，上前抓住她的一只手，紧紧地握住。卡皮杜移动身子，边走边笑，随后，我们的谈话开始偃旗息鼓。我们走到窗口，不久前来这儿卖椰子点心的那个黑人走来，停在我们面前，问道：

“小姐，今天要哪种椰子点心？”

“不要！”卡皮杜回答道。

“椰子点心顶好吃。”

“你走开！”她回绝，但并不粗暴。

“请给我！”我说着往下伸手接住两块椰子点心。

我买了两块，卡皮杜不吃，我只好将两块都塞进肚内。在她大发雷霆的时刻，我发现自己还能在肚子里保留着两块椰子点心的空间，这抑或是美德，抑或是缺欠，可现在不是阐明这些的时候。我们得记住：尽管我的这位女朋友行为稳重，头脑清楚，那时却无心吃椰子



点心，而通常她见了点心往往垂涎三尺。相反，对我们的居住的地区，对我们的童年，这个黑人的吆喝声，往日下午的叫卖声，是多么熟悉，以至于人们对它留下了厌烦的印象。

哭吧，女孩，哭吧，
你涕哭吧，因为没有分文！

可对这首民谣，并不讨厌，卡皮杜很早就能背诵。在我们少年时代的游戏玩耍中，她笑着，蹦跳着，反复唱着这支歌谣同我交换纸片，一会儿卖、一会儿买一块虚假的点心。我现在相信，歌词刺伤了少年儿童的虚荣心，惹起卡皮杜对它感到厌恶，因为不久以后她对我说：

“倘若我是个富翁，我早就让您乘坐一艘客轮逃到欧洲了。”

说完这段话，她直瞅着我的眼睛。可我现在相信，除了感谢她的好意外，我的眼睛什么也没有说。说实话，她情意如此真切，我是不能拒绝这种非凡的冒险计划的。

读者先生，你看见了吗？卡皮杜年仅十四岁就已经有大胆的设想，虽与以后她的其他想法相比，大为逊色，但共性都是大胆。实际上，她的设想巧妙，转弯抹角，不动声色，并且都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自然不可能



一蹴而就，而是逐步地达到目的。我不知道我是否讲清楚了。您就假设一项规模宏伟的工程是用蚂蚁啃骨头的土办法实施完成的吧。这样，为了不使送我去欧洲的希望落空，成为假设，倘若卡皮杜能够将其变成现实，她肯定不会让我坐上客船逃跑，而是要将独木舟排成一串，从这里一直排到欧洲。表面上，我似乎踩着独木舟去巴西巴伊亚州拉任活动桥上的要塞，实际上，我却扔下在岸边等候我的母亲前往法国的波尔多了。这就是我这位女朋友性格的独到之处。我不当神甫的想法会遭受到公然的反对，为了实现我的打算，得用温和的办法，得通过行动、言语，得通过缓慢而持久的说服，得首先研究一下我们可以依赖的人。读者先生，了解到卡皮杜脾性之后，对此不要再感到惊奇啦！卡皮杜否认了戈斯麦大叔，说他是个"贪图安逸的人"，即便他不同意我被授予神职，他也没有任何能力上前阻止；茹司蒂娜表姐比他强点，可卡布拉尔神甫又比他们两个都强，他有威信，但是作为神甫不能做出有违教会的事；可假如我对他只承认我没有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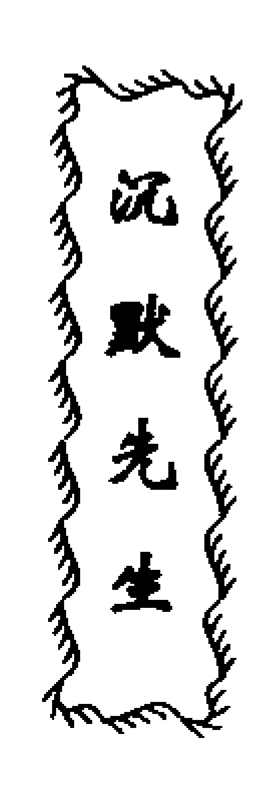
"我可以承认吗？"

"可以。但您去可能太直截了当，最好另选一个办法。若塞·迪亚司……"

"与若塞·迪亚司有什么关系？"

"他可以成为我们的理想的依托。"

"但是，恰恰是他说了……"



“没关系，”卡皮杜说，“他现在会另说一套的。他非常喜欢您，您同他说话不要畏畏缩缩，关键是您不要害怕，表现出您必定成为一家之主的气势，表现出您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决心，使他明白不是他的恩赐。您要说他几句好话，表扬他，因为他是最喜欢受到恭维的。您母亲唐娜·格洛丽亚肯听他的话；但主要的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他会帮您的忙，他在您母亲面前说话肯定比其他人更加热心。”

“我不这样认为，卡皮杜，我不这样认为。”

“那么，你就去神学院吧！”

“这不行。”

“可试试有何妨？让我们试试吧，您照我说的去做。您母亲唐娜·格洛丽亚可能改变她的决定。如若不改，另想办法，派卡布拉尔神甫的用场。您还记得两个月以前您母亲是如何破天荒地走进大剧院的吗？最初，她是不愿意去的，原因就是因为若塞·迪亚司坚持不去。可后来他想去，演说似地大讲一通，记得吗？”

“我记得，他说剧院是一所日常生活习俗的学校。”

“是的，他磨破嘴皮，您母亲最终同意，还买了两个人的门票……去，求他，吩咐他。记着，要对他说你时刻准备着去圣保罗学习法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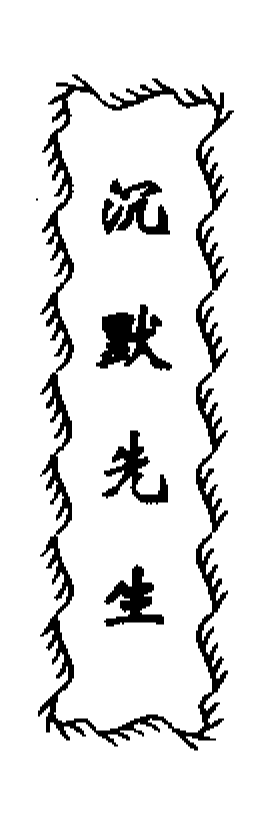
我高兴得跳起来。圣保罗不过是一块一捅就破的屏风，日后随时可以移开，被一道厚实的永不倒塌的精神大墙取代。我答应按照她说的话同若塞·迪亚司谈



话。卡皮杜把这些话又重复一遍,并突出几句,作为主要内容。尔后,她又考问我,看看我是否真懂了,是否张冠李戴。她一再嘱咐我,求若塞·迪亚司时要面带笑容,但要像一个人向有送来圣水义务的人讨杯圣水的样子。现在,我之所以叙述这些详情细节,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女友的那个上午。下午即将来临,而上午和下午就要构成第一天,正如在《创世纪》内,这样连续过了七天。

19. 毫无疑问

我回到家里,已是夜晚。回来时,快步流星,但并非行色匆匆,因为我还在斟酌同我家寄住者若塞·迪亚司说话时要用的词句。我在脑子里拟好请求的草稿,选择好用词用语,说话的腔调定在生硬和柔和之间。走进家门之前,在小庄园里我先是一遍遍地默记;随后,高声重复,检查这些话是否妥当,是否符合卡皮杜的一再叮嘱:“明天,必须跟他谈,毫无疑问;选好地点,告诉我!”我一字一句地重复着她说的话,尤其是缓慢地重复了“毫无疑问”四个字,似乎为了突出这四个字的重要性。我再重复一遍我要说的话,这时才感觉到我选择的词语过于生硬,近乎粗暴,坦率地说,不是一个大孩子对成年人应该用的词。我又斟酌再三,选择了其他词句,然后才止步。



最后，我自己对自己说这些语句，觉得还可以。至关重要的是说出这些话的语气不能伤害他。为此，我再次练习，又开始重复这些词句，直到说出的口吻几乎是恳求为止。语气不能过重，但也不能过分柔和，得折中。“卡皮杜说得有道理，”我想，“家是我的，若塞·迪亚司不过是个普通的寄居者……他有才能，可以很好地为我服务，并且可把母亲的计划变成泡影。”

20. 典当灵魂

我抬头仰望已经开始昏暗的天空。可在我眼里，它是时而乌云密布，时而晴空万里。我的心灵升腾到另外一个天空，向我的避难所跑去，向我的友人家跑去。这时，我自言自语道：“如果若塞·迪亚司能够设法使我不入神学院，我许诺念一千遍天主经和一千遍圣母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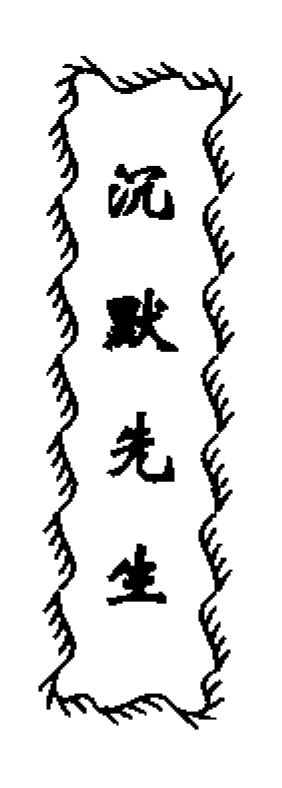
两者加起来是个巨大的数字。问题是我已经身负重债，欠下大量未还的许愿。最近的一次许愿是一天下午我到圣特列萨市游玩时做出的。说倘若不下雨就念两百遍天主经和两百遍圣母经。结果天未下雨，可我也没有念经。从幼小起，我就习惯于乞求上苍的恩赐，条件是只要它给我帮助，我立马念经。最初，我着实念。后来，就往后推。随着光阴的流逝，越积越多，我也把念经的事置于脑后。这样，就达到二十、三十、



五十的数字。尔后，进入百位，今天是上千。这是一种通过许愿念经的次数收买神灵意愿的方式，此外，每每做出新的许愿时都发誓偿还旧债，然而懒惰从娘胎带来，非但不能消灭，而且随着生命的延续在日益成长。上天给我恩赐，我却迟迟不偿还债务，结果竟连账都记不清啦。

“一千，一千，”我默默地重复。

事实上，恩泽的范围极其广阔，不仅仅局限于拯救或者毁灭我的整个生命。一千、一千、一千。必需得有个总数，以便偿还所有的拖欠。上帝对我的遗忘勃然大怒，完全有理由拒绝听我这个没有多少钱的人陈述……严肃认真的人，如果你不认为小孩的这种动荡摇摆是幼稚可笑的，那么它很可能激起了你的烦恼。这些动荡摇摆的确不崇高。我曾苦思冥想，企图寻找到一种偿还精神债务的方法。除了通过心意偿还种种债务，无任何赤字地合上我精神意识的账簿外，我没有找到别的办法。吩咐自己作一百次弥撒，或者跪着爬上格洛丽亚山坡去聆听一次弥撒，或者前往圣地上香，这些都是昔日老年女奴给我讲述过的名闻遐迩的许愿方式。现在，它们向我跑来，我无法把它们一一记在心里。跪着爬上一个山坡是项艰难的事，肯定会把膝盖磨破。圣地相距十分遥远。弥撒次数繁多，但可以再次典当我的灵魂……



21. 茹司蒂娜表姐

我在阳台上徘徊，看见茹司蒂娜表姐，她来到阶梯口，问我刚才在什么地方呆过。

“就在这儿，同唐娜·图佛尔娜达夫人聊天消遣。现在已经是下午，是吗？妈妈问过我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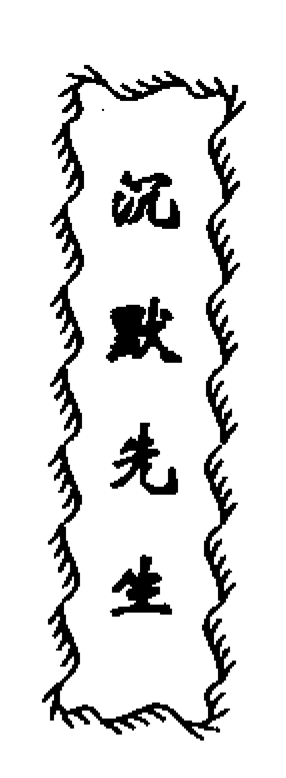
“问过，可我说您早已经来过。”

她的这种撒谎使我大为震惊，其程度决不亚于刚刚听到那个举报的率直。这并不是因为茹司蒂娜表姐属说三道四之流，可以把她认为是张三的毛病直言不讳地告诉李四，也把她认为是李四的缺点坦率地告诉张三。然而，说她撒谎，对我来说却是件新鲜事儿。茹司蒂娜表姐是个四十岁的人，面容瘦削，苍白，薄嘴唇，目光好奇。她之所以同我们生活在一起，是因为我母亲的恩赐，也是出于兴趣。我母亲喜欢有个亲近的女人在自己身边，而亲戚总比外人强。

阳台上有一个灯笼照明，我们两人在此来回走了一阵。她想知道我是否将我母亲要我作个教士的计划遗忘，我告诉她说没有。接着，她打探我是否喜欢过神甫的生活，我回避似地回答说：

“神甫的生活非常美。”

“是的，非常美。可我问的是您是否喜欢作个神甫，”她笑着解释道。



"凡是妈妈愿意的事我都喜欢。"

"我格洛丽亚表妹非常希望有一天您被授以教职。但是,她不希望现在有人在家里就这件事跟她唠叨个没完。"

"谁?"

"嘿,谁！又能是谁呢? 不是戈斯麦表弟,他不爱管这事。我也不关心此事。"

"若塞·迪亚司?"我最后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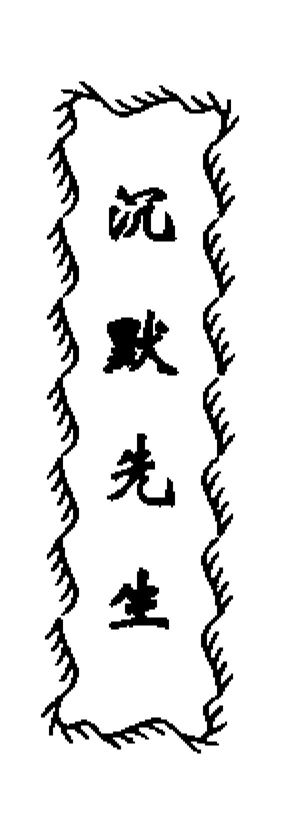
"自然是他。"

我疑问似地紧皱眉头,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茹司蒂娜表姐进一步补充这个消息,说就是在那天下午若塞·迪亚司提醒我母亲以前作出的那个许愿。

"天长日久,我格洛丽亚表妹可能会逐渐忘记从前的许愿,可假如一个人整天在耳边呱呱,没完没了地絮叨神学院,她还能忘吗? 他的长篇大论,对教会的褒扬,神甫生活又是如何如何,而且谈这些事时他用的词句又只有他自己才懂,那种装模作样……您可得要留意,他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使坏,因为他好似一个吃肉喝酒的和尚,假虔诚。我说的句句是实话,就在今天,您就当作不知道……今天下午他说的话是您想象不到的……"

"可他是无意说的吧?"我这样问道,目的是看她是否能把他举报我和邻居卡皮杜恋爱的事说给我听听。

她没有说这件事,仅仅做个手势,仿佛表示还有另



一件事，但她不肯说。尔后，她又叮嘱，要我只装作不知道；接着，把她认为是若塞·迪亚司所做的坏事统统再絮叨了一遍，骂他是个阴谋家、是个马屁精、投机钻营者，说他虽然表面上温文尔雅，实际上粗俗不堪。过了一阵，我问道：

“茹司蒂娜表姐，您能办件事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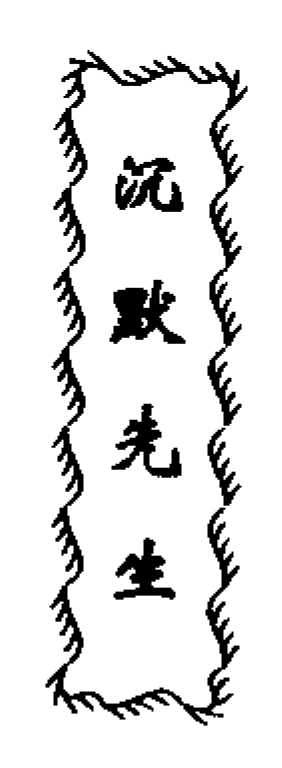
“什么事儿？”

“能够办一件……假设我不喜欢成为神甫……您能请求我妈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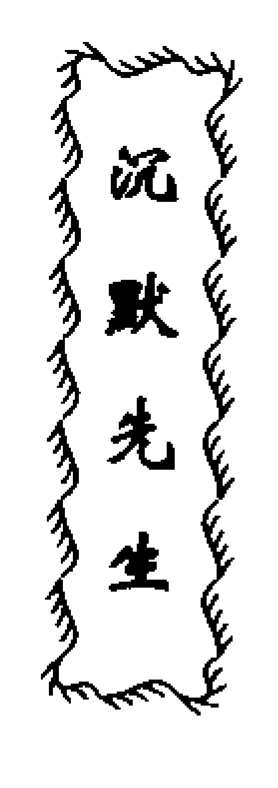
“这个不成！”她立刻打断我说，“我格洛丽亚表妹对此事已是念念不忘，世界上发生天大的事也不能改变她的决定；只有岁月。您还很小的时候，她就把这事告诉了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或者相识的人。不能再激起她的回忆，不能，给他人添忧加愁的事我不干；可如果您求我其他的事，我也不干。倘若她征求我的意见，那好办；如果她问我：‘茹司蒂娜表姐，你看怎么办？’我的回答是：‘格洛丽亚表妹，我认为如果他喜欢作个神甫，可以去当神甫；可倘若他不喜欢，最好呆家里。’假若有一天，她征求我的意见，我不但会而且肯定这样回答。现在，她不叫我，主动去和她说，我不干。”

22. 他人的感觉

我一无所获，最后感到懊悔，不该向她提出请求；



应该遵循卡皮杜的嘱咐。当时，由于我想进入客厅，茹司蒂娜表姐又缠住我，从天气炎热、即将来临的圣母受孕节、我供奉圣像的破旧神龛，最后谈到卡皮杜。她不但未说卡皮杜的坏话，相反，对我暗示她会成为一位美丽的姑娘。可在我心目中，卡皮杜早已是个绝代佳人，假若不是因为顾虑把我变成一个谨小慎微的人，我会高声呼叫，说她是世界是最漂亮的人儿。但是，由于茹司蒂娜表姐开始称赞卡皮杜的言行举止、她的端庄、她的习惯、她为家人干活、以及我母亲对她的喜爱，这一切都启发了我，点燃了我心中的火焰，也想赞美她一番。不过，我没有用语言，而是点头表示同意茹司蒂娜表姐的每一赞语美言，我脸上洋溢的幸福肯定会使我的脸蛋阳光灿烂。如果她也没有怀疑的话，我真没有想到这样反而证实她听见了若塞·迪亚司那天下午在客厅里对我的举报。这是我后来躺在床上才想到的事。也只有在此时我才感觉到当我说话时，茹司蒂娜表姐的两只眼睛似乎在探查我、探听我、观察我、试探我，注意着我的一举一动。嫉妒是不可能的，一个是我这种年龄的小孩，一个是四十岁的寡妇，他们之间无嫉妒可言。然而，过了一阵后，她确实改变了对卡皮杜的褒扬，甚至做了些批评。她对我说卡皮杜有点狡猾，趾高气扬；可即便她说这些，我现在相信也不是嫉妒。我与其相信……对……是的，我相信是这回事。我相信在他人感觉表演的舞台上，茹司蒂娜表姐触景生情，自



己的感觉朦胧地复活了。两片嘴唇不停地描述，通过它的感应，她也算得到了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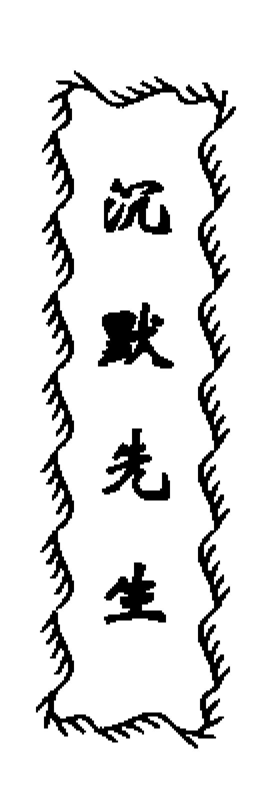
23. 限定的期限

“明天，必须跟您谈，毫无疑问；选择地点，告诉我！”

我现在相信，若塞·迪亚司当时认为我跟他说这种话的时代已经过去。这句话从我嘴里说出来时，口气并不像我担心的那样非常盛气凌人。可语句强硬，非询问，非请求，没有丝毫犹豫，不像一个小孩固有的口吻和我平常的说话方式。可以肯定，这句话给若塞·迪亚司带来一种新人和新地位身份的感觉。我们两人共同去饮茶时，是在走廊内我给他说这句话的。近来，若塞·迪亚司整天忙着给我母亲和茹司蒂娜表姐朗读英国作家沃尔特·斯科特的作品，他读起来声音抑扬顿挫，节奏分明。在他嘴里，城堡和公园变得无边无际，湖泊变成茫茫大海，“苍穹”增加了数千颗闪烁的星斗。在与他人聊天对话时，他能按照对话者的性别，调整说话的声音，使它变得稍微粗点，或者细声细气，恰如其分地仿制出他人的温柔和愤怒。

在阳台上告辞时，他对我说：

“明天，在街上。我要购买些东西，您可以同我一道去，我求您母亲同意。明天有课吗？”



"今天已上过课啦。"

"太好啦！我现在不问您是什么事。可我眼下就可断言它是件严肃而纯洁的事。"

"是的，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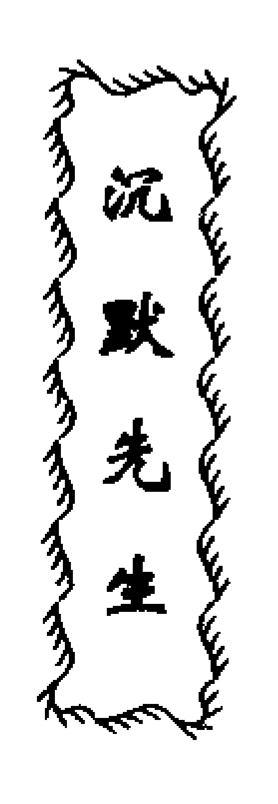
"明天见！"

一切都进展得极其顺利。只有一点变动，我母亲认为天气炎热，不同意我走着去。于是我们两人在门口乘了车。

"没关系，"若塞·迪亚司对我说，"我们可以在公众散步花园门口下车。"

24. 慈母和男奴

若塞·迪亚司待我有着慈母般的疼爱和男奴似的殷勤。我开始移步能到外玩耍时，他立刻作到的第一件事，是辞退我的侍童，取而代之，陪我在街上行走；在家里，为我铺床叠被，整理书籍，穿鞋袜，负责我的个人卫生，纠正我说话的发音。我长到八岁时，偶尔发音不准，他帮我正音。他之所以摆出一付半正经的面孔，那是为了维持课堂的庄严，半嬉笑，是为了对他的纠正讨个宽恕原谅。我的这位老师就是这样帮助我的。后来，卡布拉尔神甫给我讲授拉丁文、教义和圣史，他总是旁听，做教会方面上的思索。最后，总是问卡布拉尔神甫："我们的年轻朋友进步很快，难道不是事实吗？"



他称我是个“奇才”，对我母亲说他从前见过许多绝顶聪颖的孩子，可我要胜过他们百倍，更何况我小小的年纪已经具备一定数量的根深蒂固的道德素质。我当时即便评估不出这些赞扬话的全部价值，可喜欢听称赞的话。赞扬毕竟是赞扬。

25. 在公众散步花园

我们走进公众散步花园。从大门口到平台，一路上看到有些人面孔衰老，有些人面带病容，或者显露出无所事事的愁容。他们凄楚地在园内漫步。我们径直朝平台走去。为了给自己鼓劲，我边走边谈论花园：

“很长时间我没有来这儿了，或许已经一年啦。”

“请原谅我，”他打断我说，“您同我们邻居巴杜亚来过这儿还不到三个月，不记得啦？”

“是的，可那次时间是那么短暂……”

“他求您母亲准许他带您出来，您母亲如同圣母一样善良好说话，同意了。可请您听我说，既然我们谈到此事，您同巴杜亚一道走在街上，可不是件光彩的事。”

“可我已经同他上过好几次街……”

“当您年幼，在孩提时代，这没有什么，他可以当作是您的仆人。可现在您已经是个青年，而他狂妄自大。您妈妈唐娜·格洛丽亚终归是不会喜欢此事的。巴杜亚这个人也并非是个十足的坏蛋。卡皮杜，虽然魔鬼



给了她一对眼睛……您注意到了她的眼睛吗？地道的狡诈、装腔作势的吉卜赛女人的眼睛。虽然有这双眼睛，如果不爱虚荣，不阿谀奉承，也凑合过得去。嘿！拍马屁！唐娜·佛尔图娜达值得尊敬；而巴杜亚，我不否认他可能是个正直的人，有份收入丰厚的工作，有所属于自己的住房。可率直和受到尊敬还远远不够，倘若他每天同坏人厮混在一起，其他的品德都会掉价的。巴杜亚有变成下贱人的趋势。我这样说，并非出自仇恨，也不是因为他时常说我的坏话和笑话我。他不是几天前还笑话我穿双后跟磨破的鞋子……”

“请原谅，”我停下来，打断他的话说道，“我可从未听见他说过您的坏话。恰恰相反，一天，还是不久前的事，他当着我的面对一个人说您是个有能力的人，善于演说，口才如同众议员在议会里演讲。”

若塞·迪亚司美滋滋地笑了。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脸又绷住。接着，反驳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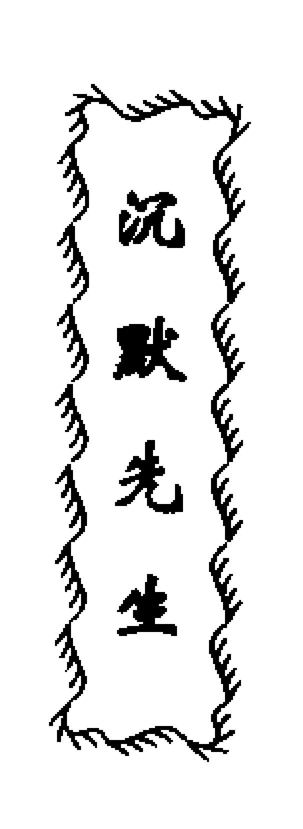
“我一点都不感激他，其他一些人，出身显贵门第，对我的评价更高。他说我好，可这也挡不住他可能是我刚才对你说过的那号人儿。”

我们又开始向前走去，爬上平台，举目眺望大海。

“我看先生一心一意只想着为我办好事，”过了好一阵后，我开口说道。

“小本托，我还能有别的事吗？”

“那么，我求您办件好事。”



“一件好事？请吩咐，请指示。是什么事？”

“妈妈……”

好一阵儿，我不能继续往下说，虽然剩下的话不多，而且我已背得烂熟。若塞·迪亚司轻轻地摇晃着的肩膀，抬起我的下巴，用眼睛直盯着我，再次问我是件什么样的事儿，急切的神情同昨天傍晚茹司蒂娜表姐一模一样。

“妈妈怎么啦？妈妈有什么事？”

“妈妈想要我当个神甫，可我不能够成为神甫，”我终于说道。

若塞·迪亚司为之一震，目瞪口呆，直挺挺地站立着。

“我不能够作神甫，”我震惊的程度不亚于若塞·迪亚司，继续说，“我没有才能，我不喜欢神甫的生活，凡是妈妈喜欢的，我都愿去做。她也知道我无论什么事都听她的吩咐。只要她乐意，我干什么都成，哪怕当一名车夫。可作神甫，不成，我不能够当神甫。神甫的职业很美，可不是为我设立的。”

写在这儿的这段文字，是一气呵成，自然，连贯，果断。可我讲这番话的时候，说得却是断断续续，支支吾吾，声音低沉，颤抖。若塞·迪亚司胆战心惊地听着我的述说。我肯定没遭到他的反对，哪怕是它小得微乎其微。然而，最使他感到惊恐的还是最后这句结论性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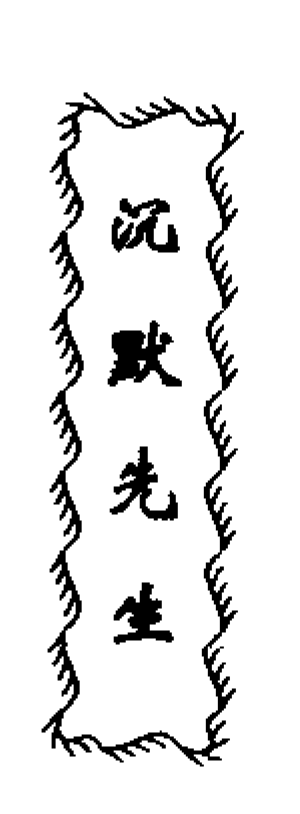
"我指望先生来救我了。"

这位寄居者的两只眼睛睁得滚圆，两道眉毛成了两个弯弓。我原想着挑选他作为我的保护人会给他带来喜悦；然而，在他肌肉的任何部分都没有显示出这种喜悦感。他的整个脸盘都不足以表露他的愕然。说实在的，我讲话的内容展示出在我身上产生了一个新人物，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不认识。但是，最后的那句话给他带来了唯一的活力。若塞·迪亚司茫然不知所措。当他的眼睛恢复到正常的尺寸时，才开口说：

"可我能够做点什么呢?"他问道。

"您能够做许多事。先生知道，在我们家里所有人都赏识您、尊重您。我妈妈经常征求您的意见，不是吗？戈斯麦大叔说您是位天才人物……"

"这是他们的好意，"受到奉承后，他说道，"这是有尊严的人给我的赏赐，他们才配得受到种种赞扬……好啦！任何人休想从我嘴里听到对这些人说个不字。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些尊贵的人，是些有道德的人。您母亲是位圣人，您叔叔是位十分杰出的绅士。我结识了许多赫赫有名的名门世家，可在感情崇高方面，无一家可以与您家相比。您叔叔在我身上发现的才能，我承认有，不过它只是一种善于分清好坏、知道什么事才值得羡慕和尊重的才能。"



"它是一种保护像我这类朋友的才能。"

"我的天使，我对您有何用呢？我肯定说服不了您

母亲放弃她的计划,因为这是她多年的心愿和梦想,更何况是许愿。即便我能去说,也为时已晚。就在昨天她还赏脸对我说:‘若塞·迪亚司,得把小本托送进神学院啦。’”

胆怯并非如人们的想像分文不值。假若我胆大妄为,凭着我当时的气愤,很可能脱口骂他是个大骗子。可如果骂他,就得承认我躲在门后偷听的事,而撒谎和偷听是一码事,两者等值。我只好忍耐着心中的愤怒回答他说为时不晚。

“如果先生愿意,不算晚,还是时候。”

“如果我愿意？我除了为您效劳外,我还愿意干别的什么事吗？除了我想成为一个配享受幸福的幸福人外,我还能有别的希望吗?”

“还是时候。总之,不进神学院可不是想游手好闲,不是为了东游东逛,我准备什么都干;假若她想要我学法律,我立刻去圣保罗……”

26. 法律是美好的

若塞·迪亚司的脸上闪过一种表情,是一个意念的反应,一个令他异乎寻常高兴的意念。他沉默了一会儿;由于我的眼睛瞅着他,他转身回头朝海湾方向望去。我坚持说尚且不晚。

“是晚了,”他说,“可为了向您证明我对您不乏好



意，我一定向您母亲说。我不能承诺会说服她，但答应努力争取，竭尽全力。您是真的不想成为神甫啦？我亲爱的，法律是美好的，……您可以去圣保罗，去伯南布哥，或者更遥远的地方。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好的高等学府。如果法律是您的志向，就去学法律吧。我去同您母亲唐娜·格洛丽亚谈。但是，您不要仅仅依靠我一人，也要对您叔叔说说。"

"我一定要说。"

"您也得祈祷上帝，乞求上帝和圣母玛利亚保佑，"他手指着苍天最后说。

天空半昏半暗。海滩附近，有几只巨大的黑鸟在空中翱翔，盘旋，时而俯冲下来，双脚轻轻掠过水面，接着又飞向高空，以便再次俯冲下来。如此翻来覆去。但是，无论天空的乌云，还是这些鸟的神奇舞蹈，都未能改变我对对话者若塞·迪亚司的注意力。对他上面说的话我回答一个"是的"以后，又补充说道：

"凡是您想要的，上帝肯定满足。"

"请莫亵渎。上帝是万物之主。他本身就是大地、上天、过去、现在和未来。只应向他乞求您的幸福，我别的什么都不乞求……既然您不能够成为一个神甫，喜欢法律……法律是美好的，它不会触犯神学。神学至高无上，神甫生活神圣无比……您为什么不离开这儿到国外学习法律？最好立刻就去一所大学，学习的同时进行一次旅游。我们可以一起去，领略异国他乡



的风土人情，我们听听外国人讲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甚至瑞典语。您母亲唐娜·格洛丽亚很可能不能够陪伴您去；即便她能去，她也不愿意为您办手续、填表格、报到注册、办理住宿、同您一道东奔西跑……嘿！法律是美极啦！”

“一言为定。您答应去求妈妈不把我送进神学院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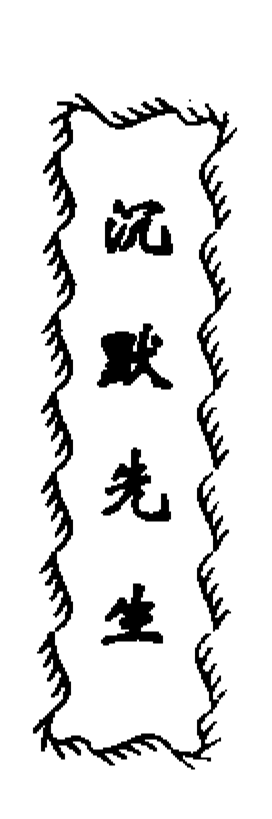
“我去求，可请求不等于达到目的。我心坎上的天使，倘若效劳的心愿就等于指挥一切的权力，我们俩还在这儿吗？我们早坐在轮船上了！嗬！您想像不出欧洲是个什么样子。嗬！欧洲……”

他抬起一条腿，做了个单脚旋转。他朝思暮想的一件事就是返回欧洲。若塞·迪亚司曾多次喋喋不休地谈论欧洲，尽管把那里的气候和风光吹得天花乱坠，最终是既没能够诱惑住我母亲，也未能吸引我的叔叔。他未曾想过用这一招可以同我前去欧洲，并在我长久的学习期间呆在那儿。

“我们现在搭上轮船啦，小本托，我们现在已坐在轮船上啦！”

27. 在大门口

在公众散步花园的大门口，一个乞丐向我们伸出一只手，若塞·迪亚司一绕而过。但是，我想到了卡皮



杜和修道院，从衣兜里掏出两分钱，把它递给乞丐。他接过后吻着这个硬币，我请求他为我祈祷上帝，以便使我的种种愿望都能得到满足。

“好的，我虔诚的信徒！”

“我叫本托，”为了说清楚我是何人，我补充道。

28. 在大街上

若塞·迪亚司如此地喜形于色，从往日在大街上一个严肃庄重的人变成一个在大街上手舞足蹈、蹦蹦跳跳的人。他眉飞色舞，海阔天空说个不停，在每个商品橱窗或者每个戏剧广告前，都拉住我驻足观赏，给我讲述有些戏剧的情节，朗诵独白诗。所有仆人的差事都由他承担，一会儿去付款，一会儿去收房租；仅仅为自己买了一张二十分之一的彩票。总之，他由一个呆板的人变成了一个灵活的人，说话开始慢条斯理，常用“最”、“极”、“非常”等字眼。我看出他的变化并非自然，担心我们达成的协议有可能更改，便开始用亲切的言语和态度对待他，直到我们走进公共汽车。



29. 皇帝

回家的路上，我们遇上了从医科学校返回的皇帝。像所有的交通工具一样，我们乘坐的公共汽车也停下

来，乘客们下车，站在街上，脱帽致敬，直到皇帝的轿式马车走过。当重新上车回到我的坐位时，我异想天开，产生了见见皇帝的想法，把一切都告诉他，请求他干预。“陛下，求您吩咐妈妈让步，”我自言自语道。

这时，我看见皇帝在认真听我述说，在思索，最后说“好！”，答应去同我母亲谈。我两眼热泪汪汪，亲吻着他的手。我立刻回到家，期待着听到骑兵侦查兵和值班分队的脚步声。皇帝来啦！皇帝来啦！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拥向窗口，想看看打这儿路过的皇帝。然而，马车在我们家门口停了，皇帝走下马车，进了我们家。在邻居家引起巨大的骚动和不安：“皇帝进了唐娜·格洛丽亚家！是怎么回事？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全家出来迎接皇帝，我母亲第一个上前亲吻他的手。皇帝笑容可掬，没有进客厅，或许进了，——我记不清楚，梦往往是含混不清的，——请求我母亲不要把我培养成神甫，母亲受宠若惊，恭恭顺顺地答应了。

“医学，为什么您不让他学医？”

“既然陛下乐意……”

“请您让他学医。这是个崇高的职业，而且我们拥有优秀的教师。您从未去过我们的医科学校？那是所美丽的学校。我们已经有第一流的医生，他们可以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医生相媲美。医学是门伟大的科学，任务是赋予他人健康的身体，诊断疾病，同疾病作斗争，战胜疾病……夫人本人一定见过不少奇迹。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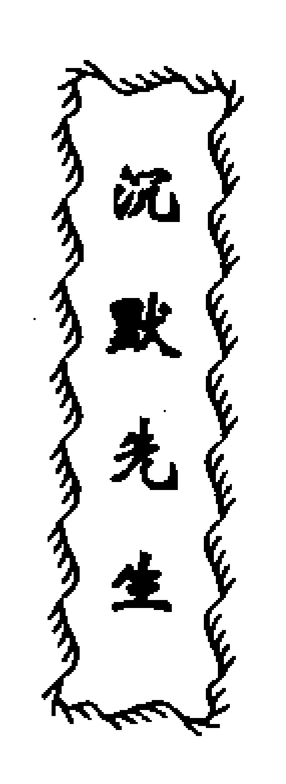
的丈夫去世了，可他的病是不治之症，而且他没有照料好自己……医学是个高尚的职业。请您把您的儿子送进我们的医科学校，请替我送去，好吗？小本托，您愿意吗？"

"妈妈愿意吗？"

"我愿意，我的孩子。听从陛下吩咐。"

这时，皇帝再次伸出手，让我母亲亲吻。接着，由我们大家簇拥着走出大门。大街上人山人海，许多窗口都爬满了人，大家感到震惊，屏息呼吸一声不吭。皇帝走进马车，躬身，做个再见的手势，而且再次说道："医学，我们自己的学校。"在羡慕和感激的目光中，马车启动了。

这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耳听闻。不，阿里澳斯多(路易斯·阿里澳斯多(1474—153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杰出诗人。——译者)的想像不可能比小孩子和恋人的想像更加丰富多彩，目睹那些不可能的事物也并不需要再到另一辆公共汽车的角落。我自我安慰了一阵儿，也可能有几分钟，直到我见见皇帝的计划彻底破灭，转过身来望着车上我同伴们的脸庞。他们刚才都不曾坠入梦境。



30. 圣体

读者，你一定会理解，我在幻境中听到的皇帝关于

学医那段提示不外乎是我想离开里约热内卢这点小小心愿的暗示。睁着眼睛作的梦和闭上眼睛睡着作的梦一样，都是由我们的众多期望和我们无数回忆编织成的。能往圣保罗，我就去，可欧洲……路途遥远，远涉重洋，花费很多时光。医学万岁！我得把这些希望讲给卡皮杜听。

“看来，圣体要出来了，”某人在公共汽车内说，“我听到一声钟响，我相信是圣·安东尼奥·多斯·波布列斯教堂里的钟声，收票员先生，请停车！”

收票员拉拉一根系在车夫胳膊上的皮带。公共汽车停住了。那个人走下汽车。若塞·迪亚司的头迅速转了两转，拉住我的胳膊，我同他一道下了车。我们两人也去加入护送圣体的行列。钟声确实在召唤基督教徒参与傍晚的那件圣事。有几个人已经来到教堂。我同意参与这场宗教活动，平生第一次处在如此庄严的时刻。最初，有些拘谨勉强；可顷刻间，心情畅快，与其说因为活动本身是项善举，不如说是因为交给我了一桩成年人的差事。当司祭神甫开始分发长外罩衫时，气喘吁吁跑进一个人，不是别个，正是我的邻居巴杜亚。原来他也来参加护送圣体的活动；他首先发现了我们，走过来向我们打招呼。若塞·迪亚司摆出一付生气的面孔，看都不看他，眼睛瞅着正在洗手的神甫，仅仅用一句冷冰冰的话回答了他的问候。尔后，鉴于巴杜亚压低声音，悄悄地对教堂司事说话，若塞·迪亚司



走近他们，我也走了过去。巴杜亚想向教堂司事讨一个华盖，若塞·迪亚司也想为自己要一个华盖。

“只剩一个了，”教堂司事说。

“把这个给我，”若塞·迪亚司说。

“可我是头一个提出要的，”巴杜亚理直气壮地说。

“您是头一个要的，可进来得晚，”若塞·迪亚司反驳说，“我已在此等候多时，请您拿根大蜡烛！”

巴杜亚虽然惧怕若塞·迪亚司，仍坚持要手执华盖，可说话时已压低了嗓门。为了调解两者的对抗，教堂司事找到一个折衷的办法，从一位执华盖者手里要过一个华盖递给巴杜亚。教堂司事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巴杜亚和若塞·迪亚司在教区享有同样的名望。但是，若塞·迪亚司仍要搅乱这种安排。不成，既然我们争取到的华盖，他要求把它给我，认为我受之无愧，“年轻的神学院学生”，完全配享受这种荣耀。巴杜亚气得脸色煞白，像个大蜡烛。这真是对一位父辈胸襟的考验。因为每逢礼拜日我同母亲一同来作礼拜，所以教堂司事认识我。他出于好奇，问我是否真的是神学院的学生。

“他暂且不是，可马上就是，”若塞·迪亚司一边回答，一边朝我眨动着左眼。尽管他这样暗示，我还是一肚子气。

“好了，我让给我们的小本托，”卡皮杜的父亲叹息道。



就我这方面而言，是想把华盖让给巴杜亚。我记得他通常是手里举根大蜡烛护送圣体到行将就木者的身边。可最近一次，他弄到一个华盖。华盖是种特殊荣誉，它使教区牧师脸面增添光彩，使圣事显得异常隆重。所以，只有教区牧师才能执举；而大蜡烛，则任何人都可秉持。给我陈述和讲解这一切的，恰恰是感到光荣自豪和洋溢着的笑意的巴杜亚。读者，这样您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今天兴致勃勃地来到了教堂：该是他第二次手执华盖了。巴杜亚胸有成竹地立刻去要华盖。可没有得到！只好再次举根普通的大蜡烛。临时的职务又一次被中断，巴杜亚管事得回到过去的岗位……我打算把华盖让给他，我们家的寄居者若塞·迪亚司制止我这种慷慨的行为，并且请求教堂司事将他和我放在华盖队伍的前列，手举两个华盖，领路开道。

无袖长罩衫已经套在身上，大蜡烛分配完毕，并点燃，神甫和圣体盒准备就绪，教堂司事一只手拿着洒圣水器、另一只手拿着铃，队列浩浩荡荡走上街头。我自己手举一个华盖，从双膝跪在地上的信徒面前走过，心情无比激动，而巴杜亚这时正在咀嚼着举蜡烛的苦涩。这是个鲜明的对比，然而我无法找到更合适的语言来恰如其分地描述我的邻居遭受的痛苦和蒙受的屈辱。再者，我既不能正眼持久地看他，也不能看与我并排昂首挺胸、摆出一付似乎他本人就是领队上帝神气的寄居者若塞·迪亚司。走了一会儿，我就感到有些累，两

只胳膊往下搭拉。幸运的是，我们去的人家已不远，就在众议院大街。

病人是位寡妇，身患肺结核。她有一个女儿，十五或者十六岁，站在房屋门口涕哭。姑娘长得不美丽，可能也不文雅；头发散乱地披在双肩，哭泣使她的两只眼角显示出丝丝皱纹。尽管如此，她的一举一动都在说话，在捕捉人心。教区神甫听病人忏悔，给她圣饼吃，洒圣油。姑娘的恸哭声倍增，使我感到我的眼睛润湿，便转身溜跑，来到一扇窗户旁。痛苦本身是传染性的，加上对我母亲的想像，使我苦不堪言。当我最后想到卡皮杜时，真想也大哭一场。我钻到楼道里，听到一个人对我命令道：

"请不要这样哭！"

卡皮杜的形象时刻伴随着我，我想像刚才她会眼泪汪汪，而现在，我的想像是她嘴角上显出笑意；我看见她在墙壁上写字，对我说话，两手举在空中围着我转圈；我听见她清清楚楚地唤我的名字，喊得如此甜蜜，好似一股蜜水流入心肺，使我痴醉，是她的声音。燃着的大蜡烛当时是如此阴森惨淡，可我觉得它的样子像是结婚大喜之夜的枝形吊灯……大喜之夜的枝形吊灯是个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可能得是个与死亡相反的东西。当时映入眼帘的除了婚礼之外别无它物。这种新的感觉把我牢牢地控制着，直到若塞·迪亚司走近我，把嘴贴到我的耳朵上，悄悄地说：



“请不要这样笑!”

我立刻收敛笑容,板起面孔。到离开的时间了,我拿起了华盖。由于已经认了路,很快我们回到了教堂。我觉得路比去时近多了,华盖也显得轻了许多。除此以外,天空的阳光、街道上的热闹、充满着嫉羡目光盯着我的那些同龄小伙子、拥挤在窗口或者走进走廊,或者跪在街道两旁的那些善男信女,这一切都往我的心灵里注入了新的欢乐。

相反,巴杜亚是越来越垂头丧气。尽管是被我取而代之,耿耿于怀,仍能够用那根大蜡烛,一根微不足道的蜡烛来安慰自己。然而,手秉大蜡烛的还有其他人,他们不过是这项活动的组成部分。所以,他们既不兴高采烈,亦不愁眉苦脸。人们看见他们不卑不亢、尊严地走在街道上。

31. 卡皮杜的好奇心

卡皮杜是什么都成,就是不让我进神学院。倘若去欧洲的主张实现,我们两人就得长期分离。但是,这种持久离别的威胁不但没有把她吓倒,她反而对这一主张表示异常满意。一天,当我向她陈述我那场皇帝梦时,她说:

“小本托,不要说啦,我们让皇帝安宁点吧;我们现在只好等待若塞·迪亚司的承诺,他答应什么时候跟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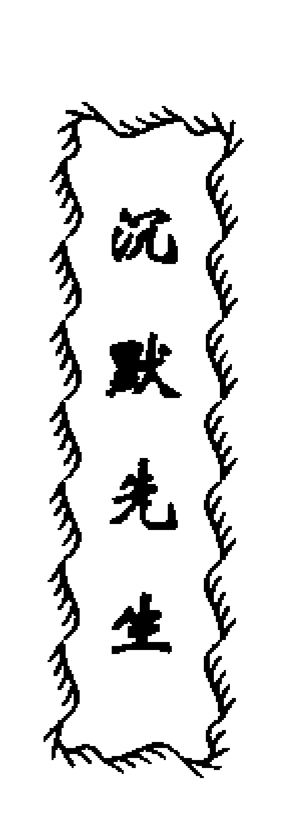


母亲说?”

“他没有定日期;答应视情况而定;说如果可能,立刻就去说;还说我得乞求上帝。”

卡皮杜要求我把刚才给她说过的我们那位寄居者若塞·迪亚司的所有回答、姿态的变化,甚至单脚旋转,都再向她重复一遍。她还要求我把寄居者讲话的语气也再重复讲给她听。她认真地听着。我的叙述和我们的对话等,一切似乎都在反复研磨着自己。或者也可以说卡皮杜在核实我的陈述,给它贴上合格的标签,并牢牢地钉在脑海里。这个比喻可能要好于反复研磨,但两者之中哪个也不是最好的比喻。卡皮杜就是卡皮杜,也就是说,她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女人,是个女人的属性超过我是个男人属性的人。这一点如果我还没有说过,这里就算说啦。倘若已经说过,这儿也别抹去。有些观念得靠重复才能灌输到读者心灵里。

卡皮杜也是个非常好奇的女人。她好奇的事例可以书写一个章节。好奇心种类繁多,有的可以解释清楚,有的说不清道不明,有的有用,有的无益,有的严肃庄重,有的轻佻浮躁。她喜欢打听知道一切。卡皮杜从七岁开始上学,在学校里学读书写字,学讲故事,可没学文法、教义和针线活,譬如做花边。因此,她希望茹司蒂娜表姐教她这些。如果说她没有跟卡布拉尔神甫学拉丁语,是因为这位神甫建议她学这种语言是出于开玩笑。后来他正经八百地说拉丁语不是女孩们的



语言。有一天,卡皮杜坦诚地对我说,恰恰是这个原因激发了她掌握拉丁语的愿望。与此同时,她想跟她父亲的朋友、三十六点牌的牌友,一位老教授学习英语。可是这个想法没能实现。戈斯麦大叔教她学会了玩十五子棋。

"卡皮杜,去把十五子棋拿来,"戈斯麦大叔对她说。

卡皮杜听他的吩咐拿来十五子棋。她玩得轻松自如,专注。我不知道能否说玩得热情。有一天,我去找她,见她正在用铅笔画一副像,只剩下最后几笔,要我稍等片刻,看看像不像。画的是我父亲,模仿的是我母亲挂在客厅里、我现在仍然保存着的那张像。惟妙惟肖谈不上;相反,眼珠突出,睁得很大;头发是些小圆圈,重叠交织在一起。但是,她没有学过丝毫艺术的基本知识,仅靠记忆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画出这副像,我认为它应该是一张很有价值的作品。读者先生,请扣除她的年龄和我对她喜爱的因素。即便如此,我同样深信,她会不费吹灰之力地掌握绘画艺术。我之所以敢于这样断言,是因为当时我们家有个没有用处的老古董,一部仅仅当作摆设的钢琴,被卡皮杜喜爱上,她后来很快学会了音乐。卡皮杜如饥似渴地阅读我们家的各种小说,翻阅我们家的画册,从遗址、人物和战争中寻觅人名、历史和地理的知识。若塞·迪亚司以饱学之士特有高傲神情给她传授这些知识。然而,他的渊博



知识对他形象的夸大程度远远逊色于他的坎塔加洛(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的一个市。——译者)顺势疗法。

有一天，卡皮杜想知道客厅里挂的画像是些什么人。我们家的那位寄居者若塞·迪亚司简单扼要地向她一一作了介绍，但对凯撒解释得时间稍长一点，而且使用了大量惊叹号和拉丁语：

"凯撒！儒里奥·凯撒！伟大的人物！我的孩子，也有你？[原拉丁文应为：Tu quoque, fili mi! 意为：我的孩子，还有你！此处的拉丁文为：Tu quoqu, Brute? 意为：布鲁托，还有你？(马尔科·儒里奥·布鲁托，卡坦·德·乌提卡的妹妹塞尔维里亚的儿子，生于公元前86年。凯撒公然要夺取最高领导权，他被这种野心激怒，同时又遭到朋友们的指责，有人把书写有"布鲁托，你安稳地睡大觉吧，罗马处在暴君的铁蹄下"的纸条偷偷地放在大法官的法庭上。于是，他同他的朋友萨西奥共同策划反对凯撒。而凯撒把自己打扮成布鲁托的父亲，一贯对他进行保护。当凯撒看见在谋杀者的人群中手举匕首的布鲁托时，急忙用披风将头蒙住，惊呼道："我的孩子，也有你！")——译者注]

卡皮杜觉得凯撒的画像并不美丽。可若塞·迪亚司列举出了他一系列的壮举，反倒激起了卡皮杜叹羡之情，使她久久地凝眸仰望。一位为所欲为的人！一位无所不为的人！一位将一枚价值六百万塞斯特尔休(古罗马银币——译者)的珍珠赠送给一个贵夫人的



人!

"每个塞斯特尔休值多少钱?"

若塞·迪亚司记不得塞斯特尔休的价值,热情地回答道:

"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

凯撒的珍珠点燃了卡皮杜贪婪的目光。也就在此时,她问我母亲为何不戴像上那些个金银珠宝首饰。她指的是客厅内那张与我父亲的相片并排挂着的母亲照片。我母亲戴有一个大项链、一个冠状头饰和一对耳环。

"卡皮杜,和我一样都是些被遗弃的首饰。"

"您什么时不戴它们了?"

"从加冕礼节开始。"

"哦! 请给我讲讲加冕礼节是咋回事?"

她的父母亲以前对她讲述过这些,她已知晓。可对她来说,我母亲和若塞·迪亚司知道的要比街头巷尾流传的稍多一点。卡皮杜曾请求他们讲述宫廷礼拜讲坛和歌舞厅里新奇的事儿,原因是她是在这些盛大的节日结束很久之后出生的。虽然卡皮杜多次听人讲述过成人节,有一天还坚持要他们讲讲它是怎么回事。讲过之后,她认为皇帝想在十五岁时登基是很有道理的。古色古香的家具、古老的装饰用品、风俗习惯、依塔瓜依的趣闻逸事、我母亲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这里的一句谚语、那里的一件纪念品、往昔的一句格言,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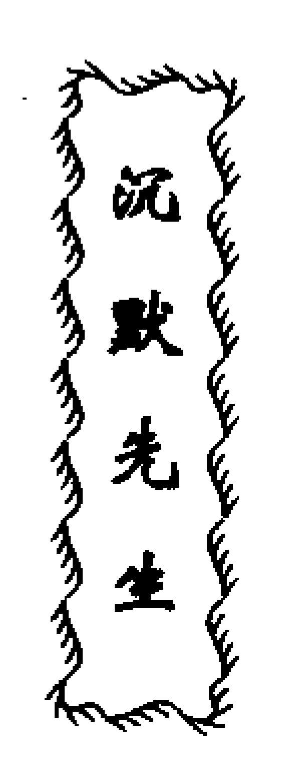
这些都是卡皮杜搜寻打探的对象。

32. 退浪般的眼睛

卡皮杜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是她打探的对象。但是，也有另外的情况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分不清她是学习还是教人，或者是像我似的，学与教兼顾。这一点，我在其他篇章里再作详述。在本章里，我要说的仅仅是同我们家的寄居者若塞·迪亚司说妥之后过了数日，我前去看望我的女友卡皮杜的情景。那天，上午十点正，我来到她家。唐娜·佛尔图娜达在后院，不等我开口询问她女儿在什么地方，就立刻说道：

“她在厅里梳头，你悄悄地进去，吓她一跳。”

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或许是脚步发出了响声，或许是她从镜子里看见了我。计划未能得逞。不大可能是镜子的缘故，因为它不过是从一个意大利小商贩那里购买来的一面小圆镜（请谅解它的廉价）。它的镜框粗糙，有一个用镀锡铁皮做的圆环，挂在两扇窗户之间的墙壁上。倘若不是小镜子的反射，肯定是脚步声了。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事实是，我一跨进客厅的门，梳子、头发、整个她都飞了起来，我只听到了她的这句问话：



“有什么消息吗？”

“什么消息也没有，”我回答道，“卡布拉尔神甫来

给我上课之前，我抽空来看看你。昨晚睡得好吗？"

"我，挺好。若塞·迪亚司还没有说吗？"

"好像还没有说。"

"那么，什么时候说呢？"

"他对我说打算今天或者明天提及此事。但不能直截了当，突然来场瓢泼大雨，先含含糊糊浮皮潦草地点一点，以后再寻机会深入正题。他想首先看看我妈妈是否已拿定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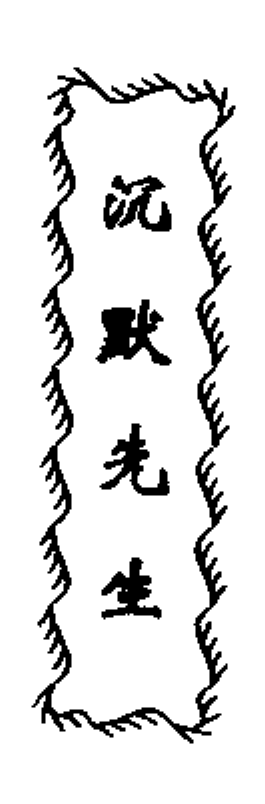
"主意，她已拿定，"卡皮杜打断我的话，说道，"倘若不需要一个人说服她，而且要彻底说服她，我就不跟您费口舌了。现在，连我也不知道若塞·迪亚司有没有这样大的影响力了。我认为如果他体会到你确确实实不愿意成为一个神甫，他会竭尽全力想办法的。可他能达到目的吗？……他是位颇受重视的人。但是，如果……真烦死了啦！小本托，您要缠住他不放，同他磨。"

"我缠住他。他今天就得去说。"

"您发誓？"

"我发誓！卡皮杜，让我瞧瞧您的眼睛。"

我回忆起若塞·迪亚司对她眼睛下的定义："狡诈和做作的吉卜赛女人的眼睛。"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狡诈，但对做作略知一二。因此，我想看看到底能不能这样称呼她的眼睛。卡皮杜让我盯住她的眼睛瞅过来瞧过去。她只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以前从未看见



过她的眼睛？我未发现一点奇异独特的地方，颜色和温柔都是我早已熟知的。我相信，对她眼睛持久的仔细察看使她对我的企图产生了另外一种想法。她把我的意图想像为一种借口，目的是为了把我的目光射入她的眼睛，全神贯注、长久和近距离地观看她。不过，我得往她的想像上再加上一点，就是我的眼睛越睁越大，并且变得令人可怕，带有这样一种神情，是想……

恋人的修辞学，请你给我一种准确和富有诗意的比喻来形容卡皮杜的那对眼睛！倘若不破坏语言的尊严，我实在难以想像出一种形象能表达她那双眼睛对我的所作所为。退浪般的眼睛？成，退浪般的眼睛。这是刚才我那种从未有过的神情给我提示。她的眼睛带来了一种莫明其妙和强有力的液体，一股向内拉拽的力量，好似退浪的日子里从岸边退回去的波涛。为了不被席卷走，我抓住了她的其他部分，耳朵，胳膊，披散在肩膀上的头发。但是，我又飞快地寻找到了她的瞳孔。从瞳孔里出来的波浪乌黑，呈凹状，逐渐高涨，眼看就要将我包围，将我拽走，将我吞噬。在这场把戏中我们花费了多少分钟？只有上苍的时钟才会纪录下这无限又短暂的时光。无穷无尽的时间有它自己的钟摆。然而，并不因为它无穷无尽，就不再想知道幸福和痛苦持续的时间。对于天堂里那些运交洪福的人，它肯定是把他们享乐的时间增加一倍，目的在于他们了解那些身遭厄运的人在地狱内遭受到的种种磨难；同



样，那些在天堂里享受到的种种快乐的数量，也将增加入地狱者的各种痛苦。但丁是位超凡脱俗的诗圣，但在他的笔下遗漏掉了这后一种痛苦。然而，我在这儿并不是要改动他诗句。我要说的仅仅是过了一段没有纪录下的时间之后，我最终抓住了卡皮杜的头发，可用的是两只手，并且对她说："如果您愿意，我能为您梳理头发。"

"您？"

"正是我。"

"您要把我的头发弄得乱七八糟，这一点毫无疑问。"

"倘若我梳乱了，您过一会儿再梳好。"

"好吧！"

33. 为她梳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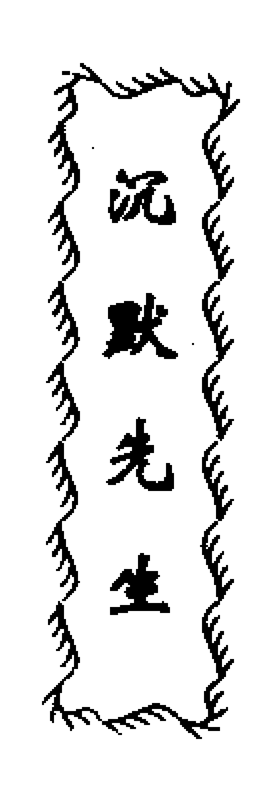
卡皮杜转身背朝着我，脸看着那面小镜子。我把她的头发拿起来，集中在一起，开始用把梳子从额前一直梳到垂到腰部的头发梢。她站着不成。读者，请您不要忘记她长得比我高一点点，即便是她和我身高一样，她站着也不好梳头。所以，我请她坐下。

"最好您坐在这儿。"

她坐下。"好吧，伟大的理发师，"她笑着对我说。我继续非常认真地为她梳理头发，并从中间分成对等



的两个部分，以便编成两个辫子。我不能像人们想像的专业理发师那样手脚麻利，立刻迅速地把辫子编好，而是笨手笨脚慢慢腾腾，靠触觉享受她那一根根粗实头发的温柔，因为头发是她身体的组成部分。我的梳理工作进行得杂乱无章，有时是因为笨拙所致，有时却是有意拆掉编好的辫子，以便重编。我的手指轻轻蹭到她的脖颈，或中间只隔有一层印花细布的肩膀，感觉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尽管我希望梳理头发的活儿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可它还是临近尾声。我没有向上苍祈祷，使她的头发长得与曙光女神的头发一样长，因为当时还不知道这位女神的存在，以后一些老诗人才向我介绍了她。但是，我想世世代代给她梳理头发，无限大乘以无法命名的次数为她编两条大辫子。倘若你认为这有些夸张，不走运的读者，这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给一位女孩子梳过头发，你的那双成年的手从来没有抚摸过一位山林水泽女神温柔的头发……的确，一位地道的山林水泽仙女！我的每个细胞都沉浸在神话里。就在刚才我还把她的眼睛比喻成从海岸退回的浪潮，转瞬间我又把她描写成忒提斯（女海神，奈列乌的女儿，佩来乌的夫人，阿喀流斯的母亲。——译者）。我划去忒提斯，让我们共同划掉山林水泽仙女，只说她是一位招人喜爱的人，因为这个词将基督教信仰者和异教徒两者的重要人物兼容包括在内。最后，我终于将她的头发编成两条辫子。从什么地方找根布条将辫



子扎好呢？桌子上有根脏兮兮的短布条。我把两根辫子的端头合拢，用一个花结捆在一起，这儿紧紧，那儿松松，再三加工修饰，直到我高声欢呼道：

“完成了！”

“编得好吗？”

“请照照镜子看。”

各位先生，卡皮杜没有照镜子，你们能想出她干了什么吗？请你们不要忘记她刚刚是背朝我坐着的。卡皮杜把头朝后仰，直到我必须伸出两手将她的头团团抱住为止。椅背低矮，我紧接着就弯腰俯伏在她身上。虽然脸朝着脸，但调换了位置，她的眼睛在我的嘴唇的位置。我请她把头抬起来，因为这样可能引起头晕，把脖颈弄伤。我甚至对她说这样作显得很丑。然而，即便这个理由也未能使她动弹一下。

“卡皮杜，站起来！”

她既不想站立起来，也没有抬起头。我们两个就这样互相看着，直到她将上下嘴唇合拢，我把我的嘴唇往下伸去，我们的嘴唇就……接吻的感觉是挺美的。卡皮杜猛然站起来，我则退到墙根，似乎有种眩晕，嘴里说不出话，两眼昏暗。当两只眼睛明亮过来时，看见卡皮杜低着头。我心里害怕，什么也不敢说；即便我想说点什么，舌头也不听指挥。我动弹不得，在那儿愣神，我既寻觅不到一种动作也找不到一种力量能使我摆脱那面将我紧紧粘住的墙壁，朝她猛扑过去，向她倾



吐炽热和甜蜜的千言万语……早熟的读者，请你莫耻笑我这个十五岁的孩子无用，德斯·格里艾乌斯年满十七岁时，还不曾想到世界上人有男女之分呐！

34.“我是个男人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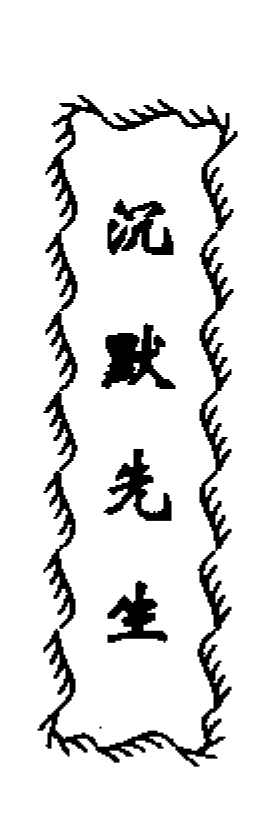
我们两人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是唐娜·佛尔图娜达。卡皮杜飞快整好衣装，理好头发。她的动作是如此迅速，当她妈妈站在门口的时候，她一边摇头，一边笑，没有丝毫惊慌，没有点滴的羞涩，笑得自然，笑得爽朗，并用一种快活的语言解释她的笑声：

“妈妈，你瞧瞧这位理发师先生给我梳的头，他要毁掉原来的发型，给我编了这个。你看看这是什么辫子！”

“怎么啦？”她妈妈极其和蔼地说道，“非常好，谁也不可能说这是不会梳头的门外汉编的。”

“妈妈，你说什么？编成这样？”卡皮杜一边反驳，一边拆掉辫子，“妈妈，真难看！”

卡皮杜有时任性，发火，但样子非常惹人喜爱。今天就是这样，她生气似地拿把梳子梳理头发，恢复原来的发型。唐娜·佛尔图娜达骂她昏了，对我说不要同她计较，没有什么事，是女儿在发疯。她温柔地瞅瞅我，又瞅瞅自己的女儿。后来，在我看来，她对我们产生了怀疑。看我一声不吭，脸色煞白，贴墙站着。可能她已



经认为在我们两人之间除了梳头之外还干了别的什么事。为了掩饰自己的想法，唐娜·佛尔图娜达脸上露出了笑容。

由于我想开口说话，也是为着掩饰我的心态，就从内心呼唤出几句话。它们应召立刻来援救我，但是争先恐后，都拥挤在嘴边，结果是一句话都挤不出来。卡皮杜的亲吻把我的嘴唇给封住了，尽管用尽平生之力，连一个词都未能从嘴里冲出来。所有的言语返回到心间，嘟嘟囔囔地埋怨说："我们遇到了一个世界上最没有什么出息的人，哪怕是一丁点的激情就能把他控制……"

就这样我们被她母亲抓住。我们也变成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人。她用语言遮掩，我则用沉默亮出。唐娜·佛尔图娜达为了把我从那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中解救出来，说卡布拉尔神甫已在等候，我母亲吩咐叫我回家上拉丁语课。这是个出路，我立即告辞，头也未回，径直走进走廊。往回走的时候，耳边传来了母亲斥责女儿举止的声音，可女儿没有吱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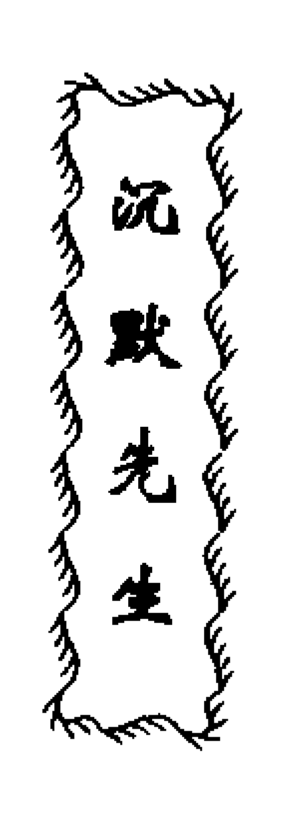
我跑回我的房间，拿上课本，却没有去上课。我坐在床上，开始回忆梳辫子等事。我感到震惊，觉得浑身战栗，我把我自己，把我周围的事物统统都置之度外，步入另一境界生活。然而，我说不清它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生活过。我终于醒悟过来了，看见了床、房屋的四壁、课本、地板，听到外边有种声音，模模



糊糊，分不清它在附近还是来自遥远。接着，又把一切置于脑后，目的在于唯独感受体验卡皮杜的嘴唇滋味……我感觉她的嘴唇在我的嘴唇下面拉直延伸，我的嘴唇同样也在向她嘴唇上面，拉直伸长，两者相互黏合在一起。突然，无意和不假思索地从我嘴里冒出一句十分自豪的话：

"我是个男人啦！"

我想像，人们都听见了它，因为这句话说得声高音亮。我跑到房门口，看房外没有任何人。我又回到屋内，压低声音重复说："我是个男人啦！"直到现在，这句的声音仍在我的耳边回荡。它给我带来无穷无尽的喜悦。读者，请原谅我打个庸俗的比方，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但他的喜悦之情也不会居我之上。的确，对于每个少年来说，都有一个未被揭示遮掩着的世界，它要么是海洋，要么是天空。后来，我又有一系列的发现，可没有一个能使我神魂颠倒到这般地步。若塞·迪亚司的举报把我弄得惶惶不可终日；那棵老椰子树的教训也弄得我不知所措；看到卡皮杜把我们两人的名字刻划在后院的墙壁上，我感到胆战心惊。但与接吻的感觉相比，这些感觉简直不值一提，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些杜撰或者幻觉。我的确受到过这些事的惊吓，但这些惊吓给我的感觉是几块干巴巴的骨头，既没有血，也没有肉。我们的手接触过，紧握得像是一块铸铁，即便这样，也无法表明我接吻的心情。



“我是个男人啦！”

当我第三次重复这句话时，我想起了神学院。但是，仿佛是人们想起一件已经过去的危险事，一桩已经流产夭折坏事，一个已经消失的恶梦。我浑身的每个神经都对我说，男人们不该当神甫。我血管里流动的血液也持这种看法。我再一次感觉到卡皮杜亲吻的香甜。可能我现在有点滥用接吻的记忆功能；但怀念就是这样，它是昔日旧事翻来覆去的闪现。那个时期有许许多多回忆的事，然而其中最甜蜜、最记忆犹新、最理智的，我现在相信当属这次亲吻，因为正是它把我自己彻底显露出来。我现在有过其它一些广泛、数不清、名目繁多的接吻，它们也是甜美的，许多是理智的，也是强烈的。读者，不论你是一位多么伟大的人物，你的回忆可不及我的这个回忆伟大。

35. 教皇书记官

最后，我拿上课本，跑着去上课了。严格地说，我没有跑到，半途我停住了。原因是我觉得现在去该是太晚了，其他人兴许会在我的脸上看出点什么。我产生了撒谎的念头，说我的头晕眼花，摔倒在地。可这会使我母亲受到惊吓，我否定了这个办法。我又想到许诺念数十遍天主经，但是，我做的其它许愿尚未兑现，答应做的其它好事也未落实……不能再许诺，得上课

去。我开始挪动脚步。耳边传来了欢笑声和嘈杂的说话声。当我走进客厅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责备我。

卡布拉尔神甫昨天傍晚接到罗马教皇代理使节的口信，前去见他，知道教皇刚刚发布诏令，任命他为教皇书记官。教皇的提拔重用使他本人和我们大家都感到异常高兴。戈斯麦大叔和茹司蒂娜表姐都以赞叹的语气重复了这一称号。我们的耳朵听惯了受俸牧师、主教、教区主教、教皇使节和罗马教皇代理使节的称号，教皇书记官的称号可是头一次响亮在我们的耳畔。然而，什么是教皇书记官呢？卡布拉尔神甫解释说，它原本就不是个教廷的职务，而是教廷的荣誉称号。戈斯麦大叔看到他的沃尔塔牌（一种三人玩的牌，共四十张，每人拿九张。——译者）有些飘飘然然，便又重复说：

“教皇书记官！”

随即，身体转向我说：

“小本托，你要做好准备，你准能成为一个教皇书记官。”



卡布拉尔神甫听到他重复这一称号，心里乐滋滋的。他站起身来，走了几步，脸上笑嘻嘻，用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鼻烟盒盖。称号的长度仿佛可以成倍地增加称号的威风。一旦把这个称号加在名字上，就显得太长，不过这是戈斯麦大叔的想法。卡布拉尔神甫解决了这个难题，他说大可不必将此称号完全地叫出，只

称他卡布拉尔“书记官”就成了,“教皇”两字人们自然能领悟。

“卡布拉尔书记官。”

“是的,您说得有道理,卡布拉尔书记官。”

“书记官先生,可是,”茹司蒂娜表姐为了尽早习惯用这种称号,忙问道,“任命后,您得去罗马吗?”

“不去,唐娜·茹司蒂娜。”

“不去,这仅仅是种荣誉,”我母亲补充说。

“现在,这种叫法并不妨碍……”卡布拉尔一边说,一边继续思索,“并不妨碍在举行公共活动、颁发证书等重大隆重的场合使用全称‘教皇书记官’。在日常的生活中,称‘书记官’就行了。”

“完全正确,”大家赞同道。

若塞·迪亚司比我进来得稍晚。他为卡布拉尔神甫的擢升鼓掌祝贺,并且有意地回忆了意大利的伟大希望、庇护九世(1846—1878年的罗马教皇。——译者)的初期政治活动,可是没有人响应这个话题。此时此地的主要人物是我的拉丁文老教师。我进来时忧心忡忡,担心因迟到会遭到责备,现在一颗心落地。我意识到我也应该向老师祝贺。我的道喜同样流入他的心田,不比其他人的祝贺差一分一毫。老师慈父般地拍着我的脸蛋儿,最后决定给我放假。虽然说只有一个小时,但也是莫大的幸福。一次亲吻,一次放假!我相信我脸上的表情把这种幸福已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

戈斯麦大叔一边拍着肚子，一边骂我是花花公子。然而，若塞·迪亚司对我的快活心情泼了一瓢冷水，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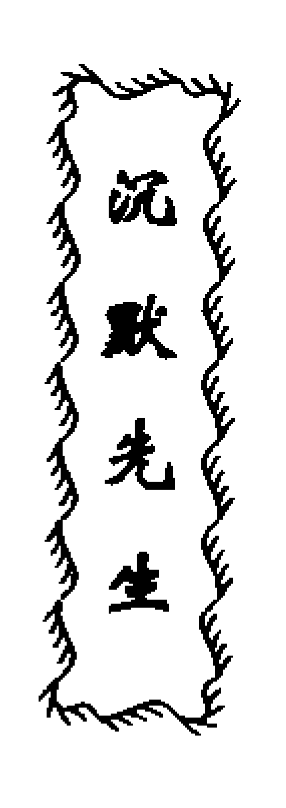
“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您可没有什么可高兴的。您还没有当上神甫，拉丁语可是您必不可少的。”

此时此刻，我才算认清了我委托人的面目。这是我请求他为我跟母亲说情后他说的第一句话，它像是一颗播在土地里的种子，尽管是顺便撒的，可也是为了顺应全家的耳朵。我母亲用充满着抚爱和忧伤的神情朝我笑笑，可立刻说道：

“你得成为一个神甫，当神甫是好事。”

“格洛丽亚大嫂，请您也不要忘记要他作个书记官，教皇书记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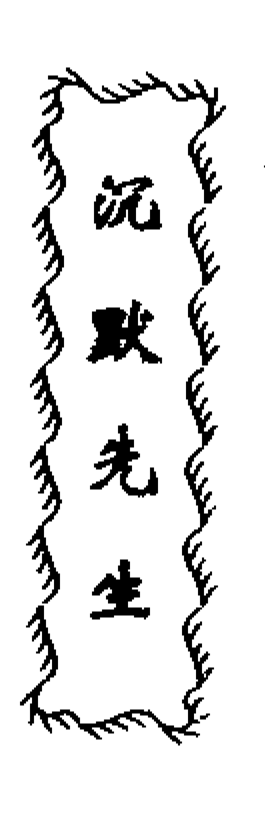
“圣蒂亚哥书记官，”卡布拉尔着重说道。我的拉丁语教师这样说的意图是不是去习惯一下把称号与姓氏连在一起的使用，我不太清楚。然而，当我听见他把我的姓与该称号连系起来时，我真有心骂他一声放肆无礼，这一点我是清楚的。但是，心愿在这儿不过是个念头而已，而且是个没有表达出来就主动安静不再言语的念头。从此往后，像这样的念头还有许多许多……要有一个专门的篇章陈述。让我们就此结束本章。最后要告诉读者的，是我的拉丁语教师谈了一阵有关我的教职授职礼，尽管谈兴比刚才锐减。他之所以搜寻到一个他人的话题，目的在于显示他已把自己的光荣置于脑后，可刚才正是这种光荣弄得神魂颠倒。



我的老师是位瘦削的老头，沉着冷静，有许多好的品德。他也有一些缺点，其中最突出的是嘴馋，但并非饕餮之徒，他吃得少，可非常欣赏美味佳肴和稀有之物。虽说我们的饭菜简单，可总比他的丰盛。因此，每当我母亲对他说来吃饭，顺便能为他的健康干上一杯时，他接受邀请时眼睛的表情可能是书记官的神情，而不是罗马教皇的眼神。为了讨好我母亲，他又抓住我，把我教职的前途说得天花乱坠，还想知道我是否来年就进神学院，而且主动提出他愿意前去同“教区主教先生”谈此事。他在说这番话时，开口闭口不忘称呼我“圣蒂亚哥书记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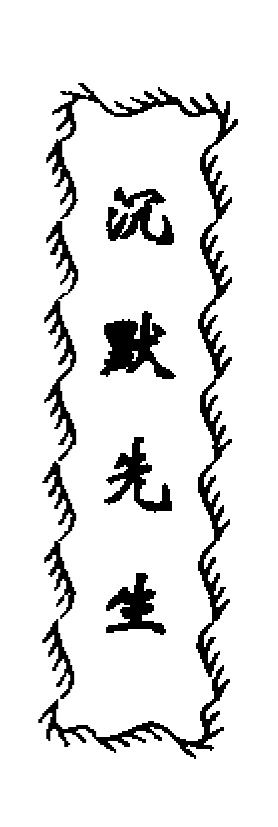
36. 吻她，只是个念头

借口玩耍，我离开了他们，再一次想起了上午那桩胆大的事。别说不上拉丁语课，就是上拉丁语课，它也是我最愿意干的事。回忆过五分钟之后，想起应该跑到隔墙邻居家，抓住卡皮杜，拆掉她的两条辫子，重新再梳，还以上午那种独特的两张嘴贴在一起的方式宣告梳辫工作竣工。就这样做，我就去，就这样……不过想想而已，是个没有动腿的念头！下面的两条腿是既不想跑动也不想走动。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两条腿才晃晃悠悠地走出家门，把我带领到卡皮杜家。我到达时，看见她在客厅，还是上午那间，坐在大扶手椅子



上，怀里抱着个椅垫，不慌不忙地在缝连。她没有抬头看我，可悄悄地和害臊地瞟了我一眼。读者先生，倘若你喜欢我们家那位寄居者的表达方式，那就是她狡诈和做作地乜斜了我一眼。把针扎入布里后，她两只手停住不动了。我在桌子对面，不知道干什么才好，我带来的话再次从我的脑际逃遁得一干而净。这样，我们两人浪费了漫长的几分钟，直到她完全彻底地放下了手里的针线活，起身，等待着我。我走到她面前，询问她的母亲是否说过什么，她回答我说没有。我注意到她回答我的问话时她嘴的表情是引诱我靠近。而事实是，卡皮杜往后退了一点。

是抓住她，拉到怀里，吻她……的机会。不过只是念头而已！是个缺乏抬动胳膊的念头！我的胳膊垂落下来，一动不动。对于《圣经》我是一窍不通，倘若我通晓，有可能撒旦的幽灵会促使我对《赞美诗》的神秘语言做出准确而自然的释义。那时，我将遵照它的第一节："请把嘴唇贴上它，给我一个亲吻。"至于我那两只怠惰软绵的胳膊，它们只要把第二章第六句诗变成现实，我就心满意足了。这句诗是这样说的："您的左手已放在我的头后面，您的右手然后再将我搂抱。"读者先生，你们在这儿看清了行动的顺序表。当时我们面对的问题只是把顺序表付诸实施。尽管我已经通晓这两句诗文，可卡皮杜的态度这时却显得缩手缩脚，弄得我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傻愣着不动。然而，把我从这



种困境中解脱出的，还是她。

37. 她是个神秘莫测的人

"卡布拉尔神甫等了很久吗?"

"今天他没有上课，我放假了，"我也向她讲述了卡布拉尔神甫支持我母亲的决定。谈到我进神学院学习的事，我狠狠骂了他一顿。卡皮杜沉思了一阵后，问我下午她是否可以去我们家向卡布拉尔神甫祝贺。

"当然可以，可为了什么呢?"

"我爸爸自然也得去祝贺，但最好他去神甫家，这样做比较合适。我则不然，因为我已是半个姑娘了。"

她微笑着说完这后句话。

她的笑声鼓起了我的劲头，使我精神抖擞。既然从上午开始她就成为一名成年的妇女，我也成了一个成年的男子，她刚刚说的那句话似乎是自己嘲弄自己。我觉察出她是话里有话。为了弄个明白，我打算给她证明她已经是个完整的妇女了。我上前轻轻地抓住她的右手，然后再抓住左手，我开始发愣，全身战抖。这次是个要动手的念头。我想把卡皮杜的两只手拉向自己，目的在于迫使她的身体跟随着她的两只手过来。然而，我的行动辜负了我的意向。不过，我发现我是个强大的人，是个胆大的人。我不曾模仿任何人，也不曾与那些能够给我讲解些有关爱情逸闻趣事的小伙子们



斯混在一起过。未曾听说过鲁克列西亚(罗马妇女,由于遭到国王塔尔金尼奥一个儿子的奸污而自杀。正是这一悲惨的事件导致在罗马于公元前510年建立了共和国。鲁克列西亚成了忠贞妇女的象征。——译者)遭到奸污的事。罗马人中,我仅仅知道人们谈论佩雷拉神甫的计谋,也知道他们是波恩西奥·彼拉多斯(公元39年左右,罗马帝国派驻犹太人区的总督。由于惧怕暴乱,把耶稣基督交给了他的宗教审判,尽管他心里清楚耶稣基督并没有犯下任何罪行。为了使犹太人明白他把耶稣死的责任推到他们身上,他便吩咐人端来水,一边在水里洗手,一边高呼:"我对这个人的死亡是无辜的。""我从此洗手"成为推卸责任的表示。——译者)的同胞。我现在不否认,上午梳辫子的收尾活动是我们爱情前进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可当时的态度与现在的是截然相反。上午,她尽量把头往后仰,向我靠近,现在是躲闪我。不仅如此,瞧我的眼神也迥然不同。在其它方面,形式上是上午的重复,而内涵却有天壤之别。

现在回想,当时是曾企图把她拉到我的怀抱。可我现在不敢发誓,因为一开始我就显得非常的惊慌狼狈,不可能对我的行动有完全清醒的意识。然而,现在我的结论是确实强拉过她,因为她朝后退了,而且想把她的两只手从我的手里挣脱出来;后来,或许由于身子不能再往后退了,就一只脚朝前另一只脚朝后地站着,

用上半身躲闪。她这种姿势就迫使我不得不用力抓住她的双手。最后，她的上身累了，支持不住，让步，回到正常的位置，可脑袋仍在负隅顽抗，不肯就范，而且完全向后耷拉，把我的种种努力化为乌有。读者朋友，我已经筋疲力尽了。鉴于我没有听过对《赞美诗》的讲解课，因而没有立即想到应该把左手伸到她脑袋后面。再者，把手放到她的脑袋后面的前提，是两厢情愿，而卡皮杜还在抵抗我，她可能乘我放左手的时机从右手里挣脱跑走，彻底躲避我。我们两人在鏖战，可没有发出任何响声，因为虽然一方要猛烈进攻，另一方要顽强防御，可我们两方都没有丧失必要的警觉，以免被家里的人听见。她是一个内心神秘莫测的人物。我现在知道我曾拉过她，她的脑袋再三地往后躲闪，直到累得不能再动为止。只有这时，才轮到了嘴。卡皮杜的嘴开始与我的嘴做相反方向的运动，我从这个方向来捕捉它，它往那个方向跑去，我们处在不能会合的状态。我不敢再用一点劲儿，可只要再用一点劲儿就能……

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了敲门声和走廊里的说话声。是卡皮杜的父亲，他偶而提前下班，从单位回来稍微早些。"娜达塔，开门！ 卡皮杜，开门！"表面上看，当时的情形与她母亲上午遇上我们的情况相似，可实际上，则是另外一回事。读者先生，请你想想，上午一切活动都已宣告结束，唐娜·佛尔图娜达的脚步声不过是通知我们快点整理装束恢复常态而已。而现在，我们相互抓



着手，你往前拉我往后退，还在战斗，甚至什么都尚未开始。

我们听见朝着内走廊那扇门的门闩响了。是她母亲把门打开了。我现在既然承认了我们的种种所为，就该在这儿也承认我没有来得及松开我女友的手。我对此已想好对他父亲要说的话，甚至心中已经做过试讲。然而，卡皮杜不等她父亲进来，做了一个料想不到的动作，把她的嘴唇贴在我的嘴唇上，自觉自愿地完成了一件她刚刚还竭力拒绝的事。我现在再重复说一遍，她是个神秘莫测的人。

38. 我的上帝，吓死人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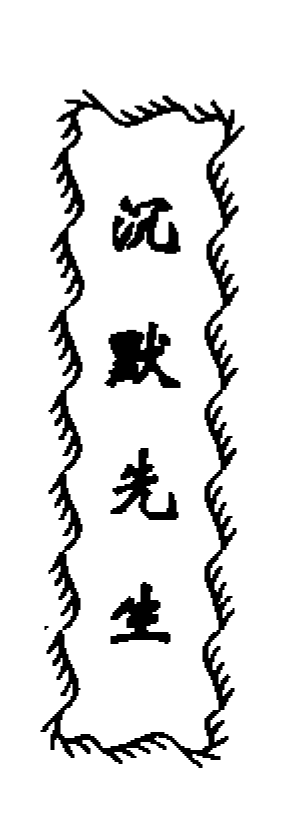
当巴杜亚从内走廊进入客厅时，卡皮杜是背朝我站着，弯腰爬在坐垫上，仿佛在干针线活儿。她高声问道：

"小本托，可什么是教皇书记官呢？"

"嗬，你们好！"父亲惊呼道。

"我的上帝，吓死人啦！"

现在的情节和上午的是一模一样。然而，倘若我在这儿照实说出四十年前上下午不同时间内发生的两个情节，这仅仅是为了表明卡皮杜不是只能在母亲面前控制自己；父亲并没有惊吓她。在我的舌头被捆绑住僵硬不能说话的情况下，她却成了这个世界上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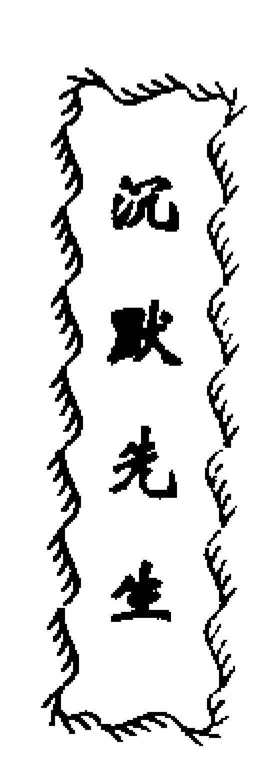
最流利自如的人。我深信，当时她的心脏跳动得既不快也不慢。她硬说刚才受到惊吓，以致使她脸色有些煞白。然而，我对一切都已心中有数，知道她在撒谎，并对她撒谎有术感到忌妒。她父亲握着我的手，想知道为什么女儿谈起教皇书记官。卡皮杜立即走到父亲面前，把从我嘴里听到的一切给他重述了一遍。同时，认为父亲应该去卡布拉尔神甫家里向他祝贺，而她则去我家向他祝贺。把做针线活儿的工具收拾完毕后，她跑到走廊里，小孩子似地喊叫道：

"妈妈，吃晚饭吧，爸爸回来了！"

39. 爱好

卡布拉尔神甫处在获得荣誉的最初时刻，几句最简短的贺词的价值也相当于一篇颂诗。到了一定的时候，那些加官进爵受封的达官贵人接受赞颂如同收下寻常的贡品，板着脸，没有丝毫感激之情。最初时刻的震惊往往是比较美好的。当一棵细小的树被风吹弯而未倒下的时候，整个植物界都前来道贺，这种祝贺带来感受的亲切和甜蜜程度是超过世上其它任何时刻的祝贺。卡布拉尔神甫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听完了卡皮杜赞美的话。

"谢谢，卡皮杜，十分感谢。我料到您也会喜欢的。您爸爸好吗？妈妈怎么样？至于您，就用不着问了。



您的脸色就说明你身体很好。您还去祈祷吗?”

对于所有的问题,卡皮杜都对答如流。今天她穿件比较好的小连衣裙,鞋是出门才穿的那双鞋。她进我家门时不像平时那样随便亲切。她走上前去吻我母亲和卡布拉尔神甫的手之前,先在客厅门口站立了一会儿。由于在五分钟她两次称呼卡布拉尔神甫为书记官,若塞·迪亚司为了弥补这种比赛中的失利,做了一个短小的演说,纪念“庇护九世慈父般和极其崇高的心灵”。

“您是一位伟大的散文家!”他演说结束后,戈斯麦大叔说。

若塞·迪亚司微笑了,脸上并未露出任何羞涩之情。卡布拉尔神甫确认了对我们家的寄居者的褒扬,不过没有用寄居者常用的“最”、“极”等字眼。接着,我们家的寄居者补充说,红衣主教马司泰从生下来就显然是一位最配头戴教皇冠的人物。然后,对我眨眨眼睛,继续说道:

“爱好压倒一切。教士的生活是最高尚的,不过当教士是命里注定。倘若没有爱好,我指的是执著和诚心诚意的爱好,一个青年人可以努力地攻读人文科学,因为那同样有益,并受到尊重。”



卡布拉尔神甫反驳说:

“爱好很重要,可上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一个人可以不喜欢教会,甚至对它进行迫害。只要有一天上帝

对他发话，他就能成为使徒，圣·保罗就是例子。”

“我不否认这些，可我说的是另码事。我说的是一个人可不可以不当神甫，在教会之外为上帝好好地效劳。能够还是不能够？”

“能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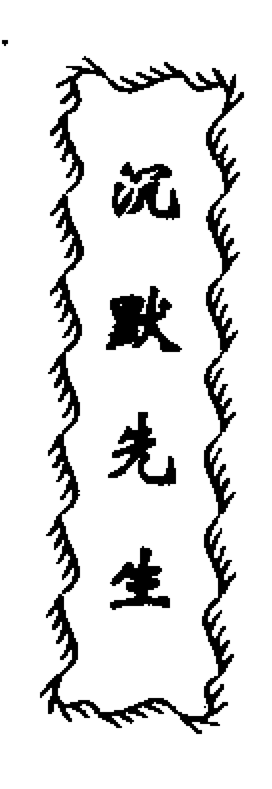
“这就对啦！”若塞·迪亚司胜利似地欢呼道，并且环顾一下周围，“没有爱好，就成不了一个好的神甫。正像我们大家应该好好为上帝效劳一样，从事任何一项自由职业，都能够为上帝效劳。”

“说得完全正确，可爱好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

“我的神甫，可从娘胎带来的爱好是宝贵的爱好呀！”

“一个对教士生活丝毫都不喜欢的青年最终可以成为一名杰出的神甫；一切都是上帝给他安排的。我不想拿我自己当作例子，可我就是这样。我生来爱好医学，但是我的教父是圣丽达（巴西巴拉依巴州的一个市。——译者）的副主教，坚持要我父亲把我送进神学院。最后，我父亲让步了。所以，先生，我就是这样走上学习神学的道路和喜欢上神甫群体生活的。最后，我被授予教职。但是，假若没发生这些事，我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爱好，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呢？我在神学院学习了一些课程，它们都是必备的知识，在学校里讲解得认真仔细，一丝不苟。”

茹司蒂娜表姐插话问道：



“怎么？这就是说一个人可以进入神学院学习，但出来不做神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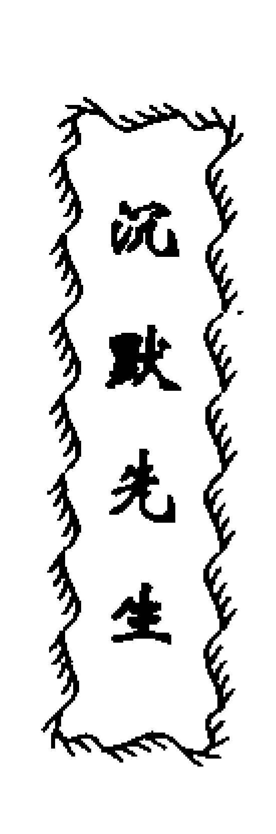
卡布拉尔神甫回答说可以，说以前有人这样做过。接着，他把脸转向我，说我的爱好十分明显，我的玩具经常是些教堂的玩具，说我喜欢做弥撒。他的证明连什么都证明不了，因为在我那个时代，所有的孩子，一个不落，通通都曾经是虔诚的信徒。卡布拉尔神甫继续说道，他最近已向圣若瑟的修道院长讲述了我母亲的许愿，这位院长认为我的降生是个圣迹，他本人也有这种看法。卡皮杜依偎在我母亲的裙子上，不理睬我射向她的焦急的目光。她似乎也没有注意倾听这场有关神学院的谈论，以及其后果。然而，我后来知道她却能将其主要内容背诵出来。我曾两次走到窗户旁边，期待着她也前来，我们两人好单独随意尽情，直到这个世界毁灭，倘若它能够毁灭。但是，卡皮杜没有出现在我面前。她形影不离我的母亲，到了傍晚，才不得不与她告辞回家。

“小本托，送送她，”我母亲吩咐说。

“不需要，不必，唐娜·格洛丽亚，”她急忙笑着说，“我知道路。再见，书记官先生……”

“再见，卡皮杜。”

我迈出一步，想穿过客厅离去。显然，我的义务、我的欢喜、年龄的冲动、时机的激励，都督促我穿过客厅，跟随这位邻居走出走廊，下到小菜园，进入后院，给



她一个第三次亲吻，然后辞别。我不理睬她不让我送她的推辞，因为我估计到了推辞的虚假。于是，我迅速跑进走廊，可卡皮杜走得飞快。她站住后，给我一个手势，叫我转身回去，我没有服从她的指挥，径直走到她跟前。

“请您不要来，不要来，明天我们再说。”

“可我想告诉你……”

“明天。”

“您听着！”

“您不要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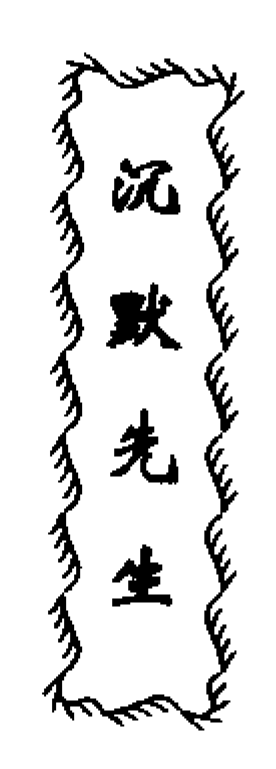
她拉住我的手，轻轻地对我说话，接着把一个手指放到嘴边，示意不要吭声。一个黑人妇女从里面出来，点亮了过道上的煤油灯。她看见我们两个黑暗中站立着的架势，友好地笑了。我们听见她嘴里咕哝了什么，但是我不懂是说好还是说坏。卡皮杜贴着我的耳朵说，这个黑奴已经对我们怀疑，她有可能对其他女奴说我们两人的事。她再次要求我止步，随即脱身而去。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如同被钉子钉、被胶粘在那块土地上了。

40. 一头母马

只剩下我只身一人。我思索一阵，产生了一个幻想。读者，你们已经知道了我的诸多幻想。我给你们



讲述过皇帝访问我们家的幻想，告诉过你们我新糖厂区这幢房子要复制出宰马大街那幢住宅原貌的幻想……想像是我人生旅途的伴侣。它活泼、机灵、不肯安生，可有时畏首畏尾，喜欢耍赖不肯动弹。然而，多数的幻想能够在广阔的原野上奔跑，纵横驰骋。我相信，是在塔西多（公元55—120年，拉丁历史学家，著作有《编年史》、《历史》、《日耳曼人的习俗》及《演说家的对话》。——译者）的作品里我读到过伊比利亚母马靠吹风受孕的事。倘若不是在他的著作里，就是另外一位古代作家在自己的著作里保留了这种迷信的色彩。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的想像成了一匹高大的伊比利亚母马，哪怕是一丝微风，就能使它受孕；生出一头小马驹，而这个马驹眨眼功夫就长成一匹亚力山大的大马。但是，让我们抛开这些荒诞无稽、与我十五岁年龄不相称的比喻，只简单扼要地说说情况。那个时刻，我的幻想就是在母亲面前承认我在谈情说爱，以便向她表明我没有过教士生活的爱好。有关爱好的谈话对我至关重要，它使我胆战心惊的同时，也为我打开了一扇出路的大门。“对，就这么着，”我思索着，“我去告诉妈妈我没有爱好，承认我们在恋爱；倘若她不相信，我就把那天发生的事，梳头以及其余……通通都说给她听。”



41. 秘密听

“其余”两字使我站立在过道里思考了好一会儿。我看见若昂·达·科斯塔博士进去，通常玩耍的沃尔塔列特牌立马准备就绪。我母亲从客厅出来，碰见我，问我是否送了卡皮杜。

“没有送，妈妈。她一个人回去了。”

我几乎冲到她跟前：

“妈妈，我想跟您说点事。”

“什么事?”

她神情非常惊慌，想知道我什么地方疼痛，是头，是胸部，还是胃，同时还伸手摸了我的额头，看是否发烧。

“我没有病，没病，妈妈。”

“那怎么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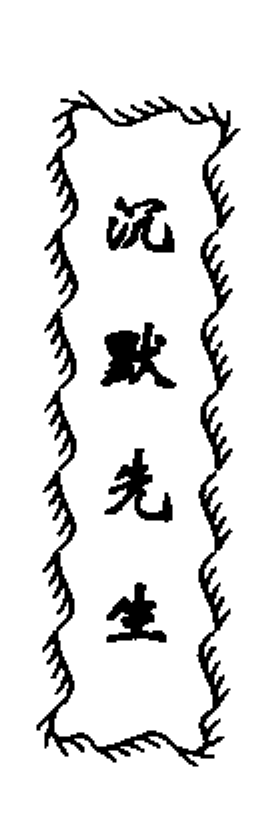
“有件事，妈妈……可您看，您瞧，最好是在喝过夜茶之后，立刻……不是什么坏事；妈妈对什么都担心害怕；这不是件大不了的事。”

“不是不舒服吧?”

“不是，妈妈。”

“是，是又感冒了。你装着没有病是为了不服用出汗剂，可你是感冒了，从说话的声音听得出。”

我竭力摆出一付笑脸，表示我什么病都没有。即



便这样，她仍急于知道我的心事，不允许往后推延。于是，母亲拉住我的手，把我领进她的房间，点亮蜡烛，吩咐我把一切都通通都说给她听。作为开场白，我先问她我什么时候去神学院。

“现在只有等到来年，假期之后。”

“我去……住在那儿吗？”

“怎么，住在那儿？”

“我不回家吗？”

“你礼拜六和假期里回来。这样比较好。等你被授以神甫教职后，你回来同我住在一起。”

我把眼泪和鼻涕擦干净。妈妈抚摸了我的头。后来，她想把我训斥一顿。但是，我现在相信，当时她的声音在颤动，眼睛似乎也湿润了。我对她说我对我们的分开感到痛苦。她否认是分开，说这只不过是为了学习短暂时间不在家，难受只是最初几天的事，我很快就会习惯自己的同学和老师，从而最终喜欢同他们生活在一起。

“我只喜欢妈妈。”

我没有想过要说这句话。但是，说出来后我感到高兴，因为它可以使妈妈相信她是我唯一喜爱的人，把怀疑从卡皮杜头上移开。有多少卑鄙龌龊的意图会半途钻进一句善意和纯洁的话里！这句话甚至会使人对撒谎产生猜想，认为它像从毛孔里排出汗一样，是件不由自主的事。另一方面，读者朋友，请你注意，我正是



为了确认对卡皮杜的怀疑才叫住妈妈的，而当时我却想把怀疑从卡皮杜身上移开。这个世界上真是矛盾重重。我母亲如此纯洁天真，的确像第一个罪孽之前的第一束曙光，她不会凭一个简单的直感就能从一件事推导出另一件事，也就是说，她从我突然反对分开的言语中，得不出像若塞·迪亚司对她说的那样我偷偷地同卡皮杜整天泡在一起的结论。她沉默了一阵后，对我进行驳斥。但是，她既没有摆出强加于人的架势，也没有独断专横的语气，结果是进一步激励了我反抗分开的勇气。接着，我跟她说到那天下午有关爱好的那场辩论，并且直言不讳地告诉她说，我觉得在我身上没有做神甫的爱好。

"可你从前是多么喜欢做神甫呀！"她说，"你甚至要求去观看从圣若瑟神学院穿着教士服走出来的学生，你不记得了吗？在家里，当若塞·迪亚司叫你'最尊敬的'（对高级神职人员及一般神甫的尊称。——译者）时，你笑得是多么得意呀！怎么现在这样子？……我不相信，不相信，小本托。以后……爱好？可爱好是随着习惯逐渐培养的。"她继续说道，把从我拉丁语老师那儿听到的看法又重复了一遍。

由于我极力反驳她，遭到她的责备，虽然不严厉，可嗓门有点儿高。这样，我恢复原样，又成了一个驯服听话的孩子。随后，她严肃和长时间讲述了有关她向上帝许愿的事，但只字未涉及当时的情况、场合、以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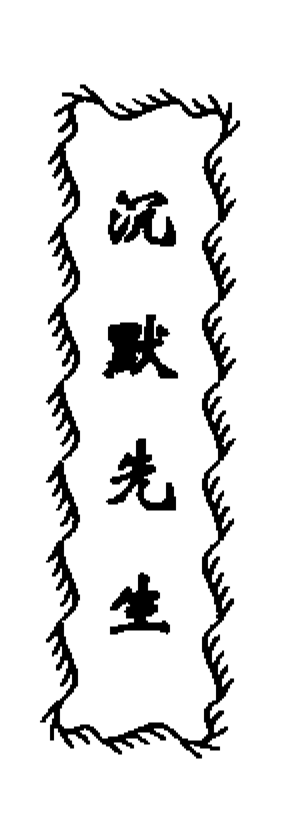
许愿原因。这些事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她只对我说了些主要的，也就是那个必须还的许愿，以报答上帝的恩情。

“小本托，我主赶来救援我，保全了你的生命，我决不能欺骗主，对主食言。撒谎和食言是罪孽；小本托，上帝是伟大的，是握有大权的，它不允许我这样做，不会允许的；我知道我将受到惩罚，而且是严厉的惩罚。做神甫是件好事，是件神圣的事；您认识许多神甫，如卡布拉尔，他同修女是生活得多么幸福；我的一位叔父也是神甫，差一点儿成为主教，有人说……小本托，不要狡猾了。”

我现在相信，我当时是狠狠瞪了她一眼，而且目光非常不满，以至使她立刻改口，更换了这个词。狡猾，不，不可能狡猾，她非常清楚，我是她的朋友，我不能假装出一个我没有的感情。捣乱，可能是她当时想表达的意思。要求我不要再捣乱，要我像个男人模样，要我服从她应该作的事，既造福于她，也有利我灵魂的完美。所有这些，以及其它事儿，她说得有点语无论次，杂乱无章，声音不清楚，嘶哑，喉咙发哽。我看到她的感情再次进入激动的高潮，可仍旧固守着她的打算不肯让步，便又大胆地问她道：

“倘若妈妈乞求上帝把您的许愿免掉?”

“不，我不乞求。小本托，你犯傻啦？你怎么已经知道上帝会免去我的许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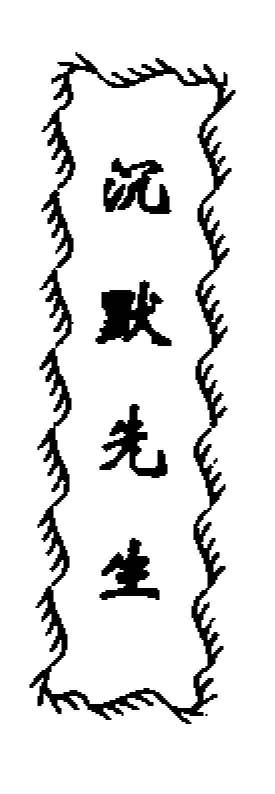
“可能是在梦里，我有时梦见天使和圣人。”

“我的孩子，我也梦见。可是，这无济于事……好啦，已经不早了；我们到客厅去。你要记住：明年一月或者二月，你得去神学院学习。我对你的希望是你对你所学的功课全要融会贯通。这不仅对你光彩，对卡布拉尔神甫也体面。在神学院里，大家会有兴趣同你结识的，因为卡布拉尔神甫非常热情地向他们介绍过你。”

她朝房门口走去，我们母子两人一道走出房间。出房门之前，她转身朝着我，我几乎是看见她扑到我的面前，抱着我说，你不要做神甫。随着入学时间的逐渐临近，这已成为她内心深处的愿望。母亲多么盼望能够找到另外一种偿还这笔债的方式，寻觅到一种价值相等或超过债务价值的货币。然而，她没有找到任何一种这样的货币！

42. 卡皮杜在凝神思考

第二天，瞅到机会，我立刻跑到隔墙邻居家。有三个女朋友来看望卡皮杜，她正在送别其中的两位，巴乌拉和珊查。她们是她中学时代的同学，前者十五岁，后者十七岁，巴乌拉是一位医生的长女，珊查是一位经营美洲货物的商人的女儿。卡皮杜显得无精打采，头上包块头巾。她母亲对我说她整天抱着书本不放，夜点



心前看，吃过夜点心后看，坐在客厅里看，躺在床上看，甚至午夜过后很长时间还看，打着手电……

“如果我点亮蜡烛，妈妈会生气的。现在我好啦。”由于她想动手把头巾解下来，她母亲非常害怕她似地劝说她不要解掉，最好包上。可卡皮杜回答说不必要，说她已经没事啦。

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在客厅里了。卡皮杜确认了刚才她母亲说的那番话，并进一步补充说，由于在我家里听到了那场争论，她感到难受。我也把我发生的事情，如同母亲的谈话、我的哀求、她的眼泪，以及最后她果断地回答“再过两个月或者三个月你得去神学院”，一五一十地都对她讲了。我们怎么办？卡皮杜先是以急切的神情瞧着我，倾听我讲述，后来脸色变得阴沉。当我把话说完时，她气得已是上气不接下气，眼看就要发火动怒，可她克制住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以至现在我不能确切地说当时她是否痛哭流涕，还是仅仅擦干了眼睛。我记得当时她只是擦干了眼睛。看到她当时的神态，我拉住她的手，想安慰她，可我也需要得到安慰呀。我们跌落在长沙发椅上，开始仰望天花板。不对，我在说谎，她低头瞅着地板，我也低头瞅着地板。不过，我是看见她低头才立刻把头低下的。但是，我现在相信卡皮杜是低头凝思，而我才是实实在在地盯着地板，瞅着磨损的裂缝，看着两只爬行的苍蝇和一条开裂的椅子



腿。时间虽然短暂，却排遣了我的忧伤痛苦。当我把目光再投向卡皮杜的时候，发现她呆滞不动。我心里害怕，不得不轻轻摇晃她。卡皮杜苏醒后，请求我把同我母亲的谈话再给她复述一遍。我满足了她的要求，这一次我缓和了谈话的语气，以免再惹她发火生气。读者，请你不要骂我遮遮掩掩，但可以骂我心太软。一旦她万念俱灭，不抱任何希望，我担心可能失去她，这的确是我的真实想法。然而，看到她受痛苦，我也心疼。现在，我最终的实话，我实话中的实话，是后悔若塞·迪亚司尚未进行任何有效的工作，我就急急忙忙同我母亲谈话。我反复认真检查自己，一桩我认定是失望的事，尽管它还未来临，可我是多么不愿意先听到说它！ 卡皮杜在凝思、凝思、凝思……

43. 您害怕吗？

突然，她停止思考，把她那双深邃的眼睛盯在我的脸上，开口问我是否害怕。

"害怕？"

"是的，我问您是否害怕。"

"害怕什么？"

"害怕被抓住，被关押起来，挨揍，跑路，干体力活……"

我不懂她说的意思。倘若她简单地对我说："我们



逃走!"或许我服从她,或许不服从她。可不管怎么样,我听懂了。但是,她的提问既含糊又简单,我着实弄不清到底是咋回事儿。

"可是……我不明白。我被抓住?"

"是的。"

"被谁抓住?什么人来殴打我?"

卡皮杜摆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那双深邃的眼睛停止转动,似乎越来越大。我惶惑不安,不打算再次询问她,独自开始揣摩对我的殴打从何而来?为什么殴打?为什么我会遭到关押?谁会把我抓起来?求上帝保佑我!我开始想像一座监牢,它该是一间阴暗和肮脏房屋。也想像到一艘囚犯船、巴尔包奴警察营和教养院。但是,卡皮杜深邃的眼睛仍旧不停地对我增大,以至吓得我把这些机构完全忘却了。所有这些美好的社会机构把我裹在它们的神秘里。卡皮杜的过错就在于没有让她的眼睛无限地增大,反而把它缩小到了正常尺寸,并且使它按照通常的习惯转动起来。卡皮杜恢复了以前的模样,对我说她刚才是跟我闹着玩的,要我不必为此伤心,而且还伸出手,非常温柔地笑着拍拍我的脸蛋儿,说道:

"胆小鬼!"

"我?但是……"

"小本托,什么事都没有。您想,谁会揍您?谁会抓您?请原谅,我今天有点儿发疯,想同您开个玩笑,



可……"

"不对，卡皮杜。您不是在跟我开玩笑。这种时刻，我们两个当中没有任何人有心情开玩笑。"

"您说得有道理。刚刚只不过有点儿发疯。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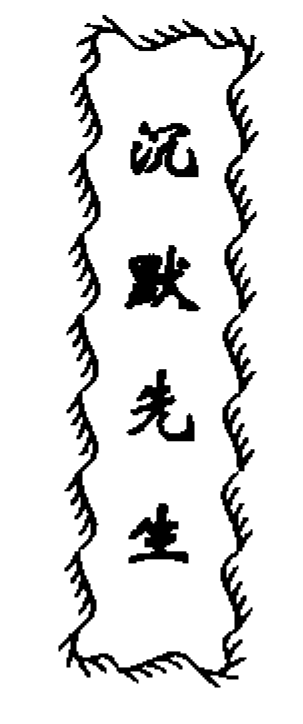
"怎么再见？"

"我的头痛病又发作了，让我回去切片柠檬贴在太阳穴上。"

如她所说，太阳穴上贴了片柠檬。她把头巾再次扎在额头，接着陪同我走到后院，以便在这儿同我告辞。可我们两人还在井旁坐了一会儿。开始刮风，天空乌云密布。卡皮杜又提起我们两人分离的事，似乎这已成定局，而且永远不可能再见面了。虽然我对此事忧心忡忡，可还得寻找各种理由解劝她。卡皮杜不说话的时候，拿片竹子在地上画些人的鼻子和侧影。自从她开始学习绘画，画画就成为她的一种娱乐，一切物品都可以成为她的纸张和画笔。由于我回想起她把我们两人的名字刻划在墙壁上的事，也想把它写在地上，便向她要那片竹子。卡皮杜没有听见我的说话声，或者听见了没有理睬我。

44. 讽刺挖苦大决斗

"请给我，让我写点东西。"



卡皮杜瞟我一眼，可是其眼神使我想起了若塞·迪亚司对它下的定义：狡诈和做作。她抬起了目光，可没有抬起眼睛。她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我说：

“请您对我说件事，您可得说实话，我不喜欢撒谎，您要把心端在手上，心口如一，不要掖掖藏藏。”

“什么事？请说吧！”

“假若您得在我和你母亲之间选择，您选择哪一个？”

“我？”

她递给我一个“是的”眼色。

“我选择……可为什么要选择呢？妈妈不可能问我这个的。”

“是的，可我这样问你。假设你在神学院里学习，收到一个我马上就死去的消息……”

“请您不要说这些！”

“或者说倘若您不立刻回来，我就要想死您啦，可您的母亲又不希望您回来。请您对我说，您回来吗？”

“我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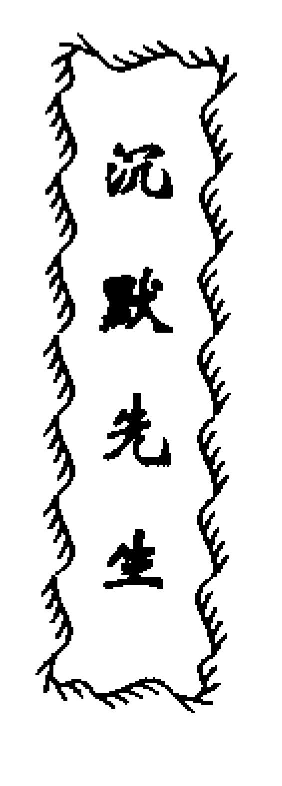
“违抗你母亲的命令？”

“违抗妈妈的命令！”

“您离开神学院，抛开您母亲，舍弃一切就为了回来看我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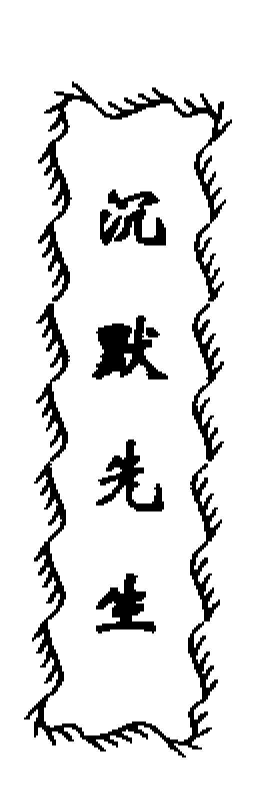
“请您不要说死，卡皮杜！”

卡皮杜不相信似地淡淡一笑，拿起那片竹杆，在地



上写了两个字。我弯下腰，念道：骗子。一切都是如此离奇古怪，以至当时我没有找到对她回击的言语。刚才我猜不透她说那些话的原因，我现在也弄不明白她写那两个字的理由。如果当时我想出一句骂人的大话，或者一句骂人的轻话，有可能我会用那同一个片竹子写在地上。可惜，什么骂人的话我都没有想起来。我当时头脑空空。与此同时，我提心吊胆，生怕有人听见我们的说话，或者看见地上写的字。既然只有我们两人，谁会听见或看见呢？她母亲唐娜·佛尔图娜达早先来过一次，不过只走到后院门口就立刻转身回去。万籁俱寂。现在，我想起当时除了几个小燕子掠过后院的上空，朝圣特列扎山飞去外，没有看到任何人。远处，传来过模糊和杂乱的说话声，街上有嗒嗒的马蹄声；房屋的一侧，巴杜亚养的一群小鸟在啁啾鸣唱。此外，听不到任何声音，或者说只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她写在地上骂我的两个字用蔑视的目光窥探着我，甚至我觉得它的声音已在天空回荡。当时，我产生了一个卑劣的想法。我对她说，权衡利弊，神甫的生活也不算坏，我可以接受它，没有多么大的遗憾。作为报复，这种作法是非常幼稚的。不过，我心中暗揣的希望是看到她哭得泪人似的扑到我身上。但是，卡皮杜没有这样做，只是把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最后说道：

“做神甫是好事，这没有疑问。不过当神甫不如当



议事司铎好，因为议事司铎穿双紫红色的袜子。紫红色是非常漂亮的颜色。您考虑好，最好做个议事司铎。”

“可是不先当神甫是不能成为议事司铎的，”我咬着牙对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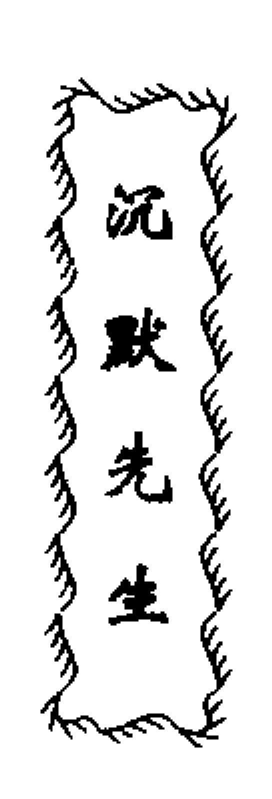
“好吧，您就先穿黑色袜子，而后再让人们看到您穿紫红色袜子。我不愿意错过的，是您的首次弥撒。请您到时通知我，我要订做件时髦的衣裳，有裙环的女裙，像个滚圆的大气球，鼓得大大的.....可或许到那时候，盛行另外一种时装。教堂一定得是个大教堂，卡尔毛或者圣佛朗西斯科教堂。”

“或者是坎德拉里亚教堂。”

“坎德拉里亚也是个大教堂。只要我能听您的首次弥撒，无论哪个教堂都成。我一定要打扮得出类拔萃，好好出出风头，许多人一定会交头接耳地相互询问：‘那位姑娘花容月貌，穿的裙子漂亮极了，她是谁？’‘那是唐娜·卡皮托丽娜，一位曾居住在宰马大街的姑娘……”

“怎么住过这儿？您要搬家吗？”

“谁知道明天得住在什么地方？”她语气有点儿凄楚地说。可立即又恢复了原来的讥讽挖苦，“您站在祭坛上，穿着教士白袍，外面罩件金黄色的法袍，嘴里唱着……天主经……”



哎！我现在感到遗憾的是我不是一个浪漫诗人，

否则就能把这场对话描绘成一次讽刺挖苦大决斗！把我和她之间进行的紧张、激烈的唇枪舌战，一个人诙谐幽默地攻击，另一个人机智敏捷地回击，以及我最后的进攻，通通都付诸笔端。我最后一次挖苦她说：

“好吧，卡皮杜。您想听我的首次弥撒，可以，但必需有一个条件。”

“最最尊敬的神甫请讲。”

“您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您得先答应。”

“不知道什么事，我不能答应。”

“要实话实说的话，是两件事，”我接着说，因为这时我又有了一个念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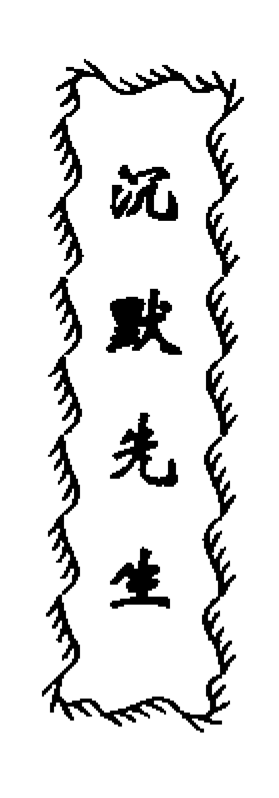
“两件事？请说哪两件？”

“第一件事是您必须只向我进行忏悔，以便给您惩罚和赦免。第二件事是……”

“这第一件事我答应了，”她看见我犹犹豫豫，补充说到。她在等待着第二件。

这句话我实在难以启齿，更不可能从我嘴里吐出。我想，我刚刚听到了她对第一件事的承诺，至于第二件事，是不可能听到她的应允了，我也不可能把一桩您能觉得是难以置信的事写在这儿。

“第二件……是的……它是……答应我，一旦我成为神甫，我给您主持婚礼，行吗？”



"给我主持婚礼?"她有些激动地说。

但是,她随即把嘴唇合拢,摇了摇头。

"小本托,不成,"她说道,"我得等待很长一段时间,你不是明天就能当上神甫的,得过许多年头……好吧,我答应你另外一件事;我答应给我第一个儿子洗礼的一定是你。"

45. 我的刺痛

读者,请您摇摇头,请您把世界上所有表示不相信的方式通通使用出吧! 倘若厌烦的心情没有能够逼着您把这本书扔出门外的话,现在到了把它扔出去的时候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但是,如果以前没有扔掉,只是现在才扔,我相信,您不会因此对作者写的真实性产生疑问,您可能会把它重新捡回,会重新翻到这一页。然而,作者说得可是千真万确,没有比它再准确可信了。卡皮杜就是这么说的,用的词语和说话的表情与这儿写的是一模一样。她说她第一个孩子时就像是说第一个布娃娃。

说到我的刺痛,如果说异常巨大,那是因为它和我的一种离奇的感觉混合在一起,两者就合二为一的结果。一股液体流遍我的全身。第一个孩子的威胁,卡皮杜的第一个孩子,她与另一个人结为夫妻,因而我们将分离将一刀两断,我永远地失去她,她将从我眼里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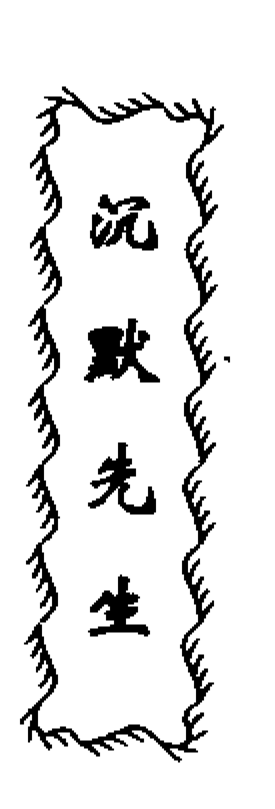
失，这一切在我身上产生的感觉是我无法用语言和举止表达的。我痴呆呆地站着。卡皮杜脸上露出微笑，我看见她的第一个孩子爬在地上玩耍……

46. 言归于好

战争爆发得快，媾和同样来得迅速。如果在本书里我能寻找到我的光荣之处的话，我会说这次谈判是由我发起的。然而，我没有寻觅着我的光荣，是她主动开始了谈判。过了几分钟后，由于我耷拉着脑袋，她也把头低下。可她的眼珠向上滚动，瞧着我的眼睛。我开始摆谱儿端架子。后来，我打算起身告辞，可不等我站立起来，我也不知道我是否移步，卡皮杜就把温柔的目光射到我的面庞，接着她又把她的目光变成哀求的神情，以至我仍旧在那儿不动，把胳膊伸过去抱住她的腰，她抓住了我的指尖，就……

唐娜·佛尔图娜达再一次出现在家门口，我现在不知道她为什么来？更不记得是否给我了把胳膊抽出来的时间？但是，她又立刻转身消失了。或许她是为了尽一项简单的义务，履行一种仪式，好像做义务性的祈祷，没有虔诚之心，敷衍了事地念念经文。或者她来是为了亲眼验证她心里想的现实……

管它三七二十一，我的胳膊继续搂抱着她女儿的腰，就这样我们俩言归于好。令人感动的是我们各自



都争着把过错揽在自己身上，相互请求原谅。卡皮杜解释说她是因为失眠、头痛、神经衰弱，最后提到‘她的情绪欠佳’。我么，这时简直成了泪人儿，觉得眼睛总在流泪……是纯洁的爱情，是我的小女朋友遭受痛苦的结果，是我们和解后的温情。

47. “女主人出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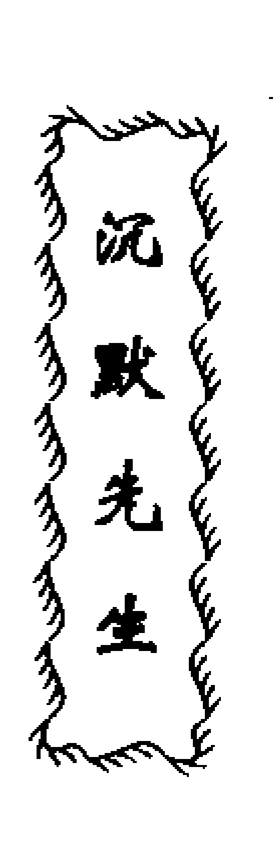
“好啦，一切都过去了，”我最后说道，“可得请您只给我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您问我是否害怕挨打?”

“不为任何事，”迟疑了好一阵后……卡皮杜回答道，“干吗您还提这事?”

“请告诉我，是因为进神学院的事吗?”

“是的。我听说在那儿打人……不打吗? 我也不相信会打人。”

她的这种解释使我称心如意；也不曾有过第二种解释。我现在想，如果卡皮杜当时没有说心里话，必须承认是不能说出。当一位女主人不愿意接待任何来访者的时候，一些女仆撒谎，神色慌张地回答来访者：“女主人出去了。”女仆之所以特别喜欢当这种同谋犯，因为撒谎蒙骗了来访者，给他脸面以满意，使他背负愉快而离开；同时合伙犯下的罪过也会在瞬间内将主仆两者的地位拉平。实话未说出，留在家里，隐藏在卡皮杜的心中，她的悔悟仍在打瞌睡。但是，我往回走的时



候，既不悲伤，也不生气；我遇到了一名比女主人更有姿色、更令人垂涎的女仆。

一群小燕子现在从相反的方向飞来，或者说它不是刚刚飞去那群。可我们仍旧是我们。我们俩人呆在这儿把我们的幻想，把我们的畏惧一一加在一起，同时也开始一一统计着我们俩人的怀念。

48. 井旁的誓言

“不！”我突然惊叫道。

“不什么？”

我沉默了好大一阵，在沉默不作声的时间内，我思考了很多事，最后总算有了个主意。但是，我惊叫的声音太高，把我的这位邻居给吓了一跳。

“不能这样做，”我继续说道，“他们说我们两个还未到结婚年龄，说我们还是孩子，是大一点的孩子。他们说的有理。可两三年眨眼就会过去。您能为一桩事发誓吗？您能发誓只嫁给我吗？”

卡皮杜毫不犹豫地发誓。我甚至亲眼目睹到由于高兴她两颊上泛起的红晕。她已发过两次誓，第三次发誓说：

“即便是您与别的女人结婚，我也要信守我的誓言，决不结婚。”

“什么？我与别的女人结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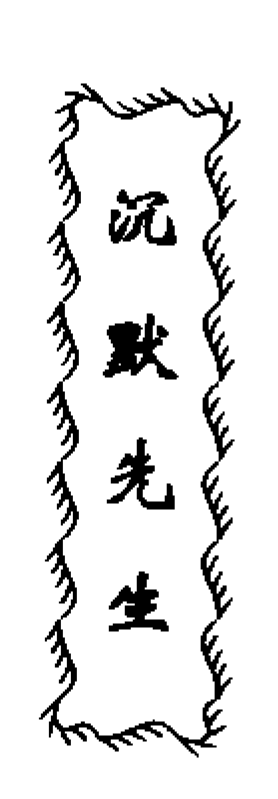


“小本托，什么事都是可能发生的。您可能遇到另外一个您喜欢的姑娘，您追求她，向她求爱，并与她结婚。到那时，我算是什么人，还值得您把我放在心上吗？”

“可我也要发誓呀！我发誓，卡皮杜，我向我们的上帝天主保证，发誓我只与您结婚。这够了吗？”

“应该是够啦，”她说道，“我没有胆量再要求别的什么了。成！您发誓……但是，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发誓；我们发誓无论天崩地裂，海枯石烂，我们俩都要彼此结婚。”

读者，您们明白这种差别吗？它不但意味着可以选择配偶，而且是肯定自己可以结婚。我的这位女朋友的头脑善于思考，而且思路清晰，敏捷。的确，前一种誓言是限定性的，是独一无二的。它排除了同他人结婚的可能性。照这种誓言，我们可能会像太阳和月亮似的，我们两人可能今生今世都过单身生活，也不违背我们井旁的誓言。后一种誓言比较好，优点是可以增强我反对接受教会授职的决心。于是，我们就按照第二种誓词宣誓。我们俩都感觉到莫大幸福，因为心头的种种担忧从此一扫而光。由于我们俩都是教徒，只好选择上帝为我们作证。我甚至已经不再惧怕去神学院学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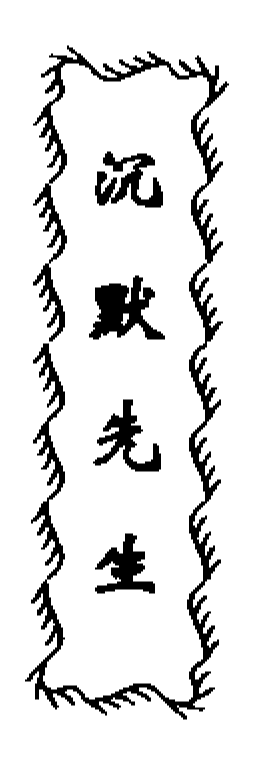


“倘若他们一再坚持，我就去神学院；但是，我把它当作是一所普普通通的学校。我不接受神职。”

卡皮杜害怕我们分离,可是因为这个主意是最好的主意,她最终还是接受了。时光在迅速流逝,直到可以筹办婚事的时刻来临,在这之前我们不曾打扰过我的母亲,没有惹过她生气伤心。相反,对进神学院学习的任何抗拒都将会证实若塞·迪亚司的举报。想到这一点的不是我,而是卡皮杜。

49. 一枝礼拜六的蜡烛

这儿叙述了我们两颗心是如何经过长期旅途劳累抵达到了我们原本应该早日到达的港口。性情暴躁的领航员,请你莫责备我们。两颗心的航行可不像这个世界上海洋的航行。当时我们兴高采烈,开始谈论我们的未来。我曾向我的妻子许诺,要她在农场或者在城外过安宁幸福的生活。我们要一年回这儿一次。住在城郊虽然没有人去打扰我们,可离这儿远了点。我认为我们未来的住宅不应该太大,也不能太小,折中,不大不小最理想。我甚至连树木花草都已栽种好,挑选了家具、一辆两轮马车和一个神龛。是的,我们得有一个用蓝花楹属硬木做的神龛,漂亮,高大,里面贴上受孕圣母的画像。在这件事上,我思考的时间远比其它事长久,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两人都是教徒,另一方面是为了弥补我未来可能的还俗,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秘密和下意识地恳求得到上苍保佑。礼拜六,我们得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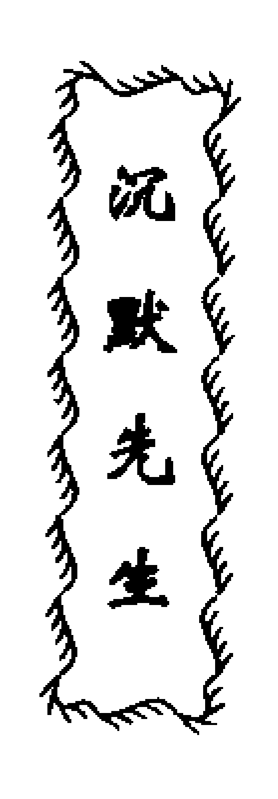


亮一枝蜡烛……

50. 折中

过了数个月之后，我孤身一人前往圣约瑟神学院。如果我能够计算出前一日晚上和第二天清晨我涕哭流出的泪水，它可能比亚当和夏娃造出人类后泪水流出的总和还要多许多。这儿有些夸张，不过偶而来点夸大其词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免除担心某件事的准确性给我造成顾虑。但是，倘若我坚持回忆当时的感觉，我距实际情况也不会太远，我才十五岁，海阔天空，前程无限。的确，即便我思想上再做好准备，也是非常伤心痛苦的。我的母亲同样是难舍难分，可她强颜欢笑，把一切痛苦都埋在心底。再者，卡布拉尔神甫在此之前已寻找到一个折中方案，即先试验一下我的兴趣。倘若两年过后我仍没有显露出做个教士的兴趣，就从事别的职业。

“应该按照上帝的意愿来进行还愿。假设我主拒绝支配您的儿子，假设神学院的生活习惯没有把给予我的喜欢给予您的儿子，这是因为神意的不同，夫人就不能够在您的儿子出生之前就把遭到我主拒绝的一种兴趣强加于您的儿子……”



这是卡布拉尔神甫的一个让步。他提前给我母亲一种宽恕，把一张免除债务单从债权人手里拿过来递

交给她。我母亲的眼睛立刻亮堂，流露出喜色，可嘴上仍说不。若塞·迪亚司没有能够实现同我一道前往欧洲打算，他抓住眼前的时机，立即表示拥护“书记官先生的主张”；不过，他认为试验一年就足够了。

“我深信，”他向我眨眨眼睛说道，“在一年之内，我们的小本托对做教士的兴趣就能明确和彻底地显示出来。他一定会成为一名十全十美的神甫。可一旦一年以内他不能……”

后来，他私下里悄悄对我说：

“去吧！就一年。一年过得飞快。倘若您感到没有一点兴趣，就像卡布拉尔神甫所说，那是因为上帝不愿意您做神甫。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小朋友，最好的出路是去欧洲。”

当我母亲把我前往神学院的最终决定宣布后，卡皮杜劝说我的语言与若塞·迪亚司的如出一辙。我母亲说：

“我的女儿，您眼看就将失去您幼年的小伙伴……”

女儿这一称呼（我母亲第一次这样称呼她）使卡皮杜感觉如此亲切，以至使她来不及伤心，就立刻上前吻了吻我妈妈的手，并且对妈妈说，她从我嘴里已知此事。私下里，她鼓励我要耐心忍受种种一切；一年以后，什么事都会改观，何况一年只是眨眼的功夫。这还不是我们两人的告别，与她的告别已在昨日傍晚举行



过，其方式得专门书写一章。我在此只说一点，这就是我们俩形影不离，像相互捆绑在一起似的同时，她又去拴捆我的母亲。卡皮杜把自己变得殷勤，温柔，对我母亲整日寸步不离，眼睛看着她转来转去。我母亲天生一副好心肠，也多愁善感，对任何事易喜，但同时也易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生悲。她开始在卡皮杜身上发现了一部分讨人喜欢的新东西，一些珍贵和不寻常的天分。她取出一枚金戒指和一些首饰送给卡皮杜。卡皮杜请求与她拍照合影，以便将来赠送给她一张照片，母亲没有答应。可母亲有一张小照片，是二十五岁时照的，经过一阵犹豫后，决定送给她。卡皮杜受到宠爱，接收这张像片时，眼睛的表情现在是无法描绘的。总之，目光既不是斜视，也不像海水的退浪，而是直视、明净清澈。

她激情地吻过照片，我母亲同样吻了她。所有这一切就是我对我们俩分别时的回忆。

51. 夕阳与黄昏之间

夕阳与黄昏之间，一些都是非常短暂，好像此刻，是刹那的瞬间。我们俩举行告别的时间不长，短得不能再短。地点是在她家的客厅里，时间是在掌灯之前。在这儿我们俩最后辞别。我们再次发誓我们一定要彼此结婚，不仅仅像在后院里那次一样紧紧地握手，表示

协定已经签名盖章，而且我们亲热温柔的嘴唇也贴在一起……倘若在本书印刷之前我想出了另一外表达方式，我或许把最后一句话删去；如果我没想出，就保留不动。现在，就暂时先保留，因为它的确是我们的辨护律师，神的意旨是要求我们莫要用上帝的神圣名字空发誓言。既然我在上帝特有的公证处里签署了一项协定，我就不会欺骗神学院。至于说印章，上帝，我们不但是用我们洁净的手将它盖上，甚至也用了我们洁净的嘴唇。倘若有诈，与其说它在那对由少年人组成的夫妻的脑袋里，不如说是在你那颗背信弃义的头脑里。啊！我儿童时代温柔的女同伴，我从前纯洁，现在纯洁，我还将带着一颗纯洁心走进了圣约瑟神学院的课堂，去表面上寻求教士的授职。而在授职之前，我得寻找爱。然而，你就是我的爱，你就是我的授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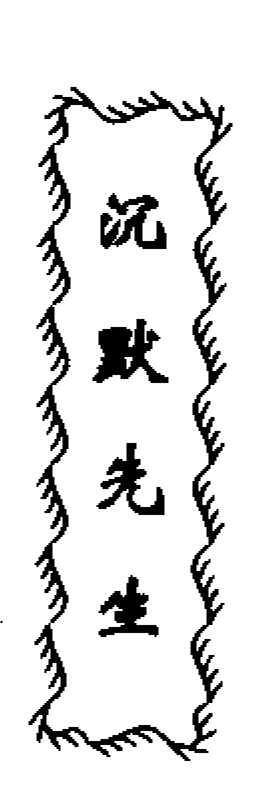
52．老巴杜亚

现在，我也来说说我与老巴杜亚的告别。那天，一大清早他就来到我们家。我母亲请他到我的房间同我说话。

“可以进去吗？”他把头伸进门内后问道。

我走上前去握住他的手，他亲切地拥抱我。

“祝您幸福！”他说道，“请您相信，我以及我们全家人，我们会非常想念您的。我们都非常尊重先生，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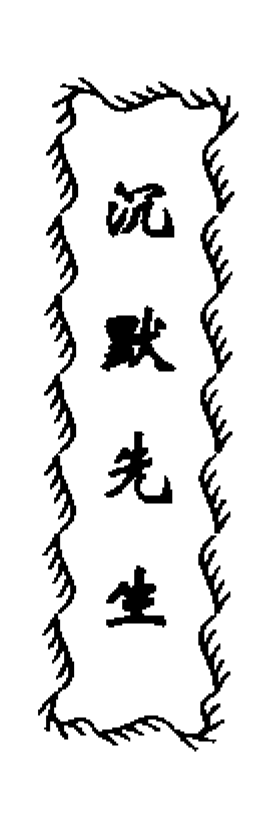
也值得我们尊重。倘若有人给您说其他的话,请不要相信,那是些流言飞语。我结婚成家时,也是恶语中伤的对象,后来,这些诬蔑诽谤都不攻自灭。上帝伟大,明察秋毫,他会揭示事实真相。倘若有那么一天,您失去了您的母亲和您的叔父,我向照耀在我头顶上的太阳发誓,我是不希望会发生此事的,因为他们是善良的人,是非常好的人,我感激他们对我的好处……不,我不像其他人,某些寄生虫,从外地来拆散他人的家庭的人,那些庸俗下流的马屁精;不,我是另一种人,我不靠奉承混吃饭,不靠阿谀住在他人家里……总之,他们是些最走运的人儿!”

“他为什么这样说?”我在思考,“自然,他知道若塞·迪亚司说过他的坏话。”

“但是,正如我想要说的,如果有一天您失去了您的亲人,您可以把我们作为您的陪伴。我们虽然钱财上不太充裕,但是,请您相信,对您的关爱将是无微不至的。无论将来您做不做神甫,我们家的大门时刻为您敞开着,我对您的唯一希望是不要忘记我,不要忘掉巴杜亚……”

他叹息一阵,继续说道:

“请您莫把您的老巴杜亚遗忘,如果您有件破衣烂衫,请给我留作纪念……一本拉丁文笔记簿,任何东西,马甲上的一个钮扣,对您没有一点用处的物品,价值就是留念。”



对他的索要，我感到吃惊。昨天傍晚，我把我既长又美的头发剪去一绺，包在一张纸巾内。我原想离开家时亲自给卡皮杜送去。但是现在，我改变主意，想给他父亲。他女儿一定会收下它并保存起来的。于是，我拿出纸包，递给他。

“这儿有件东西，请保存好。”

“您的一绺头发！”他将纸包打开，接着又包上。然后，惊呼道，“啊！谢谢！我代表我自己和我全家人谢谢您！我把它交给我的老伴，让她妥善保存，或者交给我的女儿，因为她比她母亲更心细。多么漂亮的头发！您怎么把如此好看的秀发剪掉？让我拥抱一下！再来一次！还得来一次！再见啦！”

巴杜亚的眼睛肯定湿润无疑。他垂头丧气地离开我们家，脸面的神情好似一个人用尽全部的积储去买了一张彩票，而看到抽出的却是一个未中奖的号，一个该死的号码，一个如此美丽的号码！

53. 上路

我前往神学院了。读者，请允许我省去其它的一些告辞。我母亲把我紧紧搂到怀里。茹司蒂娜表姐叹息不已，或许她洒了几滴眼泪，或者一滴未落。世界上，有些人的泪水不是顷刻就能流出，或者永远流不出。据说不哭者的悲伤要甚于哭泣者的悲伤。茹司蒂

娜表姐自然是掩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悲伤，以便不引起我母亲注意，勾起她的伤心。她对我千叮咛万嘱咐，或者下了许多命令。当我吻着戈斯麦大叔的手向他辞别时，他笑着对我说：

“走吧，小伙子，当上教皇再回来见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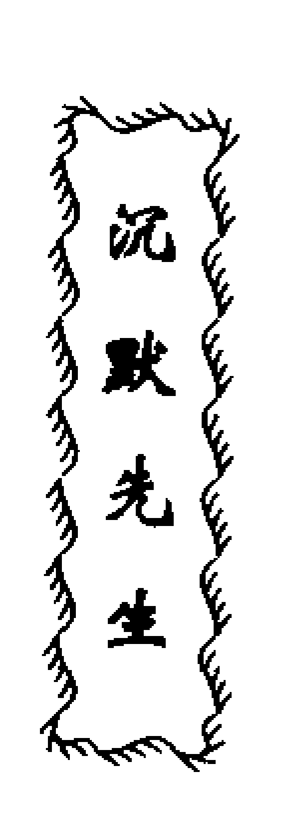
若塞·迪亚司庄重，严肃，开头什么都没有说。昨天傍晚，我前往他的房间，求他帮助，看还能否想出办法免进神学院。他说已无法挽救，但给了我些希望，主要是大大鼓励我一番，说不到一年我们会登船远航。由于我认为一年时间太短，他自我解释道：

“据说晚了不是横渡大西洋的好时间。我去询问一下，倘若果真不是好时间，我们三月或者四月一准走。”

“我可以就在国内学习医学。”

若塞·迪亚司用手指拉拉西服裤的背带，显得有些不耐烦的样子。他闭得紧紧的嘴，一直到最后才正式否定了我的主张。

“倘若在医科学校里不是仅仅只教授那些陈腐的对抗疗法，”他说道，“我会毫不犹豫地赞同您的想法。对抗疗法是几百年来的错误，对抗疗法即将灭亡；它是人间杀手，是欺骗，是幻想。如果有人对您说您在医科学校里可以掌握所有体系共同的那部分科学，这是实话；对抗疗法是疗法中的错误。生理学、解剖学和病理学，它们既不是对抗疗法，也不是顺势疗法。但是，最



好通过课本，或者通过从事这些学科研究者的口授，把它们一次全部掌握……”

昨天晚上在他的房间内，若塞·迪亚司是这么说的。但是，他现在却闭口不言，或者只说了几句有关宗教和家庭的格言。我现在仍然记得有一句：“与上帝瓜分您，等于还拥有您。”当我母亲最后吻我的时候，他感叹道：“一副最亲爱的画卷！”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黑人男孩子们在咕咕哝哝；黑女奴们在祝福：“小本托主人，祝福您！请莫忘记您的若安娜！您的米格林娜为您祈祷！”在街上，若塞·迪亚司仍旧念念不忘他的希望，说道：

“要忍耐一年，到那时一切都安排妥当啦。”

54. 圣·莫尼卡修女的颂诗

在神学院里……哎！我不去讲述神学院里的事。倘若讲，一章也不够。我的朋友先生，我不讲；是的，有一天，我会讲，有可能写一篇短小精悍的文章，把在那儿的所见所闻、那儿的感受、那儿我所接触到的人、那儿的生活习惯等等言简意赅地告诉大家。我五十岁时，沾染上了这种写作癖，就无法根除。倘若在青年时代，一个人患了这种病是可以治愈的。不必走远路，就在神学院的院内，我有一个同学按照茹格伊拉·费雷列［路易斯·若塞·茹格伊拉·费雷列(1832—1855)，巴西



诗人，年仅十九岁就进入本笃会，1854年准许还俗，次年逝世。作品《修道院生活的启示》和《诗的矛盾》显示出他天生的诗人天才。他是一位热情的人，但穷困潦倒，饱受债务的折磨。——译者]的风格写了些诗。他的诗作《修士诗人》一书最近刚刚出版问世。后来，他被授以神职。数年之后，我在圣彼得教堂内的唱经室遇见了他，我请他把他写的新诗拿出来给我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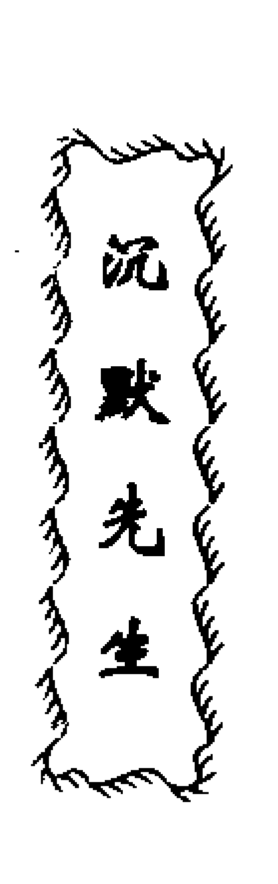
"什么诗？"他有点吃惊地问我。

"您写的诗。您怎么想不起在神学院……"

"哦！"他笑了。

他嘿嘿笑笑后，一边继续在一本打开的书内寻找第二天唱经的时间，一边对我说自从他被授神职后，他就不再写诗了，说那是青年时代的嗜好，不写心里痒得难受，抓挠过了，痒劲过去，现在不痒啦。他还罗里巴嗦地跟我说他每天要干的事没完没了，生活费用高，教皇十世的讲经……一名米纳斯吉拉斯州人的代理主教职务……

与他截然相反的，是另一名神学院的学生，他没有从事自己的职业，名叫……不必说出他的名字，说说情况就行啦。他写了一篇《圣·莫尼卡修女的颂诗》。该诗受到某些人的称赞，在学生中间广为流传。他得到准许，把作品印刷后装订成册，并将它献给圣·阿高斯蒂纽修士。这一切都是陈年旧事。比较新鲜的事儿发生在1882年的某一天。那天，我去海军的一个机构办



件事，在那儿碰见了我这位同学，他已当上一个行政管理部门的长官。他说他离开神学院后，就放弃了写作，结婚成家，把一切都置于脑后，可唯独没有忘的，是那本广为散发的二十九页《圣·莫尼卡修女的颂诗》。由于我需要一些资料，前来向他索取，在我所遇到的人中，没有比他再热情周到，和蔼可亲了。他满足了我的种种需要，给我讲解得清楚、准确、且内容丰富。我们两人理所当然地谈到了过去、个人的回忆、学习期间发生的事、无谓的纠纷、某一本书、某一个动词、某一句讽刺挖苦话。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琐碎小事，都从我们嘴里兜底倒出，我们共同哈哈大笑，一道唉声叹息，在一起重温了一段旧神学院内的生活。或许因为这些回忆是对神学院的回忆，或许当时我们都是年轻的小伙子，因而它带给我们的是莫大的幸福感；后来，虽然也有一些不愉快的阴影闪过脑际，但那样的幸福感从未再显现。他对我承认说他已把神学院的同学忘得一干而净了。

“我也是这样，把他们差不多给忘了。既然被授以神职，他们就各自纷纷返回自己的家乡。此地的同学也都在外地擢升为副主教了。”

“多么美好的时光！”他感慨地说。

他把一双黯然无光的眼睛牢牢地盯在我身上，经过一阵沉思后，问我说：

“您保存有我那本《颂诗》吗？”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我努力动了动嘴唇，可未说出话。最后，我反问道：

“颂诗？什么颂诗？”

“我那本《圣·莫尼卡修女的颂诗》。”

我没有能够立即回想起，可他的提醒应该说是足够了。经过一阵头脑的查询，我回答说我保存过很长一段时间，可后来几经搬迁，多次外出旅行……

“我一定得再给您送去一本。”

没过二十四小时，他已来到我家，拿着那本薄薄的小册子，一本二十六年前印刷的旧书，一本涂有岁月斑痕和污迹的书。然而，它不缺页少码，并且还有作者亲笔书写的恭恭敬敬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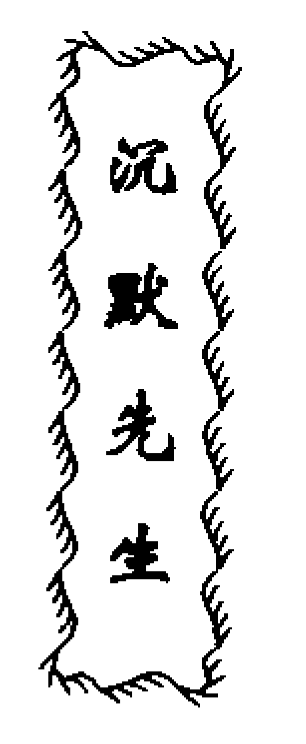
“这是我最后两本中的一本，”他对我说，“现在，我仅仅剩下一本啦，因此不能够送给任何人。”

由于他看到我在一页一页地翻书，便说道：

“您看看您是否还记得一些段落。”

二十六年的漫长岁月能把最亲密和最真挚的友情冲刷得干干净净。但是，出于礼貌，也几乎是由于慈悲的驱动，我回忆出几页，念了一页，着重突出其中一些句子，目的在于给他一种印象，使他觉得一些句子在我的脑海里引起了共鸣。他同意我着重念的那些句子是些妙句，但他又说他更喜欢其它一些句子，并一一将它们指出。

“记住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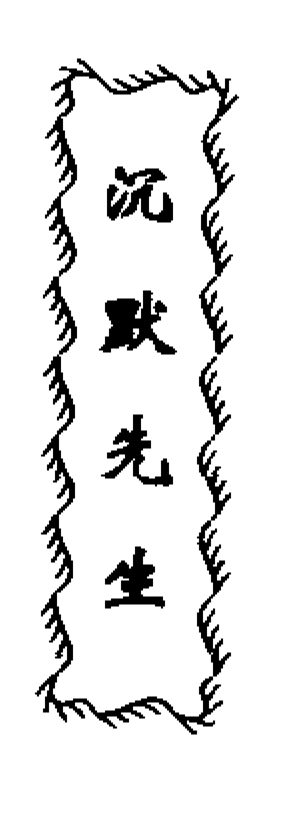
"完全记住了。《圣·莫尼卡修女的颂诗》！它怎么使我回到了青年时代的岁月！请您相信，我永远不会忘记神学院。岁月在流逝，事情纷至沓来，一拨盖一拨。感觉也是一样；今天结下新的友谊，明天也会消失，如同生命的规律……因此，我亲爱的同学，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我们同窗的那段年月抹掉。那些神甫，上课，娱乐活动……我们的娱乐，您记得吗？洛佩斯神甫，嚯！洛佩斯神甫……"

他抬头望着天空，但应该是在聚精会神地静听着我的述说，理所当然地听着，可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而且是在收回目光经过一阵沉默和一声叹息之后：

"我这本《颂诗》一定很讨您的喜欢！"

55. 一首十四行诗

说过这句话后，他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使出全身的力气，紧紧地握握我的手，告辞后就离开了我家。我留住的，就只是这本《颂诗》。它的字里行间对我勾起的回忆，值得写整整一个篇章或者更多。但是，因为我也有自己的颂诗，所以下面我就讲一个有关我写一首十四行诗的故事，尽管这首诗我从未写成。。时间是我在神学院求学的年代，你读到的第一句诗是：



啊！天上的花朵！啊！洁白而纯净的花朵！

这句诗是怎么样和为何目的从我脑袋里跳出来的，我说不清楚；当时，我躺在床上，作为一个孤孤零零感叹，它从嘴里冒出。我发现它具有诗的节律，就打算用它写点什么，如，一首十四行诗。一个或者两个小时的睡眠对我来说也是个长觉，可我辗转反侧，睡不着，何况缪斯（古神话中掌管文艺、音乐、天文等的女神。——译者）把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我，不许我睡。我心里痒得难受，要求我用指甲搔挠，可我不能，只好用心灵去止痒。我并不是立即就选择了十四行诗。我最初也考虑到其它形式，押韵的或者自由体，但我最终迷上了十四行诗。它是一种简短而且实用的诗体。就意思而言，第一句诗还没有意思，它不过是个感叹，意思随后才出来。就是这样，我躺在床上，裹着被单努力做起诗来了。我觉得我母亲对她的儿子，对她的第一个孩子一定会感到惊讶。儿子正在成为一位诗人，他要与崭露头角、正在走红的巴伊亚州那个和尚比高低。他已经用诗文诉说了他在寺院里的忧伤，而我作为一名神学院的学生，也将用诗句抒发我的悲哀。我已经把第一句背得烂熟，我再低声地给裹在身上的被单重复念一遍。坦率地讲，我认为它是句美丽的诗，而且直到现在，我还不感到它蹩脚：

啊！天上的花朵！啊！洁白而纯净的花朵！

谁是这朵花？理所当然是卡皮杜；但它也可以是一个人的品德，是篇诗，是宗教，或者任何一种可用鲜花和天上的花朵比喻的事物。我一边不停地朗诵这第一句，一边等待下一句的来临；一会儿辗转到右侧，一会儿辗转到左侧，最后只好仰卧在床上，眼睛瞅着天花板；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没个影儿。这时，我提醒自己，以往世界上最优雅的十四行诗最后结束时往往要用一把金钥匙，也就是说，在这些论意思和论形式都称得上是上乘的诗句之中任选一句，作为收尾。我打算锻造一把这样的钥匙，但又考虑到最后一句诗在年代顺序上应在前十三句之后，它难以带来意思和形式的完美；我设想，这样的钥匙在制锁之前锻造完毕。因此，我就下定决心，先把十四行诗的最后一句做好。我殚精竭虑，头上冒汗，总算出来一句：

丧失生命，赢得战斗胜利！

我把自己作为旁观者，而且毫不夸张地说，这句诗做得棒极了。毫无疑问，非常动听，而且有一个主题思想：胜利是拿生命换来的。这种思想崇高，伟大。或许牺牲生命换取胜利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也非同小可。迄今，我还解释不出这种思想是通过哪条神秘的渠道涌进我如此年幼的头脑里。当时，我的确觉得这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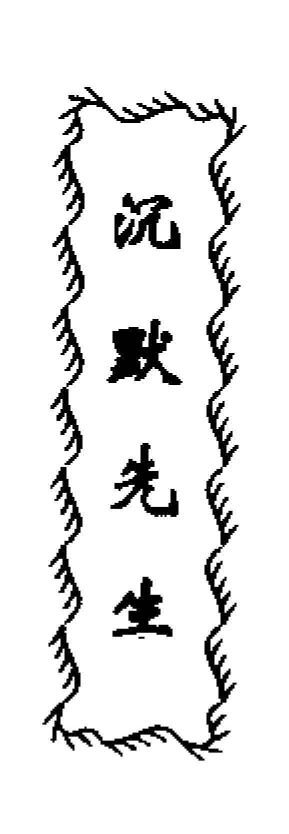
想崇高，我一遍又一遍地朗诵这把“金钥匙”。随后，又把这两句连起来，反复朗诵，并且打算把这开头一句和最后一句同中间的十二句连接起来。可是，面对最后一句诗，我觉得诗的主题最好不是卡皮杜；它可能是正义。最为恰当的说法是，在为正义的斗争中可能丧失的是生命，可取得胜利的是战斗。我也产生过接受战斗本来意思的念头，例如，把战斗变成为祖国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天上的花朵可能会是自由。但是，既然诗人是一名神学院的学生，取“自由”意思可能不如取“正义”。为在“正义”和“自由”之间抉择，我花费好几分钟思考。最后拿定主意，认为“正义”比较好。但是，我最终却接受了一个新的思想，即慈悲。我用各自应有的语调把两句诗朗诵一遍。其中一句得用少气无力的语气朗诵：

啊！天上的花朵！啊！洁白而纯净的花朵！

而另一句则应朗诵得慷慨激昂：

丧失生命，赢得战斗胜利！

当时，我的感觉是我正在做出一篇上乘的十四行诗。开头好和结尾好的诗作不算少。为了品尝创作灵感的欢愉，我回忆出几首著名的十四行诗，同时发现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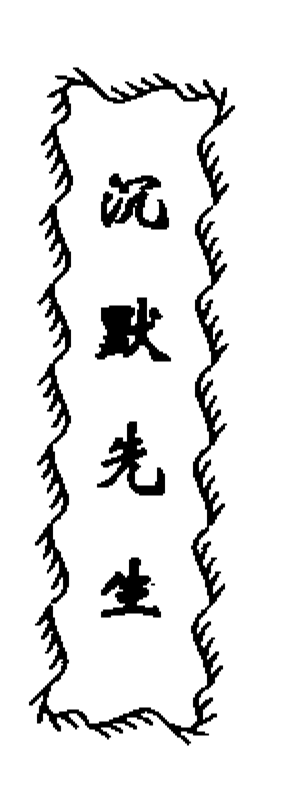


中最出名的是些最简单易做的诗。它们的诗句有的雷同，互相挪用，但各有各的主题。然而，这些诗做得流畅自然，以至读者最终难以弄清究竟是主题思想凑成了这些诗句，还是这些诗句凑成了主题思想。那时，我又回过头来做我的十四行诗，再一次重复朗诵了第一句，期盼着第二句，可第二句没有来，甚至连第三、第四句也没有来。任何一句都不曾来过。我真有几分恼怒，不止一次想起身离开床铺，去看看墨水瓶和纸张；可能我一边写，一边会笔下生花妙句会接踵而至，可是……

我等待得有点不耐烦了，于是想起只要把后一句话里的“赢得”两字同前一句里的“丧失”两字位置做个简单的调换，就可以改变最后一句诗的意思。调换后，它变成：

赢得生命，丧失战斗胜利！

它的意思恰恰与原来的截然相反。然而，也可能正是这一调换给我带来了诗的灵感。在这种情况下，它成了一种讽刺：一个人不施慈悲，就可以赢得生命，但却丧失掉上苍战斗的胜利。我浑身产生出一股新的力量，又开始等待诗句的到来。房间没有窗户，倘若有，我可能去向漆黑的夜晚乞求启迪。谁能说外边闪闪发光的萤火虫对我来说不像是星状的韵脚呢？这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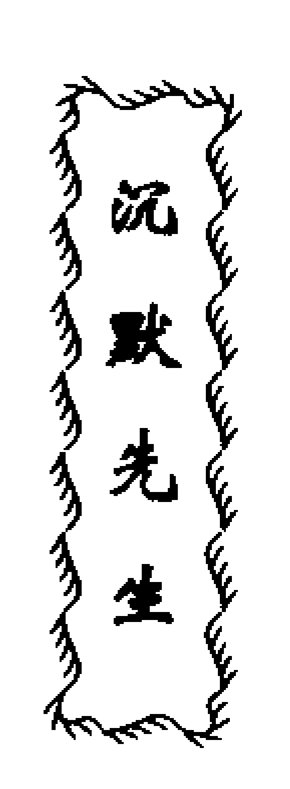


生动的比喻不会把那些既押韵又含有恰当意思、但同时又躲着不肯出来见我的诗句给我吗?

搜索枯肠,绞尽脑汁,等待盼望,诗句没有来。我白白地忙活了半天。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写过几页的散文,现在我正埋头写这本书,不管写得好还是不好,倒是没遇到大的困难。因此,诸位先生,我没做成那首十四行诗给我造成的痛苦是天底下没有任何东西能给我解脱的。但是,由于我相信十四行诗之所以存在,与颂诗、剧本以及其它文艺作品一样,是由于形而上学性质的原因。所以,我把我做好的这两句诗送给喜欢它的第一位无所事事的闲人。礼拜日,或者天空落雨不便出门时,或者在农庄内,或者在其它任何闲暇的时刻,他可以尝试一下,看能否做出这首十四行诗。说这么许多不过是给他一个启示,目的在于填补这首诗中间的空缺。

56. 一名神学院的学生

那本该死的《圣·莫尼卡修女的颂诗》用它那陈旧的文字和拉丁文引语,正给我慢慢重复陈述着一切往事。我看见一张张神学院学生的面孔纷纷从书内走出,例如阿尔布克尔克斯兄弟。其中有一个在巴伊亚州当上受俸牧师,另外一个从事医学,据说还发明了一种治疗黄热病的特效药。我看见了巴斯多司,他骨瘦



如柴，倘若还活在人世，应该在半桥市担任副主教一职。路易斯·鲍尔任司虽然被授以神甫的神职，但后来变成政治家，最终当上巴西的参议员……还有其他许多面孔浮现在《颂诗》的书页里，用冷冰冰的目光盯着我！不，他们的面孔并不冷冰，他们给我带来了朝气蓬勃青年的火热。昔日的火热，我本人的火热。我打算把这本《颂诗》再阅读一遍。尽管我飞快地翻阅，可对某些段落有了更深的领悟，颇感新鲜，好像是第一次阅读。浏览这本《颂诗》也是一种享受；有时，我下意识地翻过一页，似乎真的在仔细阅读。我现在相信，这是因为我的目光落到了一页末尾的最后一个字上，而习惯于协助眼睛的手伸过来履行自己的职责……

又浮现出另外一名神学院的学生身影。他叫艾泽基埃尔·德·索扎·艾斯科巴尔。小伙子风流倜傥，长相英俊。他的一双明亮的眼睛，与他的两只手、一双脚、说话、以及种种举止一样，有点儿飘忽不定。那些不常跟他呆在一起的人，会感到不舒服，不知道应该从何处下手才能把他抓住。他不正面看人，说话既吐字不清，也不连贯；两只手不去握他人的手，也不允许别人的手握住他的手，因为他的指头又细又短。有的人认为已经把他手指攥在自己的手心里，其实是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攥住；至于他的脚，我要说的话跟前面说的一模一样，它停不稳，站不住，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颠到那儿。他的屁股在椅子上坐不住，这对于习惯神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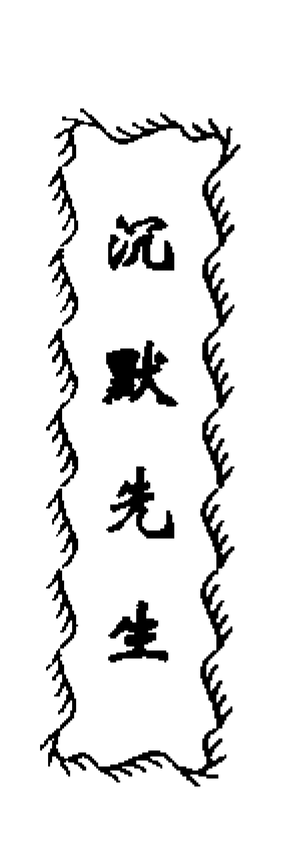


的生活是最大的障碍。他的微笑很短暂,瞬间即逝,但也开怀纵声大笑。只有一样与眼睛、手、脚、说话等不同,不像它们的踪影难以捕捉,这就是思索。我们曾多次看见他在聚精会神地深思,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时,往往还在思考某种观点,或者还在回忆昨日的功课。当他进入我内心世界,结为莫逆之交时,便频繁地求我给他讲解功课,而且是求我反复地讲解。他有惊人的记忆力,能把我的解释和重复讲解一字不落地记在脑子里,甚至我说过的原话。或许正是他的这种能力损害了他的其它的能力。

他比我大三岁,是库里蒂巴市一位律师的儿子,认里约热内卢一位先前给父亲当过代理客户的商人作干爸爸。父亲是个对天主教有着浓厚感情的人。艾斯科巴尔说,他有一个姐姐,长得像天使一样美丽。

"她不仅貌美似天使,而且心地善良。您简直想象不出她是多么完美。她不断给我来信,我一定把她的信拿给你看看。"

的确如此,她的信简洁、亲切,字里行间充满着爱抚和教诲。艾斯科巴尔给我讲述了一些有关她的事。件件都非常有趣,个个都说明她的善良和纯洁。倘若没有卡皮杜的存在,他说的这些事足以使我下定决心娶她姐姐为妻。可不久以后,她离开了人间。我被他的这番话引诱,几乎是立刻,立刻就把我的过去全盘端出讲给他听了。开始,我还有点谨小慎微,可他变得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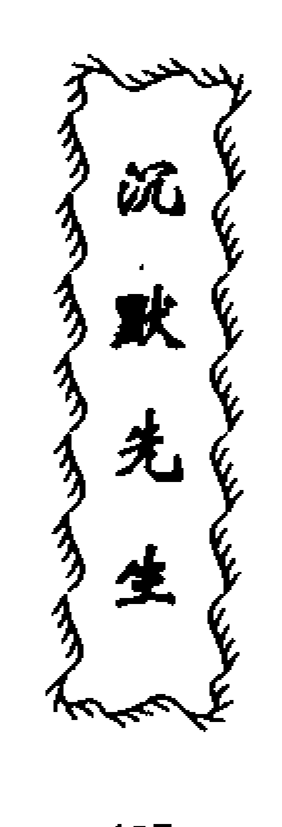


我异常信任。只要他需要，那些飘忽不定的举止顷刻间便终止活动，氛围和时间使它们停息不动。艾斯科巴尔打开了我的心扉，从朝向大街的大门到后院的深处，完全敞开。读者，你知道一个人的心扉就等于是一所房子，为了得到更多阳光和进入新鲜的空气，不少是四面的墙壁上都设置有窗户。也有些房屋是封闭和黑暗的，没有窗户，或者窗户太少，而且还安装有格栅，像是修道院或者监狱。此外，还有其他的房屋，如小教堂、百货商店、简单的窝棚或富丽堂皇的宫殿。

我不知我的房屋是哪一所。我还不是沉默寡言的人，更不是沉默先生。我的担心顾虑或许会站出来阻止我的率直。但是，我的大门是既没有钥匙，也没有上锁，只要推一下就能打开。艾斯科巴尔就是这样轻轻推开门，并且进来了。他现在来到我家里，开始呆在这儿，一直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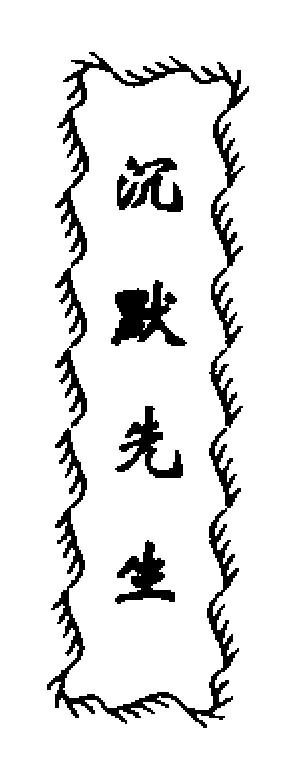
57. 准备

哎！但是，从《颂诗》这本旧书页里纷纷走出来映入我眼帘的，不仅仅是这些神甫学院的学生。这些黄痕斑斑的书页也给我带回来了逝去的感受。这些感受是酸甜苦辣，应有尽有，而且还如此之多，倘若不把其它内容从本章中删去，腾点空间，我是难以一一述说的。其中一个感受，也就是我最初的感受之一，在这儿



我想用拉丁语说。并非是这个内容在我们国家的语言里找不到贞节的词汇。对于贞节的人来说，我们的语言文字是贞洁的。同样，对于卑鄙无耻的人，它也是卑鄙无耻的。是的，最最贞节的女读者，我已奔赴黄泉的若塞·迪亚司可能会这样称呼你，你可以放心大胆地把本章阅读到头吧！不会遇到什么吓人和令人羞耻的事儿。

现在，我把这段事放在另外一章。即便这一章我写得再严肃慎重，在具体情节上往往免不了会出现些不太严肃的地方。它要求我先把笔搁下，休息一会儿，作些准备。这一章就算作准备吧。我的读者，这有点过分。当一个人考虑到那些肯定要发生的事件的可能性，并且估计到了它们的规模和引起连锁反应时，他的心情是坚强的，是做好充分准备的，危害就可能变得渺小，化为小小不言之事。同样，倘若这时一个人心情不坚强，不做好准备，他就永远坚强不起来，永远做不好准备。读者，你在下一章里将会看到我的这种或那种机敏才智；因此，在阅读你将要读到的情节时，有可能你会看到一些酸溜溜的事，但酸溜的程度远不及你的预期。



58. 协定

这件事发生在一个礼拜一。那天，我返回神学院，

看见一位太太摔倒在大街上。在这种场合，我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怜悯或者是微笑。然而，我是既未表示出前者，也未显露出后者。当时(正是这件事我想用拉丁语讲述)，当时这位太太穿双洗得非常干净的长筒袜子。虽然跌倒，可没有把它弄脏。因为有根丝带系着，也没有从脚上脱落。许多人纷纷跑过来，可不等他们搀扶，她已羞答答地从地上爬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对大家说声谢谢，快步流星地钻进附近的一条街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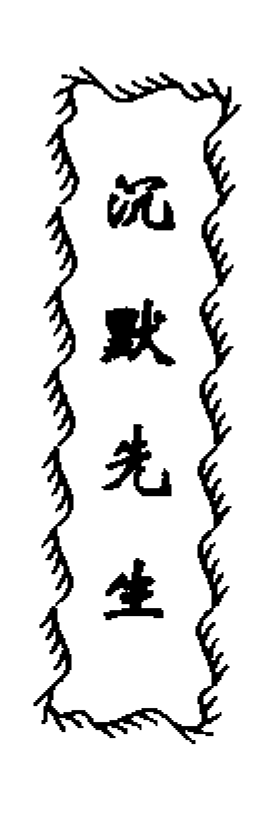
"这种模仿听众大街上法国女人的爱好，"若塞·迪亚司边走边对我评论那位太太的跌倒，"显然是个错误。我国的姑娘应该像以往那样走路，缓慢，不慌不忙，不要这种法国化的咯噔……"

我几乎没听见他说些什么。那位太太的长筒袜子、袜带在我的眼前闪闪发亮，呈螺旋状盘绕着，行走，跌倒，爬起来，离开。当我们走到街的拐角时，我抬头朝另外一条街望去，在远处看见刚才那位倒霉的太太，她正迈着同样的步子，咯噔，咯噔……

"看来她没有摔伤，"我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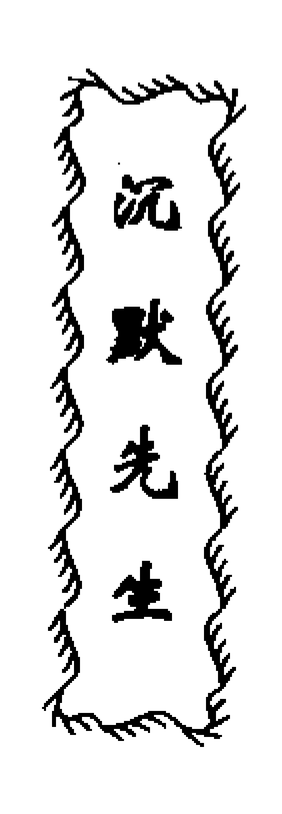
"她有些侥幸，但是不可能没有擦伤两个膝盖；她那种敏捷麻利是假装的……"

我现在相信，是他说的"假装"。我就此止步，停留在"擦伤的膝盖"上，不再往深处想。从那以后，凡是返回神学院，只要我看见妇女，无不盼望着她摔个脸朝天。我猜想，其中有的女人穿着拉紧的长筒袜子和合



体的丝带……也有的女人可能没有穿长筒的袜子……但我看见她们穿着……或者……也有可能……

我之所以用省略号把这件事切成一段一段，是因为我的思想混乱，好似一团乱麻，用省略号可表明我其中的一种思想。但是，我深信，并没有坦露出我的想法。我的脑袋逐渐在发热，走路的步子也不稳定。到神学院后，头一个小时简直支撑不住。教士服给我带来的是裙子的模样，使我想起了那位太太的摔倒。在我眼帘里浮现的不只是一个女人的跌跤，而是我在大街小巷碰见的所有女人通通摔倒。她们迅速展露出的是蓝色袜带；的确是蓝色的。夜晚，我在梦乡看到这些袜带。一大群令我讨厌的人围绕着我走来走去，咯噔，咯噔……她们长得花容月貌，有的身材苗条，有的身材高大，但个个动作灵活敏捷。我醒来后，用咒骂和其它一些方式竭力驱赶她们，可我刚刚合眼睡着，她们又立即转身回来，手挽着手在我周围形成了一个用裙子组成的大圆圈，或者爬上天空，把她们的脚和大腿伸在我的头顶。我一直这样到天亮，不能再睡了。起床后，我念完天主经、圣母经和信条。信条这本书说的是道道地地的实话，我得承认我确实不止一次中断过我的祈祷，在黑暗中去跟随那位遥远的身影，咯噔，咯噔……我迅速地拿起经书又开始祈祷。在祈祷过程中，我多次设法使它前后一致，仿佛末曾被中断一样。但是，肯定有前后句子衔接不上、前言不搭后语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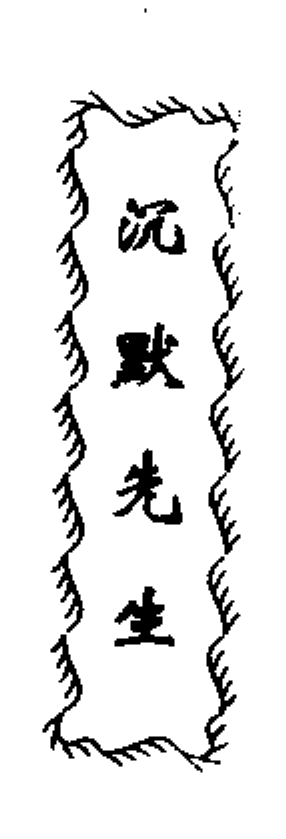


打早晨起，就一直心绪不好。我设法克服它，但是使用的方式没能够将它彻底驱逐。精通《圣经》的各位学问家，请你们猜猜这是咋回事？是这么回事。既然我不能够把那些画面从我身上涤荡干净，就设法在我的意识和我想象之间达成了一项协定。从此以后，女人的幻象是可以欣赏的，它是锻炼性格、使性格适应生活中残酷斗争的最好方式。我没有把这些内容付诸笔端写成文字，也没有这个必要。条约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形成，虽然有点勉强，但是订立了。这几天来，正是我本人不断地召唤着有关女人的幻象，目的在于锻炼自己。除了她们自己觉得累了自动离开以外，我从未驱赶过她们。

59. 记性好的宾客

世界上有这样一些往事，倘若你不用笔或者用嘴公诸于众，它就不让你消停。一位古人曾说过要咒骂那些记性好的宾客。生活里有许多这样的宾客。虽然我现在回想不起来这位古人的名字就足以证明我的记忆力不好，但我可能还算是记忆力强者宾客当中的一员。只要知道他是一位古人，这就够了。

不对，不对，我的记忆不好。相反，我的记性只可同那些整日跟宾客厮混在一起、只记得个别是情景、却连他们的容貌和姓名都记不住的人相提并论。有的人



始终生活在全家人那所唯一的住宅里，家俱、生活习惯、家庭成员和关爱都一成不变，他所以能记住这一切，那是靠连续性和不断重复刻印在脑膜上的。我现在是多么羡慕那些连自己最早穿的那条裤子的颜色都没遗忘的人！我甚至连昨天穿的裤子是什么颜色都弄不清楚。我只能发誓说它不是黄色，因为我憎恶黄色。但是，就是这件事也能被我遗忘或者说不清楚。

宁肯遗忘，也不愿弄混。我现在是为自己开脱。对于那些混乱不堪的书籍，任何地方都是修改不好的，而在那些内容被遗漏的书籍里，什么都是可以增加的。当我阅读到某一本内容被疏忽遗漏的书籍时，从来不感觉到伤心难过。将读完时，我要做的是把两只眼睛闭起来，把在书中没有寻找到的种种事物回想一番。这时，有多少个美妙的想法涌向我的心头！是多么深刻的思考呀！在书里我没有看见的江河、山脉，现在通通展现在我的面前。我看见河水汹涌澎湃，山上林木苍翠，教堂内祭坛庄严，将军们把利剑从剑鞘拔出，号角释放出沉睡的音符，一切都以未曾料想到的速度前进。

读者朋友，这一切都是一本内容残缺的书没有包罗的，是它之外之事。这样，我填补了他人留下的空白；你同样也可以填补我书中的许多空白。

60. 亲爱的小作品

我就是这样对《圣·莫尼卡修女的颂诗》做了补充。不只是补充，我做得还多：我不仅仅弥补了有关这位女圣人的不足，而且还把本不属于她的东西加在她的身上，例如，你已经看到的十四行诗、长筒女袜、袜带、神学院学生艾斯科巴尔及其他一些人。现在，你将看到那天从那本黄迹斑斑的《颂诗》里浮现出的其他事。

亲爱的小作品，你没有丝毫的可取之处。但是一双破烂的拖鞋又有何用呢？不然，在这双拖鞋内往往还残留有两只脚的芳香和热气。被穿破了，被穿烂了，但是它还念念不忘一个人清晨起床时穿过它，夜晚一个人上床睡觉时将它脱下过。倘若因为这双拖鞋是人的一部分，倘若因为它与人的脚有过接触，这个比喻不能算数的话，这儿还有其它一些回忆的事物，如大街上的石头、住宅的大门、一声独特的口哨、流动商贩的吆喝声，譬如我在十八章里提到过的叫卖椰子饼的吆喝声。正是我在讲述这一叫卖声时，勾起了我心底的怀念，以致想到请我的一位音乐大师朋友将它谱写下来，并附在那章的脚注内。如果说我后来从该章里把它删去不要了，那是因为我把它拿给另外一位音乐家看了，他真心实意地告诉我说，在这段谱写的乐曲里他找不到一点可唤醒他对往昔怀念的地方。其他一些职业性



的音乐家也许会读我的作品，为了避免发生同样的事，为了节省出版商的劳动和印刷的开支，最好的办法是把它砍掉。你看看，我以前没有放这段乐曲，现在我也不会把它加上。现在，我相信，无论是大街小巷内的叫卖声，还是神学院的那部小作品，都不足以包罗所有的事件、人物和各种各样的感觉；需要的是有人及时地了解和体验这些事件、人物和感觉，否则，喧嚣将化作哑然，绚丽多彩的世界会变得黯然无色。

但是，让我们继续向前，看看从那些发黄的书页里走出的其余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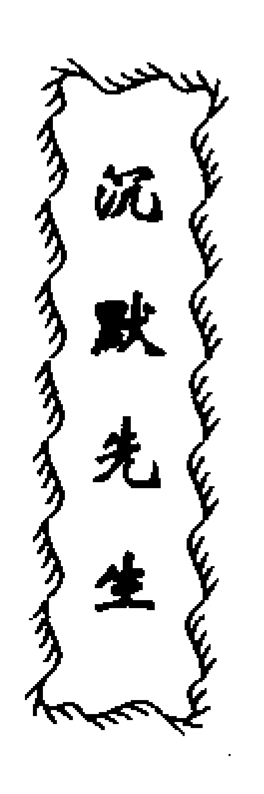
61. 荷马的母牛

其余的事很多。我看见离开家后那些最初的日子从黄痕斑斑的书页里走出来展现在我的眼前。尽管神甫们和神学院的许多学生纷纷前来安慰我，我母亲和戈斯麦大叔也委托若塞·迪亚司捎话鼓励我，可那些日子仍旧是凄楚和阴暗的。

“大家都非常思念您，”若塞·迪亚司对我说，“可最大的挂念自然是在那颗最伟大的心里。它是哪颗心呢？”他一边问，一边在眼睛里写出了答案。

“妈妈，”我急忙说。

若塞·迪亚司非常兴奋地握住我的双手，旋即开始描述我母亲的悲伤，说她每天都要提起我，几乎是无时



无刻不念叨。由于他对我母亲经常称赞,并说一些有关上帝赋予她天资才能的话,我母亲听到这些颂扬的话,得意神情是难以形容的。若塞·迪亚司对我讲述母亲对我的想念时,眼里噙着激动的泪花。他还说,戈斯麦大叔也非常怜悯我。

“昨天甚至还发生了一桩有趣的事。当我给您最尊敬的母亲说上帝赐给您的不是一个儿子,而是天上的一个天使时,您叔叔戈斯麦博士是激动得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控制他的眼泪,只好说了一句只有他自己才懂得的嘲笑性的赞扬话。用不着说,唐娜·格洛丽亚是悄悄地擦干了眼泪。可她不是母亲吗! 一颗最仁慈的心!”

“可若塞·迪亚司先生,我离开这儿的事?”

“这是我该办的事。欧洲是必须去的,但可能是今后一两年,1859 年或 1860 年……才能去。”

“这么晚!”

“最好今年就走,可我们得等待时机。您得有耐心,先去学习,从今往后先学点什么是毫无损失的;再者,您还没有当上神甫,神学院的生活是有益的,涂点神学的圣油走上社会往往是有好处的……”

此刻——我记得恍如昨日——若塞·迪亚司的眼睛闪烁出如此强烈的光芒,以至把我吓了一跳。接着,他的眼睑耷拉下来,过了好一阵,眼睛才又重新睁开,目光牢牢盯在院子的墙壁上。倘若不是全神贯注在自身,一定是在凝思别的一件什么事情。后来,他把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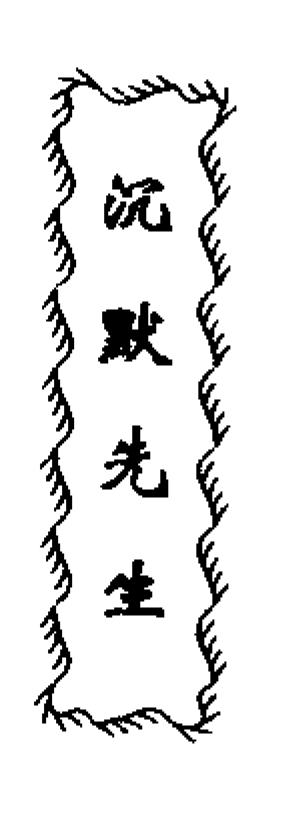


从墙壁上移开，目光开始在院子内瞟来瞟去。在这儿，我曾把他比作荷马(公元前九世纪的古希腊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传说他是一位年迈的盲人，到处行吟自己的诗篇。但是，他的出生地、这两部作品的形成以及是否有此人，都是争论不休的问题。——译者)的一头母牛。它围绕着自己刚刚生下的一头小牛犊子转圈、呻吟。我没有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当时没有这种胆量。同时，也是因为有两位讲师，其中一位是讲授神学的，正朝着我们的方向走过来。打我们身旁走过时，由于我们家的寄居者若塞·迪亚司同他们相识，就急忙迎上去，以应有的礼貌问候他们，并请求他们告知有关我的情况。

“就目前而言，什么也不好说，”其中一位讲师说道，“但是，似乎他会不负众望。”

“这正是我刚刚对他说过的话，”若塞·迪亚司急忙说道，“我指望着听他的首次弥撒。但是，在接受教职之前，他要想学业有成，没有比这儿再好的地方了。为了生活的旅程——他放慢了吐字的速度，一字一板地最后说——他出来得涂点神学的圣油……”

这一次，他眼睛闪烁的光芒没有前面那么亮堂，不但眼皮没有合闭过，眼珠子也没有像前次那样转来转去。相反，他的全身变成了注意力的中心和疑问的对象。最多，他的嘴角流露过一丝明亮和友好的微笑。神学讲师对他的比喻颇感喜欢，而且也这样对他说了。



若塞·迪亚司对他说声谢谢后，又解释说他的这些想法是在刚才的谈话过程中才产生的，既没有写成文字，也没有向他人口头吐露过。而我，则丝毫也不欣赏。两位讲师刚刚走开，我就直摇头，并且说：

“我不愿意听谈论有关神学圣油的事。我希望尽早或者立刻就离开这儿……”

“立刻！我的天使，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离开的时间可以大大早于我们的想象，这倒是可能的。说不定就在这个1858年？我已经有了一个计划，我已开始斟酌给您母亲唐娜·格洛丽亚说这项计划时应该使用的字句。我现在已经深信她肯定让步，而且会同我们一道去。”

“我怀疑妈妈会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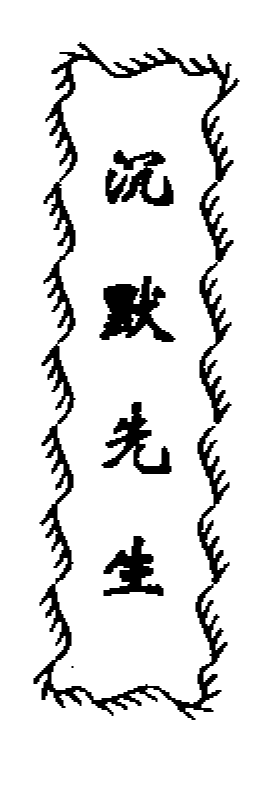
“到时候看看吧。您妈妈可能去，也可能不去，都有可能。不过，无论她去还是不去，我认为我们是走定啦。世界上还没有我想不出的办法，请您放心，别着急。需要的是耐心。请您不要在这儿做出任何一点可以予人口实使其指责或埋怨的事，您得听话，表面显得十分愉快。刚刚您没有听见那位讲师表扬您吗？这是因为您表现好。因此，您得坚持下去。”

“可不管是1859年还是1860年，都太晚。”

“肯定是今年，”若塞·迪亚司回答我说。

“再过三个月？”

“或者六个月。”



“不行，三个月。”

“那好吧。我现在有一个计划。我觉得它比以往任何一个都好。它把您缺乏作教士的兴趣与换换环境的必要性结合为一体。为什么您不咳嗽？”

“为什么我不咳嗽？”

“现在马上咳嗽，不必要；可什么时候需要您来点轻微的干咳嗽和厌食的表情，我一定提醒您。我将逐渐使您最尊敬的……哎！这一切都是为了她好。教会是需要有人为它效劳的，既然当儿子的不能为它效劳，实现上帝意愿的最好方式就是使儿子从事其它事业。对于好人来说，这个世界也是个大教堂……”

他在我眼里仿佛再一次是荷马的一头母牛，“对于好人来说，这个世界也是个大教堂”仿佛是另外一头小牛犊子，仿佛是“神学圣油的”弟弟。但是，我未等他把这种慈母般的关怀说完，便反问道：

“哦！我明白啦！装咳嗽表示我病啦，得去欧洲，不是吗？”

若塞·迪亚司犹豫了一会儿，接着对我解释说：

“您表示的是事实。因为，实说了吧，小本托，几个月以来我一直怀疑您的肺部。你的肺部不好，小的时候，您多次发烧，有过沙哑声……后来都好啦。可是最近以来您的脸色有点苍白。我不是说您已经得了什么病，可病来如山倒呀！顷刻之间一座房屋就会倾塌。因此，倘若那位神圣的女主人不愿意同我们一道去，或者



说为了您能够尽快地去，我认为一阵咳嗽……如果迟早总得咳嗽，最好提前咳嗽……您尽管放心，我提醒……”

“好啦！可我离开学校后不能立即就起程；我先离开这儿，然后我们再考虑起程的事；可以在来年动身。人们不是说最好的时间是四月或者五月吗？那就选定五月。可头一件事，是我得离开神学院，从今天算起，两个月之后……”

因为有一句话像痰似地卡在喉咙里需要清除，于是我迅速转动几下脖子。接着，我心急火燎地问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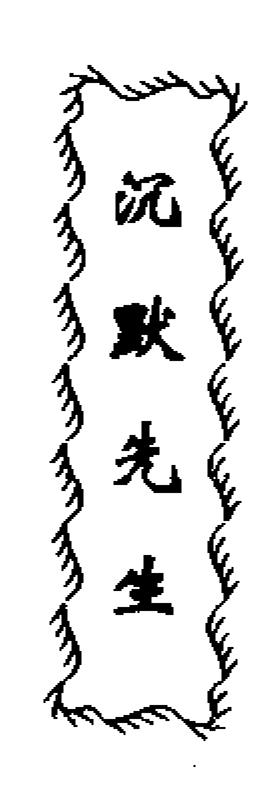
“卡皮杜好吗？”

62. 埃古①的角色

在我思考着尽量把起程日期往后推迟的时刻，我的这种询问是极其不慎重的。这一问等于承认了我厌恶神学院的主要原因，或者唯一的原因是卡皮杜，也会使他人相信去欧洲旅行是不可能的。我问过后，立刻才明白了它的这种含义。我想改正这句问话，但不知如何修正，若塞·迪亚司也没有等到我改正。

“像平常那样，她整天乐呵呵；是个小傻瓜。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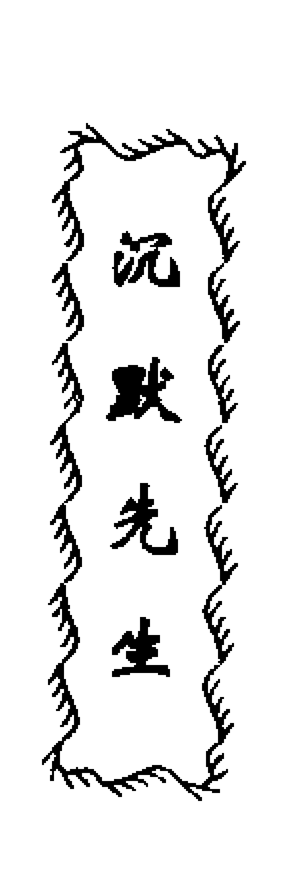
① 埃古，英国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狡猾，残忍无耻，设奸计，使摩尔人统帅奥赛罗怀疑自己妻子苔丝德蒙娜不贞，误将她杀死。——译者



种事，在她没有缠住邻近某个花花公子同她结婚期间……”

我大惊失色，起码觉得有一股冰冷的液体流遍了我的身心。日日夜夜，我都在伤心落泪，而她却过得快快活活。这个消息使我感到寒心，心脏也在剧烈地跳动。剧烈的程度，似乎现在我仍然能听到它的怦怦声。这里面自然有些夸张，但人类的演说就是这样，它是由夸大的部分和缩小的部分混合而成，它们之间互相补充，互相谐调。另一方面，倘若我们理解在这儿的听众不是耳朵，而是记忆，我们才能弄明白这个确切的道理。我的记忆现在还能听见那个时刻心脏的跳动声。读者，请您不要忘记，那是初恋的激情。我几乎要问刚刚对我解释过卡皮杜快活原因的若塞·迪亚司，她每天干些什么，是否整天笑嘻嘻，唱歌或者蹦蹦跳跳。可我及时控制住自己。随后，产生了另外一个想法……

另外一个想法，不对，是一种残酷和从未有过的感情。摸透我脾性的读者，它是一种道道地地的罪行。当我自己重复着若塞·迪亚司刚才说过的话："附近的某个花花公子"时，这是我的心受到叮咬的情景。说句实在话，我从未想到过会发生这样的灾难。我的一颗心都花在她的身上，我做梦是她，睁开眼还是她，梦绕魂牵。一个花花公子的介入似乎是种不现实的概念。我的脑海里从未想到过附近还有一些年龄不等、模样不同、傍晚东游西逛的花花公子。现在，我回忆起，确



有那么几个把目光射向过卡皮杜。可当时，我对她非常自信，认为他们是在看我，以为这不过是他们对我的羡慕和对我的妒忌而已。现在，我们身处两地，距离和命运把我们分开，灾难来到我的面前。它不仅对我来说是可能的，而且也是确信无疑的。再者，卡皮杜的快乐也证实了我对她的怀疑。她生活得快乐，是因为她正在同他人谈情说爱，在街上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恋人，傍晚在窗前与恋人窃窃私语，交换鲜花以及……

以及……什么？读者，你是知道他们还可能交换些什么的。倘若你依靠自己的能力发现不了他们还会交换些什么东西，把本章和本书读到头也没有用。即便是我把词源学里的所有词通通都用来说明它，你还是什么都发现不了。但是，如果你发现了他们交换的是些什么，你就会明白我浑身发抖后，一口气冲出门外、跑下山坡、立刻到巴杜亚家，抓住卡皮杜，逼迫她承认附近的那个花花公子给她了多少次，多少次，多少次的……可我没有动弹，什么也未干出。我现在讲述的这些梦在那三或者四分钟的瞬间里还没有这种逻辑性的动作和思维。当时，这些梦零零散散，照着一张残缺不全和歪歪扭扭的图纸改来改去，而且越改越糟，成了乱麻一团，成了隆隆响的一台涡轮机，使我两眼失明，两耳发聋。当我醒悟时，若塞·迪亚司正要说完一句话。它的前半句我没有听见，后半句也模糊不清："将作省察。"省察什么？何人省察？我自然估计到说的还



是卡皮杜。我想问他，可话到嘴边又咽回肚里，这样的情况也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了。我仅仅询问了我们家的这位寄居者，什么时候我能回家看看我的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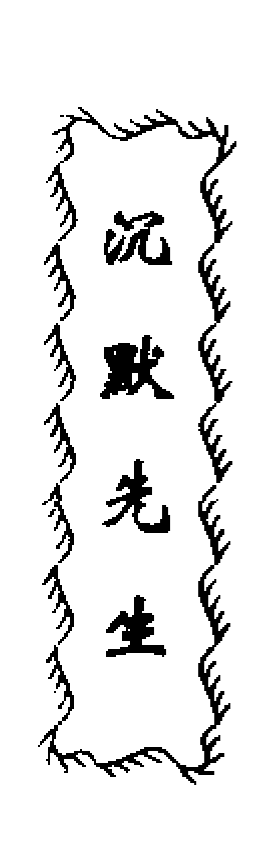
“我想念妈妈，这个礼拜我能回去吗？”

“礼拜六您回去。”

“礼拜六？哦！成！成！求您请母亲派人礼拜六来接我！礼拜六！不是这个礼拜六吗？请一定派人来接我，一定！”

63. 一场梦的上下两集

我开始急切盼着礼拜六早点来临。甚至梦幻在大白天也经常追逐我不放。我不能在这儿把这些梦一一叙说，以免拖长本书的这一部分。我仅仅讲述一个，而且尽量长话短说。不过，与其说我讲一个不如说我要讲两个，因为如果不是两个梦组成了一个梦的前后两半个部分的话，是因为从一个梦里又派生出了另外一个梦。女读者，这些话都有些晦涩难懂，但过错在你们的性别，是它搅扰了一名可怜的神学院学生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倘若不是女人的性别，又假如我已经当上神甫，这本书就可能成为教区主教的一个单纯的实践活动；假如我已当上了主教，这本书就可能是主教的一个简单的实践活动，假如我听了戈斯麦大叔谆谆嘱咐：“去吧！小伙子，当上教皇再回来见我！”作了教皇，那



么这部书也许成了教皇的一个简单的实践活动。哎！我为什么不把戈斯麦大叔的希望变成现实？除了拿破仑当过中尉和皇帝之外，本世纪内，人有五花八门的用场，各种各样的命运。

说到梦，是这么回事。由于我在暗中侦察附近的花花公子们，看见其中一个正站在窗户下面同我的女友谈话。我急忙跑过去，他逃跑了。我冲到她面前，可不是她一人，她父亲在她身旁瞅着一张未中奖的彩票，一边在擦眼泪汪汪的眼睛。我对此感到莫明其妙，当她父亲恢复常态后，我请求他解释。原来是那个花花公子把他彩票中奖的单子给拿走了，他的彩票未中奖，号码为4004。他对我说这种数字的对称是既奥妙又幸运的，很有可能是轮盘没有转动好，不中大奖是不可能的事。卡皮杜的父亲跟我说话的时候，她用眼睛不停地给我了各种各样的奖，其中不但有大奖，还有小奖，而在这些奖中最大的应该是用嘴唇给我的那个。从此，进入梦的第二个部分。如巴杜亚中奖的希望成为泡影一样，他自己也消失得无踪无影。卡皮杜的身子向外倾斜，我朝大街扫射一眼，四周空旷无一人，上前抓住她的两只手，我也不知道悄悄对她耳语了些什么话。这时，我自己只身一个人在宿舍睡醒了。

读者，你刚刚读完了这段文字，它有趣的地方不在于这个梦的素材，而在我为了重新睡着再次沉浸于这种梦境所作的种种努力。你万万不可能知道我为了把



眼睛闭上,为了把眼睛紧紧地合上,为了睡眠把一切置于脑后,我是费了多么大的劲儿! 用了多么大的毅力! 然而,我却没有睡着。同样,也是这种努力使得我直到天亮失去睡意。黎明时分,我才使它们和解,可这时无论是花花公子,彩票,还是大奖或者小奖,都没有来见我,没有,绝对没有。那个夜晚,我没有再做梦,那天的课,我没有上好。

64. 一个想法和一个顾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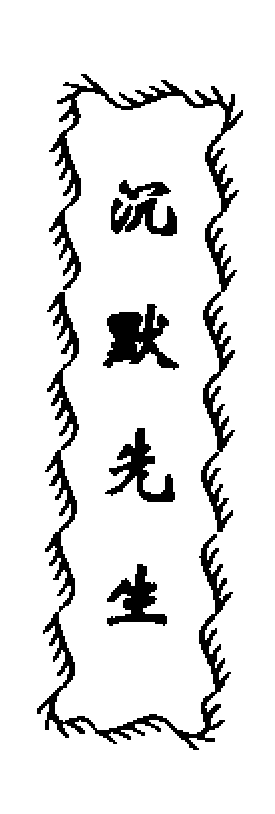
我把前一章又读了一遍后,产生了一个想法和一个顾虑。这个顾虑恰恰正是把这个想法写成文字的顾虑。地球上没有比我的这一想法再平凡啦,它平凡得就像天空整年累月给我们看到日出月落的现象一样。我放下手中的草稿,环顾四壁。读者,你已经知道,我的这所新糖厂区的住宅,在面积、布局和绘画方面,都是按照宰马大街那所从前的住宅复制的。再者,我在第二章里也对你说过,我之所以要仿造那所房子,目的在于把我人生的两个端点连接起来,虽然并未如愿以偿。同样,在神学院做的那场梦也未曾达到目的,因为尽管我再三努力入睡,仍未睡着。从此,我得出结论,人的职责之一,是合上眼睛,而且要闭得紧紧的,看看昨晚未做完的梦今晚是否会有续篇。这就是我的既平庸又新奇的想法。我以前不愿意把它写在本书里。现



在只不过是暂时将它付诸笔端而已。

在本章结束之前，我走到窗前询问夜空，为什么梦生长得如此脆弱，只要稍微睁睁眼或者翻翻身它们就被粉身碎骨，不再继续生存。夜空没有立即回答我。美丽的夜晚，令人陶醉；远处的山丘洒满月光，洁白一片，周围死一般的寂静。由于我坚持询问，夜空对我宣布说，现在梦已不属它的管辖范围。卢西亚诺把一个岛屿送给了梦，让它们居住。黑夜在该岛上曾有过一座宫殿，在那儿，黑夜把诸位梦分别打扮成各种不同的面容，然后开门放它们出去。夜空给我作了尽可能详细的回答。可岁月流逝，改朝换代。衰老的梦退休了，现代的梦居住在人的脑际。这些现代化的梦虽然想竭力模仿古老的梦，可模仿不成。像爱情岛，以及五湖四海内所有岛屿一样，梦居住的岛屿也成了欧洲各国和美国觊觎和争夺的对象。

这儿暗指菲律宾。既然我不热爱政治，更不热爱国际政策，于是就关紧窗户，把本章写完去上床睡觉。现在，我既不乞求做卢西亚诺的梦，也不求做其它的梦，它们都是回忆或者思索的产物。我需要安安静静、踏踏实实睡上一觉。明日清晨，趁着凉爽，我再把我这个故事的其余部分及其人物讲给你们听。



65. 做作

约定的那个礼拜六过去了，其它许多个礼拜六也接二连三地过去了，而我终于喜欢上新的生活。家庭和神学院的地位已经对调。神甫们喜欢我，同学们也喜欢我，而艾斯科巴尔对我喜欢的程度更胜于神甫和其他同学。五个礼拜之后，我几乎对他倾吐出我的全部苦楚，坦露出我心底的希望。卡皮杜曾制止过我。

“卡皮杜，艾斯科巴尔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

“可他不是我的朋友。”

“他可以成为您的朋友。他已经对我说过，他得来这儿看看我妈妈。”

“我不管这个。您没有权利把一个既不仅仅属于您，但也不仅仅属于我的秘密说出来，我并没有准许您向任何人讲述任何事。”

她说的话句句有理，我只好默不作声，洗耳恭听。我听从她吩咐的还有另外一件事。那是在这件事过后的第一个礼拜六，我去到她家里，交谈了一阵之后，她劝我离开她家。

“今天您不能在这儿呆得太久，请回您家走吧，我也要马上出去。倘若有可能，唐娜·格洛丽亚是希望同您在一起多呆一会儿，或者所有时间都在一起，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在这两件事上，我的女朋友表现得如此通情达理，以至使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再举出第三个例子了。但是，例子之所以是例子，就是让举的。何况这个例子是好得不能再好，不举出来简直是犯罪。这是在我第三或者第四次回到家里时发生的事。我母亲问我在神学院人们对待我如何、我的学习怎么样、与同学的关系可好、纪律可严、我这儿疼不疼、那儿痒不痒、睡得好不好等等，凡是由于母亲疼爱儿子而发明出来的种种磨练儿子忍耐性的问题，她都一一问过。当我逐一回答后，她转过身，朝着若塞·迪亚司最后说：

"若塞·迪亚司先生，您对我们家出一位好神甫还抱有怀疑吗？"

"最尊敬的......"

"您说呢，卡皮杜？"我母亲打断他的话，转身脸朝着客厅里当时同她坐在一起的巴杜亚的女儿，"您不认为我们的小本托能成为一位好神甫吗？"

"我认为能，太太，"卡皮杜用坚信不疑的口气回答道。

对于她坚信不疑的回答，我耿耿于怀。第二天，在她家的后院里，想起她昨天晚上说过的话，我第一次把自从我走进神学院后她生活得高兴愉快、而我却日日夜夜受着思念的折磨的事，一股脑儿地端出来，讲给她听。她变得非常严肃，问我说既然他们都对我们产生了怀疑，我要她怎么办才好，并且说她也有过不眠之



夜，她在家里熬过的日子也像我的日子一样凄切、悲伤，说我可以问问她父亲和她母亲，说她母亲甚至用含蓄的话对她说，不要再去想我了。

“在唐娜·格洛丽亚和唐娜·茹司蒂娜面前，我自然应该表现得快乐，以免她们把若塞·迪亚司的举报信以为真。倘若她们相信是真的，会想方设法把我们分开，或许她们永远不想再看到我……对我来说，只要有我们一定能彼此结婚的誓言就成啦。”

她说得对，正是为了这个。我们应该掩饰住自己的心情，以便消除别人的怀疑，同时也是为了继续享受以往的各种自由，以及从容不迫地建造我们的未来。第二天午饭时我听到的事进一步充实了我的这个例子。吃饭的时候，听到戈斯麦大叔说他还想看看我会用什么样的手为做弥撒的人们祝福。我母亲说几天之前，当她们谈起那些早早结婚的姑娘时，卡皮杜对她说：“可对于我来说，必须是小本托神甫来主持我的婚礼；我要等到他被授以神职！”戈斯麦大叔对这种开玩笑的话一笑了之。若塞·迪亚司笑都没笑，只有茹司蒂娜表姐皱皱眉头，带着询问的神色，眼睛盯住我。而我，环顾大家一眼，由于抵抗不了表姐犀利的目光，只好埋头继续吃饭。但是，这顿饭我没有吃好，对卡皮杜那种非凡巨大的掩饰才能，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以至两只耳朵再也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了。吃罢午饭，立刻跑去同她谈论这场谈话，称赞了她的机灵。卡皮杜脸



上绽开了感谢的笑容。

“您做得对，卡皮杜，”我最后说，“我们要把他们通通都蒙在鼓里。”

“我不是这样做得吗？”她轻松泰然地说道。

66. 亲情

卡皮杜现在正一步一步往我母亲的心坎里走去。她们两人呆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谈我，谈太阳，谈刮风下雨，或谈些家常里短的琐碎小事。卡皮杜白天去我家做针线活儿，有时还在那儿吃晚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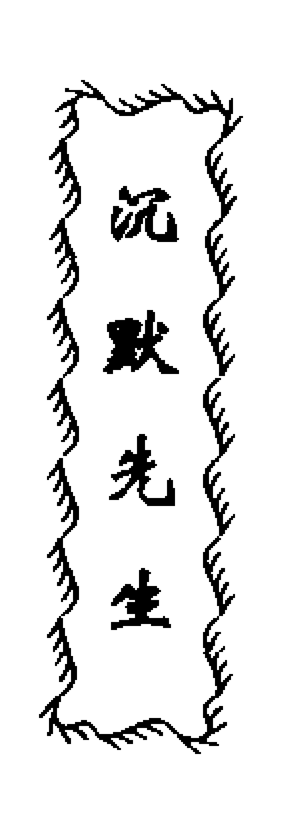
我母亲对卡皮杜那些亲切的场面，茹司蒂娜表姐从未出席陪同。但是，她对待我的女朋友并非完全不好。茹司蒂娜表姐心直口快，觉得谁不好，就直言不讳。她对任何人都没有好感，或许感到丈夫不错，可他早已离开人间。尽管死了，她认为在友情、工作劲头、诚实、长相和聪明才智方面，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可与她丈夫媲美。据戈斯麦大叔说，这是她丈夫死后她才有的看法。因为丈夫在世时，他们俩也叮叮当当，整日吵闹不休。最后六个月他们夫妻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分居对于她做出的这一公正判决是颇有帮助的。对于死者的赞颂是为他们祈祷的一种方式。茹司蒂娜表姐也喜欢我母亲，如果对我母亲有什么怨言，她会把它埋藏在心里。大家都心里明白，她给予我母亲的应有尊



敬，都是表面上的。我现在还不认为她这样做的目的是盼望得到些遗产。因为凡是心怀这种盘算的人在干活方面会超越自己的职责范畴，整天会笑脸相迎，变得百般殷勤，加倍小心谨慎，事事抢在仆人前头。可这些都与茹司蒂娜表姐的禀性格格不入。她天生爱妒忌，性格粗暴。由于她在我们家白住，不得不尊敬女主人，把自己的怨气咽到肚里，或者只有向神向鬼发泄对我母亲的不满。

如果茹司蒂娜表姐对我母亲有牢骚不满，这不能构成她讨厌卡皮杜的一个理由。再者，她也不需要一些额外的理由。然而，我母亲对卡皮杜的亲情惹得我这位亲戚对她更加厌恶。如果说最初对卡皮杜还不差，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逐步改变手法，最后是连看都不想看她了。自从看不到茹司蒂娜表姐以后，卡皮杜就非常关心她，打听她，而且寻找她。茹司蒂娜表姐对这样的关心一概不予理睬。生活里有许许多多的义务，即便人们再想厚着脸皮违背，也得乖乖履行。再者，卡皮杜也善于寻找到某些妙法；茹司蒂娜表姐最终总是脸上露出笑容，尽管带有醋意。但是，当她同我母亲单独在一起时，仍然不忘找点恶语中伤这位女孩子。

一次，我母亲发烧病倒，已临近死亡的门槛。她躺在病床上，想要卡皮杜护理。即便卡皮杜来会大大减轻茹司蒂娜表姐的繁重照料工作，可她也不许我的女朋友介入。有一天，卡皮杜问茹司蒂娜表姐家里是否



有要干的活；过了几天，她笑着释放出这样一句挖苦话："您不必跑来跑去，凡是该您做的事，一定会轮到您手里的。"

67. 一个罪过

倘若不先说说我发生了什么事，我现在是不能把我母亲从病床上拉起来的。五天过后，我母亲醒来，神色惶惑不安，吩咐派人赶快把我从神学院接回来。虽经戈斯麦大叔一再劝阻，也无济于事。

"格洛丽亚嫂子，您这是无缘无故地惊吓自己，烧会退......"

"不成！不成！请你们派人接他回家！我可能会死。倘若小本托不在我的身边，我的灵魂不会获得幸福。"

"我们会惊吓他的。"

"那么你们什么都不要对他说，但得把他接回来。快去！快去！请你们不要再耽搁时间啦！"

人们估计母亲是神志错乱，说的是谵语。但是，把我从神学院接回来也是件不费吹灰之力的事。若塞·迪亚司受命前去给我送信。他进入学校时慌里慌张，有点魂不附体的样子，把我吓了一跳。他单独找到校长，向他陈述发生的一切。我得到了返家的许可。我们走在街上，谁也没有吱声，他也没有改变往日走路的

步态——推论之前的前提，结论之前的推论——，可他耷拉着脑袋，不停地叹息，我则害怕在他的脸上看到什么冷酷和已成定局的消息。虽然他只提到我母亲的病，而且轻描淡写，不拿它当回事。但他来叫我返家，路上沉默不语，不住地唉声叹气，这一切都说明可能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事。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两只腿发软，不只一次差点要跌倒……

一方面，我急于听到实情，另一方面，又害怕知道它，两种心情在我身上交织在一起。这是第一次死神出现得离我如此近，将我团团包围，用两个黑窟窿似的眼睛盯着我。顺着那条巴尔鲍诺斯大街越往前走，我越怕抵达家门口、越怕走进家里、越怕听到痛哭流涕的声音、越怕目睹直挺挺的遗体……。咳！我永远无法把那令我毛骨悚然的几分钟里我的种种感受通通写在这里。尽管若塞·迪亚司走得极其缓慢，可那条街似乎仍然在我的脚下往后奔驰，街道两旁的房屋向我身后飞去。这时，城市治安常备警卫队军营里吹响了军号，它好似最后审判的号声闯进了我的耳朵。



我继续走着，走到了凯旋区，走进了宰马大街。但是，我们家已不在这儿，它在众议院旁的那条残疾人大街。有三四次，我曾想询问我的这个同伴，但是不敢开口；现在我连询问的愿望都没有了。我只管埋头走路，准备接受最大的不幸，似乎这是命运的一项安排，仿佛是人生的一种必然。就在这当儿，为了驱逐令人惧怕

的魔鬼，希望之神跑过来对准我的心坎偷偷地说了几句话。当然，它说的不是下面引用的这句话，更何况说的也丝毫不像是话。但是，意思可用这样一句话表达："妈妈死了，您读完神学院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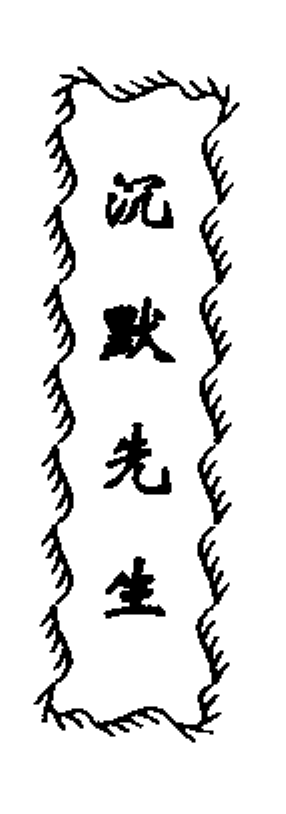
读者，这不过是一次雷鸣闪电的瞬间。闪电霎时把黑沉沉的夜空照亮，但亮光又立刻消失。由于我良心的不安，黑暗变得更加浓密。我之所以产生上述想法，是受了色性和利已主义启示的结果。为了获得那种自由，为了摆脱母亲欠下的债务，为了摆脱债务人，儿子的孝心霎那间失去了知觉。说一刹那，其实还不到一刹那，仅是一刹那的百分之一，即便如此短暂也足以把我的痛苦与我的内疚混合在一起了。

若塞·迪亚司仍然在长嘘短叹。有一次，他转脸瞅着我，眼睛里充满了遗憾的神色，似乎是猜着了我刚才的想法。我想请求他不要对任何人说及我的想法，因为我正在自已惩处自己，等等。然而他痛苦的神情给我带来的却是莫大的关爱。不过，多么大的爱心也抵消不了对自己罪孽的愧疚；可我母亲的死总在……我感到巨大的悲痛，感到什么东西梗在喉咙里，我实在不能再忍受，便失声痛哭。

"怎么啦，小本托?"

"妈妈……?"

"没有！没有！您想到哪儿去了？她的病情极其严重，可并非不治之症。上帝是能治好一切疾病的。



请把眼泪擦干，像您这种年轻的小伙子走在街上哭是不雅观的。她得的不算是病，发烧……发烧来得迅猛，但也退得快……用手指抹泪，不成，手绢呢？"

我擦干了泪水。尽管若塞·迪亚司絮絮叨叨说了许多话，可我记住的只有一个词，就是"极其严重"。后来，我发现当时他想要说的只不过是"严重"两字。但是，使用形容词的最高级，可把若塞·迪亚司的嘴形拉长；也正因为他爱好用这样长的句子而增加了我的痛苦。读者，如果你在本书里发现了某些类似的情况，请通知我，以便在本书再版时将它改正。本来是最简单不过的想法，硬要给它穿上长长的靴子，戴上高高的帽子，没有比这再丑恶了。我再说一遍，我擦干了眼泪，低头赶路，现在是心急如火地想尽快地回到家里，请求我母亲宽恕我刚才头脑里产生的恶劣想法。我们终于到达家门口，我们走了进去。我的两条腿哆嗦着爬上了六个台阶。不久，妈妈就紧紧抓住我的两只手喊着她的孩子，我趴在床边，聆听着母亲亲切温柔的话语。她浑身在燃烧，两只眼睛把火焰喷射到我的眼睛。整个她似乎已被体内的一座火山耗尽。我跪倒在她的床边，但是由于床太高，她的手抚摸不着我的脑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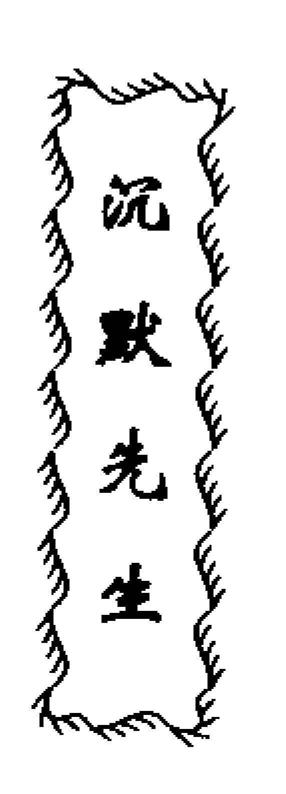
"不要这样，我的孩子，起来，起来！"

卡皮杜当时在妈妈的卧室内。据她后来对我说，她见我进来，看着我的一举一动，听着我说的每一句话，以及看着我流眼泪，心里是高兴的。自然，她对我

伤心的种种原因没有丝毫的怀疑。进入我自己的房屋后，我想一旦我妈妈病好，我要把回家时路上的一切都说给她听。然而，即便我的罪过使我再痛心疾首，可这个想法没有把我咬住不放，它化为纯粹的一时兴致，成了我永远没有付诸实践的一个行为。当时，为悔恨心情的驱使，再一次求救于我往日用过的老办法，即精神许愿。我乞求上帝宽恕我的罪过，拯救我母亲的生命，我答应念两千遍天主经。阅读这本书的神甫，请你谅解我使用这种手段；这是我最后一次利用它了。当时，我处境的危机绝对不亚于习俗和信仰的危机。危机使一切一目了然。又是两千遍天主经。以前许下的遍数在哪儿呢？我是老的没有偿还，新的没有兑现。但是，这些许愿出自纯洁的灵魂和真诚的心，是一种有信用的货币。尽管负债者尚未还愿，可双方说的总数仍旧算数。

68. 让我们把这种善行往后搁搁

我在宰马大街上的那种想法，有勇气承认者，可说寥寥。可凡是涉及到我的这段历史的事，我是一定要全盘承认的。蒙田［米格尔·埃根德·蒙田(1533—1592)，文艺复兴时期法兰西思想家和散文作家，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译者］写到自己时说：“我要写的不是我的行为，而是我的本性。”



现在，只有一种方式书写自己的本性，这就是好的，坏的，都和盘端出。我一边回忆，一边塑造或者重新塑造自己的同时，把我的缺点和优点讲述出来。例如，现在我讲出了我的一项罪过，倘若我回忆起我有过什么优秀的当代行为，一定会乐滋滋地告诉大家。可惜我现在想不起来。只好把这种行为移到最好的时机再干了。

我的朋友，你是不会白白等待的。相反，现在我就想……优秀的行为不仅仅在任何时刻都是优秀的，根据我对有关犯罪和行善的那个不太简单却易懂的理论，优秀的行为不但是可能做出的，而且是可以做出的。这一点可以引伸为每个人天生要犯一定数量的罪行和做一定数量的善举，并且它们以婚姻关系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在生活中相辅相成。当配偶的一方比另一方力量强大时，强者就单独主宰人的行动，而弱者一方由于没有做过某种善举或者是犯下某种罪过，可能会说好事与坏事均与它不相干。但是，规律是好事坏事这四个字要配偶双方同时所举。然而，既施善又犯罪的一方却捞到了好处，有时得到的荣耀之大，可照亮天空和大地。遗憾的是我不能够用一个或者更多个鲜为人知的事例为这一点提供根据，原因是我没有时间了。

说到我自己，我生来的确带有那种善举和罪孽组成的统一体，迄今它们自然还在我身上存在着。在新

糖厂区，一天夜晚，由于我头疼得厉害，我曾产生过希望中央公司的火车在距我耳朵遥远的地方爆炸、铁路中断许多小时、甚至某个人被炸死的念头；第二天，我去把我的一根手杖送给一个没有拄拐棍的盲人。因此，我没有赶上同一条路线的火车。这就是我的行动，这就是我的本性。

69. 弥撒

表示出我本性的行为很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我上个礼拜日虔诚地跑到圣·安东尼奥·多斯·博布列斯教堂听弥撒。我们家的那位寄居者想同我一道去，并且开始穿衣服，可在西服裤的背带和扣襻上磨磨蹭蹭，我实在等得不耐烦，就走了。再者，我想单独一个人去，因为我感觉到必须避开同他人的任何交谈，以免他们把我去听弥撒的思路引入歧途。我去的目的是在发生过第六十七章里所说的事件之后，同上帝言归于好。不仅仅去乞求他对我的宽恕，也感谢他医治好我母亲的疾病。既然我都说了，索性说是乞求上帝免除我欠下的许愿。耶和华既然是神，或许正因为是神的缘故，应该是一位最人道的洛希尔[洛希尔（1743—1812)，欧洲著名的金融寡头家族的创始人。该家族在法、英、奥各国的财政经济中占有重要势力，并取得政治地位。——译者]。只要负债人愿意改邪归正，不再



挥霍浪费，他不是给展缓期，而是把债务一笔完全勾销。现在，我所要的不是别的，正是它。从今往后，我再不做我无法偿还的许愿，只做我能够立刻偿还的许愿。

望完弥撒。面对上帝，我感谢他挽救我母亲的生命，恢复她的健康；而后，恳求他饶恕我的罪孽，免除我欠他的债务。接着，作为与上帝和解的隆重仪式，我接受了司仪神甫的最后祝福。最后，我想起教会在听忏悔室内建立了一个最安全可靠的公证处。忏悔时，它是清算人与上帝之间精神账目最名副其实的牢靠机构。但是，我生性胆小，不可救药，这扇大门也紧紧对我关闭。我之所以不敢进去，因为我担心找不到言词来向听忏悔的神甫述说我心中的秘密。人的变化多大呀！今天，我终于把这一秘密公诸于众。

70. 弥撒之后

我还做了祈祷，在胸前划了十字，然后合上弥撒书本，朝门口走去。做弥撒的人不算多，可教堂也不大。我不能立刻出去，而是缓慢向前移步。有男人、女人、老人和青年，有的身着绫罗绸缎，有的身着印花布衫，可能有人的眼睛长得好看，有些眼睛丑恶。可我美的丑的什么都没有看见，只顾低着头、听着人们互相寒暄问候和狗叫声，随着人流朝门口走去。到教堂庭院，光



线十分亮堂，我驻足，环顾四周，看见一位姑娘和一个男人走出教堂后站在那儿不动。姑娘看我一眼，然后告诉那个男人。男子瞅瞅我，转脸开始听姑娘说话。传到我耳朵的话是这样一些：

“可你想知道什么呢?”

“我想知道有关她的情况。爸爸，请您问问。”

姑娘是珊查小姐，卡皮杜中学的同学。她想知道我母亲情况。她父亲朝我走来，我告诉他我母亲已经康复。随后，我们一道走出教堂。他向我指指他的住宅。由于我来自同一方向，我们便一路回家。他叫古尔任尔，四十岁，或者稍大一点儿，肚子开始发福增大。该人极端热情好客，走到他家门口时，他硬拉死拽，一定要我去他家共进午餐。

“谢谢啦，妈妈在等我。”

“派一个黑佣人对她说先生在这儿用餐，回去得稍晚一点。”

“我改天来。”

珊查小姐脸朝着她父亲，听我们说话，等待着我们的决定。她长得不难看，鼻子与父亲的鼻子相似，也很高大，脸形则各有所长，父亲这儿长得美，女儿那儿长得好看。珊查小姐穿着朴素。父亲古尔任尔已失去妻子，对女儿爱似掌上明珠。由于我推辞吃午饭，他要我进他家休息几分钟。我无法拒绝，就举步上楼。他想知道我的年龄、我的学习和我的信仰，劝导我有朝一日



当上神甫，并把他那个在售货棚大街商店的门牌号也告诉了我。最后，我告辞回家，他把我送到楼梯口，女儿请我带回她对卡皮杜和对我母亲的问候。走到街上，我抬头向上望去，她父亲在窗口向我做个长长的挥手，表示再见。

71. 艾斯科巴尔的访问

在家里，人们诓骗我母亲，告诉她我已经回到家里，正在换衣服。

“八点钟的弥撒应该是结束了……小本托该回来……戈斯麦兄弟，会不会出什么事？……请您派人去看看……”她过一会儿就这样念叨一阵。我走进家里，也随身给她带来了心神安定。

这一天，大家感觉良好，心旷神怡。艾斯科巴尔来看望我，来了解我母亲的健康状况。在此之前，他从未来看过我，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像后来发展得那样密切。他得知我三天前出门做弥撒的事后，就利用礼拜日来看我，问问妈妈的危险是否仍在持续。当我回答他说危险已经过去时，他长长地出了口气。

“我真担心，”他说。

“其他同学知道吗？”

“仿佛知道，几位同学已经晓得。”

戈斯麦大叔和若塞·迪亚司喜欢上这位小伙子。



我们的寄居者对他说，有一次在里约热内卢看见过他的父亲。那天，艾斯科巴尔是文质彬彬，尽管话比后来说得多，但比起我们那个年龄段的小伙子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那天，我认为他比往常有点儿健谈开朗。戈斯麦大叔想要他同我们共进晚餐。艾斯科巴尔思索一会儿，最后说他父亲的外地代理商在等他。这时，我想起古尔任尔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把它重复了一遍：

"派一个黑佣人对他说先生在这儿用晚餐，去得稍晚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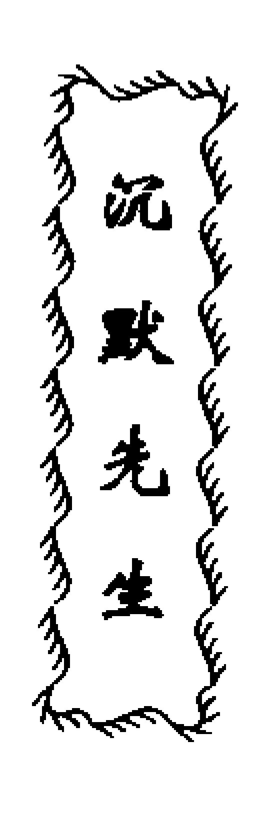
"太麻烦您啦！"

"一点都不麻烦，"戈斯麦大叔说道。

艾斯科巴尔接受邀请，吃了晚饭。我发现他不仅仅在课堂上动作敏捷。现在，无论在客厅里还是在餐桌上，同样行动迅速。他同我度过的时光是真诚友好的时光。我让他看过我仅有的少量藏书，他非常喜欢我父亲的像片。伫立在像前，仔细观看一阵后，他转过身来对我说：

"可以看出他是位心地多么善良的人！"

我前面已经说过，艾斯科巴尔眼睛是明亮的。他离开我们家之后，若塞·迪亚司说他的目光极其温柔。尽管此事已过去四十年，我仍然记得"极其温柔"这个词。词里不存在我们家寄居者的丝毫夸张。艾斯科巴尔的脸刮得干干净净，露出雪白和光滑的皮肤。额头稍显低了点，头发的分路几乎在左边的眉毛之上；但



是，分路的高度一贯恰到好处，既不会愧对脸面的其他部分，也不会减少它们的美丽。事实上，其他部分也招人喜爱，他的嘴皮细薄，谈吐诙谐；鼻子为鹰钩细鼻；他有过一个怪癖，喜欢时不时地摇晃右肩膀。在神学院里，一天，我们同学中不知哪一位给他指出，打那以后他才改掉。一个人能够认真地改掉自己微小的毛病，他是我看见的第一例。

只要我的朋友们能够使大家称心如意，我从不放过体验这种或那种扬扬得意的机会。在我们家里，人们都开始喜欢上艾斯科巴尔，就连茹司蒂娜表姐也认为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尽管……“尽管什么?”若塞·迪亚司见她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便问她道。他没有得到回答，也不可能得到回答。茹司蒂娜表姐也许还没有看清我们这位客人身上存在的明显或者重要毛病。“尽管”成了她以后某一天发现他某种毛病的保留，或者是当时她想用来约束我们的言行、但尚未找到约束办法而而采用的一种陈旧手段。

晚餐后，艾斯科巴尔立刻起身告辞。我把他送到门口，在那儿我们等候公共汽车。他告诉我，他父亲代理商的百货商店设在渔民大街，开门到晚上九点，他不想在外边多呆。我们非常亲切地告别。他在公共汽车里还跟我说再见，还向我挥手。我站在门口，想看看远去的他是否还在往后观望，可他的目光再没有朝后射来。

“这么要好的朋友，他是谁?”有人从附近的一扇窗户里问我。

用不着说，此人是卡皮杜。这样的事在生活中，在各种书籍内，不论是小说还是真正的历史，都是一猜就准的。从某一时辰起，卡皮杜就通过百叶窗窥伺我们。现在，她把窗户完全打开，探出身子。她看见如此漫长和亲切的告别场面，想知道什么人值得我如此依依不舍。

“是艾斯科巴尔，”我一边说，一边抬头望着她，朝窗户下面走去。

72. 一项戏剧的改革

无论我，无论你，无论她，无论是这个故事里的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再多回答了。和世界上所有的戏剧家一样，命运也不能预先宣布意想不到的事和它的结局。他们做得何等正确！幕布尚未落下，灯光尚未熄灭，观众尚未回家睡觉，意想不到的事和结局随时可能发生。在这类剧本里，我认为得做些改革。作为试验，我建议戏剧从结尾开始演。奥赛罗在第一场就自杀，并把苔丝德蒙娜杀死；接下来的三场，演他对妻子不贞的疑心缓慢和逐渐地减小；最后一场，只剩下土耳其人威胁的开始场面，奥赛罗与苔丝德蒙娜相互剖白以及奸刁的埃古善良的劝说：“把钱装入口袋。”这样，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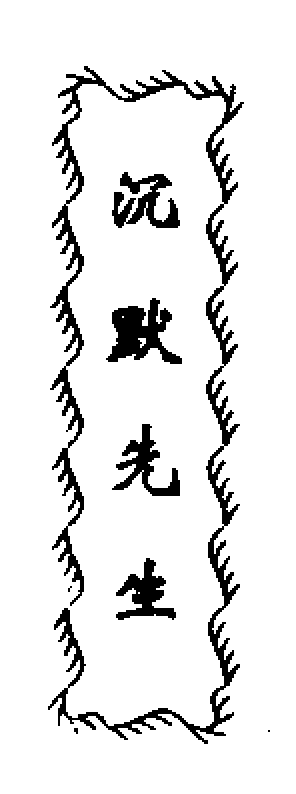


面观众可能在这剧本里看到期刊杂志通常玩弄的字谜，因为最后几场可能诠释了第一场的结局，另一方面，观众可以怀着温柔和爱情的良好印象上床睡觉：

她爱的，是刺伤我心的事，
我爱的，是他的同情。

73．催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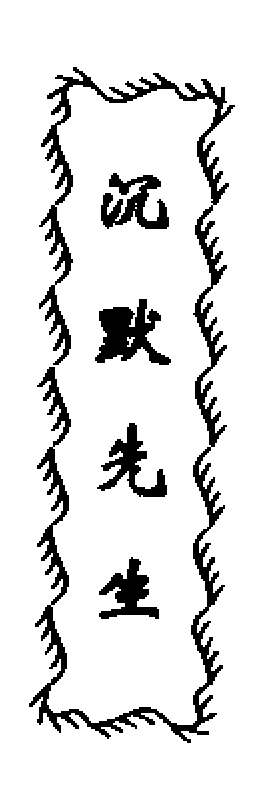
命运不仅仅是个戏剧家，而且还是他自身的催场员，也就是说，他不只指派角色走上舞台，给他发放纸牌和其它物品，在幕后还得做出与对话、打雷、汽车奔跑、枪声等相应的手势和信号。我年轻的时候，在这个地区记不得是哪个剧院演出过一出戏，结尾是世界末日的最后审判。剧中主要人物是阿沙维如司。他在最后一幕结束独白时，惊呼道："我听见了天使领袖的长号声！"观众没有听到任何号声。阿沙维如司感到尴尬，重复说一遍，声调比前次高，以便提醒催场员发出号声。可是没有一点声音。这时，他假装伤悲地朝舞台深处走去，实际上却是为了跟幕后的催场员说话，轻轻地对他说："短号！ 短号！ 短号！"观众听见这两个字，开始哄堂大笑，直到号声响了笑声才止。当阿沙维如司第三次呼叫天使的长号声时，池座里一个淘气的孩子在下面大声纠正说："不对，先生，是天使领袖的短



号!”

我之所以呆在卡皮杜窗户下面,以及一个骑士,或者我们当时称之谓的纨袴子弟,在此走过的原因。这名骑士骑一头漂亮的枣红色高头大马,他挺身直腰地坐在马鞍上,左手握着缰绳,右手挎在皮带上,脚上穿双上有亮漆的皮靴,仪表堂堂,风度翩翩。此人的面孔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又有一些骑士从我身边走过,可随后紧接着又是一拨。他们纷纷朝着各自的恋人奔去。骑马谈恋爱是当时的潮流。读者,请你重温阿勒恩卡尔(若塞·阿勒恩卡尔,1829—1877,巴西著名的小说家,同时也编写了大量的剧本。——译者)的作品:“因为一名学生1858年写成的一部剧中一位人物说,没有一匹马和一个恋人这两样东西是无法生存的。”请你重温阿尔瓦列斯·德·阿塞维多(曼努埃尔·安东尼奥·阿尔瓦列斯·德·阿塞维多,巴西著名诗人。——译者)的著作。他1851年写过一首诗,说的是一个人居住在卡土比,为了去看他居住在卡特特的恋人,花三千个雷亚尔租了一匹马……三千个雷亚尔!一夜之间三千个雷亚尔挥霍得干干净净!

然而,那个骑枣红大马的纨袴子弟不像其他的花花公子那样从我们面前安然通过。世界末日最后审判的号声响了,而且响得及时。命运是如此安排的,催场员也是这样做的。这位骑士并不满足于走自己的路,而是把脸转向我们,朝着卡皮杜,看着卡皮杜,卡皮杜



也瞅着他。马继续往前走,而骑马者的脑袋则看着后边。这就是叮咬着我的第二颗吃醋的牙齿。严格地说,欣赏和爱慕花容月貌的大美人,本是自然而然事。可那小子每天下午必在此经过,而他却住在古老的欢呼广场。以后……以后……人们对此事的顾虑一定是心如火燎,我当时的心情正是这样！我什么话也未跟卡皮杜说,转身急匆匆地离开这条街,回到我们家的走廊。当我醒悟过来时,已坐在我家的客厅里。

74．扣襻

在客厅里,戈斯麦大叔和若塞·迪亚司两人在聊天。一个人坐着,另一个人走走停停。若塞·迪亚司的目光使我想起他在神学院里对我说过话:“那种事,在她没有缠住邻近某个花花公子同她结婚期间……”这儿指的肯定是那位骑士。这个回忆又进一步加深了我从街上带回来的印象。若塞·迪亚司的这番话是我毫无意识地印在脑海里的,可不正是这几句话使我相信他目光里含有恶意吗？当时,我真想一步冲上去,抓住若塞·迪亚司的衣领,把他拉到走廊里,问问他所说的是实话,还是自己的假想。但是,若塞·迪亚司见我进客厅,停了一下后,又继续边来回踱步,边说话。我像热锅上的蚂蚁,打算前去邻居家。我当时想象,卡皮杜受到惊吓,会立即离开窗户,迅速来到我的面前,向我



打探，两人仍会说个没完没了。最后，戈斯麦大叔起身去看我病倒的母亲，若塞·迪亚司朝着我在的另一扇窗户走来。

刚刚我还希望问问他卡皮杜与本地区的那些花花公子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可现在，我想象着他之所以来到我面前，正是为了告诉我这些事的。我开始害怕听他说这些事，想上前堵住他的嘴。若塞·迪亚司看出我脸上表情不同往常，十分关怀地问道：

"小本托，怎么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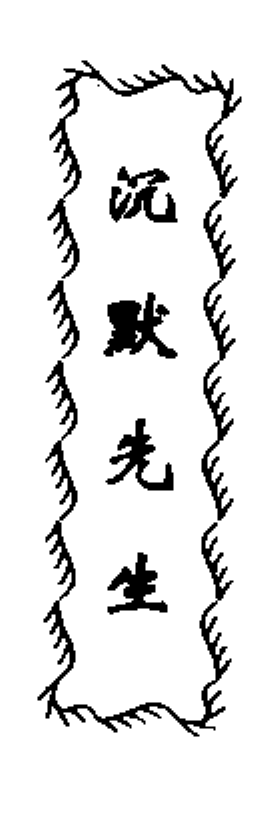
为了不正眼看他，我把头低下。低下头后，我的眼睛看见这位寄居者裤子上的一个扣襻开了。由于他坚持想知道我心里有什么事，我用一个手指头指着那个扣襻回答说：

"您看扣襻，请把扣襻扣上。"

若塞·迪亚司弯下了身子，我乘机跑走了。

75. 绝望

我逃避过我们家的那位寄居者，我躲避过我自己的母亲，不去她的房间，可我逃避不开我自己。我跑到我的房间，把门紧紧关上。我自己跟自己说话，我自己责备自己，我自己扑到床上，在床上翻滚，恸哭，用被单角塞在嘴里，堵住呜咽声。我发誓那天下午不去看卡皮杜，而且永远不见她，我决心今生今世一辈子当神



甫。我仿佛看见我自己在她面前被授以神职,她悔恨,痛哭不已,苦苦哀求,请求我宽恕,而我,面孔冷冰,沉着镇定,除了对她绝望,非常的绝望之外,什么表示都没有。我转身,背朝着她,骂她背信弃义。我发现我曾经两度使劲咬牙,似乎她在上下牙齿之间。

从床上我听见她说话的声音。像以往那样,她是来陪我母亲,当然也是陪我度过下午剩余的时间的。但是,尽管我使劲摇晃我的身子,也未能使我走出我的房间。卡皮杜高声朗笑,大声说话,似乎在通知我,可我仍然无动于衷,死抱住我自己和绝望不放。我的想法是用手指甲掐住她的脖子,用尽平生之力把指甲插入她的咽喉,直到她咽气……

76. 解释

过了一阵后,我心情开始平静,但仍感觉沮丧。由于我直挺挺躺在床上,两只眼睛盯着天花板,便想起了我母亲对我的叮嘱:饭后不要躺在床上,以免造成食积。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但是没有走出房门。卡皮杜现在笑得少了,说话的声音也低了,可能因为我闭门不出而伤心。然而,即便这样,也未打动我的心。

晚上,我没有吃夜宵,也没有睡好觉。第二天早晨,感到不舒服,心情与往日异样。我本来头疼,现在又担心我的行为失去分寸,便不再考虑那件事。虽然



我的脑袋有些疼，可我假装非常不舒服，目的在于不去神学院，以便同卡皮杜说话。她或许正在生我的气，或许现在已经不喜欢我，爱上了那个骑士。我打算同她当面了结，先听她说个究竟，我再审问她。也许她会辩护，做一番解释。

两者兼而有之。当她知道昨天傍晚我闭门不出的原因时，对我说这是我对她的天大的侮辱；说她难以相信我们相互交换过誓言之后，我还会认为她是个如此轻浮的女人，竟然相信……说到这儿，她的泪珠夺眶而出，并做了一个分手的样子。但是，我立即冲上去，拉住她的双手，诚心诚意地热烈吻着它。我感到她的两只手在抖动。她用手指擦干了眼泪。为了她指头的颤动和流出的眼泪，我再一次吻过她的手。后来，她一声长叹；接着，她摇摇头，对我说，那个青年，以及其他小伙子，除了知道他们每天下午骑马或者徒步走过她窗前之外，她根本不认识。倘若她昨天下午看了他一眼，这恰恰证明她与他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有，自然得掩饰。

“他马上就要结婚，还有什么好说的吗?”她最后说。

“他马上就要结婚?”

那个小伙子正在准备结婚，她还对我说过同谁，同巴尔鲍诺斯大街的一位姑娘。这个理由给我带来的喜悦超过她的任何解释。她从我的态度上也感觉到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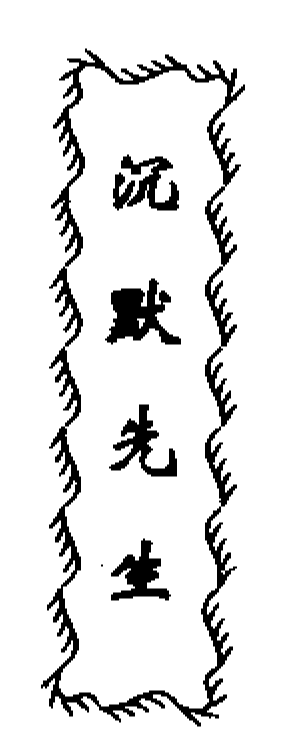
点。但是，即便这样，为了避免造成新的怀疑，她也没有忘记说，她从今以后永不走近窗台。

“不！不！不！我不是要您这么做！”

她同意撤回刚才说的保证，但却做出了另外保证，那就是今后我们俩之间可能发生的种种事端，祸根都会源于我的第一次怀疑。我接受了她的威胁，并发誓她永远不可能实现她的威胁，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怀疑。

77. 以前痛苦中的快乐

当我叙述青少年时代我那场爱情的危机时，我现在觉得有一桩事不知我是否解释清楚了，这就是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个时期的痛苦逐步幻化，最后竟被愉快稀释化解。这件事没有说明白，但生活里的事或书籍中写的事，并非都一清二白。我现在的的确确感到特别高兴提及那件不愉快的事，尤其是当它还能勾起我回忆那些以前我实在不愿意回忆其它烦恼的事时。



78. 秘密加秘密

再者，在那同一时期，我觉得有必要向某个人说说我与卡皮杜两者之间发生的事。我没有把一切都一股脑儿地说出，只道出部分。我选择的听众是艾斯科巴

尔。礼拜三，我返回神学院，发现他神情不安。他对我说，如果我再在家里呆上一天，他就会来看我。他关心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的一切是否都好。

“我一切都好。”

他一边听，一边打量着我的眼神。三天过后，他告诉我说，同学们都发现我魂不守舍，说要尽量地掩饰好点，说他也有过令他分心的事，但竭力聚精会神听课。

“那么，您看呢？……”

“是的，圣蒂亚哥，有时您是人在心不在，没有听老师讲课，可假装在认真听。”

“我有原因……”

“我相信，任何人不会无缘无故地心神不定。”

“艾斯科巴尔……”

我在犹豫，他在等待。

“发生了什么事？”

“艾斯科巴尔，您是我的朋友，我也是您的朋友；在这儿，在这所神学院内，您是进入我心灵最深的人；在学校之外，除了家里的人，我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如果我说同样的话，”他微笑着说，“那就没有意思了。看起来，是我在重复您刚刚说过的话，可事实是我在这儿同任何人都没有结下友谊。您是我的第一个朋友，我相信同学们都发现了，不过，我对此毫不在乎。”



对这番话我颇为感动，我感到我说话的声音突然颤抖起来了。

“艾斯科巴尔，您能够为我保守一桩秘密吗？”

“您这样问我，是因为怀疑我。在这种情况下……”

“请您原谅。这是一种讲话的方式。我知道您是个讲信用的青年人。现在，我假设我是在一位神甫面前忏悔。”

“如果需要赦免，您会得到赦免的。”

“艾斯科巴尔，我是不能够成为神甫的。现在，我在此地学习，我的家里人都相信我会当上神甫，而且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但是，我是做不了神甫的。”

“圣蒂亚哥，我也是做不了神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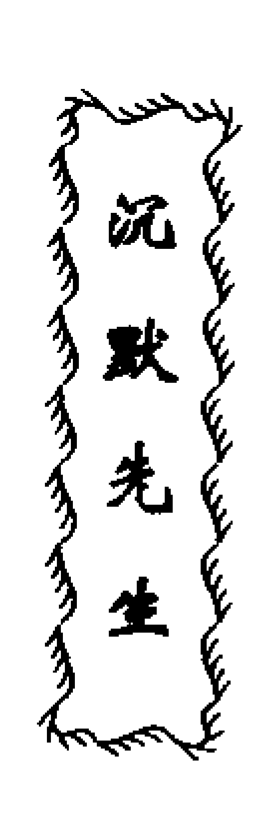
“您也做不了神甫？”

“秘密加秘密。我也没有打算读完神学院。我的志向是经商。但是，请您不要说出去，绝对不可泄露。这事我知您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信教，我仍然是名教徒，可经商是我的爱好。”

“就这些？”

“还能有别的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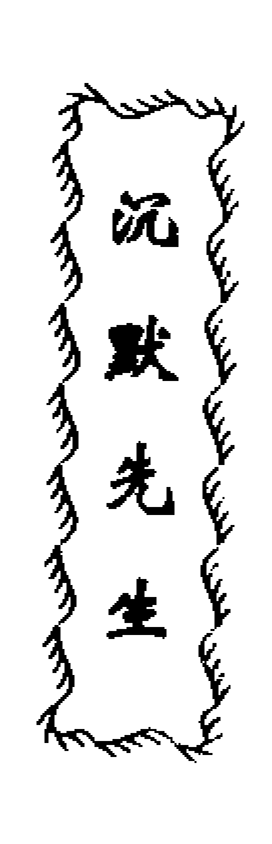
我转了两圈，至于我心中埋藏的秘密，我仅仅轻轻地道出几个字，而且声音低沉微弱，连我自己都没有听见。我只知道我说：“一个人……”下面紧接着是省略号。一个人？……不必再往下说，他一定懂得。这一



个人应该指的是一位姑娘。读者，他听说我在谈恋爱时，就连你也没有估计到他会感到如此惊讶，竟变得目瞪口呆。直到认为谈情说爱是合情合理的事以后，他才再次把目光射向我。这时，我便尽可能浮皮潦草地对他讲了点，可说得缓慢，以便以后有兴旧话重提。艾斯科巴尔听得津津有味。我们俩的谈话到尾声时，他向我宣布，这一秘密已经深深埋葬入坟墓。他劝告我不要做神甫。不要把本不属于天堂而属于尘世的一颗心送往教会。如果硬要送去，他可能成为一个蹩脚的神甫，甚至根本成不了神甫。相反，上帝保护那些诚心诚意想做神甫的人。既然我只能在尘世为上帝服务，尘世就是我应呆的地方。

读者，你简直无法估计出我把心里的话向他掏出后给我带来的高兴。这种喜悦仿佛是多了一份幸福。那颗年轻的心听我说着还不住地点头表示同意，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异乎寻常的面貌。世界是巨大的，五彩缤纷的；生活是绚丽多彩的；而我，恰恰又是上帝的宠儿，这就是当时我的感觉。读者，请你注意，我并非把一切都统统给他说了，说的也并非精华，有些事，例如为卡皮杜梳头那件事，我没有给他说；然而，说的是已经够多了。

不言而喻，我们后来又谈到这个话题，而且不止是一次，而是多次谈及。我赞扬卡皮杜的道德品质，因为那是最能令一个神学院学生感到钦佩的内容。同时，



对她简单朴素的生活、为人的谦虚、对工作的热爱和对宗教信仰的虔诚，也都一一称赞。我丝毫未触及到卡皮杜优美苗条的身材，甚至他也未问这些。我只是暗示他有当面见见卡皮杜的必要。

“现在不可能，”我从家里回到神学院后的头一个礼拜对他说，“卡皮杜去残疾人大街一个女朋友家里玩几天。她一旦回来，您就去。但是，您可以早点去，您可以经常去。为什么昨晚您不去同我共进晚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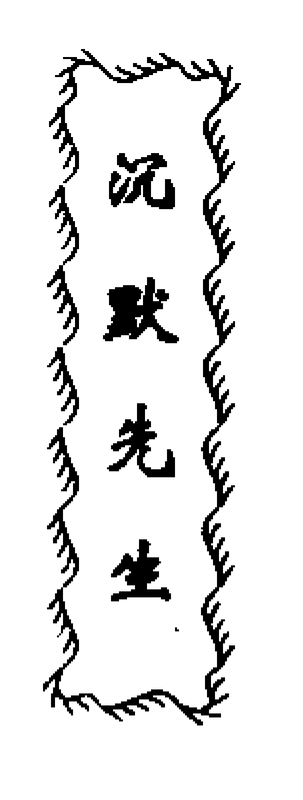
“您未邀请我。”

“怎么，您还得请吗？在我们家里人人都非常喜欢您。”

“我也喜欢上您家所有的人。但是，如果有可能区分的话，我对您说心里话，您母亲是最令人喜欢的一位女主人。”

“您说的不是真话吧?”我竦然震惊，便这样问道。

79. 圣人般的母亲



说实在的，我打心眼里喜欢他这样说。读者，你已经知道我对我母亲长相的评价了。我现在把笔搁下，再看看她挂在墙壁上的照片，我仍然发现她的脸面上刻印着令人热爱的素质。艾斯科巴尔仅仅与我母亲交谈过三两句话，他的这种看法是不能用其它的想法来解释的。一句话也足以摸透她内心深处的本质。是

的，是的，我母亲是令人热爱的。尽管当时她竭尽一切所能逼迫我从事我厌恶的职业，我仍旧不能不感觉到她好像是一位女圣人，是一位令人热爱的女人。

她当时逼迫我从事教士的行当或许是对的吧？在这儿，我触及到另一个话题，我曾希望以后再谈及它，而且已经考虑过在什么时候专门为它写一章节。说实话，现在不应该说出那些只能是后来才能设想发现的事。但是，既然已经触及到这个话题，最好是把它说完为妙。它是一个既严肃又复杂，既微妙又奇特的话题。在这个话题里，作者得听听孩子的话，孩子得听听作者所述，孩子和作者两者都得说实话，只能说实话，而且句句得是实话。应该指出的是，正是这个话题把我圣人般的母亲变得更加令人热爱，而对她身上存在的人所固有的和尘世间的那一部分毫无损害（相反！）。

80．藏在母亲心底的秘密期盼

我的母亲敬畏上帝。读者，你是知道这一点的；同时，你也知道她的宗教习俗，以及激励她履行这些宗教习俗的虔诚仰信；你也不要忘记我的教士生涯正是她怀上我时做出的许愿的产物。这一切都在适当的时机陈述过了。同时，你还知道，为了加强这项许愿的道义衔接，她把自己当初的计划及其由来统统告诉了亲戚和家里的人。她满怀激情地做了许愿，现在心甘情愿



接受这一许愿，而且愉快地把它牢牢地铭刻在心坎里。我现在想，当年她在床上给我喂奶吃时我已感觉到她的幸福心情。如果我父亲还活在人间，他可能会改变母亲的计划。由于他喜欢政治，他会让我步入仕途，尽管两种行业从前和现在都不是不可调和的，尽管不止一个神甫介入了党派之间的斗争，参与了对人的统治。然而，我父亲离开人间，对我妈妈的许愿一无所知。面对许愿，我母亲成了唯一的负债人。

富兰克林[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社会活动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和报刊撰稿者。——译者]有一个格言是，对于那些在复活节必须还债的人，四旬斋是短暂的。我们家的四旬斋不比其他人家的长。虽然我母亲已吩咐人给我讲授了拉丁文和教义，但她已开始把我进入神学院的时间往后推延。用商业的俗语说，这叫做更换票据。债权人是位超级百万富翁，不指靠这点债务吃饭，同意把偿还期往后推移，而且不要加重利息。但是，一天，作为证券转让人的家属中有一人说及到交付商定好的价格的必要性；那是在开头几章中的某一章里。我母亲同意交付，于是就把我送进了圣约瑟修道院。

是的，就在那同一章节里，我母亲落下滚滚泪珠，她没有做任何解释，把它擦干。把在场的人，无论是戈斯麦大叔、茹司蒂娜表姐，还是我们家的寄居者若塞·迪亚司，都弄得简直莫明其妙，不明白她为何流泪，而

当时藏在门后的我，比他们更不明白其中的所以然。尽管往事遥远，但今天仔细分析那些泪水的原因，可以看出，是她已预感到对我的思念，预感到分离的痛苦了；也可能是她对许愿的后悔。她相信天主教，而且是名虔诚的信徒，看到许愿兑现，她本应感到十分愉快。问题在于所有的许愿是否都许得适时，许得恰当。自然，她曾持倾向否定的态度。为什么上帝会惩罚她不恩赐给她第二个儿子呢？上帝的意愿可能就是我的生命，从我出世起就没有必要把它献给妈妈。这是我后来的思考，可它应该是我降生那天就做出的思考。不管怎么样，这是我人生做出的第一个结论；然而，不是为了推翻结论才做出结论，一切都保持原状未动，我走进了神学院的大门。

倘若信仰能够打个盹儿，问题的解决会对我有利。可它睁着两只认真负责的大眼睛彻夜不眠。如果有可能，我母亲可能会调换一种许愿，把我留在她身边，在教会之外，同她共同度过一些年月，结婚成家，当上孩子的父亲。这是我现在的猜想，而且我现在也设想她会因为这会背信许愿把这种想法否定掉。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我对母亲一贯是持这种看法的。

问题是，我离开了家，留下的空间立刻由殷勤的卡皮杜填补。她开始变成我母亲身边必不可少的人物。天长日久，母亲逐渐信服这个小女孩能给我带来幸福。到那时(是谈话的结尾宣布的)，期盼的是我们爱情的

火焰能够使我与神学院水火不相容，能够使我死活不进神学院。这种亲切而又秘密的希望已经开始入侵到我母亲的心里。在这种情况下，我有可能撕毁她与上帝签订的合同，而她则无任何过错。我母亲拥有我，同我呆在一起，却不能说是她的言行所致。这就好似一个人把欠债权人的债款委托给某人带去偿还，而这名带款者却把钱藏入自己的腰包，分文未送给债权人。在日常的生活中，第三者的行为并不能解除缔约者应履行的义务；但是，同上帝缔约的好处就在于心愿也能算数。

读者，你一定同上帝有过这些类似的冲突。假若你是一名教徒，你必定也用过相同或者相类似的方式促使苍天和大地相安无事。苍天和大地终于和解，他们几乎是孪生兄弟，苍天是第二天降生，大地在第三天诞生。作为亚伯拉罕（《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始祖。——译者），我母亲把儿子带到显灵山，同时还带有火祭的木柴、火种及砍头刀。她把伊沙阿格（亚伯拉罕和沙拉的儿子，当他的父亲正要举刀将其杀死时，一名天使把他解救。——译者）捆绑在一捆柴火上方，拿起砍头刀，并把它高高举起。在她正要往下砍的瞬间，听到天使阻止声。上帝派他向我母亲传达命令："你不要做任何伤害你儿子的事；我知道你敬畏上帝。"这或许是藏在我母亲心底的秘密期盼。

卡皮杜理所当然是《圣经》的天使。的确，我母亲

已不能远离她。我母亲通过不同寻常的行为显示出对她与日俱增的关心爱护。卡皮杜成了我们家的一朵鲜花，早晨的太阳，傍晚的凉风，夜间的月亮。她不分昼夜地生活在我们家，听他人说话，自己说话或者引亢歌唱。我母亲揣摩过她的心，琢磨过她的眼神。我的名字成了她们两者之间未来生活的一个暗号。

81．无法回避的暗示

这样，我就把我后来才发现的事儿陈述完毕。我现在可以把我母亲说过的一句话搬迁到这儿。现在，人们才能懂得这句话的含义。那是第一个礼拜六，当我回到家里，并且得知卡皮杜在残疾人大街同古尔任尔小姐在一起时，我母亲问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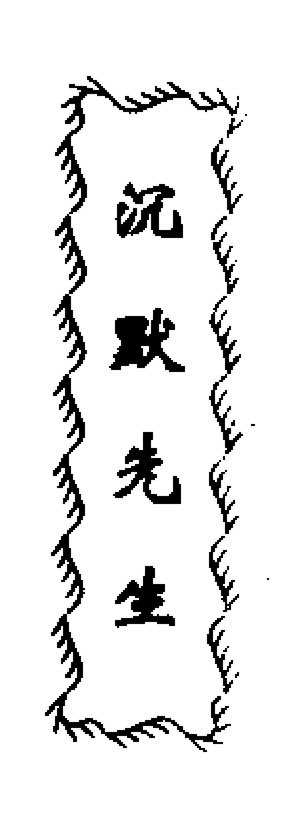
“你为什么不去看她？你不是对我说珊查的父亲把整个家都送给你了吗？”

“他是送了。”

“那么，为什么不去？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卡皮杜应该是今天回来同我一道干完一样活儿。肯定是女朋友挽留她在那儿住一宿。”

“或许她两人坠入了爱河，”茹司蒂娜表姐提醒我们说。

我当时没有立刻结果茹司蒂娜表姐的性命，只是因为手头既没有一根铁棒或者绳子，也没有一把手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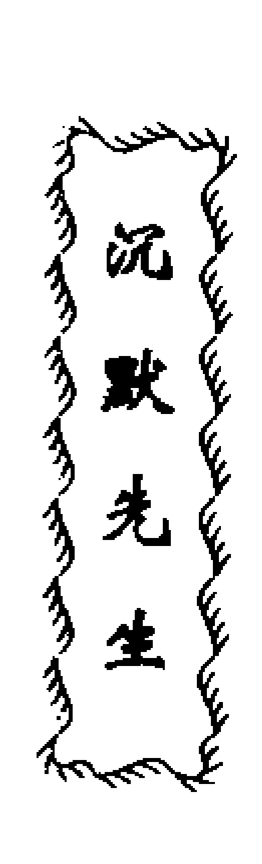
或匕首。但是,如果我射向她的凶狠目光能够杀人的话,它代替了上述种种武器。上帝犯的错误之一,是作为进攻的武器,仅仅给男人留下了两只胳膊和牙齿,作为逃跑或者防御的武器,只留下了两条腿。两只眼睛只有第一种暗示的功就够啦。眼睛一转动,能使一个敌人或者一名对手动弹不得,或者吓倒在地,完成及时报复的任务。但是,杀人的目光也可能成为仁慈的目光,成为怜悯受害者、使其感激涕零的目光,从而使人是非难以明辨。茹司蒂娜表姐避开了我的眼睛,可我却无法回避她眼睛的暗示。礼拜日,十一时正,我直奔残疾人大街跑去。

珊查的父亲衣冠不整、面色忧愁地出来接待我。他女儿病了,昨晚因发烧躺倒在床上,而且病情还在加重。由于她爱女儿为掌上明珠,所以认为她已一瞑不视,并且对我说他自己也不愿再活在人间。这一章阴郁、悲伤、病死、自杀、他杀,好似一座坟场。可我渴望的是阳光明媚,湛蓝的天空。是卡皮杜把阳光和蓝天给我带来了。她来到客厅门口,告诉珊查的父亲,说女儿叫他。

“她的病情恶化了?”古尔任尔战战兢兢地问道。

“没有,先生,可她想跟您说话。”

“请您在这儿稍等片刻,”他对卡皮杜说,接着扭转身对我说:“她是珊查的护士,女儿说非她不可。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卡皮杜面带倦容和激动。但是，一看到我，这些都一扫而光，换了一个人似的，与往日一样，仍旧朝气蓬勃、精神饱满、活泼快乐。然而，对我的突然到来，却有点吃惊。她很难相信我会来到这儿。她对我说了这些，也想知道我为何到这儿来。我们两人确实谈了好一阵，可声音非常低沉，甚至连墙壁都听不见，尽管它有耳朵。再者，如果墙壁真的听到了什么，它也不可能懂得。不仅它不可能懂，甚至连所有的家具也不可能懂，因为它们和男主人一样，都沉浸在忧愁里。

82. 长沙发椅

在家具之中，似乎只有长沙发椅理解我们的精神状态，因为它用自己的秸秆要为我们提供了服务，而且是坚持硬要为我们服务，我们拗不过它，只好接受，坐了下来。从这一天起，我对长沙发椅有了独特的看法。它把家庭打扮得既亲切又体面，不走出客厅，把整个家庭的全貌展现在客人的眼前。两位男人坐在上面可以讨论一个国家的命运，两位妇女坐在上面可以议论一条裙子的优美，但是，由于自然规律的差错，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坐在上面只能谈些他们自己的私情。我们两人，卡皮杜和我，就是这样的例子。我现在恍惚记得我问过她是否还要在那儿呆很久……


“我说不清。烧仿佛在退……可是……”



我现在也恍惚记得我向她解释了我来残疾人大街的原因，对她说了大实话，也就是说，是我母亲的指令。

“她的指令？”卡皮杜低声说。

接着，她的两只眼睛闪烁出格外亮的光芒，补充说道：

“我们肯定成为幸福的人啦！”

我仅仅只用我的手握住她的手，重复一遍她说的这句话。不论长沙发椅看见了还是没有看见，它仍旧继续为我们熔铸在一起的手、贴在一起或几乎贴在一起的头提供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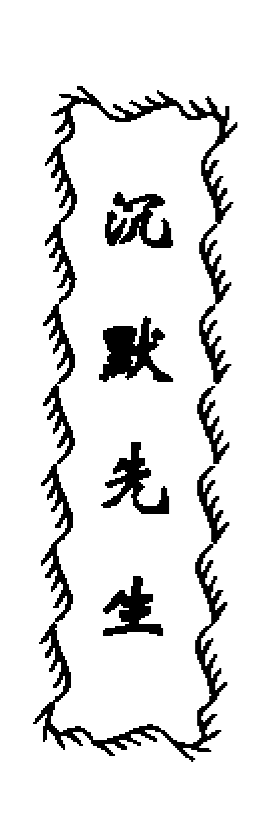
83．照片

古尔任尔回到客厅，告诉卡皮杜说他女儿唤她。我急忙站起来，不知所措，两只眼睛看着椅子发愣。相反，卡皮杜落落大方地起身，问他烧是否在升高。

“没有，”他回答说。

卡皮杜没有丝毫惊慌，没有任何难堪，没有一点拘谨的表情。她转过身来对我说，向我母亲、向茹司蒂娜表姐问好。说声再见后，向我伸过手来，随后就转身走进走廊里。我的种种妒忌也随她一同消失了。卡皮杜怎么能够如此轻易地控制自己，而我却不能呢？

“她已是一个姑娘啦，”古尔任尔看着她的背影，对我提醒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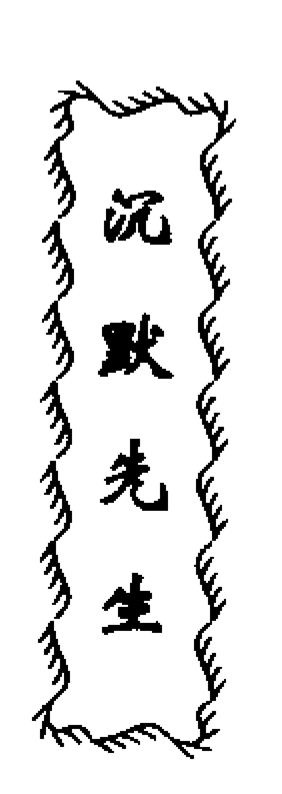
我轻轻地说“是的”。卡皮杜确实长得飞快。她现在身材丰满，有的部位滚圆，迸发出强烈的青春活力。心理上同样如此。她里里外外是个女人了，左右前后是个女人了，从头到脚也是个女人了。她成长得实在迅速。现在，我是隔三差五地见她一面，每次她来到我们家，我都发现她长高了，长丰满了；眼睛似乎有别的思考，嘴唇像另外一个王国。古尔任尔转身指着客厅内墙壁上挂的一张姑娘的照片问我，卡皮杜像不像这个姑娘。

我的生活里有一种习惯，对于那些同我谈话人所持的似是而非的看法，只要它不凌辱我，不惹我恼怒或强加于我，我往往会苟同。我还没有认真研究卡皮杜与墙上挂的照片像与否，我便立即回答说像。这时，古尔任尔开口说照片是他夫人的，又说凡是看到卡皮杜的人都说她们两人长相一模一样。他也认为两个人的模样相像，尤其是额头和眼睛；说到性格，他认为简直就是一个人，她俩仿佛是姐妹。

“总而言之，甚至她对与小珊查的友情；她母亲已不再是她的朋友……在生活里，有这样离奇的相似。”

84. 呼唤声

在天井里，在街上，我自己还在琢磨，他是否真的对我和卡皮杜怀疑上什么啦？但我觉得没有，于是便



迈开大步走路。我对这次访问满意，对卡皮杜的快乐感到高兴，对古尔任尔的赞扬欣喜，我只顾自己心里乐，以至没有立即听见有人对我的呼唤声：

"小本托先生！ 小本托先生！"

只是后来喊声升高，喊声的主人走到了门口，我才驻足，四顾怎么回事，张望呼唤者在什么地方。他在宰马大街。房舍是一个瓷器商店，但货物不多，店铺简陋。店门半开，那个呼喊我的人花白胡子，衣着破烂，是个可怜的人。

"小本托先生，"他一边说，一边哭，"您知道我儿子曼独卡死了吗？"

"死了？"

"死去已半个小时。明天埋葬。我现在刚刚给您母亲送过信。她可怜我，派人送来一些鲜花撒在棺材里。我可怜的孩子！ 他肯定得死，死了也好，可怜的人。可不管怎么着，我心里难受。他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最近，有一天他还想起先生，问您是否还在神学院学习……您想看看他吗？ 请进来看他一眼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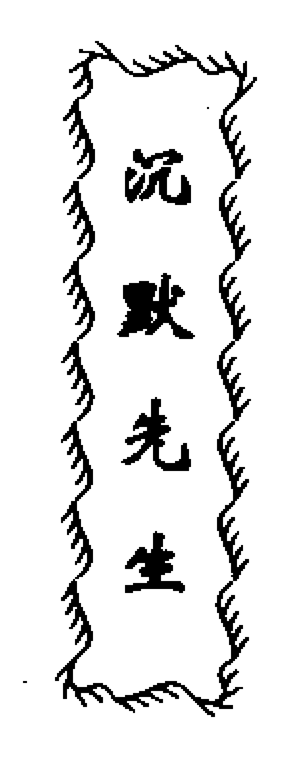
我现在很难说此事。但是读者，我想请您宁肯多听我说几句也别让我落上一句。我当时想回答说不，说我不想看曼独卡，甚至已经做出要溜之大吉的样子。这不是因为胆小害怕。在其它情况下，我可能毫不犹豫地怀着好奇心情已经走进去了，可现在，我是正在兴

头上呀！刚刚从一个恋人那儿归来就去看一具死尸……世界上有些事是既不相和谐也不相协调的。这个简单的死讯本身对我就是一个巨大的搅扰。我的种种想法都金光闪闪，可现在全都黯然失色，化成一堆不堪入目的黑灰。我眼前模糊一片，什么都分辨不清。我现在想，我当时对他说过我有急事。但是，有可能我告诉他时没有使用明确的语言，更不用说用宽厚人道的语言了，因为他背靠着大门，用手势给我打开了一条道，而我，则既没有心情进去，也没有心思溜掉，只好任着身躯摆弄。躯体最终还是进去了。

今天，我不把过错推给那位老人。对于他来说，当时压倒一切的大事，是他的孩子。但是，也请你们现在莫责备我，因为当时对我而言，压倒一切的莫过于卡皮杜。不幸的是两样事巧合，发生在同一个下午，一个人的死亡干扰了另一个人的生活。这就是整个灾难所在。倘若我打这儿早些过去，或者晚些走过，或者曼独卡再等几个小时再咽气，那么就不会有任何忧伤的音符来打断我心灵里动听的旋律。为什么要在半个小时之前死呢？对于死者来说，什么时辰都成。晚间六点或者七点，都是好时辰。

85. 死尸

这就是我走进瓷器商店时的混乱心情。商店里光



线昏暗,里边的光线则更差,因为这时的窗户全都关着。我看见他母亲在餐厅的一个角落哭泣;卧室门口有两个孩子带着害怕的神色,嘴里含着一个指头,探头探脑在往里瞧。尸体躺在床上。床……

让我们现在停止悲伤,走到窗台前减轻一下回忆的痛苦。说实在话,当时的场面凄惨,由于死人,由于尸体,阴森可怕,令人毛骨悚然。在这儿,确实如此,与外界异样。我现在看到的外面是勃勃生机,一只母山羊在一辆马车旁倒嚼,一只母鸡在街上寻找食吃,中央道路公司的火车轰隆、鸣笛、冒烟和飞驰,参天的棕榈树,还有教堂的那座高塔,虽然它既没有肌内也没有枝叶。我还看见一个青年小伙子在胡同里放风筝,假设他也名叫曼独卡,可他未曾死过,现在也未停止呼吸。

前一个曼独卡比这一个曼独卡年长,这是事实,不过只大一点儿。他可能仅有十八或者十九岁。但是,读者,你或许可以说他有十五岁,或者有二十岁,因为脸面不允许你看出他的年龄,反而把它隐在重重叠叠的皱纹里。说吧!请把心里的话统统倒出来。曼独卡死了,他的亲戚们死光了。倘若某个亲戚还活在人世,他也不会感到如此赧然或者痛苦。请把心里的话统统倒出来吧!曼独卡得的是一种残酷无情的病,程度不亚于麻风病。他活着的时候面貌就丑陋,死后,我看样子更难看可怕。当我看见床上直挺挺地躺着我那个邻居的可怜身躯时,我感到毛骨悚然,立即把眼睛移开。



我现在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样的一只超自然的手把我的脸又扭转过来，强迫我再瞄他一眼，尽管飞快。我一边往后退缩，一边瞟他，再看他一眼，直到我彻底撤退，走出那间房屋。

“他病得十分厉害！”他父亲哀叹说。

“可怜的曼独卡！”他母亲啜泣着说。

我只想从这儿脱身。便说家里有人在等我，和他们告辞。他父亲还问我是否能劳驾来参加儿子的埋葬。我怎么想就怎么回答，说我还不知道，我听从我母亲的吩咐。我迅速离开那个房间，穿过商店，一步跨到大街上。

86. 小伙子们，请你们尽情爱吧

离家的距离如此近，不到三分钟我已经回到家。我停在走廊里，想喘口气；极力把那具苍白可怕的死尸从脑际排挤出去。我也不能再说此事，以免使这几页的面貌使人恶心。不过读者，你是可以想像出的。在几秒钟之内，我就把这一些都扔抛到九霄云外；条件是只要想到邻家，想到卡皮杜的生活，想她那付活泼欢快的笑脸……小伙子们，请你们爱吧！尤其你们要爱那些貌美动人的姑娘；她们是治病的灵丹妙药，她们能把腐臭化为芳香，使死者复活……小伙子们，请你们尽情爱吧！



87. 马车

我爬到最后一个台阶，一个想法钻入我的脑海，仿佛它在栅门的栅格之间等着我似的。我回想起曼独卡的父亲请求我明天参加他儿子埋葬的事。他的话还在耳边萦回。我停立在台阶上，思考一阵；成，我能去送葬，我去请求我母亲给我租辆马车……

读者，即便我再喜欢坐车，你也别想着我希望坐马车。我童年时代，倘若下雨，我记得常常跟随我母亲坐车去访亲探友，或者参加某些礼仪活动，或者去做弥撒。坐的是我父亲的一辆旧车，修理得无法再修。车夫是我们家的一个奴隶，年纪同马车一样大。当他看见我穿戴整齐在门口等候我母亲，便凑上前微笑着说：

"在下已准备好送少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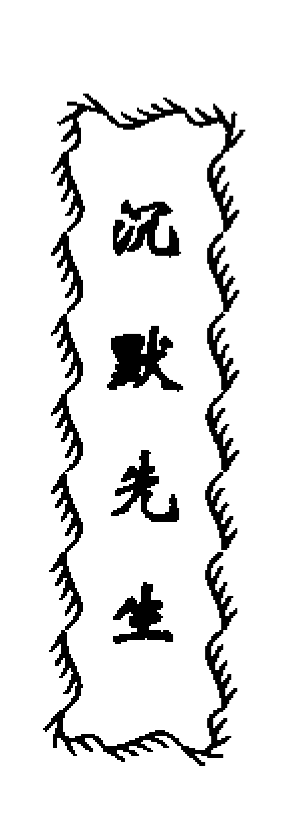
而我，很少有不给他下这样的指令的时候：

"若昂，马跑得太慢，你快点！"

"格洛丽亚主子不喜欢快。"

"可太慢啦！"

读者，你明白了吧，当时是为了享受坐车的滋味。这不是由于虚荣心，因为车厢内坐的是何人，行人是无法看见的。它是一部过时的老马车，有两个轮子，既窄又短，正面有两个皮帘，须要上下车时，将它拉到两边。每个皮帘上都有一个玻璃镜孔，我喜欢通过它观察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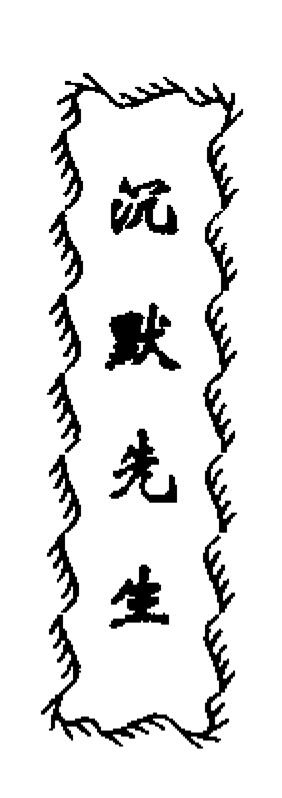
面的世界。

"小本托，你坐下！"

"妈妈，让我看看么！"

我比较小的时候，把脸面放在玻璃镜内，站着朝外看车夫。他穿着长筒靴，骑在左边一头骡子上，手里握着右边一头骡子的缰绳。另一只手拿根粗大的长鞭。长筒靴子、皮鞭、骡子，一切都显得不舒适，可他喜欢，我也喜欢。我看见房舍从两侧走过，偶尔也看见商店，有的开着门，有的大门紧闭，有的有人，有的无人。大街上人来人往，有的在我们的马车前面穿梭而过，有的迈着大步，有的脚步细碎。当有人群或者牲畜阻碍马车行驶时，它就停下来。这时的景象十分有趣，走路的人们停在人行道上，或者停在住户的门口，一律把目光射向我们的马车，而且议论纷纷。自然他们的话题是何人坐在马车内。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想象他们是在猜测和议论："车内坐的是那位宰马大街的女主人，她有一个儿子，叫小本托……"

当街上已经找不出第二辆这种马车时，它仍载着我母亲隐秘的生活行驶在人流中，我们继续乘坐它。在那条大街和那个住宅区，它以"古老马车"而闻名。最后，我母亲同意摒弃它，但没有立即将它卖掉。我母亲之所以同意不再乘坐它，是因为被车夫的开销逼得无奈。然而，保存这辆无用的马车的原因，完全是感情上的，是出于对丈夫的怀念。凡是我父亲留下来的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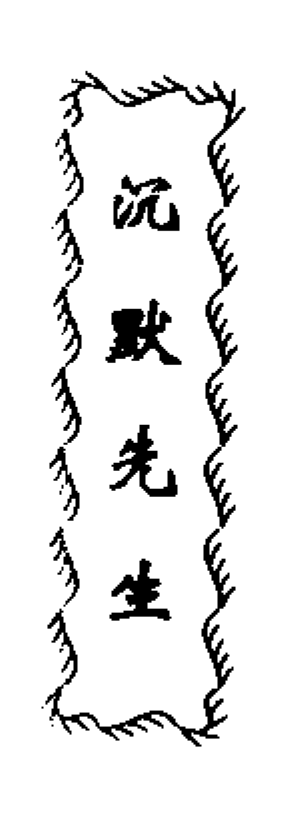
西，都作为他身体的一部分，作为他人格的一部分，作为他高尚纯洁的灵魂，完好地保存着。但是，它们的使用权，正如她对朋友们所说，也是因袭陈规的产物。在我母亲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对陈规陋俗、对古老的风气和对迂腐思想的忠诚。她有过一个遗物博物馆，珍藏有各种过时梳子、头巾、1824 年和 1825 年的铜币。为了一切都是古老的，她甚至也想把自己变成个古老的太太。但是，我前面已经说过，在这点上她并未如愿以偿。

88. 一个诚实的借口

不，去参加送葬的想法并非来自对马车和坐马车惬意的回忆。是另外一个原因的驱动，因为既然第二天去送葬便可以不去神学院，便可以再次看望卡皮杜，而且时间也可稍微长点。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对马车的怀念，是次要的，间接的，可主要的和直接的，是前者。这样，我借口探望古尔任尔小姐的病情，有可能再去残疾人大街。我盼望一切事的进展都与那天一样：古尔任尔忧心忡忡，卡皮杜和我在长沙发椅上，手黏在一起，头发……

“我马上去请求妈妈。”

我打开栅门，在跨越它的刹那间，像是回想起曼独卡父亲的话似的，听见了她母亲的话。我用低沉的声



音重复着说：

“可怜的曼独卡！”

89. 拒绝

我请求我母亲批准我去参加送葬。她一听，感到困惑，不知所措。

“损失一天神学院的课程……”

我给她讲述曼独卡对我的友情，后来，又说到人可怜……凡是当时我能想到的理由，通通都摆出来了。茹司蒂娜表姐发表意见，表示不同意。

“您认为他不应该去？”我母亲问她道。

“我看不该去。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友谊？”

茹司蒂娜表姐胜利了。当我把这一情况讲给我们家的那位寄居者听时，他嘿嘿一笑，对我说茹司蒂娜表姐话内隐藏的原因，可能是不能够把“我人格的荣耀”赠送给葬仪。无论是什么原因，我反正是闷闷不乐；第二天，想起这一原因，觉得它并没有给我带来不愉快，后来，我发现这一原因里有一种独特的滋味。

90. 辩论

第二天，我路过死者曼独卡的家门口，既没有进去，也没有停留。倘若驻步的话，也不过一瞬间，时间



比我现在告诉你们说这件事的时间还要短暂。如果我现在没有记错，我当时甚至走得比往日更快，因为我担心他们会像昨天傍晚那样再喊我。我没有去送葬，何况墓地并不遥远，就在附近，我只好边走路边回想这个可怜的人儿了。

我们并非朋友，亦非互相认识长久。亲近？他身体患病，我身体健康，在这两者之间能有过什么亲近可言？我们两者之间有过一段短暂而遥远的关系。当我埋头思考时，回想起一些片段。所有这些回忆都可浓缩成两年之前我们两人之间进行的一场辩论，是关于……你们几乎难以相信是关于什么。是关于克里米亚的战争。

曼独卡整日呆在家里，躺在床上。为了消遣，偶尔也阅读点报纸。礼拜日的下午，他父亲给他穿上一件发黑的背心，把他弄到商店的深处。从这儿他可以看到大街的一席之地，以及过往的行人。这就是他的全部娱乐活动。有一次，我在那儿看见他，感到十分惊讶。病魔正在逐渐吞噬掉他的肉体，他的手指有伸出去握手的愿望。他的外表长相实在是没有什么吸引力。当时我已年满十三岁，正奔向十四岁。第二次在那里看到他时，由于克里米亚战争正在燃起，报纸连篇累牍报导，我们两人便聊起这场战争。曼独卡说协约国一定会打赢，我说它必败无疑。



“好吧，让我们等着瞧，”他又说道，“倘若在这个世

界上正义不能取胜的话，不过这是不可能的，而正义是在协约国一边。”

“不对，先生，俄国人有道理。”

我们所在城市的报纸转载的是外界的消息，我们自然人云亦云，本市报纸给我们报导些什么我们就说什么。但是，我们两人每个人的看法也可能出自个人的喜好。在我的思想上，一贯有一些莫斯科派的痕迹。我维护俄国人的权益，曼独卡则捍卫协约国的权利。第三个礼拜日，我又走进商店，我们再次谈到这个问题。这时，曼独卡提出建议，要求我们双方用书面文字的形式交换论据。到礼拜二或者礼拜三，我收到他的两张纸，阐述了协约国的权利，以及对它的维护，其中还包含对土耳其领土完整的说明和维护。最后，他写了这样一句预见性的句子作为结束语：

“俄国人肯定进不去伊斯坦布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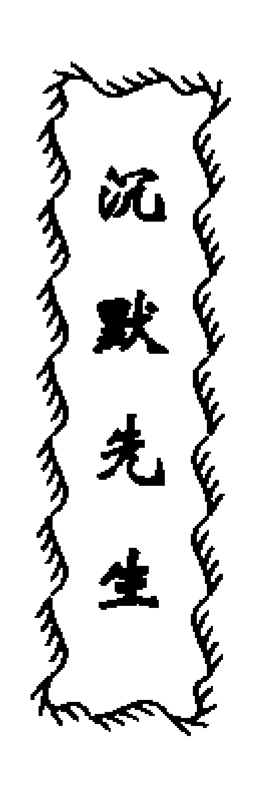
我阅读了他的论据，并开始一一否定。现在，我回忆不起来我应用过的任何一种论据。本世纪面临尾声，或许已经没有兴趣了解我的那些观点。但是，他的那些论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无法驳斥的。我也亲自把我的论点送给他看。他的论点使我走进他的卧室。他躺在床上，盖着一条破烂不堪的被单。或许因为我迷恋于辩论，或许由于我迄今尚未弄清的其它原因，我竟未感觉到从床上和从病人身上散发出的恶臭味，而且我把我写的论据递给他时的高兴是发自内心的。就曼



独卡方面而言，即便当时他的脸面肮脏得实在令人作呕，可微笑使它露出光泽，掩盖了他的疾病。他从我手中接过纸张、对我说他将阅读和做出回答时那种自信的神态，是既用我们的语言也借助他人的语言都无法完全和真实表达的。因为这种自信不夸张、不喧嚷、没有手舞足蹈。他的谦虚也不许可他手舞足蹈；他的自信简单、伟大、深刻，是知道我的论据之前对获得胜利的一种尽情享受。他床边已备好纸张、笔和墨水。数日之后，我接到他的反驳。我现在回忆不起来是否有新的内容。可他的热情与日俱增，末尾还是那句话：

"俄国人肯定进不去伊斯坦布尔！"

我连续答辩反驳过他三次。从此以后，这场激烈的辩论又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双方没有任何一方肯退让，都在尽心尽力地捍卫自己的被保护人。曼独卡的论文比我写得长，比我写得迅速。我自然有一大堆事儿，如学习、娱乐、家庭，还得从事各种体育锻炼，它们都分散着我的精力。曼独卡除了礼拜日下午观看街上那片巴掌大的地方之外，就只有这场全城和整个世界关注的战争了。但是，没有人跟他议论这个话题。偶然的机会使我成为他的对手。他喜欢写字，全力以赴地从事论战，仿佛它是一种根治疾病的新药。漫长的忧伤痛苦日子变得异常短暂和快乐。如果他以前经常哭泣落泪的话，现在他的眼睛已经告别了泪水。在他父亲和他母亲的言谈举止及表情上，我也觉察出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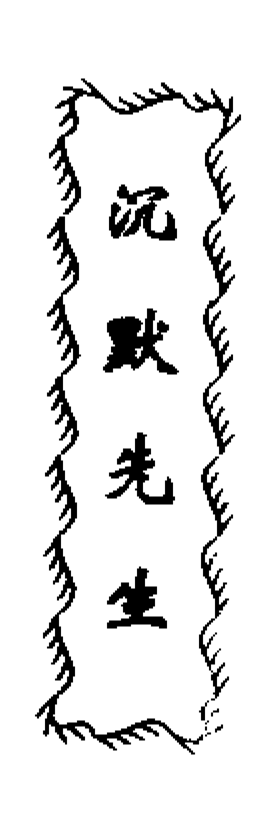
种变化。

“自从先生给他写过那些论据以后，您想象不出他是如何生活的，”有一次，在街口这个商店的主人对我说，“他整天有说有笑。当我派店员把他写的论点给您送去时，他就开始打听着您反驳的消息。倘若您迟迟不回答，只要您从我们门口路过，他必问店员无疑。在等待您的答复期间，他反复阅读各种报纸，并做笔记。一旦收到您写的论据，他立即埋头阅读，并且马上着手给您书写回答。有些时候，他不吃饭或者是吃不下饭。因此，我也想求您一件事，就是请您不要在吃午饭或者是吃晚饭的时间给他送来您写的论点。”

对这场论战感到厌倦的，首先是我。我开始拖延给他的回答，直到最后不给他任何答复。在我不给他任何回音期间，他还继续坚持给我送来过两三次论据。但是，没有收到一点反驳。由于劳累或者为了不自找没趣，他终于彻底结束了自己的辩护。与开头一次，以及所有其它各次的论点一样，最后一次的论点仍然重复着永恒不变的预言：

“俄国人肯定进不去伊斯坦布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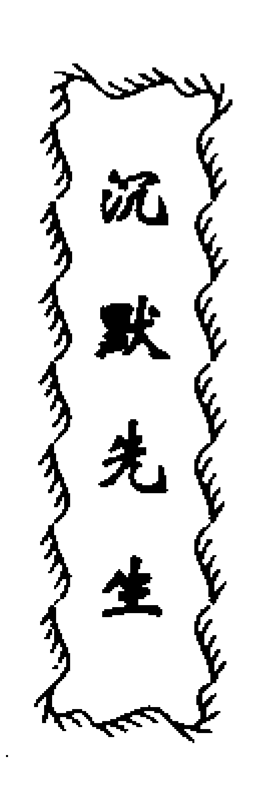
俄国人的确没有进入伊斯坦布尔。无论当时还是以后，甚至现在也未进去。但是，这一预言真的是永久性的吗？某一天他们会进入吗？它是个难题。为了进入坟墓，连曼独卡自己都花费了三年的解体时间。自然界是这样，历史也是这样，都不是闹着玩的。曼独卡



的生命在顽抗，土耳其在顽抗；倘若最后曼独卡退让了，这是因为他没有像英法这样的同盟，不能把这种退让看成是医学和制药学的简单协定。与国家的灭亡一样，曼独卡最终死了。在我们这种特殊情况下，要弄清的问题不是土耳其会不会亡国，因为死神不会饶过任何人，而是俄国人有一天会不会进入伊斯坦布尔。对于我那个身患麻风病、躺在肮脏、破烂、臭不可闻的被子下的邻居来说，曾是个问题。

91. 安慰人的发现

显然，我现在在这儿写下的想法不是在前往神学院的路上的思考，而是现在坐在新糖厂的办公室内的思考。当时，我没有任何可称之为想法的想法，但下面这个除外：我成了我的邻居曼独卡病痛的减轻剂。今天，我认真思考，认为我不仅减轻了他的痛苦，而且还给予他了幸福。这一发现使我感到安慰。现在，我已经永远无法遗忘是我给一个可怜的人儿送去了两个或三个月的幸福，使他将疾病和其它事一概置之度外。这在结算我的人生功过时也算得是一桩事。倘若在阴曹对无意做出的善行也设有这种或那种奖励，那么在我犯下的无数罪过中，我的这善举将赎回一个或者两个罪行。说到曼独卡，我现在仍然不相信发表不赞同俄国的看法会构成罪过。但是，如果能构成罪过，他仍



将为四十年前得到的两个月或三个月的幸福赎罪。由此他可得出结论（为时已晚）：当时他最好是仅仅在心里叹息抱怨，对任何事莫发表任何意见。

92. 魔鬼不像描绘的那样丑陋

曼独卡在我未到场的情况下埋葬了。许多人的安葬我都没有出席，而且没有丝毫的感觉。但是，唯独他的埋葬使我着实悲伤难过。原因我前面已经说过。即使略去不算我对马车的喜欢……每当回想起人生的第一场辩论，想起他收到我书写的论点时那种喜悦，以及准备驳倒我时的那种自信，也感觉到有一种我不可名状的悲切。但是，岁月不仅抹掉了所有这些怀念，而且铲除了它们复活的须根。不仅仅是岁月，还有两个人来协助岁月。一个是卡皮杜，她的影子在同一夜晚与我睡在一张床上；另外一个人，我在下一章再说出。本章的下一部分只有这样一个请求：倘若某人一定得读我这本书，而且专心的程度超过一册书价格的要求时，请您不要忘记做出魔鬼不像描绘得那样丑陋的结论。我想说的是……

我现在想说的，是我那位住在宰马大街的邻居用反对俄国的看法来缓解自己的疾病，给他那正在腐烂的肉体一种精神光彩，使它们得到欣慰。世界上，肯定存在有更大的安慰，而其中最好的安慰之一，是不得任



何疾病。可大自然真是神奇透顶，拿着悬殊和差异取乐，手持鲜花向最令人作呕或者最使人悲伤的东西招手示意。也许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花儿才能显得更鲜艳美丽。我的花匠断言，为了使紫罗兰具有高雅的香气，必须用猪粪。我没有核实，可他说的应该是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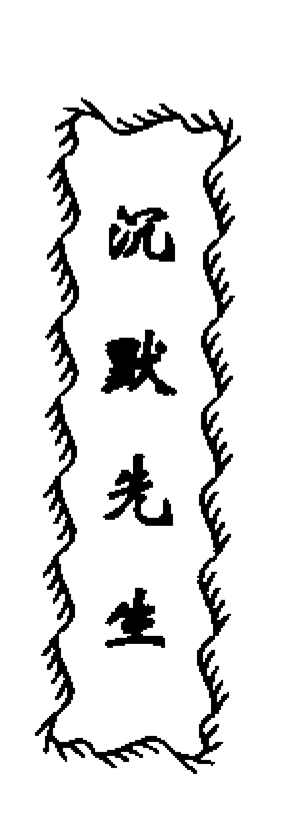
93．一位挤走死者的朋友

至于另外一个具有涤荡驱除一切力量的人物，他是我的同学艾斯科巴尔。他礼拜日中午之前来到了宰马大街。一位朋友就这样取代了一名死者。仿佛这位朋友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我似的，他竟然双手握住我的手不放达五分钟之久。

“艾斯科巴尔，您同我一道吃晚饭吗？”

“我就是为同您吃晚饭来的。”

我母亲感谢他对我的友谊。他虽然有些拘谨，似乎没有现成的话，但回答得还是非常斯文。读者，你已经看到，他前一次可不是这样。那次他口若悬河。但是，人不能总是一样，任何时候都一成不变。他说的意思可概括如下：他之所以尊重我，是因为我具备许多优秀的品德，受过高雅的教育。他还补充说，在神学院里，无论教师还是学生，人人喜欢我，他也不能不喜欢我。他一再说这是因为我受过教育，有良好的榜样，有上帝赐给我一位“温柔和罕见的母亲”……他说这段话



时，嗓子似乎被什么东西卡着，声音有些颤抖。

大家都喜欢上他。我高兴异常，仿佛艾斯科巴尔是我的发明创造。若塞·迪亚司奖赏他两个“最……”；戈斯麦大叔连说了两个博学多才；茹司蒂娜表姐当时没有挑剔到他的毛病，可过后，是的，过了两个或者三个礼拜之后，她对我们说我的朋友艾斯科巴尔爱多管闲事，有着一双侦探似的眼睛，什么都逃脱不了他的目光。

“这是他的眼睛，”我解释说。

“我也没有说这是别人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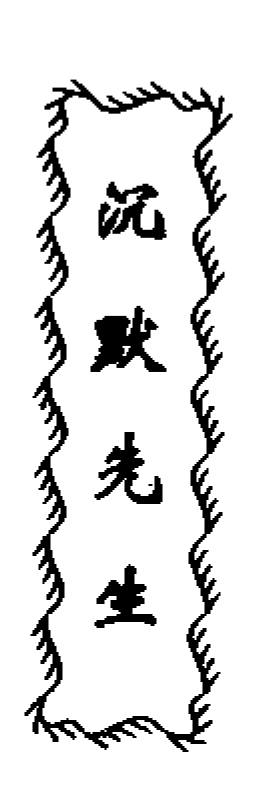
“是一双深思熟虑的眼睛，”戈斯麦大叔发表意见说。

“没说的，”若塞·迪亚司急忙说道，“但是，也可能唐娜·茹司蒂娜太太说的有道理。的确，一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深思熟虑与天生的好奇心能够完美地结合为一体。看样子，他是好奇，仿佛是这回事，但是……”

“依我看来，他是个十分庄重的青年，”我母亲说。

“完全正确！”为了不与我母亲的看法相左，若塞·迪亚司确认道。

当我向艾斯科巴尔提及我母亲对他的看法（自然，没有对他说及其他人的看法）时，我看到他显得格外高兴。他感谢道，这是我母亲忠厚善良。他也对我母亲大加称赞，说她是位严肃、出众和年轻的女主人，非常



年轻……多少岁啦?

“已过四十,”由于虚荣心,我含糊地回答道。

“不可能!”艾斯科巴尔惊呼道,“四十岁! 连三十岁都不像;她非常年轻、漂亮。您有着上帝恩赐给您的这对眼睛,肯定得像谁;分毫不差,是她的那双眼睛。她守寡多少年了?”

关于她的生活,关于我父亲的生活,凡是我知道的,和盘端出,通通对他讲了。艾斯科巴尔目不转睛、专注地听我陈述,有时还提出问题,请求我把疏忽或不清楚的段落做进一步的解释。我告诉他有关我家庄园的事,我现在是连个影儿都回忆不起来,因为我离开那里时年纪很小。这时,他对我叙述了他三岁时的两件或三件往事,迄今我还历历在目。他问我没有产生过返回庄园的念头?

“没有,现在我们是再不回去了。请您看,那个正在走过去的黑奴,他就是从庄园带来的。托马斯!”

“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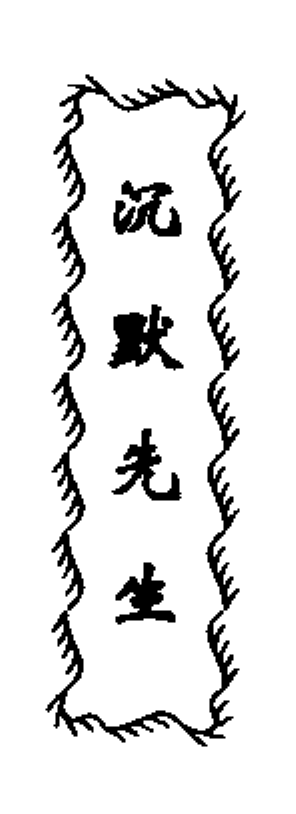
当时,我们两人在我家的菜园内,那个黑奴前去干活。他走到我们面前,听候吩咐。

“他已结婚,”我告诉艾斯科巴尔说,“马丽亚在什么地方?”

“她在碾压玉米。是的,主人。”

“托马斯,你还记得那个庄园吗?”

“记得。是的,主人。”



“好啦，你走吧。”

我把另外一个指给他看。还让他看了另一个，这个叫彼得，那个叫若塞，另外还有一个叫达米昂……

“全是按字母表上的字母起的名，”艾斯科巴尔打断我的话说。

的确是这样，他们的名字是些不同的字母。只有这时，我才发现这一现象。我还给他指看了其他的奴隶，有的名字甚至完全一样，只能用绰号或者是特征将他们加以区分，如褐黄色若昂，胖子马丽亚，或者用国籍区分，如莫桑比克的安东尼奥……

“他们都居住在您家吗？”他问道。

“不，有些在街上打零工，有些已经出租给其他人。不可能都呆在家里。他们并非是庄园里的全部奴隶，大部分仍留在那里。”

“城内的住宅狭窄，庄园的住宅自然宽敞，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唐娜·格洛丽亚竟然能很快就习惯了城市里的生活。”

“我不知道。仿佛是习惯了。我妈妈还有其它几座房子，都比这所大。她说她在这儿要一直住到死。其它几处都已出租，其中，有的相当宽大，如售货摊大街那座……”

“我参观过那座，的确是漂亮。”

“在新城市的里约康布里多大街也有房子；一座在卡特特大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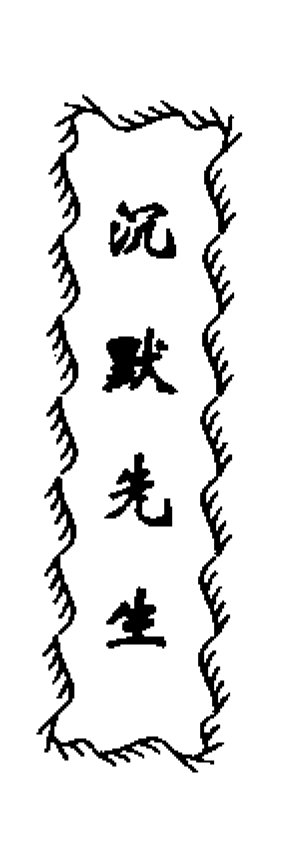


“您绝不会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他非常亲切地笑着最后说。

我们朝院子的深处走去。我们路过洗衣房时，他在这儿停下来，瞧了一会儿捶衣石，就洗衣问题发表了一通见解。接着，我们继续往前走。他究竟发表了哪些看法，我现在回忆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我当时认为他的看法有独到之处，我格格一笑，他也笑啦。我的快乐唤醒了他的快乐。天空是如此湛蓝，大气是如此明净，仿佛大自然也与我们两人一道格格笑。这是当今世界上美好的时刻。这种内心和外界的谐调，艾斯科巴尔用优美和激昂的言词把它表露，使我深受感动。后来，谈到心灵美和肉体美的谐调，他又说到我的母亲，称赞她说：“是位双料的天使。”

94. 算术的思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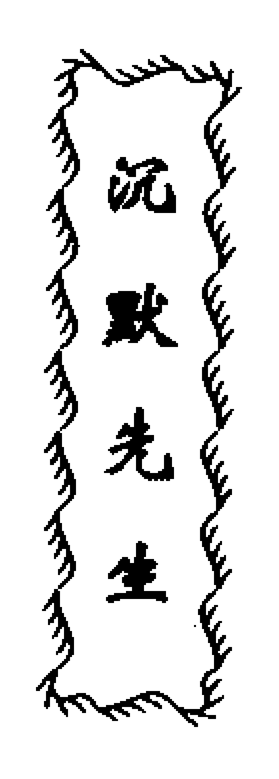
他赞扬的话很多，我不赘述了。他不仅仅善于赞扬和思索，还善于计算，不只快，而且还准确。他具备霍姆斯(2+2=4)的算术头脑。他算加数是那样不费吹灰之力，乘法背得如此娴熟，人们简直难以想象。除法对于我来说一贯是个难题，可对他来说，却易如反掌。他脸朝上，闭一会儿眼睛，嘴里念着数字的名称，算好啦。他能算到7位、13位和20位数字。他酷爱算术到痴迷加号的程度。他对我说，尽管数字不多，可



它们的孕育能力远远超过字母表上的25个字母。

“有些字母无用，有些可以删去，”他说，“D和T两个字母的用途有什么差别？发音几乎相同。B和P两个字母也一样。S、C和Z三个字也一样。还有K和G，等等。它们在书法上造成混乱。您瞧瞧数字，没有起同一作用的两个数字，4就是4；7就是7。更令人感到奇妙的是一个4和一个7构成了另一种事物，得用11表示。现在，您把11加一倍，它变成22。您再用同一数字去乘它们，结果成了484，以此类推。但是，最有趣的莫过于零的运用。零本身没有丝毫价值。但是，零的负符号的作用恰恰意味着增加。单独一个5就是5，您给它加两上00，就成了500。因此，原本没有价值的东西就变得非常有价值了，这样的事是人们把相同的两个字母重叠在一起所无法做到的。我无论在APROVO（意为我同意。——译者）说成一个P或者说成两个P，意思都一样。

我受过我父母亲正字法的言传身教，对他这种胡言乱语觉得非常不入耳，可我没有胆量批驳他。然而，有一天我说了几句辩解反驳他的话，他回答说这是一种偏见，并且补充说算术的思维可以走到无限远，但是，这些思维有一个优点，就是容易驾驭。我当时还没有能力立刻解决一个哲学或者语言问题，而他却能在三分钟内把任何的数量相加起来。



“例如……请您给我说个情况，请您给我说个我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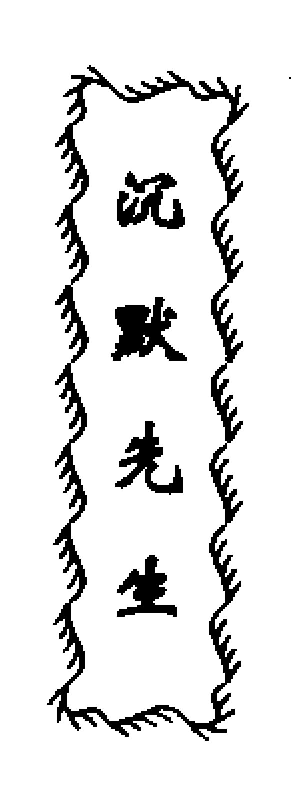
前不知道现在我也不可能知道的数字……好啦，请把您母亲住宅的数目和每幢住宅的租金告诉我，倘若我在一两分钟内算不出它们的总数，请您把我勒死！”

我接受他的打赌。过了一周，我把几处房子以及租金用数字写在一张纸上递给了他。艾斯科巴尔接过那张纸，一一过目，目的在于将它们记在脑子里。我开始看表，他仰起脸，闭上眼睛，嘴里轻轻地……嚯！风也没有刮得如此快！他说到做到。刹那间，便对我高声喊道：

“每月一共是：107万列伊司。”

我愣住了。读者，你想想，房子不少于9处，租金从7万到18万，每座都不一样。我算出来可能得花上三或者四分钟，而且还得写在纸上，一笔一笔相加。艾斯科巴尔心算，玩耍似的。他用胜利的目光瞧我一眼，问我是否准确。我从衣服口袋里取出那张写有总数的纸，指给他看，数字完全相同，不差分毫，是：107万。我只得点头称对。

“这证明算术的思维再简单不过，因而也是最自然的了。自然是简单的，艺术则是混乱如麻。”



我这位朋友的心算如此轻松自如，我感到十分兴奋，不由自主地上前拥抱他。当时，我们是在院子里，神学院的其他一些学生都亲眼目睹我们两人搂抱在一起。与学生们在一起的一位神甫勃然大怒。

“要庄重！”他对我们说，“不允许这些放肆的行为；

互相热爱应有节制。”

艾斯科巴尔对我说，那些学生和那个神甫妒忌我们，并向我提出建议，说我们两人与他们分开住。我打断他的话，说不成；如果是妒忌，那么同他们分开住，他们就更加妒忌。

“让我们狠狠地气他们一番！”

“可是……”

“让我们今后更加亲密友好。”

艾斯科巴尔使劲偷偷地握住我的手。由于用力太大，迄今我的手指还有些疼。倘若手指痛不是由于我伏案长期笔耕不辍所致，那么无疑就是错觉。让我们把笔搁下休息一会儿……

95. 教皇

艾斯科巴尔的友好与日俱增，日益发展和密切。若塞·迪亚司的友好不甘落在它的后边。第一个礼拜，若塞·迪亚司在家里对我说：

“现在，您肯定是要离开神学院了。”

“是吗？”

“您等到明天。现在他们叫我，我马上得去同他们玩牌。明天在您的房间，在后院，或者我们去做弥撒时走在街上，我给您说说是怎么回事。这种想法是如此神圣，与教会没有丝毫相背之处。小本托，明天说。”



“可您说的有把握吗?”

“非常有把握!”

第二天,他向我透露了这一秘密。我现在承认,当时乍听起来,我真有点眼花缭乱,因为在我这名神学院学生的眼里,他带来的信息关系到我的前程和我的灵魂。还不仅仅如此。在他看来,我的母亲已经对从前许下的愿感到懊悔,希望我不进入教会的圈子。但是,她认为她的许愿在精神上已经把她与教会紧紧捆绑在一起,无法解开。必须中断这种联系,而《圣经》起过这种作用,因为它把这种脱离关系的权力交给了众位使徒。因此,他和我将共同前往罗马请求教皇赦免……问我看怎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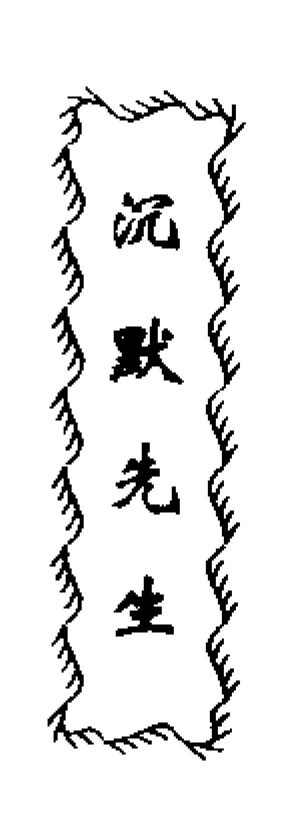
“我认为可以,”思考了几秒钟以后,我回答说,“可能是个妙法。”

“是唯一的办法,小本托。是唯一的办法!我今天就去同唐娜·格洛丽亚谈,把一切都向她解释清楚。我们起程的时间可能是两个月后或者更早……”

“最好是下个礼拜日谈,请您让我先考虑一下……”

“啊,小本托!”这位寄居者打断我的话说,“您还考虑个啥?您还想要干什么?我说吧?您不是在烦扰您这位老朽吗?您想干的是同一个人商量商量。”

严格地说,是两个人,卡皮杜和艾斯科巴尔。但是,我死也不能承认我想同任何人商量。什么人,院长



吗？是不应该给他说这种事的。不能，无论院长，无论教师，任何人都不能说。需要的只是思考的时间，一个礼拜，下个礼拜日我可能回答。不过，我当时立即对他说我认为您的主意不错。

“不错吗？”

“不错。”

“那么，我们今天就定下来。”

“人们去罗马可不是去玩耍的。”

“谁只要鼻子下面长着嘴，他就可以去罗马。在我们这种情况下，这张嘴就是钱。好啦，您可以为我，不，为自己好好花笔钱……买上两条裤子、三件衬衣和日常用品，别的都不需要。我作为以传播福音为职业而谋生的圣·保罗传教士前去。当然，我去，并不是传播福音，而是寻求福音。让我们带上罗马教皇代理使节和主教的信函，交给我们的牧师，还带上方济各会修士的信函……我心里明白，会有人反对我的这种想法。他们会说就从这儿向那儿请求赦免也是可以的。可是，除了那些我还没有说出的原因外，人们看到您这位受恩赐的对象、有朝一日有希望当上牧师的人亲自前往梵蒂冈，跪倒在教皇的脚下为您最仁慈和最温柔的母亲请求上帝的赦免，这是多么隆重和多么体面的事。只要想到这一点就会觉得去趟值得。请您再想想您跪倒在红衣主教脚下的场面。教皇陛下面带着福音的微笑，躬身、询问、谛听、赦免和祝福。天使们聚精会神地



注视着他。圣母叮嘱她最神圣的孩子说，小本托，您的种种愿望都将得到满足，您在人间热爱一切，在天堂上也会受到一切的热爱……”

我不能再多说，因为得结束本章了，可他还在滔滔不绝、没完没了地演说。他说到我作为天主教徒和恋人的种种思想感情。我看到我母亲轻松的心灵，我看到卡皮杜幸福的表情，她们两人都坐在家里，我同她们在一起，若塞·迪亚司同我们在一起。这一切都归功于我们去罗马这趟短途的旅行，尽管我还只是从地理的角度和精神上知道它位于何方。但是，它距离卡皮杜的意愿有多远？我还不知道。这是问题的关键。倘若卡皮杜认为路途遥远，我就不去。可这得听她说。还得听听艾斯科巴尔的意见，他可能会给我出个好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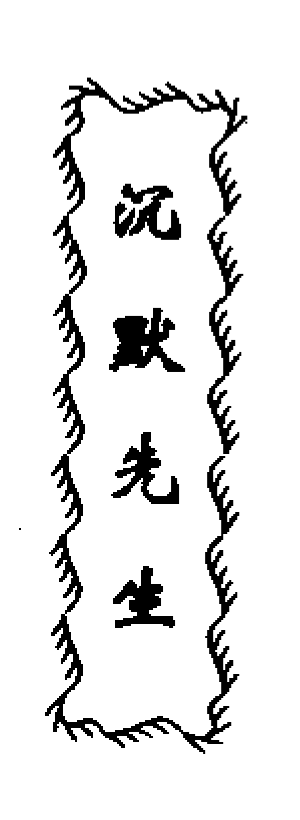
96. 一个替身

我把若塞·迪亚司的主意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卡皮杜。她仔细认真地听我说完后，非常伤心。

“您要走啦，”她说，“把我全然忘啦。”

“永远不会忘！”

“会忘记的。人人都说欧洲异常美丽，尤其是意大利。女歌唱家不是都打那儿来的吗？小本托，您会忘掉我的。没有别的办法吗？唐娜·格洛丽亚对您离开神学院是盼得要死。”



“是的。但是,人们都认为她仍然会念念不忘她的许愿。”

卡皮杜是既想不出别的办法,又不十分同意这个办法。走在路上,她请求我发誓六个月后一定返回,倘若要去罗马的话。

“我发誓。”

“向上帝吗?”

“向上帝发誓,向人间万事万物发誓,保证过六个月我一定回来。”

“可如果教皇还没有赦免您呢?”

“我就派人给您这样说。”

“可如果您撒谎呢?”

这句话狠狠地刺痛了我的心,可我没有能够立即想出反驳她的话。卡皮杜又是跟我笑,又是骂我伪君子,跟我直嚷嚷。后来,她说她相信我会履行我的誓言,可即便是这样,她还未立刻表示同意。她还在想有没有别的法子,我这边也在想。

我返回神学院,把这一切通通都说给我的朋友艾斯科巴尔听了。他听时注意力的集中与卡皮杜一样,听后的忧伤与卡皮杜相同。他的眼神一贯飘忽不定,可这一次却直直地盯着我,几乎要把我吞下肚里。突然,我看见他脸面上闪出一道亮光,显示出他有某种想法要说。

我听他胸有成竹地说:



"不必要,小本托,不必要这样做。有比较好的办法。我之所不能说它是最好的办法,是因为教皇超越一切。但是,还有产生同样效果的办法存在。"

"什么办法呢?"

"您母亲向上帝许愿要给他一个教士,不是吗?好吧,让她给上帝一个教士,但不是您。她完全可以收养一个孤儿小青年,使他替您接受神职。他成为教会的一名神甫,您就……"

"我明白,我明白。是这么回事。"

"您不同意吗?"他继续说道,"您到教廷书记官那儿去请教一下这件事。倘若他有不同看法,或者您愿意的话,我去询问。如果他拿不定主意,您就跟主教先生说。"

我一边思考,一边说:

"好的,看来成。许下的愿的确是还了,因为没有少上一个神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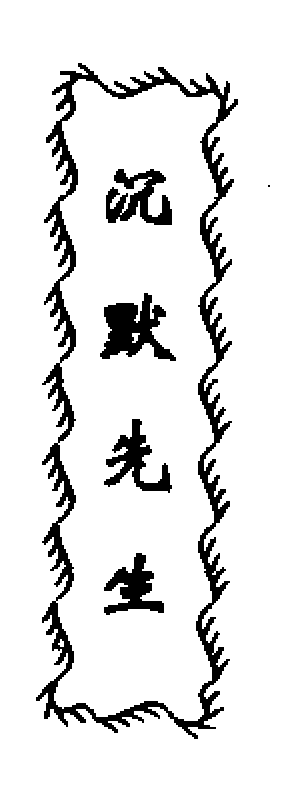
艾斯科巴尔还提醒我说,从经济角度来看,问题也好办,我母亲要花的钱同花在我身上的钱一样多,因为找一名孤儿不需要巨大的开销。除了奴隶……之外,他又说到房租的总数 107 万。

"没有别的办法,"我说。

"我们一道出去吧。"

"您也出去?"

"我也出去。我要进修我的拉丁语,所以出去。我



连神学都没有学。甚至拉丁语也不必要学。在商业上它用什么用场?”

“通过这个符号你将获得胜利,”我用拉丁语笑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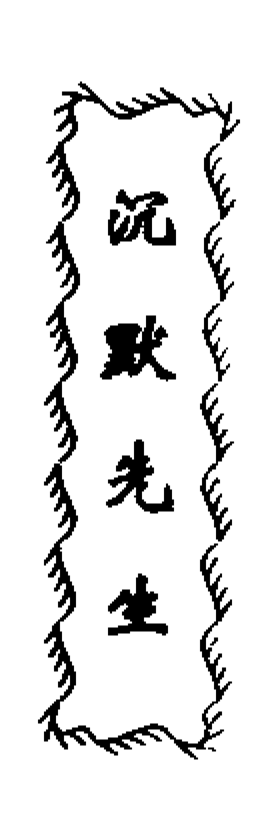
我有种春风得意的感觉。啊!这种希望使万物都笑逐颜开。艾斯科巴尔脸上绽开了笑容,看来他喜欢我的回答。后来,我们俩分别凝神,可能都在考虑自个的事。当我的目光从远处收回,再次感谢他想出这一计划时,他仍然在凝神沉思。不可能有比该计划再好的计划了。艾斯科巴尔听到我说这句话,感到无比的高兴。

“再一次,”他非常严肃地说,“宗教和自由结成为良好的伙伴。”

97. 离开

一切活动都围绕着这一计划的实现而展开。我母亲有过一阵的犹豫。但是,当卡布拉尔神甫咨询过主教,回来对她说行,能这样办时,她终于让步了。年底我离开了神学院。

当时,我大约十七岁稍多一点……写到这儿,应是本书的一半。但是,由于我缺乏经验,仍然被这杆笔牵着鼻子走。要把精彩的事儿都说完,我几乎得罄尽世上的纸张。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大步流星地向前



走，一章接着一章地写，少改动，少思考，任何事只写个梗概。既然本页包容了数个月，其它一些页内将会容纳数个年头。这样，我们才会走到尽头。面对这种残酷的需要，我现在所做的牺牲之一，就是对我十七年来的激动心情逐个进行分析。读者，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过十七岁。如果有过，你应该知道那是一半成年人和一半孩子气组成一个对什么都怀有好奇心的年龄。我们的寄居者若塞·迪亚司可能会说我极其好奇，他说的一点都不差。是什么东西赋予我这个极其好奇的素质？我在这儿永远也不能说出，否则我会陷入刚刚指责过的被笔杆牵着鼻子走的错误。一一分析我那个年代的各种激情已进入我的计划。虽然这些激情是神学院的产物，我母亲的产物，是洁白无瑕的结晶，但我已觉得它有妄自尊大和傲慢无礼的迹象。之所以会有这些苗头，除了血统之外，也是街头巷尾或者趴在窗户上不让我过安宁生活的那些姑娘们造成的。她们认为我长得漂亮，而且还当面对夸过我。有的姑娘们还想走到我的身边欣赏我的美容。虚荣心是腐败堕落的起点。

98. 五年

理智取得了胜利，我前去学习了。

我度过了十八岁、十九岁、二十岁和二十一岁。在

二十二岁时，我已是法律学士。

我周围的一切都改变了模样。虽然还是往日的头巾、连衣裙、平底黑鞋，可我的母亲开始衰老。尽管白发不愿来临，但稀疏的几根已散乱地分布在头顶。她再也不可能东奔西跑。戈斯麦大叔身患心脏病，前去休养。茹司蒂娜表姐只不过增添了几岁。若塞·迪亚司也是一样，增加了几岁，不过还没有老到不拗着一定要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同我一道飞快和兴致勃勃地跑下山回家报喜、似乎学士就是他自己的程度。卡皮杜的母亲已经过世，她的父亲退休，当时的职务正是他想告别人生的职务。

艾斯科巴尔在里约热内卢最初建立的一家商行里工作了四年之后，开始经营咖啡生意。茹司蒂娜表姐认为他始终心怀要我母亲二婚的想法。如果他真有这个主意，应该不可忽视的是他们之间年龄的悬殊。或许他考虑的只不过是把我母亲吸收入股，成为他的第一批商业伙伴。事实上，应我的请求，我母亲已经透支给他了一些钱。而他有了钱，立即分毫不差地又还给了她。可还钱时，他总免不了说这句风凉话："唐娜·格洛丽亚胆小如鼠，没有野心。"

五年的分别，并没有使我们的关系冷淡。他是我与卡皮杜之间信件交换中的第三者。自从他看见过卡皮杜之后，他鼓励我要对她穷追不舍。他结识了珊查的父亲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又进一步密切了他与卡



皮杜的关系,使他作为朋友为我们俩服务。最初,卡皮杜难以接受,她宁肯要若塞·迪亚司。但是,若塞·迪亚司还把我当小孩看待仍然散发出尊宠孩童的余味,使我对他感到反感。艾斯科巴尔获得了胜利。虽然卡皮杜感到羞涩难为情,仍然把第一封信交到他的手里。随后,这封信又生出一封接一封的信件,它成了其它许多信件的母亲和祖母。即便艾斯科巴尔后来结了婚,也没有中断这种服务……他结婚了,读者,请您猜猜同谁?就同那位善良的珊查。她是卡皮杜的朋友,差不多就是姐姐,以至于艾斯科巴尔有一次给我写信,称卡皮杜为他的"小姨子"。情感、亲戚关系、艳史和诸多书籍就是如此形成的。

99. 儿子是父亲的模样

当我获得学士学位返回家,我母亲几乎高兴死了。若塞·迪亚司看到我们母子俩人拥抱在一起,他一边回忆《圣约翰福音》,一边对我们说话。他的声音迄今仍在我的耳边回荡。他说:

"夫人,这就是你的儿子!孩子,这就是你的母亲!"

我母亲成了个泪人。她说:

"戈斯麦兄弟,模样像他父亲,对吗?"

"是的,有些地方像。眼睛、脸盘,像他父亲,不过



有点现代化，"他作为玩笑最后说，"格洛丽亚嫂子，请您说说，当初他不坚持当神甫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您看这位浪荡公子能成为一位合格的神甫！"

"我的替身怎么样？"

"还好，明年就被授以神职，"戈斯麦大叔回答道，"你一定得去参加他的授神职仪式。倘若我的心脏病允许，我也要去。你的心里得时刻想到他，好像是你自己在接受圣职，这才好。"

"说得好！"我母亲惊呼道，"可您仔细瞧瞧，戈斯麦兄弟，您瞧瞧他的长相不是我那位死去的人儿！小本托，朝这儿瞅，朝我看。我始终认为你像他，现在更像他。只是小胡子有点儿散乱……"

"是的，格洛丽亚嫂子，小胡子确实……可非常相像。"

我母亲吻了我，她的温柔程度我不知如何形容。为了讨得我母亲的喜欢，戈斯麦大叔称我博士。若塞·迪亚司和家里的所有人，茹司蒂娜表姐、奴隶们、来访者、巴杜亚、他的女儿以及妈妈本人，也一律都跟着他叫我博士。

100. "你肯定会成为幸福的人儿！"

在我的房间里，我打开箱子，从洋铁筒内取出我的



学士证书。我就沉浸在幸福和光荣的思索中。我眼里浮现出若塞·迪亚司默默无闻和热心周全地为我操劳的身影，我看见了我的婚礼，看见了我的锦绣前程，看见了一位肉眼看不见的仙女下凡，用同样温柔和炽热的语气对我说："你肯定幸福，小本托。你将成为幸福的人儿。"

"为什么您会不幸福呢?"若塞·迪亚司挺直腰杆，眼睛盯着我问道。

"您听见了吗?"我受到惊吓，也站起来问道。

"您听见了什么?"

"您听见有人说我将成为幸福人儿的声音了吗?"

"多新鲜！是您自己在说……"

即便是现在，我也能够发誓说那声音是仙女的声音。自然，许多仙女从小说和诗歌里被驱逐出来后，又钻进了人们的心里，然后从里向外说话。例如，刚才这种说话的声音，我多次听到，它响亮，清晰。无疑，它是苏格兰的女魔法师表妹的声音："麦克佩斯，你肯定当上国王!"(麦克佩斯，1040—1058年苏格兰的国王。——译者)"小本托，你肯定会成为幸福的人儿!"自始至终，说的是同一预言，而且用同样一种一成不变的语调。当我从惊吓中苏醒过来，听见了若塞·迪亚司演说的尾声：



"……您肯定会成为幸福的人儿，因为您受之无愧。正像您配得到这张学士证书一样，它不是任何人

的恩赐。您的各门功课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就是证明。我已经告诉过您我尤其是从各位讲师嘴里听到的对您的大大赞扬。再者，幸福不仅仅局限于光荣，它也意味着别的什么……哦！您可没有把您心窝里的话都掏给您的老朽若塞·迪亚司！可怜的若塞·迪亚司在这儿是被遗弃在一个旮旯里，是个汁被吸干了的腰果，分文不值。现在是些年轻人，是些艾斯科巴尔……我不否认他是个非常杰出的青年，是干才和第一流的丈夫。但是，我这个老朽也知道爱……”

“可是怎么回事呢？”

“它能是什么呢？谁人不知？何人不晓？……邻居们的那种亲情应该以这件事告终。它是上帝的真正祝福，因为她是一位天使，一位超级天使……请您宽恕我以往把卡皮杜比喻成吉卜赛女人的不当，小本托。那是一种突出那位姑娘完美无缺的方式。从前，我只注意到她的反面，我把小孩的举止与性格的表现形式混为一谈，我没有看到这个淘气、但当时已具有凝神沉思目光的女孩子已经是一朵能够结出一个茁壮、甜蜜果实的奇特鲜花……您为什么不把其他人知道的事讲给我听呢？您在家里让人猜谜并举手同意？”

“妈妈会同意吗？”

“哪能不同意呢？我们已经谈过此事。她屈尊征求过我的意见。请您问问她，我用明确和赞同的语言跟她说了些什么；请您问问她。我对她说她找不到再



好的媳妇啦，她善良、谦虚谨慎、有才能、对大家友好……一个家庭主妇，我无法对您再说啦。您母亲过世后，她操持一切。巴杜亚现在已经退休，他整天忙碌的不外乎是领领退休金，然后交给女儿。女儿把钱作个安排，还账，做个开支单，统筹一切，买食品、衣服、电等。您去年见到过她，就她长得貌美、楚楚动人而言，您比任何人都心里清楚……”

“但是，关于我们的婚事，我妈妈也肯定征求过先生的意见?”

“正面直接征求我的意见，没有。她屈尊问过我卡皮杜能否成为一个好妻子。可我回答时说的是媳妇。唐娜·格洛丽亚没有否定，甚至脸面上还绽出笑容。”

“只要妈妈给我写信，她总是要说到卡皮杜。”

“您知道她们相处十分融洽。因此，您的表姐越来越感到恼火。可能她很快就要结婚。”

“茹司蒂娜表姐?”

“您不知道? 说来话长。不过，简而言之，若昂·达·科司塔博士不久前死了妻子，据说(我不知道，是罗马教廷书记官对我说的)，据说两人都有点倾向结束单身生活的意思，结果就结成了伴侣。它应该是正常，无可非议的。可是，她一贯认为这位博士是一把骨头……因此，这桩婚事倒是出乎预料之外了。除非她是一座坟墓，”他笑着评论，可立即又收敛笑容，一本正经地说，“我说这些都是为了逗乐……”



下面他说的话,我都没有听见。进入我耳朵的只有我心中那位仙女的说话声。她不停地重复,但当时已经无话可说。“小本托,你肯定会成为幸福的人儿!”是卡皮杜的声音,她对我说的是同一件事,只是用词不同。艾斯科巴尔的声音对我讲的也是这件事。他们俩的话都用各自的想法证实了若塞·迪亚司的消息。最后,又过了数个礼拜,当我到我母亲面前请求她准许我结婚时,除了同意之外,她做出了一模一样的预言。我母亲说的原原本本的话是:“我的孩子,你肯定会成为幸福的人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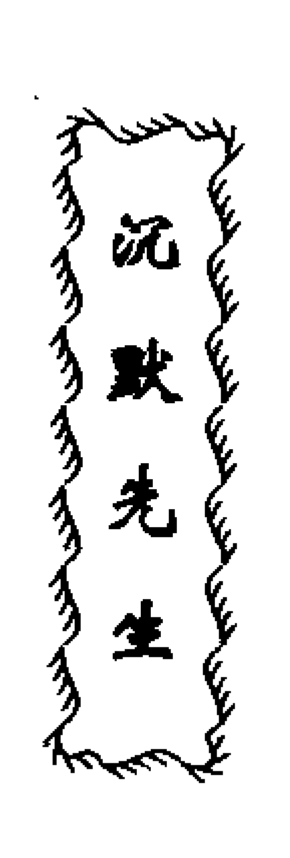
101. 在天堂

不等待读者从急切看到我们结成伉俪的盼望中苏醒,不等到读者去其它地方排遣焦急的心情,让我们一下子变成幸福人儿吧! 让我们结婚吧! 那是在一八六五年三月份的一天下午。天空洒下毛毛细雨。我们的洞房设在提如卡山。当我们登上山巅时,上帝将雨收住,点亮了点点繁星,不仅仅是那些已被发现的星座在闪烁,连那些从今往后数千年才能被发现的星体也发出耀眼的银光。接待极其热情,但并非是唯一的一次热情。圣·彼得掌握着天堂的钥匙,他打开天堂的大门,让我们进去,用法杖敲击我们之后,背诵了他的第一本使徒书里的几个段落:“但愿妇女们都俯首贴耳地



听从丈夫的吩咐……但愿烫发头上别的饰物或者黄金丝发罩不要成为她们的装饰品，而要成为藏在心中的男人……同样，你们，作为丈夫，请你们和她们共同居住，对待她们要尊重，要把她们作为最脆弱的花瓶、作为同你们共同继承生活乐趣的人儿对待……”接着，他向天使们打了个手势。他们齐声唱了段《赞美诗》，唱得非常和谐。倘若是在人间演唱，肯定与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的设想截然不符。可是，它是在天堂。歌曲和歌词谐调一致，似乎同时诞生，是一对孪生姊妹，像是瓦格纳[里卡多·瓦格纳(1813—1883)，德国著名的音乐作曲家。——译者]的一部歌剧。尔后，我们在那座无边无际的天堂进行了局部的参观访问。读者，请你放心，我不会对它做任何赘述，甚至人间的语言也不具备描写天堂的妥当形式。

说来说去，这一切可能是一场梦。对于从前这名到处听讲拉丁语和《圣经》的神学院学生来说，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事实上，卡皮杜既不懂得拉丁文，亦不懂得《圣经》，却能背诵出这样几句话，例如：“我是坐在那个渴望得到我的那个人的影子里。”至于圣·彼得说的那段话，她第二天对我说，她渴望得到一切，说我是她永远不会戴在头上的唯一金丝发罩和唯一的头上装饰品。我反驳她说，我的妻子永远会有这个世界上许多最精致的发罩来装饰自己的。



102. 关于新娘

读者，您可以想象，如果一座钟只有钟摆在动，但它没有指针，人们就无法看到钟上标出的钟点。钟摆不停地来回摆动，可没有任何外部信号表明时间的前进。这就是在提如卡山上过的那个礼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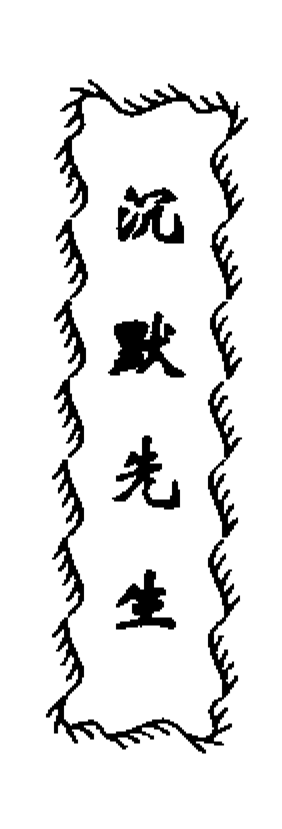
我们时不时地回到往昔的年月，回想我们昔日的忧伤和灾难作为我们的消遣。但是，这正是我们不脱离开自己的一种方式。这样，我们俩可以重新体验我们作为爱恋者长期期盼的心情，重温青少年时期的岁月和在头几章里遭受到的指责、讥笑，设阴谋想拆散我们，最后又来祝贺我们结为伉俪的若塞·迪亚司。我们不止一次地谈到下山，但是我们预订的上午往往不是落雨就是大太阳。而我们希望的恰恰又是个阴天，可它又偏偏拗着不肯出来。

然而，我发现卡皮杜有点儿急于下山的样子。虽然她同意继续呆下去，可她每谈到她父亲，说到我的母亲，说到我们失去信息，或者这个那个的，我们俩就会怄一阵子气。我问她是否对我感到厌烦。

“我？”

“看样子是。”

“您永远得是个小孩，”她用两只手抱住我的脸，把眼睛移得非常接近我的眼睛，说道，“难道说我盼望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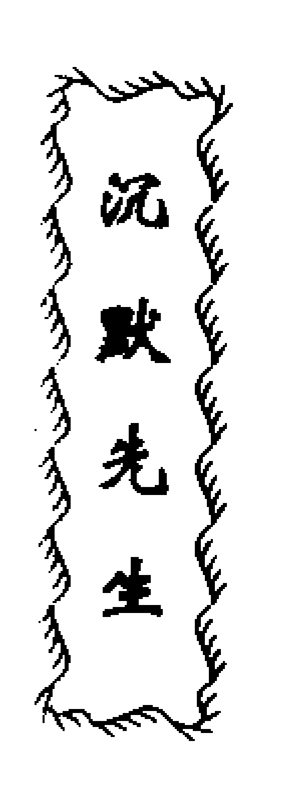
这些年就为了使您厌烦我七天不成？不，小本托。我说这话，因为确实是这样。我相信他们可能希望着早日看到我们，他们可能想象着我们生了什么病。我承认，就我而论，我是想看到我爸爸啦。”

“好吧，我们明天就走。”

“不成，必须是个大阴天，”她笑着反对说。

我逗她笑了，逗她开口说话了。可焦急下山的心情仍然在持续。我们就在阳光的照射下走下了提如卡山。

她戴上她那顶新娘帽子时那种高兴样儿，她走进走出车时把手伸给我所表现出的新娘神情，以及走在街上把胳膊伸给我时那种新娘姿态，这一切都向我表明卡皮杜急切下山的原因是想向外界展示她婚后的新状态。她憋闷在房间内和寥寥几株树木之间不能够显示新娘的气派，不够过瘾，她需要整个世界。而我下山后，同她一道漫步街头，走走停停，东瞧瞧西看看，同人交谈，我的感觉与山上完全一样。她绞尽脑汁想出各种名目繁多的外出活动，目的在于使别人欣赏我，肯定我，妒忌我。在街上，许多人好奇地回头看我，一些人停止脚步，还有的人互相询问：“他们是何人？”一位熟人回答说：“这位是圣蒂亚哥博士，经过长期青梅竹马的恋爱生活，他几天之前与那位姑娘唐娜·卡皮托丽娜结婚了。他们住在格洛丽亚大街。他们的两家在宰马大街。”两人异口同声地说：“是位健康美丽的姑娘！”



103. 幸福有灵性

健康美丽的姑娘是平平常常的姑娘。可若塞·迪亚司认为她是个好姑娘。他是登上提如卡山探望我们的唯一人。他带来了我们家里人的拥抱,带来了他们祝福的话语。这些词语是些地道的乐曲。我之所以在这儿没有把它们写出来,不过是为了节约纸张。可它们是非常悦耳动听的。有一天,他把我们俩比作是相邻两个阁楼内饲养的两只小鸟。读者,您可以想象出下面的事儿了。两只小鸟展翅飞向天空,而天空这时也变得更加辽阔,可以任鸟翱翔。我们俩谁也没有笑;我们怀着激动和深信不疑的心情在谛听,将1858年那个下午以来……统统抛到九霄云外了。幸福有灵性。

104. 金字塔

若塞·迪亚司现在是晚饭在格洛丽亚大街吃,午饭在宰马大街吃,身分两半,一半在我这儿,另一半在我母亲那儿。一切都一帆风顺。婚后两年,除了因为没有个儿子有些不高兴外,其余都称心如意。是的,我失去了岳父,戈斯麦大叔也差点一命归阴,可我母亲身子硬朗。我们夫妻俩的身体挺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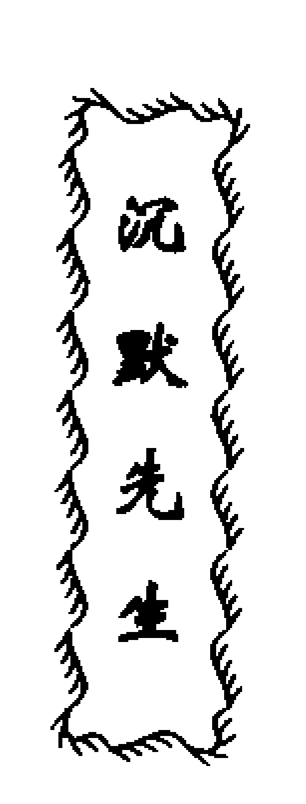
我是几户有钱人家的律师,诉状接连不断。艾斯

科巴尔对我从事法律事务的开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作中介人，使我结识一位著名律师，后来被接纳到该人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艾斯科巴尔还为我找到一些代理委托书的事宜。这一切都是他主动为我干的。

再者，我们两家的家庭关系已经提前缔结。婚后，珊查和卡皮杜仍然保持着学校的友情，艾斯科巴尔和我仍然是神学院的同窗好友。他们夫妻住在安达拉伊大街。应他们的要求，我们夫妻去过多次。但是，我们也不能想去多少次就去多少次。有些礼拜日，我们到他们家去吃晚饭，或者他们来我们家同我们共进晚餐。晚饭时间嫌太短。我们去的往往很早，一吃过午饭立即起程，目的在于尽量享受白天的时间。实在不好意思再呆下去了，我们只好在晚上九点、十点或者十一点告辞回家。现在，每当我回想起安达拉伊大街和格洛丽亚大街的那些岁月，我感觉到生活和其它一些事并非像金字塔那样庄严。

艾斯科巴尔和他的夫人日子过得很幸福美满。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我听说过有关艾斯科巴尔的一段风流韵事，发生在剧院，我不知道她是演员还是跳芭蕾舞的。倘若是事实，他也没有做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珊查淑静、端庄，丈夫勤劳、实干。由于我有一天对艾斯科巴尔说，我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儿子，他反驳我说：

“律师，不必说啦。上帝什么时候愿意，就会给您



许多个儿子。倘若上帝连一个还没有给您，那是因为他要把他们留给自己，最好让他们呆在天堂。”

“一个小孩，一个儿子是生活的理所当然的补充。”

“倘若需要，他会来的。”

他没有来。卡皮杜祈祷时多次乞求他。我也不止一次发现她祷告，乞求他早日降临。已经不是孩童时代的祈祷，现在她是提前支付酬谢金，好似预交房租。

105. 两只美丽的臂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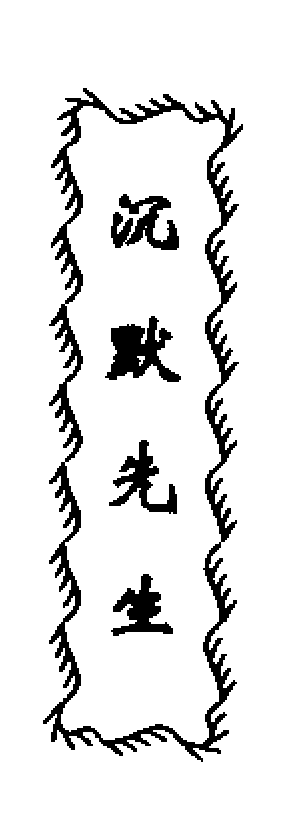
其余的事，一切都顺心。卡皮杜喜欢笑，喜欢娱乐。结婚后的最初日子里，当我们俩外出游玩散步或者是观看演出时，她像是一只放出笼子的小鸟。她把自己打扮得既文雅又大方。虽然她像其他的姑娘一样喜欢金银首饰，但她不要我给她多买，更不用说购买贵重罕见之物了。有一天，她如此生气，以至逼得我不得不答应不再给她购买任何首饰。不过，这样的时间持续得不长久。

我们的生活还比较风平浪静。当我们不同家里人或者朋友们聚会，或者不上剧院或不参加个人的晚会（个人晚会为数寥寥）时，我们就站在格洛丽亚大街住宅的窗前远眺海洋和天空，山影和船影，或者海滨上行走的人群，以此来消磨夜晚。有时，我给卡皮杜讲些有关城市的逸闻趣事，有时，给她说些关于天文学的信



息。尽管这些信息属于天文学爱好者之列，可她听得专注和津津有味。然而，也并非一贯如此，有时也会稍微打个盹儿。她本不会弹钢琴，结婚才学会，但学得飞快。从此以后，便经常在联谊会之家弹奏。在格洛丽亚大街，她弹钢琴成了我们俩的一项娱乐活动。她也唱歌，但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天赋，所以唱得很短，次数也不多。有一天，她有了一种新的看法，认为还是不唱为好。从此闭口，她说到做到。她爱跳舞，每当去参加舞会，总要精心着意打扮一番。她的两只臂膀真是……两只臂膀值得写一大段。

她的两只臂膀长得美丽动人。第一天晚上她带着她那两只裸露的臂膀走进舞场的时候，我不相信整座城里还能找出同样美的两只臂膀。诸位女读者，倘若那时你们的臂膀已经长出，是少女的臂膀。即便如此，你们的臂膀也无法与卡皮杜的臂膀媲美。在大理石的雕像上或许有这样美丽的臂膀，但那是雕塑大师鬼斧神工的产物。她的臂膀是那天晚上最美丽的臂膀，以至使我感到有些飘飘然。我之所以没有心思同别人说话，就是为了无论这两只臂膀是多么错综复杂地同其它套在袖子内臂膀交织在一起，我也要死死盯住它不放。在第二次舞会上，已不是这样的情景。在这次舞会上，我看到男人们不知疲倦地盯着她的臂膀，不厌其烦地到处搜寻她的臂膀，差不多是在苦苦乞求她的臂膀，我看见他们用黑色的袖子轻轻地蹭她的臂膀。这



时我感觉受到凌辱，心里气愤。第三次舞会，我没有去。我天真无邪，把我心中的不快统统说给艾斯科巴尔听了，所以得到了他的支持。听了我的诉说后，他立即表示赞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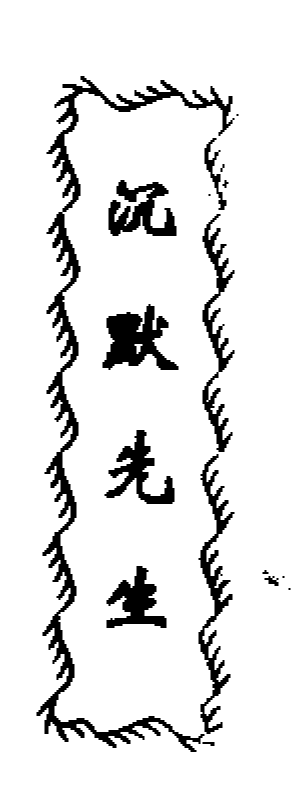
"小珊查也不去。如果去，也得穿件长袖衣服。否则，我认为不庄重。"

"是吗？但您不能说出这个理由。否则，她们肯定要骂我们是神学院的学生。卡皮杜已经这样骂过我一次了。"

并不因为怕挨骂我就不跟卡皮杜说艾斯科巴尔对我的赞同。她笑笑，回答我说小珊查的臂膀长得丑陋。但是，她立刻让步，没有参加当晚的舞会。以后的舞会，她都参加了，但臂膀上罩件泡泡纱，或者穿件我不知道是用何种材料做的衣衫，既没有把臂膀完全盖住，也未使它彻底裸露，若隐若现，好似卡蒙斯[路易斯·德·卡蒙斯(1524—1580)，葡萄牙最伟大的诗人，有葡国魂之称。他的一只眼睛在一次决斗中失明，用块细纱布蒙着。——译者]眼睛上蒙的细纱布。

106. 十个英镑

我已经说过，卡皮杜是个俭省的女人。现在，要说的是她不只节约金钱，而且还爱惜使用过的旧物。她把这些陈旧的物品作为传统、作为纪念品或者作为回



忆收藏起来。例如，一双旧鞋，一双在脚面和腿脖系上黑色带子的平底鞋，都是些她穿短靴前穿破的鞋，可她都把它们带回到家里，每过一段时间，还要打开衣柜的抽屉，把它们以及其它的破破烂烂拿出来，对我说这些都是孩子时代的片段。我母亲的性格与卡皮杜相同，既喜欢听他人说这些事，也喜欢做这些事。

关于她节省钱，我只说一件事，而且一件事也足够了。正是我在格洛丽亚大街观望海滨时给她讲解有关天文学知识时发生的一件事。读者，你知道在讲课过程中，有时她会打盹儿。一天晚上，她全神贯注，凝视大海，神情如此集中，引起了我的猜疑。

“卡皮杜，您没听我说。”

“我？好好在听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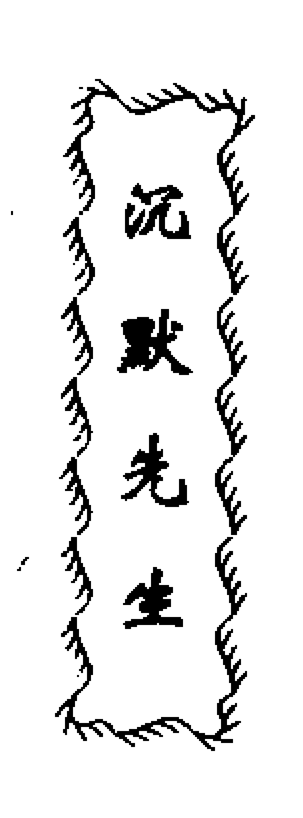
“我刚刚说的是什么？”

“您……您刚才说天狼星。”

“什么天狼星，卡皮杜。二十分钟前我已讲完天狼星。”

“您说的是……您说的是火星，”她慌忙改口说。

刚才说的确实是火星。不过，显然她只听到我说话的声音，没有听进去内容。我板起面孔，赌气离开了客厅。卡皮杜发觉我生气，立刻变成了世界上最温柔的女人，抓住我的手，承认刚才她在计算钱，也就是把用过的钱一笔一笔加起来，可发现多余一部分钱。她还把纸币换算成黄金。起初，我曾认为这是她给我消



气的一种手段。但是，过了一会儿，我自己也亲自计算，甚至把张纸铺在膝盖上用铅笔书算，得出差数与她心算的一样。

“这些英镑是怎么回事，哪儿来的呢？”最后，我问她道。

卡皮杜笑嘻嘻地看着我的脸，说泄露这秘密的过错是我。她站起身来，朝房间内走去，回来时手里拿着十个英镑。那是我每月给她的开支所剩余的钱。

“这些都是？”

“不多，只不过十个英镑。这是您吝啬的妻子几个月来所能节省的钱，”最后说着，把手里的金币摇动得叮当响。

“谁到走廊里了？”

“您的朋友艾斯科巴尔。”

“他怎么不给我说一声？”

“就是今天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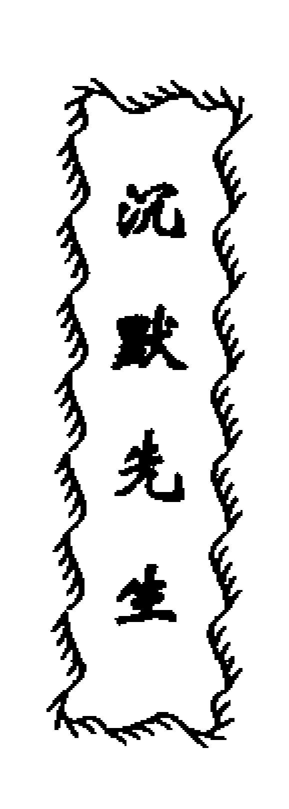
“他在这儿很久啦？”

“就在您到家之前不久他才来。我没有告诉您是怕您起疑心。”

我打算再增加一倍，花上二十个英镑给卡皮杜买件什么礼物。但是，她阻止住我。相反，她同我商量，看我们该如何使用那十个英镑。

“那是您的英镑，”我回答说。

“是我们的英镑，”她纠正道。



"那么您就存着它吧!"

第二天,我去商店里看艾斯科巴尔,讥笑他们俩对我的秘密。艾斯科巴尔微微一笑,对我说他正准备到我的办公室向我陈述一切,说当我们最近去安达拉伊大街探访他们的时候,小姨子(他继续这样称呼卡皮杜)给他谈了钱的事,还给他说明了保守秘密的理由。

"当我把这事告诉小珊查时,"他最后说,"她大吃一惊,说'现在无论什么东西都贵得惊人,卡皮杜怎么还可以节约?'亲爱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节约下来十个英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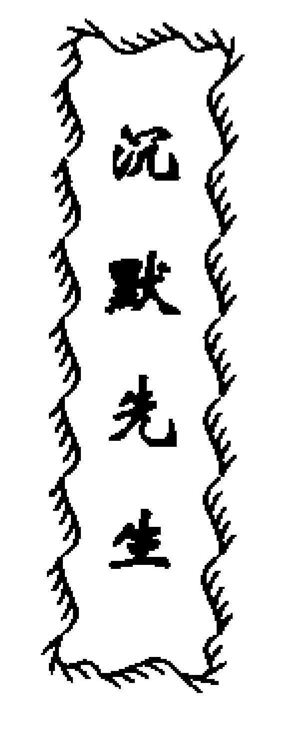
"看来,她也想效法。"

"我不相信。小珊查虽说花钱不是大手大脚,可也不是个节俭的女人。我给她的够花,仅仅是够花而已。"

我思索了一阵后说:

"卡皮杜是位天使!"

艾斯科巴尔点点头,表示同意。但是,毫无热情,似乎他感觉到对妻子是不能做出这样评语的。读者,你可能也会这样想,我们贴心人的美德的的确确会给我们带来某种虚荣、骄傲或者安慰。



107. 对大海的妒忌

倘若不是天文学,我是不可能如此早地发现卡皮

杜的十个英镑。但是，我现在之所以重提天文学，可不是因为十个英镑，而是为了请你不要认为是教师的虚荣心使我对卡皮杜的不专心听课感到心里难受，对大海产生了妒忌心理。不是的，我的朋友。我来给你解释清楚。我一直妒忌的是我妻子头脑里装的东西、而不是头的外边或者是头顶上的什么。显然，一个人心不在焉可能是全错，半错，三分之一的错，五分之一的错，十分之一的错。在错误领域内，等级的划分是没有止境的。对眼睛简单一瞥、一眨、一勾的回忆就足以记住那些愿意回想的眼神，并且沉浸在对这些眼神想象的喜悦里。这种行为不是真正的致命罪过，更何况那些更为轻微细小的行为，如交换一张纸条、简单一句话、一个手势、一声叹息或者是一个暗号。一位不知姓名的男人或者妇女走过大街的拐角，由于看他们走路，使我们把天狼星放在火星之内。读者，虽然，这些混乱在天文学上是存在的，可你知道它们在距离和大小上有多么大的差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气得脸色苍白，一声不吭，想跑出客厅。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了。或许是十分钟以后。十分钟过后，我可能回到客厅，坐在钢琴旁或者窗台前，又继续刚才中断的天文学课：

“火星的距离是……”

时间如此之短暂？是的，时间如此之短暂，十分钟。我心中妒忌的火焰燃烧得十分强烈，但是也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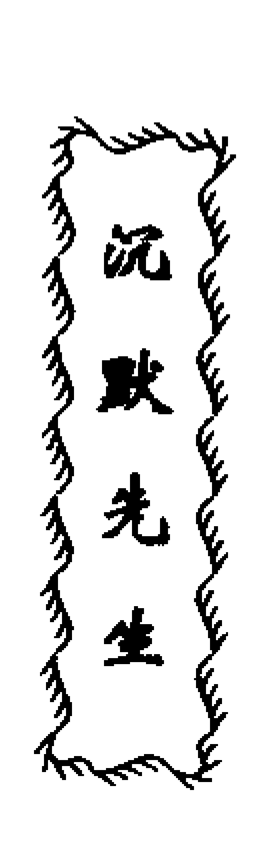


一霎那。我霎时间可能把整个世界砸个稀巴烂。但是，同样是霎时间，或者还不到霎时间我又重新修复了天空、大地和星球。

后来，我尽可能变得对卡皮杜友好，她也显得更加温柔，空气显得更加温和，夜晚也更加明亮，上帝也变得更像上帝，这都是事实。可它不是十个英镑的功劳，也不是我知道的节约意识造成的成果，而是卡皮杜使用谨小慎微的手段发现我时刻关注着一切的结果。艾斯科巴尔也变得更加贴近我的心窝。我们的来往变得越来越亲近，我们的谈话也变得越来越亲密无间。

108. 关于儿子的渴望

种种这一切都不能解除我对一个儿子的渴望，哪怕丑陋不堪、面黄肌瘦，可只要是个儿子，只要是我自己的亲儿子就成。每当我们夫妻俩去安达拉伊大街，每当我们看到艾斯科巴尔和珊查的女孩，我们心里充满了妒忌之情。女孩在洗礼时也取名卡皮杜，大家亲切称她小卡皮杜，以便将她与我妻子区分开。小女孩胖乎乎的，口齿伶俐，爱问这问那，十分可爱。与其他的父母亲一样，她的父母亲也是滔滔不断讲述女孩如何如何的淘气和机灵。夜晚，每当我们返回格洛丽亚大街时，一路上对我们的妒忌不停地长吁短叹，从心灵深处乞求上帝能够满足我们的渴望……



……妒忌的心理消失，希望降生了。希望之果很快来到人间。正像我的乞求，他不胖，不丑，是一个健壮、美丽的大小子。

当他生下来时，我是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的喜悦之情。我从未有这样的高兴，我也不相信以后可能有同样的高兴，或者有与它大体相当的高兴。我真的晕头转向，疯狂了。我没有在大街上引亢高歌，是因为天生害羞，没有在家里放开歌喉是因为怕惹刚刚恢复身体的卡皮杜生气。我也没有向上帝跪下，这是因为这对刚刚当上父母亲的夫妻又有了一位上帝。我身在外边，心里系着孩子；在家里，我的眼睛不离他，时刻观察着他，瞅着他，打量他是来自何方。什么原因使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呢？我还有其它一系列愚蠢的想法。虽然我没有说过，可心里认真思考过，或者时刻谵妄过。或许由于我精力不集中，在法庭上打输了好多场官司。

卡皮杜对孩子对我的温柔依然如故，没有减少，生活得水乳交融。当我们手拉手瞧着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谈论着我们俩、我们的往事和我们的未来。最讨人喜欢和不可思议的时间是喂奶。孩子原本不存在，是我们俩的命运确定了他的存在，是我们俩的坚强意志，是我们俩的爱情使他终于来到人间。每当我看到我的儿子吸吮母奶，一个为了活命，另一个为了养育生命，看到两者之间天生团结一致的那种场面，我不但



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而且也无法形容我的心情。令我感到乐意的事，我现在回忆不起来了，而我现在担心的，是我说出来的正是刺伤我心的事。

读者，请你们听我对你们详细地述说。自然不必要说我母亲和珊查是多么精心地照料。卡皮杜产后的最初日子里，珊查守候在她身边，伴她度过了日日夜夜。我曾想过不接受珊查的殷情，可她回答我说我与此事毫无关系，说卡皮杜未结婚时，也到残疾人大街照顾过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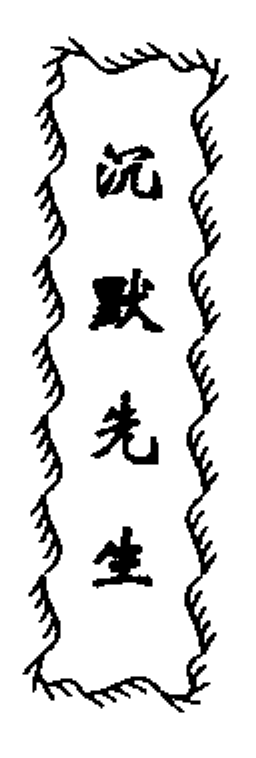
"您不记得您到那儿看她吗？"

"记得，可艾斯科巴尔……"

"我来同您一道吃晚饭，晚上，我返回安达拉伊大街；八天之后，一切都恢复正常。显然，您是头一次当父亲。"

"您也是，第二次在什么地方？"

当时，我们曾在家里说过这些开玩笑的话。今天，我心情郁悒，沉默寡言，不知道我还能否说出这句幽默的话。但是，应该是能够的。艾斯科巴尔说到做到。他来同我们一道吃晚饭，深夜才返回自己的家。下午，我们去海滨或者公众散步公园，他做自己的盘算，我做自己的梦想。我看见我的儿子成为医生，成为律师，成为商人。我把他送进各种大学里和银行里，甚至接受他成为一位诗人的设想。我也咨询过他成为政治家的可能性，我一度相信我家会出一位演说家，一位伟大的



演说家。

“可能的，”艾斯科巴尔回答道，“任何人都无法预见德摩斯梯克[（公元前384—前322年）雅典最著名的演说家。——译者]后来会成为这样的人物。

艾斯科巴尔多次伴同我一道做这些幼稚的想像。他也询问过儿子的前途，甚至说过小家伙与他的女儿结姻的设想。这种友谊的确存在。听到他说这句话，我怀着深情厚谊紧紧地握住艾斯科巴尔的手，啥话也未说，当时我就签订了这项协议。虽然我的心脏当时怦怦跳动，可是经过它的提炼后，我要说的话还是争先恐后从嘴里跳出。我接受了纪念品，我建议我们双方要通过对孩子们进行对等和共同的教育，要通过孩子们融洽和纯洁的童年生活，把孩子们引导到这一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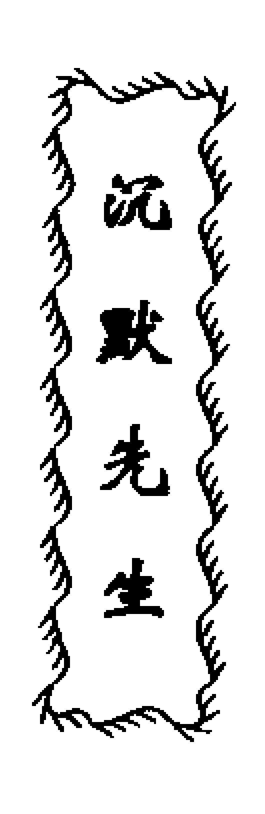
选择艾斯科巴尔作为小家伙的教父是我的主意，教母应当是，后来也就是我的母亲。可前者是通过戈斯麦大叔的中介实现的。一天，他看见小孩，非常亲切地对他说：

“俏皮鬼，你去，去接受你教父祝福。”

接着，他转过身来对我说：

“我不会半途放弃这桩好事。他得尽快洗礼，要赶在病魔夺走我的生命之前。”

我非常谨慎地把这件趣事讲给艾斯科巴尔听，目的在于使他理解我，原谅我。他非但不生气，反而高兴得笑了。不但如此，他还坚持洗礼的午餐会就在他的



小农场里举行,我满足了他的要求。此外,我还想把洗礼的议式往后推迟,看看戈斯麦大叔是否会先死于疾病。但是,仿佛疾病只是为了折磨他,不是为了置他于死地。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带着儿子去洗礼。洗礼时给他取名艾泽基埃尔。这个名字也是艾斯科巴尔的作品。之所以要他取名,是我想以这种方式填充干爸爸的空缺。

109. 本不必说的事

前一章开始的时候,艾泽基埃尔尚未出生。当前一章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是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了。这是另外一章,它的目的地是把我的艾泽基埃尔长到五岁,成为一个漂亮的大小子,有一对明亮的大眼睛。但是,他的眼睛已经不安分,已经不守舍开始东张西望了,仿佛爱上了四邻所有的姑娘,或者几乎所有的姑娘。

现在,如果你想到他是我们俩唯一的儿子,如果你想到没有再来任何一个,无论他是确实的,还是不确实的,无论他是死的,还是活的,我们就这么一个唯一的儿子,你就可以想象出他使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心血,他使我们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他的牙疼、其它疾病、稍微的发烧,以及小孩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种种鸡毛蒜皮小事,都使我心惊肉跳。对于他所发生的一切,我们



俩都根据应该和急需迅速办理。这些事原本不必要说。但是，有些读者颇为愚钝，如果不把这些和其余部分陈述清楚，他们是一点也不明白的。让我们讲述其余的部分吧！

110. 童年生活的片段

其余的部分还要使我耗费许多篇章。世界上有些童年生活耗费的篇章比较少，即便如此，它们也是完整的，尽善尽美。

长到五岁和六岁时，艾泽基埃尔似乎没有辜负我在格洛丽亚大街海滨的梦想。相反，各种可能的爱好的苗头，从 vadio 到使徒，在他身上都显露过。vadio 在这儿并非游手好闲者之义，而是褒义，指善于思考和沉默寡言的男人。艾泽基埃尔有时独自沉思，这点像小时候的母亲。有时，也甩胳膊顿足，吵闹着一定要去说服邻居，让他们相信我给他买回来的点心才是点心。不过，他不吃饱吃够是不会这样干的。但是，使徒们也只有先把自己的肚子里装满了教义之后才开始将这种好的学说向四方传播。艾斯科巴尔是个好商人，发表意见，认为当父母给他带回来点心时，他之所以嚷嚷着要去说服邻居，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想含蓄地邀请居民参加类似的传教活动。说完后，他对自己的幽默哈哈大笑，接着向我宣布，接纳艾泽基埃尔为他的股东。



艾泽基埃尔喜欢音乐，程度不亚于糕点。我曾对卡皮杜说过，要她把宰马大街那个卖椰子糕黑人的吆喝声用钢琴弹给他听……

“我记不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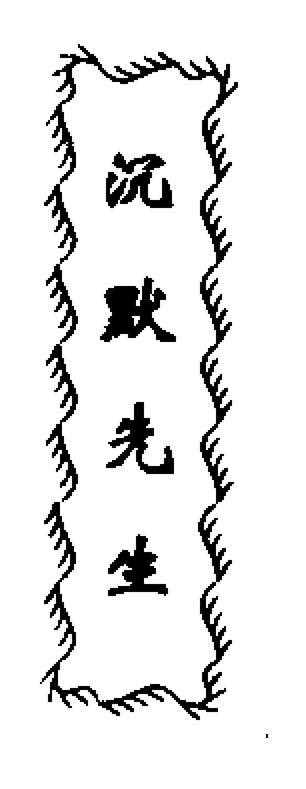
“不要说这些；您不记得下午卖椰子糕点的那个黑人……”

“我记得卖糕点的那个黑人，可记不得他的吆喝声。”

“连他幺喝的词也记不得啦？”

“连词我也记不得了。”

女读者，如果您认真读我的这本书，倘若您还记得叫卖的词，您对卡皮杜如此大的忘性一定会感到惊讶，如果您尚切记得您童年和少年时代说过的话，那么对她的忘性就会倍感震惊。肯定会遗忘一些说过的话，不能什么都装在脑子里。卡皮杜就是这样反驳我的，我没有找到对她进行反驳的言词。但是，我做了一件她意料不到的事。我进屋内翻阅我的旧纸堆。在圣保罗，当时我还是一名学生，请求一位音乐教师给我谱写过这一吆喝声。他乐意地满足了我的要求（我只不过凭记忆吆喝给他听了一遍），我保存着那张纸片。现在，想去把它找来。过了一阵，我手里拿着那片纸，打断了她正在弹的一首歌谣。我对她解释清楚它的来历。她按动琴键，弹奏出十六个音符。



卡皮杜在这种音调里寻觅出一种特殊的滋味，差

不多是一种美的享受。她给儿子讲述了吆喝声的历史。这样她就一边唱，一边按动琴键。艾泽基埃尔利用听音乐的机会，闹着与歌词唱反调。歌里是叫卖者喊着卖，他现在是闹着要买，我给了他几个钱。

艾泽基埃尔装扮过医生、军人、演员和舞蹈演员。但是，我从来未让他玩过神龛。木马和挂在皮带上的剑是他的随身玩具。至于军人整队在街上行走，他跑着尾随其后观看的事，我就用不着赘述了。所有的孩子都是一样。与其他孩子们不同的，就是他的那双眼睛。在任何孩子身上我都没有看见过他看军队行进或者听他们敲击行军鼓时那种渴望的神情。

“您瞧，爸爸！ 您瞧！”

“看到了，我的儿子！”

“您看指挥官！ 您瞧指挥官的马！ 您瞧士兵！”

清晨醒来，他把手攥住，当作小号吹。于是，我给他了一把金属做的号，还给他买了几张印制的士兵像和军队画。他久久地瞅着他们，不肯释手，希望我给他讲讲大炮，解释一个战士为什么倒在地上，另一名为什么高举着利剑，但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名手举利剑的战士身上。有一天(天真无邪的年龄！)，他口气急切地问我：

“但是，爸爸，为什么他不立刻让手里的剑落下呢？”

“我的儿子，因为他是画的。”



"可是,他为什么那样画自己呢?"

我笑他受了欺骗。我给他解释说不是战士自己把自己画在纸上的,而是版画家画的。当然,我也不得不给他解释什么是版画家,什么是版画。总之,卡皮杜的好奇心,打破沙锅问到底。

这些是他童年生活的主要片段。不过,还有一个,说完,我就结束本章。有一天,在艾斯科巴尔的小庄园里,艾泽基埃尔看见一只猫嘴里衔着一只耗子从面前跑。这只猫既不肯松开嘴里的猎物,又没有找到继续逃跑的道路。艾泽基埃尔一声不吭,停住脚步,蹲下来,静心观察。看见他如此聚精会神,我们从远处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给我们作了个手势,要我们住嘴。艾斯科巴尔最后说:

"大家看看,一只猫逮住了一只耗子。耗子这鬼东西继续在我家里肆虐骚扰。我们去看看。"

卡皮杜也想去看看儿子,我陪着他们一道去。的确是一只猫和一只耗子。情节平庸,没有什么兴趣,也没有什么美感。唯一不寻常的地方是耗子还活着,在垂死挣扎,我的小家伙看得着了迷。再者,时间短暂,猫感觉到又有人来,立刻准备逃跑。小家伙眼睛盯着猫头也没抬,再次做手势,让我们不要出声。万籁俱寂,寂静得不能再寂静了。我正要说是肃静,可是我把它划掉了。在这儿,我现在再次用肃静一词,不仅是为了证明当时的确是一片肃静,而且还因为猫和耗子的



那种行为里存在着一些与祭祀仪式相干的东西。唯一的声音是耗子最后的吱吱叫声，而且极其微弱；它的四条腿几乎还在胡乱地踢腾。我非常愤怒，拍拍巴掌，以便使猫逃走。猫逃跑了。其他人甚至没有来得及制止我。艾泽基埃尔变得垂头丧气。

“您怎么这样，爸爸！”

“怎么啦？这时耗子该被猫吃掉啦！”

“是的，可我想瞧瞧。”

他们两人哈哈笑了。我自己也觉得孩子有趣。

111. 原谅一只小狗

我觉得孩子有趣。虽然事过境迁，可即便现在，我仍不否认他有趣。现在，我发现我身上也存在着某种对耗子的同情心。孩子有趣。我说出此事心里不难受。大自然希望受到人们的热爱，不遭受局部的遗弃和不公正的排斥。那些按照大自然的意愿热爱大自然的人们，不会在它身上发现丝毫丑恶之物。我爱耗子，我不憎恨猫。我早先想过它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可现在我看见它们势不两立，你死我活。说实在话，一个啃坏我的书籍，另一个偷吃我的奶酪。但是，既然我能够在极端疲顿的情况下原谅一只小狗破坏了我的休息，宽恕耗子和猫的行为也并非过分。我将快点讲述此事。

事情发生在艾泽基埃尔出生的时候。他妈妈发烧，珊查整天守候在她身边照料。可街上有三条狗整夜汪汪叫个不停。我去找检察员。可当时去找检察员就像去找一位本书的读者似的，只有现在他才知道此事。那时，我决定置它们于死地。于是，我购买了毒药，吩咐做了三个肉饼，我亲自把毒药放进饼内。夜晚，我出去，一点正。由于三条狗的狂吠，生病的妻子和照顾她的珊查护士均无法入睡。当这些狗看见我时，立刻溜之大吉，两只向着佛拉敏戈海滨的方向跑去，另一只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站住，仿佛在期待着什么。我嘴里吹着口哨，手打着响指，向它走过去。鬼东西还在吠叫，但是对我友好的姿态相信无疑，叫声慢慢稀疏，直到完全停息。由于我继续朝它走去，它也拿出狗固有的表示微笑的方式，摇动尾巴缓慢地向我走来。我手里拿着三个夹有毒药的肉饼，正准备向它仍去一个，可它的那种特有的微笑、亲切、信任，或者一种莫明其妙的东西，制止了我的意向。为怜悯所触动，我愣在那儿不知所措。后来我终于将肉饼藏入口袋。读者，你可能认为是肉的香味驱使那条狗停止狂吠。现在，我没有说不是。可我现在估计，它当时是不愿认为我的行为是具有欺骗性的，所以就乖乖地来到我的身旁。终于得出了这个结论。



112. 艾泽基埃尔的模仿

艾泽基埃尔或许是不可能干出这等事的。我现在设想，他不可能做出有毒药的肉饼，但也不可能拒绝吃下它。他肯定会做出的，是拿块石头在狗的后边追逐它，赶跑为止。如果有根棍子，他会用棍驱赶。卡皮杜朝思暮想有这样一名未来的捍卫者。

“他不像我们，我们喜欢安静，”有一天她对我说，“但是，爸爸年轻时也是这样，是妈妈告诉我的。”

“是的，但愿不要成为窝囊废！”我反驳她说，“我只发现他有个小毛病，喜欢模仿其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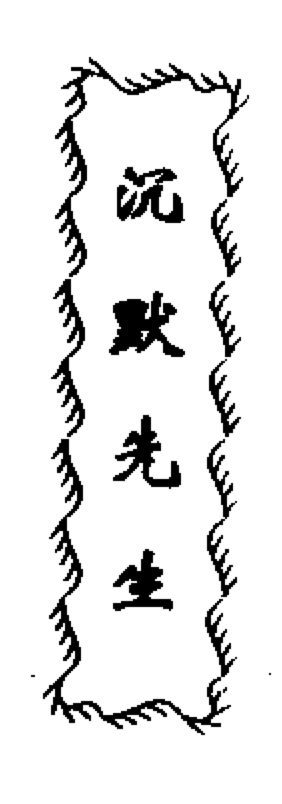
“怎么！模仿人？”

“模仿别人的动作、模样、姿势，模仿茹司蒂娜表姐，模仿若塞·迪亚司。甚至我已经在他身上发现了艾斯科巴尔走路的姿势和眼神……”

卡皮杜开始凝神沉思，并且注视着我的神色。最后，说必须纠正他，说她现在才发现这的确是儿子的不良习惯。但是，在她看来只不过是模仿模仿而已。说许多成年人不是也模仿别人的言谈举止吗！她为什么不更深一步说……

“我们也不要把他管得太严，总会有时间纠正他的。”

“有时间，我继续观察。您往日生某人气的时候，



也不是这样……”

“我同意您的说法，当我生气的时候……拿孩子撒气。”

“是的，可我也不喜欢他在家里模仿别人。”

“我生气的时候你喜欢我吗？”我边说，边拍她的脸蛋。

卡皮杜的回答是嗔怪样的甜蜜微笑。这种笑容无法描写，只能绘成图画。尔后，她伸展两只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两只胳膊长得极其圆浑优美，仿佛是一个花环套在我的脖子上(陈旧的形象！)。我也仿效她的样子，把胳膊搭在她的肩膀上。我感到遗憾的是当时那里没有一位雕塑大师把我们的姿态移植到一块大理石上，只有艺术家才可能流芳百代。真乃至理名言。当一个人物或一个群体被雕塑得惟妙惟肖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想知道谁是模特儿，想要知道的却是作者。作者与世永存。我们不在乎这个，我们会知道我们曾经是些什么样的人儿的。

113. 第三者的阻挠

说起第三者的阻挠，自然你会问我，既然你从前对卡皮杜非常醋妒，那么有了孩子和增长了年龄，你是否还一如既往呢？是的，先生，我一如既往。我仍然对她嫉妒，她的一个微小的动作、一句最无关紧要的话、任

何的违拗，都会惹我伤心难过。有时，往往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也生气。我甚至陷入对所有的事、对所有的人一概都嫉妒的境地。一个邻居、一对华尔兹舞伴、任何一个男子，无论是青年还是成年，都使我惧怕或者生疑。的确，卡皮杜喜欢出头露面，而要出头露面，最好的办法(一天，一位太太对我说)，就是也去看热闹，不去看热闹就无法让人看到你的存在。

我现在估计，那位跟我说这些话的太太是喜欢我。自然是由于尚未得到我对她感情投入的回音，才以这种方式向我坦露出她对我的执著爱慕。其他女人也向我投递过秋波，尽管不多。现在，我对她们不做任何评论，何况在本书开头我就已经承认过我将来会做出的种种风流韵事，虽然现在它们仍旧是未来的事。在那个年月，尽管我发现了许多人间靓女，可她们得到我的爱比不上我对卡皮杜的点滴。就连生我养我的母亲也只能享受到我对卡皮杜一半的爱心。卡皮杜是我心目中的一切，一切之上的一切。我不管吃饭穿衣，还是工作，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她。我们俩肩并肩出入剧院；现在，我只记得有两次她没有去，我一人前往，一次是演员义演，另一次是首场演出，她之所以没去，是因为生病，而且是她强迫我去的。当时，把包厢的票给艾斯科巴尔送去，为时已晚。我只好一个人离开家，可第一场演完我回到家里时，在走廊的门口遇到了艾斯科巴尔。

“我来同你说说，”他对我说道。



我向他解释说我离开家上剧院了。卡皮杜生病，我放心不下，提前回来。

“什么病?”艾斯科巴尔问道。

“她说头和胃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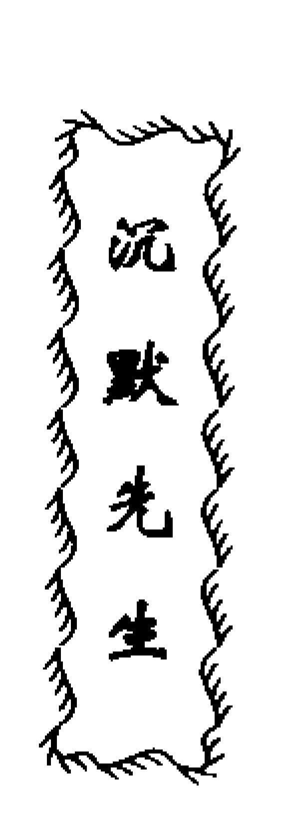
“那么，我走了。我来是为那桩阻挠的事……”

是一桩第三者阻挠的事。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意外事件。艾斯科巴尔已经在城里吃过晚饭，不先对我说说发生了什么事，他不愿意直接回到自家里。可现在他可能以后再说……

“不，让我们立刻就说。请你上来吧！她可能会好些。如果她病情加重，你再下去。”

卡皮杜的病情好转，甚至好啦。她向我坦率地说她仅仅有轻微的头疼。但是，她说她之所以把病情说得严重，目的在于让我一人去看演出。她说这番话时，可表情并非高兴，这就使我疑心她在骗我，以免使我为她的病担忧害怕。但是，她发誓刚刚说的话完全是实话。艾斯科巴尔轻轻一笑，说：

“小姨子病得与您或者我一样。让我们谈谈阻挠的事吧！”



114. 如何解释已经解释过的事

话题进入阻挠一事之前，让我们先对一点进行解释。这一点已经解释过，但是没有解释清楚。读者，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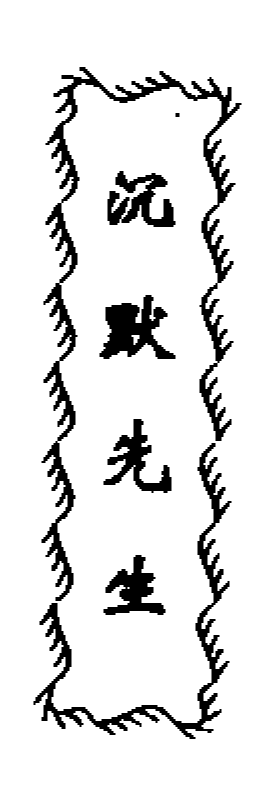
已经知道我请求圣保罗的一位音乐教授把宰马大街那个叫卖糕点的吆喝声谱写成了曲子(第110章)。这本是小事一桩，何足挂齿，连一章都值不得写，更不用说写两章。但是，世界上有些事虽然带来的教益不是令人愉快的，却是颇有意义的。现在，让我们解释一下已经诠释过的往事。

卡皮杜和我已经发誓永远不再忘记那个叫卖糕点的吆喝声。这是在我们的柔情达到高峰时刻做出的誓言。只有上天的公证人才能知道在这种时刻宣誓些什么，并把它登记在与世永存的登记簿里。

“您发誓?”

“我发誓，”她一边说，一边演悲剧似地伸出一只胳膊。

我乘她伸出胳膊的时机，吻了她的手。当时我还在神学院学习。后来我到了圣保罗。一天，我打算再次回忆那首曲子，看我是否将它逐渐淡忘。我用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它回忆出来，而且跑到那位教授面前，请他费心将它写在一片纸上。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不违背我做过的誓言。但是，读者，你得相信，那天晚上在格洛丽亚大街那所住宅里我之所以去翻旧纸堆，难道不是我也想不起乐谱和歌词了吗?我严格恪守了我的誓言，可这誓言正构成了我的过错。遗忘，任何人都会遗忘。



确切地说，没有任何人知道他自己是否一定会信

守还是不会信守自己的誓言。它是未来的事！但是，我们的政体将誓言变成了简单的说话。这样的政体是对风俗习惯、社会风气有深刻影响的政体。它使可怕的罪过不再是可怕的罪过，违背誓约变成了司空见惯的不诚实的行为，对于那些惧怕上帝胜过惧怕人的人，只要不使灵魂进入涤罪所，他们不在乎撒谎欺骗是一次还是两次。读者，请你们莫将涤罪所与地狱混为一谈。地狱是无穷无尽的受难处，而涤罪所却是一所当铺，在这儿您可以高息、短期地典当您的所有善行。但是，期限可以更改，一直到有一天您的一项或两项不怎么样的善举能够抵偿所有大大小小的罪过为止。

115. 疑上加疑

现在，我们来说说阻挠……可为什么我们要说说阻挠呢？只有上帝才知道什么原因使我难以把这些阻挠用笔写出来，更不用说用嘴讲述啦。说到那天艾斯科巴尔带给我的新情况，现在我只能说给你听当时我给他说过的话，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价值。



“没有一点价值吗?”

“几乎没有一点价值。”

“那么，还是有些价值的。”

“为了进一步充实我们已有的理由，它的价值还不抵您去陪我饮一杯茶。”

"去饮茶为时已晚。"

"我们喝得快点。"

我们一口接一口不停地饮着茶。喝茶时，艾斯科巴尔用疑惑的目光瞅着我，仿佛已估计到我拒绝接受这种新情况是由于逃避将它付诸笔端。但是，怀疑归怀疑，友谊归友谊，两者泾谓分明。

艾斯科巴尔离开我家走了后，我把我的疑问统统讲给卡皮杜听。她拿出她的种种巧妙手段，如动作、微笑、诙谐，来逐散了我的满腹疑团。总之，凡是能用来消除奥林匹克山神心中同样痛苦的解术，她全都使用上了。

"可能是阻挠的事，"她最后说道，"他这个时辰之所以来到我们家，是出于不得已。"

"你说得有道理。"

话越扯越多。我又跟她说了一些我的其它怀疑。当时我仿佛是一眼掏不尽怀疑的井。这些怀疑似乎是些真正的青蛙在我心里呱呱叫个不停，以至使我多次失眠。我告诉卡皮杜我开始发现我母亲对她有些冷淡，有点疏远她。果然，卡皮杜灵巧的解术在这儿又发挥了效力！

"我已经对您说过这是咋回事。婆婆的事多。亲爱的妈妈对您有醋妒。醋意一过，更加思念您，她会变得和以往一样。她身边缺少的是个孙子……"

"但是，我注意到她对待艾泽基埃尔也冷淡了。当



他同我一道去看她的时候，她不像以前那样喜欢他了。”

“不知道她是否生病了?”

“我们明天去同她一道吃晚饭吗?”

“我们去……不去……好吧，我们去。”

我们去同我的老母亲吃晚饭了。虽然她的头发并非根根银白，亦非全然银白，脸色还比较水灵红润，但我已经可以称呼她“老母亲”了。可这是一种五十多岁人的朝气，或者是一种有活力的暮年，在选择……但是，她没有丝毫悲伤的表情。现在，我不想说我们进门和离开时她润湿的眼睛。她刚刚开始同我们聊天时，也与往常没啥不同。若塞·迪亚司谈了他的婚姻、他的美满生活、政治、欧洲和顺势疗法。戈斯麦大叔说了他患的诸多疾病。茹司蒂娜表姐说了一些有关邻居的琐事，若塞·迪亚司离开客厅后，也对他做了一番评论。

夜晚，我们才返回自己的家。回来时，我们步行，一边走，一边说述我的疑团。卡皮杜仍然劝我说我们等等看，说世界上的婆婆都是一样，说不定哪一天，她们会变的。她一边说，一边对我倍加亲热。从那天往后，她对我一天比一天温柔。为了不再激起我的醋意，她已不站在窗口等我回家。但是，每当我举步上楼时，我看到她站在楼梯顶端，脸上的表情像我的朋友，又像是我的妻子，笑吟吟的样子犹如我们整个童年时代，令人愉快。有时，艾泽基埃尔同她站在一起迎接我。我



们已经使他习惯观看我回到家和离开家的亲吻场面，他也在我的脸上吻来吻去。

116. 男人的儿子

就我母亲态度的转变，我曾试图从若塞·迪亚司那儿探听其原因。他一下子愣住了，说没有发生什么事，也不可能发生任何事。还说，他还不断地听到母亲对她赞扬的话，如“漂亮和有德行的卡皮杜”。

“现在，当我听着这些称赞声时，我也加入了合唱的行列。但是，最初我是感到极其羞愧的。对于像我这种原本是来咒骂这桩婚姻的人来说，承认它是上帝的真正祝福是痛苦的事。多么庄重的夫人！她给我们生下了宰马大街的一个淘气的孩子。可是，当我们彼此还不相识的时候，上帝使我们之间产生了短暂的隔阂。然而，这一切都善终了。是的，先生，当唐娜·格洛丽亚称赞她的媳妇和干爸爸时……”

“那么，妈妈身体呢？……”

“好极了！”

“但是，她很长时间没有去看我们了？”

“我相信她近来一直受到风湿病的折磨。今年天气非常寒冷……请您想像她的痛苦。从前她东奔西跑，现在她被迫静静地呆在家里，坐在弟弟的身旁，而他又是个病恹恹……”

我想提醒他，说这种理由只能解释她中断去看看我们的原因，但不能说明我们去宰马大街探望她时她对我们的冷淡。然而，我没有把我的心里话掏给我们家的这位寄居者。若塞·迪亚司要去看看我们的“小预言家”(他这样称呼过艾泽基埃尔)，并与往常一样，对他抚爱一番。这一次，他用圣经的腔调说话(事后我知道，他在说话的前夜翻阅过《艾泽基埃尔书》)，问他道：“男人的孩子，这是怎么回事?”“男人的孩子，告诉我你的玩具在什么地方?”“男人的孩子，你喜欢吃糖果吗?”

“男人的孩子是咋回事?”卡皮杜恼怒地质问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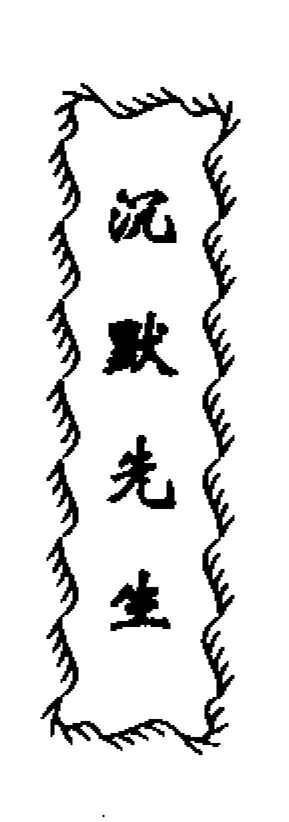
“这是《圣经》的说话方式。”

“好吧！我不喜欢这种方式。”她厉声厉色地反驳说。

“您说得对，卡皮杜，”寄居者同意道，“您想像不到《圣经》里满篇都是粗鲁和庸俗的表达方式。我之所以这样说话，是为了变化一下……我的天使，你好吗？我的天使，我在街上是怎么走路的?”

“不!”卡皮杜打断他的话，“我要改掉他模仿他人的这种习惯。”

“可非常有趣。当他模仿我的举止时，我看就是我小时候的模样。有一天，他甚至模仿了唐娜·格洛丽亚的一个动作。由于惟妙惟肖，她吻了他一下作为奖励。让我们瞧瞧，我在街上是怎么走路的?”



“不，艾泽基埃尔，”我说道，“妈妈不喜欢。”

连我自己都曾认为这种模仿他人的怪癖丑恶。有些举动他反来复去整日地重复，如艾斯科巴尔的手和脚的动作。最近，甚至能模仿艾斯科巴尔说话时摇头晃脑、哈哈笑时把头低下来的样子。卡皮杜为此大发雷霆。但是，小孩像鬼一样的淘气。我们刚刚开始转移话题，他立刻跳到客厅中央，对若塞·迪亚司说：

"您是这样走路的。"

我们都忍俊不禁。我笑得比谁都厉害。第一个收敛笑容，板起面孔，对他进行责备并使他认错的，是卡皮杜。

"我不喜欢这样，您听见了吗？"

117. 亲近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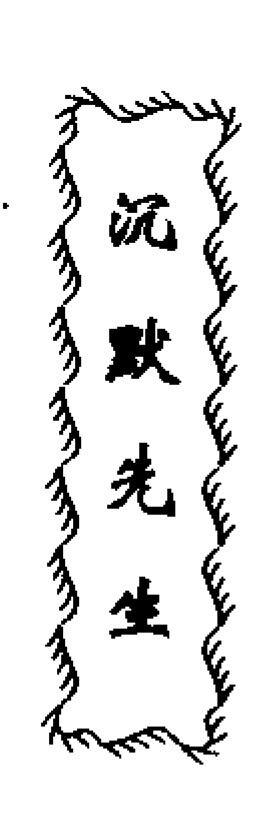
当时，艾斯科巴尔已经离开安达拉伊大街，在佛拉敏戈大街买了所房子。不久前，当我有意体验一下从前那些感觉是消失了或者仅仅是在沉睡时，我去看过那幢房子。现在，我对感觉是消失还是沉睡说不清楚。因为一旦熟睡，除了呼吸之外，活人和死人难以区分。我呼吸过一阵，可它仿佛是海洋的呼吸，有点波浪翻滚。最后，我澎湃的心潮终于过去，我点燃一支雪茄烟。这时，我才发现我走在卡特特大街。原来，我早已踏上公主路。它是一条老古的马路……哦，古老马路！哦，古老房舍！哦，古老的腿！所有我们都是古老的



人。不必要说，这都是贬义的，是陈腐衰老和告终的意思。

那所住宅现在仍旧古老，可人们对它没有丝毫改变。我现在不知道它是否还是原先的门牌号。我之所以现在不说出它的门牌号，是为了不让其他人去调查，去挖掘那段历史。不是因为艾斯科巴尔还在那儿居住，甚至于不在那儿生活。不久以后，他离开了人间，怎么死的？我肯定得说说。他活着的时候，由于我们相处非常亲密，可以说我们是一家人，他在我家住过，我在他家住过。格洛丽亚大街与佛拉敏戈大街之间那片海滨好像成了我们的一条专用的私有通道。它使我想起宰马大街上那仅有一墙之隔的两处住宅。

我们有一位语言历史学家，我相信他是若昂·德·巴洛斯。当葡萄牙人建议一位粗野的国王在他的身边建造一座城堡时，他往这位国王嘴里塞进了了几句文明的话。国王说，好的朋友应该相互住得远点，不能近，以免他们从家里看到海水疯狂地击打岩石，并像它们那样勃然大怒。如果现在我怀疑这位国王会说出这样的话，甚至怀疑此话是否真实，那么就请这位历史学家的幽灵宽恕我吧！或许是这位历史学家为了装饰自己的文章而杜撰的。但是，没有害处，因为这句话漂亮，的确是漂亮。我现在相信，当时海水击打岩石是它的惯例，因为从奥德修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机智勇敢，在特洛伊战争中献木马计，希腊军因此获得胜



利。——译者)起，或者在他之前，海水就一直拍击着岩石。现在，无论这个比喻真实还是不真实，有相邻的敌人却是事实。但是，也有亲近的和贴心的朋友。这位作家忘记(除非不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了这样一个成语：人远情疏。当时，我们的感情无法再近乎了。我们的妻子互相在对方家里住宿。我们是今天在我家，明天在您家聊天、玩耍、观望大海来度过夜晚。两个小孩是时而在佛拉敏戈大街的庭院里，时而在格洛丽亚大街的住宅内嬉戏玩耍。

由于我注意到在两个孩子之间有可能发生我和卡皮杜之间早先发生的事，其他所有的人也都这样认为。珊查还进一步补充说他们俩越来越像我和卡皮杜。我辩解说：

“不对。这是因为艾泽基埃尔在模仿别人的举动。”

艾斯科巴尔同意我的看法，并且暗示说，一旦孩子们来往频繁，他们最终就会相互相似。像是我平日对付那些我不太清楚、但又略知一二事情一样，我对艾斯科巴尔的话点头同意。什么都有可能。他们俩确实非常互相喜欢，有可能结为夫妻。但是，最终末能成为眷属。

118. 珊查的幻想

读者，凡事都有了结的时候，这是一条古老的浅显

而易懂的道理。但是,对它还可以补充一点,那就是凡是能够持续长久的事物并非都有了结的时候。这第二部分找不到轻易相信的信徒。相反,用风建造成一座楼阁,它持续的时间比建造成该楼阁的风还要长久,这种想法难以从人的头脑里根除。但愿如此,否则这种几乎永世永存的建筑物就会失传。

我们的楼阁一度是非常坚固的。可是,有一个礼拜日……在它的前夕,我们在佛拉敏戈大街的住宅里度过夜晚,不仅仅有两对形影不离的夫妻,还有我们家的那位寄居者和茹司蒂娜表姐。就在这天晚上,艾斯科巴尔在窗台前同我说话,希望我们第二天来他家一道吃晚饭。我们有必要谈谈一项家庭的计划,一项为我们四个人的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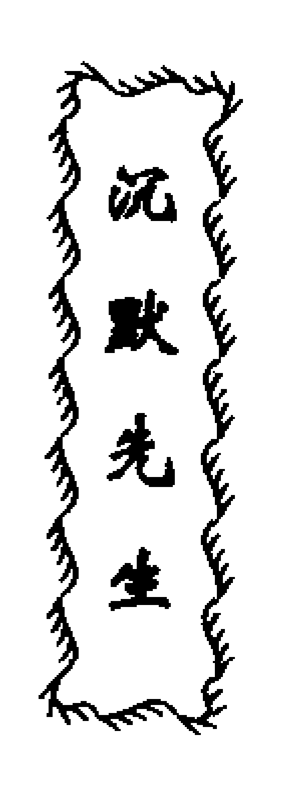
“为我们四个人?一个对舞舞曲。”

“不对。你猜不出来。我也不说。明天来吧。”

我们谈话期间,珊查目不斜视,一直在窗台的一角盯着我们。当她丈夫走出去以后,她走到我的面前,问我刚才我们在谈些什么。我回答她说谈的是一项连我都不清楚的计划。她请我保密,然后才向我透露说是一项两年之后往欧洲旅行的计划。她说这番话时背朝着屋内,几乎是在窃窃自语。海水用力地拍击着海岸,海浪从岸边一个接一个地滚滚回退。

“我们都去吗?”我最后问道。

“我们都去。”



珊查抬起头，非常高兴地瞅着我。鉴于她与卡皮杜之间的关系，我不可能吻她的额头。然而，珊查眼睛的表情不是在邀请友情的流露，似乎她的目光是灼热的，是勒令性的，它要说的是另外一种事。她很快地把眼睛从窗户上移开。我仍旧在那儿凝神思索眺望着大海。当时，夜空是晴朗的。

我仍旧站在窗前寻找珊查的目光。她坐在钢琴旁，我们俩的目光在半路相遇，四只眼睛都停住不动，互相对峙，你等着我走过去，我等着你走过去，可两者都未走掉。这种情景好似街头迎面走来而又互不相让的两个行人。为防止他人看见，我们不得不把目光移开。我开始又朝窗外看去。我全力查询我的记忆，看看我以往是否用过这种同样的神情瞅过她，结果却是不敢肯定。但是，有一点我确信不疑，那就是有一天我想过她，像想一名从身边走过的陌生貌美的女人似的想过她。难道刚才她猜到……或许我想她的这种简单的念头已经外露过，她感到忿怒或者是羞涩，因而以前回避着我。而现在，由于抗御不住的激情……不可抵御的。这个词仿佛是神甫做弥撒时的一种祝福，人们接受它，而且默默地重复它。

“明天大海向我们挑战，”是艾斯科巴尔的声音。他就站在我的身边。

“您明天下海游泳吗？”

“海浪比这更大，远远超过这样的浪涛，我都下去



过。您想像不到波涛汹涌时刻的大海是多么美。但是，必须得像我这样游得好，有这样的肺部，”他说着拍拍自己的胸脯，“有这样两只胳膊，您摸摸。”

我摸摸他的胳膊，仿佛它就是珊查的胳膊。现在，承认这些使我感到难受，但我又不能把它抹去，因为它是真情的流露。我不仅以触摸珊查的心情摸了艾斯科巴尔的胳膊，我还感觉出另外一种东西：我发现他的胳膊不仅比我的胳膊粗大而且还有力。我妒忌这样两只胳膊，再加上它还能划水游泳。

当我们出来时，我再次用眼睛同女主人说话。女主人的手使劲握着我的手，持续的时间比以往要久长。

珊查之所以这样，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是要求我从她的举止中看出她已同意丈夫的计划，并看出她的一种感激。理所当然应该如此。但是，当时有一种特殊液体流经我的全身，使我偏离了我现在写在这儿的结论。甚至现在，我仍然感觉到珊查的手指在我的手里，我们的手互相紧紧地攥在一起。这是瞬间的眩晕，刹那的罪过。在计时器上，它飞驰而过。当我把计时器移到耳边时，道德和理智的嘀嗒响声也不过持续了几分钟。

“……一位极其温柔的夫人，”若塞·迪亚司结束他正在做的演说时说道。

“绝顶的温柔！”我带着某种激情重复道，但我立即控制住这种感情，纠正自己说，“的确，是一个美丽的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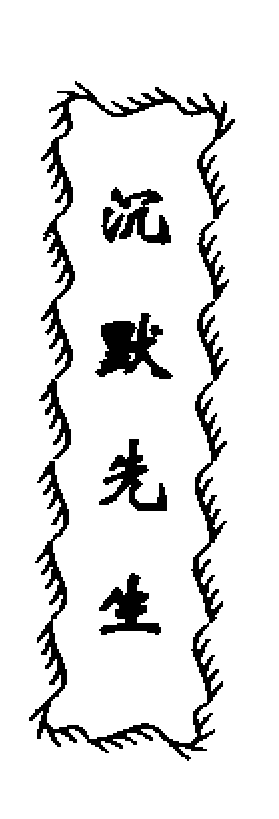


晚!”

“那所住宅里的每一个夜晚都应该是美丽的,”我们家的寄居者说道,“在这外面,不是美丽的,在这儿,大海在咆哮。请您听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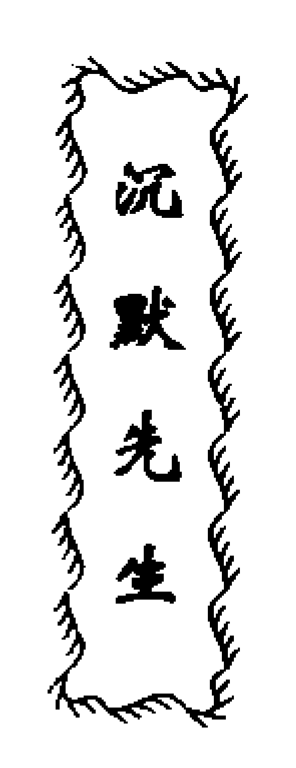
大海里波涛汹涌,如同我们从家里听到的一样。从岸边退回的浪潮很高。在远处,波浪在不断升高,一浪高过一浪。卡皮杜和茹司蒂娜表姐走在前面。现在,她们在海滨的转弯处停住了。我们四人边走边聊,可我心不在焉。我既没有法子彻底忘掉珊查的手,亦无法遗忘我们交换过的眼神。这会儿,我对它们有这种发现,过会儿,我又有那种发现。魔鬼的瞬间穿插在上帝的分秒里,时钟就是这样交替地标出了我沉伦和我自拔的时间。若塞·迪亚司在大门口同我们告别,茹司蒂娜表姐睡在了我们的家。第二天,她可能会吃过早饭和做完弥撒才走。我则躲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呆的时间比往日久长。

办公室里,在我母亲的像旁边我挂着艾斯科巴尔的像。它好似艾斯科巴尔本人在跟我说话。我真心实意地竭力压制从佛拉敏戈大街带回来的冲动,摆脱我朋友的妻子的身影,而且还骂我是个不忠实的朋友。再者,谁给我说过她那次告别举动里,以及以往的行为里有哪种意图呢?一切行为都可能与我们的旅行有关。珊查和卡皮杜是极其要好的朋友,一道去旅行可能又是一桩高兴的事。倘若她有发生性关系的意图,



谁能向我证明它不是一种随着夜晚和睡眠而消失的一种突发性感觉呢？世界上，来源于这种罪过的悔恨多如牛毛，可都是眨眼即逝。我抓住这个设想与珊查的手和解，与她那只我记忆中我觉得还在我手里的手、一只温暖的手、一只久久停留我手里的手握紧……

说真心话，一边是一位朋友，另一边是一种勾诱，我是进退维谷。胆小怕事可能也是构成那种为难局面的另外一个原因。上苍不仅仅赋予了我们种种优秀的品德，也赋予我们了胆怯。虽然偶而例外没有计算在内，可例外是一种纯粹的偶然。美德和胆怯源于上苍，上苍是它们最可靠的起源。然而，由于胆怯源于赋予我们性格的上苍，美德作为性格的产物，论家谱应是上苍的同一血统。如果有可能，应该如此思索推论。但是，最初我是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激情非但不是爱好，而且也不可能是爱好。随心所欲是什么呢？过了二十分钟之后，它什么都不是，全属子虚乌有。仿佛艾斯科巴尔的像在跟我说话。我看他的态度真诚，厚道。我摇动摇动脑袋，上床睡觉去了。



119. 亲爱的，请别做此事！

这位女读者是我的女朋友，她打开了这本书，目的在于解除昨天唱独唱短曲的疲劳，并且准备今天跳华尔兹舞的精力。*当她看到我们已处在悬崖的边缘时，*

急忙把书合上。亲爱的，请您不要做此事！我将悬崖勒马，改变方向。

120. 案卷

第二天，我醒来时已经摆脱了昨晚那些惹我心烦意乱的事。我骂它们是些错觉。我吃过早点，浏览一下各种报纸，便去研究案卷。卡皮杜和茹司蒂娜表姐到拉帕去做九时的晨弥撒。我埋头阅读案卷，珊查的身影完全消失在被告的辩护词里。但是，这些辩护词却是伪造的，不可接受的，它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习惯依据。我看到的，是一场不费吹灰之力的胜诉。我翻阅了达洛斯[维多尔·达洛斯(1795—1869)，法国著名的法学家。——译者]、佩雷拉·德·索乌扎[巴西政治家(1839—1884)——译者]等人的著作。

我仅仅抬头瞧过一眼艾斯科巴尔的像。它是一年前照的，神情潇洒。他站立着，大衣的纽扣扣得整整齐齐，左手放在椅子背上，右手插在胸襟里，眼睛看着远方左侧的景物，风流倜傥。我为它专门订做了一个像框。因为题词不是写在照片的背面，而是写在照片的下部，所以像框并没把它覆盖。题词是："赠给我亲爱的小本托留念——您亲爱的艾斯科巴尔——20—4—70"这些话强化了我那天早晨的种种想法，殴打并彻底驱散了我昨天晚上的回想。那个时刻，我心明眼亮，从



我所坐的地方就可以看清艾斯科巴尔的题词。我重新又埋头阅读案卷。

121. 灾难

正当我专心致志地阅读案卷的时候，楼梯上急促的脚步声、门铃叮当的响声、击打手掌的声音、栅门的碰撞声、说话的嘈杂声，突然闯入我的耳朵。人们都慌忙出来，我也急忙从屋里走出。是珊查家的一名奴隶叫跑来叫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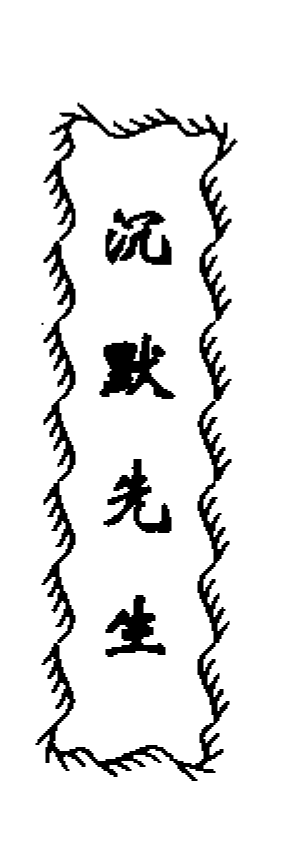
“快点去那里……先生游泳，先生快死了。”

他再也未说什么，或者说我也再没有听到他往下说些什么。我穿上衣服，给卡皮杜留张字条，就朝佛拉敏戈大街跑去。

一路上，我一边跑，一边猜度到了灾难的原委。艾斯科巴尔像往常那样开始下海游泳，尽管大海里恶浪翻滚，他仍然要冒平日没有冒过的风险。结果被巨浪卷走，离开了人间。救生船争相抢救，差点儿没能捞到他的尸体。

122. 埋葬

这位寡妇……我现在就不给你们说这位寡妇和我，以及其他人流下了多少悲戚的泪水。大约十一点



钟，我走出她家。卡皮杜和茹司蒂娜表姐在等我，一个表情萎靡，痴呆，另一个只不过面带倦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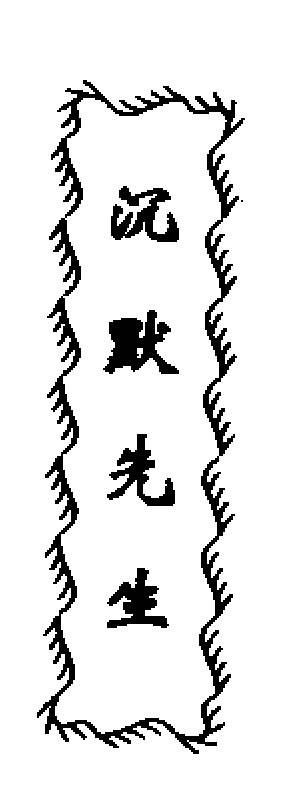
“你们来陪伴陪伴可怜的小珊查，我去安排埋葬的事宜。”

我们就如此分了工。我打算把葬礼办得隆重些。埋葬那天，朋友众多，排了一条长龙；海滨、马路、格洛丽亚广场，到处都停满了汽车，其中许多都是私人的；家里地方不算宽阔，容纳不了这么多人，不少人就站在海滨，指着艾斯科巴尔遇难的地方，谈论这场不幸，听着遗体是如何打捞回来的；若塞·迪亚司还听到人们议论死者经营的生意，有些人在评估他的财产上产生了意见分歧。但是，有一点大家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死者欠下的债务微乎其微。至于艾斯科巴尔的品德，个个赞不绝口。还有人提到最近刚刚成立的里约布兰科办事处。我们当时是在 1871 年 3 月。无论月份还是年份，我是一辈子不可能遗忘的。

由于我早已决定在墓地致悼词，就写了寥寥数语，在家里拿给若塞·迪亚司看。他认为我写得确实不愧对死者，也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他把讲稿从我手里要过去，字斟句酌，一字一板地高声朗读，并且再次肯定了刚才的看法。讲话稿的事在佛拉敏戈大街传开，有几位老相识来问我：

“怎么样，让我们听吗？”

“不过两三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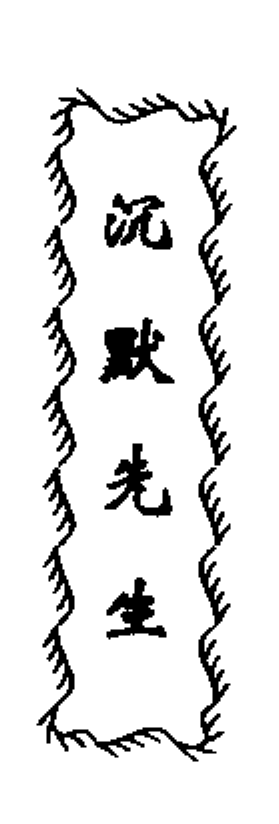


或许比两三句话多点。我之所以预先写好这几句话，是担心我的激动会妨碍我即席演说。我坐在轻便双轮马车上走了一个或者两个小时，将其它事一律置之度外，回忆的只有神学院的年月，与艾斯科巴尔的关系，我们的相互同情，我们友谊的起源、持续和不可中断，一直回想到这一场厄运把两个发誓一辈子呆在一起永不分离的人永远地分开。我不断地擦抹我泪汪汪的眼睛。就我的精神状况，车夫大着胆子问过我两三次。但是，他从我嘴里什么也没有掏到，便继续赶自己的车。回到家里，我便把那些激情统统付诸笔端，这就是我的悼词。

123. 深情的目光

为死者祷告出殡的时间最终来到了。珊查要和丈夫告别，那种悲痛欲绝的场面使所有的人为之动容。许多男人哭泣，妇女们个个涕泪交流。卡皮杜搀扶着这位新寡妇，只有她似乎控制住了泪水。她在安慰珊查，想把她从那儿拉走。当时的场面是一片混乱。在混乱之中，卡皮杜瞅过一阵尸体，目光是那样的深情，是那样的恋恋不舍，以至您对她默默地流下几滴泪珠是不会感到惊讶的。

我的眼泪立刻止住。我开始瞧着卡皮杜落泪。她急忙擦去眼泪，悄悄把目光移向客厅内的人群。同时，



她对珊查倍加亲切，想把她的朋友引走。但是，遗体似乎也在挽留她。有片刻光景，卡皮杜既不哭，亦不言语，两只眼睛像是钉在死者身上，一动不动，与寡妇的目光毫无异样。但是，两只眼睛很大，而且睁得滚圆，好像住宅外边大海的巨浪，仿佛想把早晨的这位游泳者也要吞到肚里。

124. 悼词

“我们走吧，到时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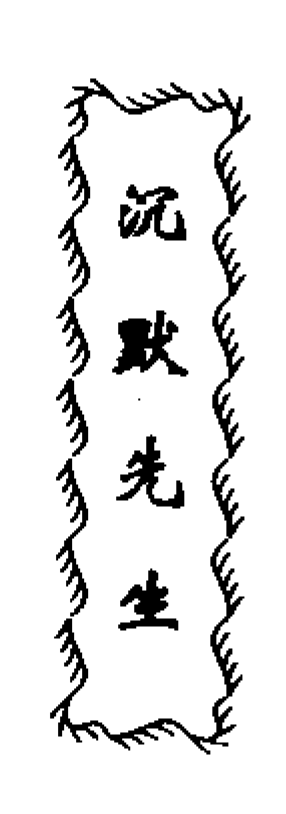
是若塞·迪亚司在叫我去盖棺。我们把棺材盖上，同时用手抓住一个圆环。最后一场恸哭声爆发了。说实话，当我来到大门口的时候，看到阳光灿烂，看到一个一个脱帽的人，看到一长串汽车，我以前积存在心里从未付诸实施的那些愤怒涌上心头：把棺材、遗体和其他一切统统扔到大街上。在车上，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若塞·迪亚司，他未吭声。在坟地，我得重复在家里做过的仪式；然后，解开绳索，帮助其他人将棺材放入墓穴。读者，您是可以想像出什么事使我如此痛苦！遗体下放到墓室后，人们给我送来了石灰和铁锹。读者，既然你知道了这次葬礼是怎么回事，你就得去再参加一次葬礼。但是，你不知道的，甚至你的朋友或者任何一个陌生人都不可能知道的，是当我发现一双双眼睛都死死地盯着我、双腿直立不动、耳朵竖着在等待谛



听我致悼词时，我那种狼狈不堪的样子。当时是万籁俱寂。片刻之后，人们开始悄悄地议论，互相询问，传递信号。有个人，可能是若塞·迪亚司，贴近我的耳朵对我说：

“怎么样，请讲吧！”

原来是致悼词的事。人们想听我的悼词。他们有权听听已经宣布过的悼词。我机械地把手伸进衣袋，掏出那片纸，又慌又乱地念着讲稿。我没念全，念得既不连贯，也不清楚。声音不像是从嘴里出来，倒像是从嘴里进去，两只手又打哆嗦。我之所以会这样，不仅仅是旧冲动之上又添加了新的冲动，还有悼词本身的文字，对朋友的回忆，对朋友的真诚缅怀，对朋友人格及其业绩的颂扬等原因。这一切都逼迫我致个悼词，可我念得差三落四。与此同时，由于害怕人们猜到我的真实想法，我竭力把它严严实实地锁在心底。现在，我相信当时听我致悼词的人为数不多。但是，普遍的态度是理解和赞同。人们纷纷走过来同我握手。这是些同情支持的手。有几个人说：“悼词很动人！很好！好极啦！”若塞·迪亚司认为最有感染力的地方是对于死者的崇敬。有一个人，在我看来属记者之列，请求我把手稿交给他带回去复印。不过我当时心绪非常混乱，拒绝了如此单纯的一份殷情。



125. 比较

普里阿摩斯(特洛伊的最后一个国王,艾伊多尔的父亲。皮洛占领特洛伊之后,将艾伊多尔杀害。——译者)之所以认为自己是男流之辈中最不幸的人儿之一,是因为他吻过那个杀害他亲生骨肉者的手。陈述这件事的是荷马,他是位杰出的作家。尽管他用诗体叙述此事,但诗体也能确准无误地叙事,更何况用蹩脚的诗体了。读者,请你把普里阿摩斯的处境与我的处境做个比较。我刚刚颂扬过那位死者的高风亮节,可正是他也刚刚接受了我妻子那种眼神……某个荷马从我的处境中得出非常好的结论是不可能的,但最起码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读者先生,请你莫说由于在卡蒙斯著作里指出的原因,我们缺乏诸多荷马。不要这么说,先生! 我们缺乏众多的荷马,这是事实。但它的原因是因为众多的普里阿摩斯寻求庇荫,乞求沉默。倘若眼泪流淌,这些普里阿摩斯会躲在门后把它擦干,以便以干干净净和若无其事的面孔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他们的讲话洋溢着快乐,而不是忧伤。一切平安无事,仿佛阿喀琉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其母亲为海洋女神忒提斯。出生时,母亲握住脚踵将他浸泡在冥河里。因此,除足部外,没有任何武器可以伤害他的身体。荷马史诗里把他描写成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他



杀死特洛伊主将赫克托尔，使希腊联军转败为胜。——译者)没有杀死赫克托尔。

126. 在苦思冥想

刚刚离开墓地不久，我不顾若塞·迪亚司的极力阻拦，把悼词撕成碎片，从车门扔到了外面。

"不值分文，"我对他说，"我怎么会有心把它交去印刷。现在已经彻底毁掉。没有用处，分文不值。"

若塞·迪亚司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地陈述自己不同的意见。随后，称赞葬礼办得好。最后，他对死者大加颂扬，说他是个伟大的人，是个勤勉的人，是个率直的人，是朋友，是个好朋友，无愧于上帝给予他的一位极其忠实于爱情的妻子……

说到这里，我就让他独自说下去，而我则开始苦思冥想。然而，我沉思出的结论模糊不清，又是乱麻一团，使我拿不定主意。到了卡特特大街，我吩咐车夫停车，请若塞·迪亚司到佛拉敏戈大街去接两位夫人，把她们送回家。我则下车徒步走。

"但是……"

"我去看望一位朋友。"

我之所以这样做，理由是要完成苦思冥想的任务，得选择一个适合当时完成这项任务的办法。马车或许比两条腿走得更快，但两条腿可以快步流星，可以晃晃



悠悠，可以慢慢腾腾，可以停下不走，可以走回头路，可以让头脑随意沉思。于是，我就边走路，边思索。我已经把珊查前一日的样子同那天悲痛欲绝的样子做过了比较。两者简直是有天壤之别。这位寡妇的确极其忠实于自己的爱情。因此，我认为她轻佻，那种不切合实际的希望彻底成为泡影。卡皮杜的事难道不可能也是这样吗？我竭力在脑海再次勾画出我看到的她的眼神、她的姿态，以及倘若她有什么要掩饰做作时那些理所当然应该说她掩饰做作的人群。这儿遵循的是逻辑学和推论学的顺序，由于马车的颠簸和若塞·迪亚司的插话，排列在前的是各种混乱的想法和感觉。但是，现在我的回忆清晰，推论合情合理。我思索来思索去，结论是以前我对她执著的爱弄得我失去理智，使我终日胡思乱想。

当我得出这个最后的结论时，我也走到了家门口。但是，我又扭头往回走，再一次踏上卡特特大街。当时，是那些怀疑惹起我伤心生气，还是有必要用我的迟迟的不回家来激起卡皮杜伤心生气？让我们现在假设两个原因兼而有之吧！我迈出大步向前走，直到我感到心情平静下来，才径直回家走去。一家面包店内的时钟正在敲响 8 点。



127. 理发师

离我家附近，有一位理发师，我见过他。此人喜欢四弦琴，而且弹奏得并不十分蹩脚。每当我从他店门口走过，他总在弹奏一首我不知其名的乐曲。今天晚上，我停步，站在人行道上听他弹琴(对于心情痛苦的人，这统统是借口)。他看了我一眼，继续弹他的四弦琴。尽管是祈祷时辰，尽管是礼拜日，可顾客还是接踵而来，想把脸面拜托给他的刮刀。但是，这位理发师全然不予理睬。他失去了这些顾客，但却没有失去一个音符。理发师还在为我弹奏。这种尊敬使得我径直走到他的店铺门口，脸朝着他。店铺的深处，有一个印花布做的布帘，把房屋的内部遮掩。掀起布帘，走出一个肤色黝黑的年轻妇女。她衣着艳丽，头上别朵花。她是理发师的妻子。现在，我相信，她之所以从屋内走出，是因为看见了我。出来亲自感谢我对她丈夫带来的光顾。倘若我现在没有记错，她用她的眼睛做了这种表示。至于她的丈夫，当时是弹得更热情，更起劲，没有看见妻子，没有看见顾客，把脸面用胶紧紧粘在四弦琴上，身心全部倾注于弓子，弹呀，弹呀……

绝妙的艺术！逐渐聚集了一群人。我离开店铺的大门，回家走去。我走进走廊，不声不响地爬上楼梯。有一个箴言说人们应该缓慢地忘却他们做过的善事，

但是且不可永远把它们真正地忘掉。或许是这位理发师的情况与我生活中的严酷时刻相似，或许是由于这一箴言的原因，我永远无法把这个理发师的情况从我的脑膜上抹去。教课书的诸位编辑们，你们可以将此箴言从这儿抽掉，印在教材里。可怜的理发师！那天晚上，他失去了两个刮胡子的顾客，丧失了挣到第二天购买面包钱的机遇，一切都是为了一个过路的行人听听他的弹奏。读者先生，您现在假设这名过路的行人没有像我一样走开，而是站立在店铺的门口一边听他弹四弦琴，一边与他的妻子眉来眼去。而他，却痴于弓子，醉于四弦琴，玩命似地弹奏。绝妙的艺术！

128. 点滴的成效

如前面所说，我毫无响声地爬上楼梯，推开仅仅靠在门框上的栅栏门。我看见茹司蒂娜表姐和若塞·迪亚司正在相邻的小客厅里玩牌。卡皮杜从长沙发椅上起身，朝我迎面走来。现在，她的脸面泰然，纯洁。茹司蒂娜表姐和若塞·迪亚司停止玩牌，我们大家开始谈论那场不幸的事和那位寡妇。卡皮杜责备艾斯科巴尔的不小心。同时，她也没有掩饰女朋友的痛苦给她带来的悲伤。我问她为什么那天晚上不同珊查呆在一起。

“那天晚上，她那儿人多。虽然如此，我还主动提



出，可她不愿意。我还对她说最好来到这儿，同我们一道过几天。”

“她也不情愿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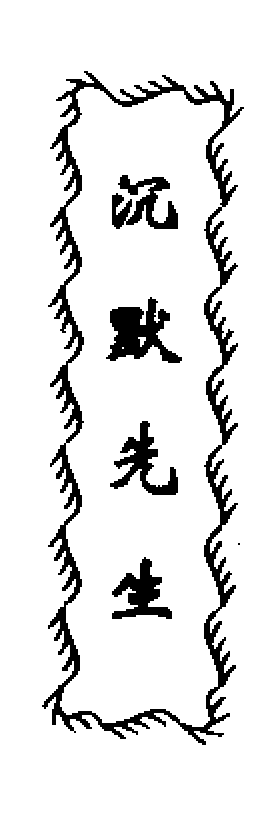
“她也不愿意。”

“然而，触景生情。每天早晨，大海会勾起她的悲伤，”若塞·迪亚司字斟句酌地说，“我不知道她如何能……”

“但是，会过去的；世界上有没完没了的事吗？”茹司蒂娜表姐插话说。

由于围绕这个主题我们开始交换看法，卡皮杜出去看看儿子是否睡觉。走过镜子时，她拿起梳子没完没了地梳理头发。如果我们不知道她是非常爱好梳装打扮时，一定会认为她在装模作样。她回到客厅时，两眼红肿。她对我们说，瞅着熟睡的儿子，想起了珊查的幼小的女孩，想起了这位寡妇的忧伤。她既顾不得有来访的客人，也顾不得有佣人在场，上前将我搂抱住，对我说如果她想珊查的话，首先必须想的是我的生活。若塞·迪亚司认为这句话“美得不能再美”，并问卡皮杜为什么不做首诗。我竭力控制自已，不理会这种热闹的场面。这样，我们就告别了这个夜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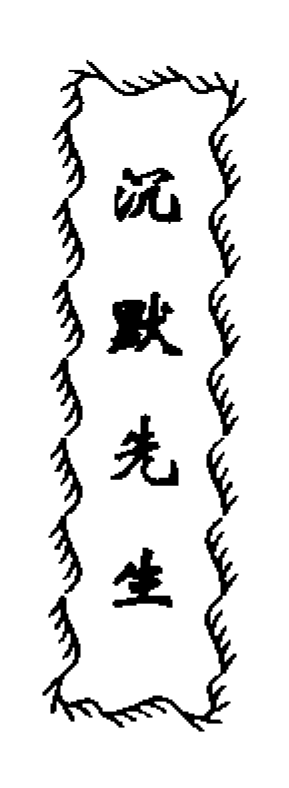
第二天，我对撕毁悼词的事后悔不已。不是我不想把它交出去印刷，而是要留作对死者的纪念。我想把它再回忆出来。但是，只记得一些只言片语。即便把这些孤零零的句子凑在一起，意思也出不来。我也



想过再写一篇悼词，但是谈何容易！再者，那些在墓地听过我致悼词的人也会认为它是假的。至于说把扔到大街上的碎纸片再捡回来，为时已晚，可能早已被扫走。

我一定得发明创造些对艾斯科巴尔的纪念品，如书籍、一个黄铜质的墨水瓶、一根象牙手杖、一只小鸟、卡皮杜的像册、巴拉纳州的两张风景画。他也拥有过我亲手送给他的纪念品。我们就是这样，有时以过生日为由、有时以某种特殊原因为由彼此交换纪念品和互赠礼物的方式生活的。所有这一切都在我的面前晃动，使我的视觉模糊不清……当天的各种报纸来了，都登载了那场灾难和艾斯科巴尔逝世的消息，介绍了他的学历和事业、他的个人品质、经商方面给人留下的好感；同时，还谈到他留下的遗产、他的妻子和女儿。这些都是礼拜一的事。礼拜二，打开了遗嘱。遗嘱任命我为第二遗嘱执行人。占据第一位的当属他的妻子。他没有给我留下任何东西。但是，他给我单独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我的友谊和尊敬。这一次，卡皮杜哭得像个泪人，可很快又恢复了常态。

宣布遗嘱，清点财产。这些事进行得如此迅速，花费的时间几乎像这儿说这两句话的功夫。不久以后，珊查离开这儿，前往巴拉纳州亲戚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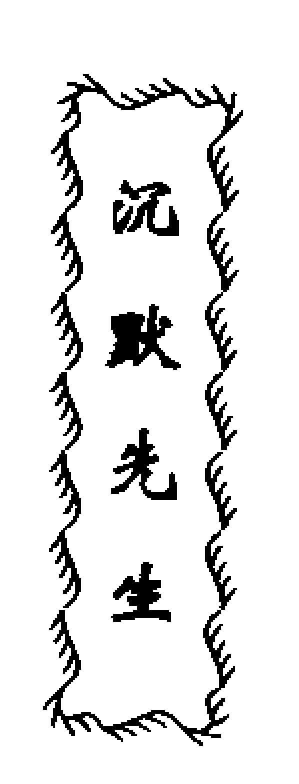


129. 请唐娜·珊查莫读本书

唐娜·珊查，我请求您莫读本书。如果您已经读到这儿，请您不要再往下看了。把书合上就行。当然，比较好的办法是把它付之一炬，以便对它绝了念头，从此不会再一次掀开它。倘若您不顾我的告诫，要一直读到头，过错归您，对于您可能遭受到的任何不幸，我是概不负责。讲述那个礼拜六我俩的举止神情，这事我已为您办到。既然事情本身，加上我本人，我们共同打消了我的幻想，那么这档事就已烟消云散。但是，现在要说的事，则是永远无法抹掉的。不要读啦，我的女朋友，请您不要再往下读啦。既然失去丈夫又失去女儿，您就一天一天地衰老下去吧！因为我也沿着同样的道路往前走。青春时期之后，这仍旧是人们可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有一天，我们俩从这儿起程抵达天堂的门口，在那儿以返老还童的面容相见，好似刚刚生长出的植物。

宛若幼小的植物
又生长出娇枝嫩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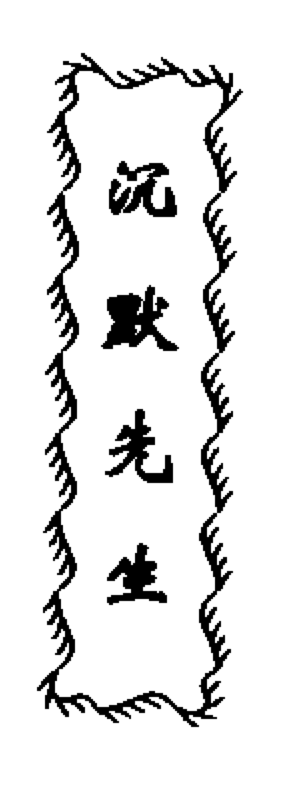
其余诗句在但丁著作内。



130. 有一天……

因此，有一天卡皮杜想知道什么事使得我整日沉默寡言，烦闷生厌。她建议我去欧洲、米纳斯、彼德洛波里斯旅游，要我参加一系列的舞会。几乎是能医治忧郁症患者的种种灵丹妙药，她都想到了。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她是好；谢绝了所有的娱乐活动。由于她一再坚持，我只好对她解释说我的业务冷清，无人问津。卡皮杜微微一笑，目的在于使我振作起来；您业务冷清有什么关系吗？它会重新兴旺起来的。实在不行，我们把金银珠宝首饰、有点价值的物品统统卖掉，搬到一条小胡同里住；我们会生活得安安静静，我们的日子不会受到搅扰；以后，我们会"东山再起"。她语句亲切，出自肺腑，顽石也会为之感动。然而，我却不然。我冷冰冰地回答她说不需要变卖任何东西。接着，我又不吭一声，开始烦闷不安。她建议我玩牌，或者下西洋跳棋；由于我两者都不肯玩，她只好走到客厅，打开钢琴，开始弹奏；我则趁她不在，拿起帽子，离开了家。

……请原谅，可这一章应该排在另外一章之后。那一章说的是一桩意外事件，发生在珊查离开家数个礼拜之前和离开家两个月之后。我现在就把这件事写出来。我本可以在本书付印之前把它放在本章之前。但是，我实在难以改变本书的页码；就这样吧！以后的



叙述将不再拐弯,径直走到结尾。再者,本章也篇幅短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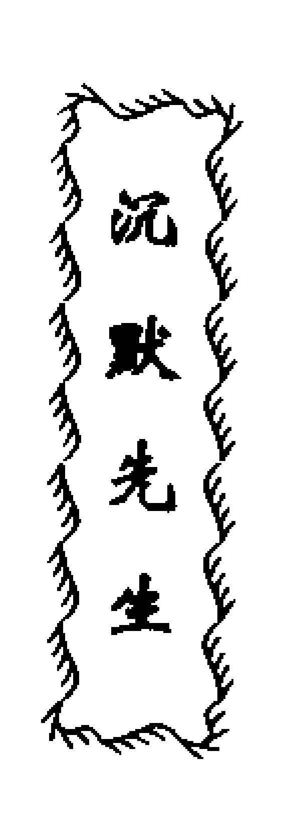
131. 儿子的眼睛

我的生活再次开始甜蜜和恬静,律师事务所给我带来颇丰厚的收入,卡皮杜变得更加美丽,艾泽基埃尔一天大似一天。1872 年开始了。

"您发现艾泽基埃尔的眼睛里有一种优美的表情吗?"卡皮杜问我道,"我仅仅看到两个人有这种表情,一个是爸爸的朋友,另一个是死者艾斯科巴尔。朝这儿看,艾泽基埃尔;盯住看,这样,朝爸爸那边看,眼睛不必转动,这样,这样……"

这是吃过晚饭之后的事;我们还坐在餐桌边,卡皮杜逗孩子玩,或者孩子同她玩,或者他们相互闹着玩,因为他们的确充满了母子之爱。但是,孩子更喜欢我也是确凿的事实。我当时靠近艾泽基埃尔。我认为卡皮杜说得对;是艾斯科巴尔的那双眼睛。但是,正因为如此,在我看来,表情并不优美。最后,她列举出世界上有大量这样的表情,还说人间天生相似的东西成千上万。除此以外,她再不作声。艾泽基埃尔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一会儿惶恐不安地瞅瞅她,一会儿惊恐地看看我,最后跳到我的怀里:

"爸爸,我们出去玩吗?"



“稍等一会儿，我的儿子。”

卡皮杜对我们两人心不在焉，独坐在桌子的另一侧发愣。但是，当我对她说艾泽基埃尔的眼睛之所以美是因为它像妈妈的眼睛时，她摇着头微笑了。她的这种神情在任何女人身上我都不曾见过，这或许是因为我对其他女人的喜欢都没有达到对她深刻的程度。感情是有价值的，人们应该无愧于感情的价值。从这句话里人民大师得出这样的格言：情人眼里出西施。卡皮杜对我有过许许多多的感情，都投到冰冷的水门汀上，唯有那个微笑摇头的动作进入到我心灵的深处。我之所以冲向我的妻子兼朋友，猛烈地一次又一次地亲吻她的脸蛋，原因正在于此。但是，本章里提到的这个另外的一场意外事件，对理解本章和以后各章并非完全必要。让我们就在艾泽基埃尔的眼睛上止步吧！

132. 心中的隐痛

随着岁月的流逝，不只是艾泽基埃尔的眼睛，而且其他部分，如脸形、体形、整个人都逐渐轮廓清晰，完善。它们好似一张原始的草图，艺术家一点一点补充，上色，这张人物画就开始看人、微笑、兴奋、几乎会说话，一直到家里人把它挂在墙壁上，纪念某种一去不复返的往事。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确有其事。成见难改。但是，成见还是在改变，尽管不像演戏那样突如其



来。它的变化好似黎明冉冉升起的太阳，最初的光线只能阅读一封信。而后，亮光够在街上和家里阅读。透过百叶窗钻进屋内的阳光足够把字母分辩清楚。我阅读了这封信。可最初，我没有认真读，也没有一字不落地读。后来，我才一丝不苟地读。说实话，我有点回避它，把它装入口袋。我在家里疾步踱来踱去，闭门不出，我连窗户也未打开，甚至我把双眼也紧紧地合上。当我重新睁开眼睛，再次展开那封信时，它字字清楚，内容更加清楚。

艾斯科巴尔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出坟墓，走出坟场，离开佛拉敏戈大街，同我一道坐在餐桌旁，站在楼梯上迎接我，早晨在办公室内吻我的面颊，或者晚上为我乞求赐福。所有这些行为都令人感到厌恶；我不但容忍它，而且还依样画葫芦，其目的在于蒙骗自己，蒙骗他人。但是，我能蒙骗过众人的耳目，却蒙骗不了我自己，因为没有任何人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当妈妈和孩子都不在我身边时，我真是怒发冲冠，发誓要把他们母子两个杀死。一会儿想来个干脆利落，一刀结果他们的性命，一会儿想得慢慢地让他们死。对这条遭受戏弄和饱经痛苦的生命，我把它的死分成几个阶段。但是，当我回到家里，看见站在楼梯上端那个喜欢我、等待我的人儿时，我完全解除了武装，只好把对她的惩处从一天推迟到另一天。



在那些阴沉的日子里，我和卡皮杜之间发生的事

儿在这儿无法记载，因为它既微不足道，又频繁发生。同时，事过境迁，现在要再说清楚这些琐事，不但会有差错，而且要花费精力，得劳累一番。但是，主要的事还得说说。主要的事是我们的暴风雨继续不断，而且日趋猛烈。发现儿子的真正来源之前，我们有过几场暴风雨，但时间都不长；转眼之间，雨过天晴，又是蔚蓝的天空，明媚的阳光和风平浪静的海洋。我们可以重新扬起船帆，周游宇宙上最美丽的岛屿和海岸，直到刮起另外一场风将它中断为止。这时，我们只好躲在大帆下面，等待着下一次风平浪静。这种气候很快就会来临，而且是确信无疑的风平浪静，是彻底的风平浪静，是坚定不移的风平浪静。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这些比喻。它们都散发着夺去我的朋友兼我妻子的情夫艾斯科巴尔生命的海水和海潮的气味。也散着卡皮杜退浪般眼睛的气味。这样，尽管我永远是地球上的一个男子汉，讲述我的那部分生活，好似一名水手述说他的遇难经过。

在我们俩之间只差说最后一句话了。但是，在彼此的眼睛里我们俩都能看到这句话。它是一句强烈、果断的话。每当艾泽基埃尔来到我们面前时，他的出现只能进一步促使我们俩早日分手。卡皮杜提出把他送到学校里住，每礼拜六才接回来。让小孩接受这样的处境，的确使他很为难。

“我要同爸爸一道去！爸爸得陪我去！”他高声嚷



叫道。

一天早晨，可能是礼拜一，我亲自送他上学。学校在古老的拉帕广场，离我们家不远。我牵着孩子的手步行，仿佛是拉着艾斯科巴尔棺材的铁环。小家伙一路走，一路哭，每走一步都要问问我他是否还能回家，什么时候回家，我是否去看他……

"我去看你。"

"爸爸不会去！"

"我会去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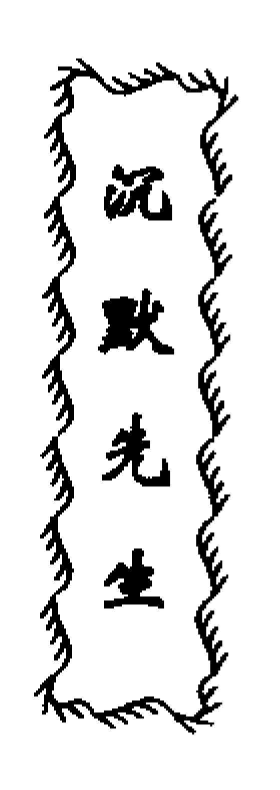
"您发誓，爸爸！"

"我会去的。"

"爸爸不是说您发誓。"

"那么我发誓。"

我把小孩送到学校，并把他留在了那里。儿子暂时不在家并没有中断我和卡皮杜之间不愉快的事。卡皮杜旨在缓解我们俩之间的不愉快而采取的种种巧妙手段全都付诸东流。我感觉到愈来愈不舒适。同样，这种新的处境也使我对她的感情恶化。艾泽基埃尔现在没有生活在我眼皮底下。但是，或者由于我的情绪不正常，或者因为时光的流逝，他们间的一举一动更加相似。周末艾泽基埃尔回家仿佛是一个活蹦乱跳、高声喧闹的艾斯科巴尔回来了。过了一会儿，我甚至觉得他们的声音也一模一样。每逢礼拜六，我竭力寻找借口不在家里吃晚饭，等到他上床睡了之后我才走进



家门；但是，礼拜日我在办公室内伏案埋头在报纸和案卷堆里也躲不过他。淘气、天真、可爱的艾泽基埃尔会笑嘻嘻地跑进来。因为这个捣蛋鬼越来越喜欢我。说实话，我现在感觉到心中对卡皮杜和其他人有种反感，几乎达到无法再掩饰下去的程度。既然无法把这种心情完全掩盖，我就想方设法同他不见面，或者尽量少见面。我是有时候借口工作繁忙，把自己独自一人关在办公室内，有时我礼拜日独自外出，在城内城外四处闲逛，以排遣心中的隐痛。

133. 隐约浮现的念头

一天，是一个礼拜五，我实在无法再掩饰了。某种念头在我脑海隐约浮现；接着，它展开翅膀，继而拍打翅膀，像那些要冲出去念头一样，开始飞来飞去。现在我相信，那天是礼拜五是种巧合；但是，也可能是有意安排。从小，我受到的熏陶就是礼拜五那天的阴森可怕；我在家里听到过从庄园和从以前的首都传来的民歌民谣，都说礼拜五是个不吉利的日子。然而，我的脑袋里没有历书，或许我头脑里的念头之所以拍击翅膀是因为它感到有降生尘世的必要，有生存的必要。生存是如此美好，就连死亡的念头在行将就木之前也首先需要生存。读者，你会慢慢明白我的意思；现在，请你阅读下一章吧！



134. 礼拜六的一天

这个念头最终走出脑袋。一天夜晚，尽管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摆脱这一念头的纠缠，还是无法入睡。我也从未感觉到有哪一个夜晚如此短暂。我估计最多不过一个或两个钟点，可黎明已经来临。

我设想着会把这个念头留在家里，就起身走出家门。可它与我寸步不离。在外边，它的颜色仍然是昏暗模糊的，同样的翅膀在颤动。我虽然同它的翅膀一道飞翔，可这个念头好像固定不动；它停在我的视网膜上，任我带着它走动；它不遮蔽外界的事物，通过它我看见的外界事物虽然以同样的速度映入眼帘，但色调要比往日暗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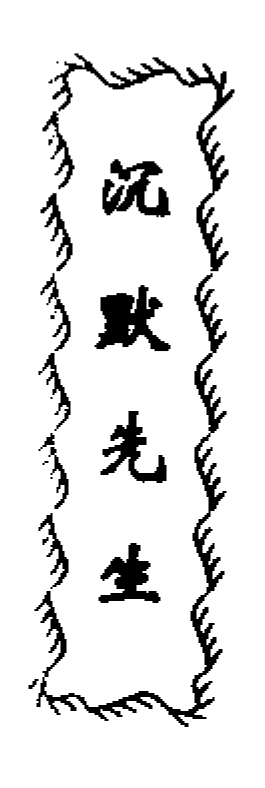
那一天的其余时间我干了些什么事，现在我回忆不起来。我记住的是我写了几封信，购买了一种物质。什么物质，我现在不说，以免激起有人品尝它的欲望。是的，药物没有取得成效，服药的人以后成了银行家，而且银行现在也办得红红火火。当我的手指在衣袋里触摸到那个死神时，我感觉到莫大的快乐，仿佛是刚刚抽到了大奖，或者特等奖，因为彩票的奖金可以挥霍，而死神却是不可当钱花的。我走到我母亲的家，目的在于借口探望她向她作最后的告别。或许当真如此，或者是由于幻觉，这一天，我觉得母亲家里的一切景象



比以往更加美好；我母亲不太忧伤，戈斯麦大叔忘了他的心脏病，茹司蒂娜表姐也不嚷嚷她的舌头疼。我在那儿安安静静度过了一个小时。我甚至放弃了我的计划。为了活下去还需要什么呢？永远不要离开那个家，或者把那个一小时捆在我的身上……

135. 奥赛罗

我在外边用过晚餐。夜晚我走进剧院。正值上演《奥赛罗》。我以前既没有看过它的演出，也没有阅读过它的剧本。但是，我听说过它的故事，而且喜欢这种巧合。我看见那个摩尔人仅仅为了一块小手帕大发雷霆。不就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手帕吗？现在，我请美洲大陆以及其他大陆的心理学家对我的心情认真深思，因为我无法回避我的所见所闻，一块小手帕竟然能够点燃奥赛罗心中妒忌的火焰，激励作者编写出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悲剧。手帕已经丢弃不用，今天需要的是床单，有时连床单也用不着，只要有内衣就成。随着这个摩尔人的抽搐，在地上打滚，随着埃古在一旁的添油加醋，进一步造谣中伤，这些模糊和混乱的想法纷纷闪过我的脑际。幕间休息时，我没有离座，原因是不想让某个相识者看到我独自一人来观看演出。丈夫们出去抽烟时，夫人们几乎全都呆在包厢里。这时，我自己问自己，在这群太太当中有没有哪个可能爱慕过一个



现在已经葬在坟场的人？其它一些断断续续的想法也接踵而来，直到幕布徐徐升起，继续演出为止。最后一场向我指出，应该死的不是我，而应该是卡皮杜。我听见苔丝德蒙娜的苦苦哀求，听见她温柔和纯真的话语，看到这位摩尔人的暴跳如雷，看着在观众疯狂似的掌声中这个摩尔人把自己的妻子亲手杀死。

“她是无辜的，”我一边沿着街回家走，一边自己对自己说，“如果她肯定是罪魁祸首，罪过又像卡皮杜那样大，观众会做出什么样举动呢？这个摩尔人会采取用什么样的手段杀死她呢？仅用一个长枕头可能不够；得使她血肉模糊，得用火，火还得是熊熊烈火，把她烧得干干净净，化成灰烬，灰扬到空中让风吹走，永远地消声灭迹……”

那个夜晚的剩余时间，我独自在街上游荡。我吃过夜宵是事实，但几乎什么也没有咽下。即便如此，咽到肚里的东西也足已支撑我走到天亮。我看到那个夜晚的最后时刻，也看到第二天黎明的时刻，看到最末的一拨行人，也看到第一批清洁工、最早的一批马车、最早的行人、最早的晨曦，也就是一天过后的另一天。它看着我走过，而且是一去不复返地走过。我脚下的街道好像是自己主动地在奔驰。我既不可能再欣赏格洛丽亚的大海，也不可能欣赏五官山的山峦、圣十字的城堡，以及其它名胜古迹。与通常的日子一样，路上的行人不是很多，但已属无数之列。他们是去做某种事的，



而且这种事他们今后还会重复干。而我去干的事可能永远不再重复。

我走到了家门口。我慢慢地把门打开，轻手轻脚地爬上楼梯，钻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当时已将近六点钟。我把毒药从衣袋里掏出来，脱去外套，还写完了一封信，一封给卡皮杜的最后一封信。我往日写过许多封，可没有一封是给她的。我感觉有必要跟她说几句话，使她对我的死感到懊恨。我写了两封，第一封因为文字冗长、罗嗦，我把它烧掉了。第二封言简意赅，既明确又简短。我既没有给她回忆我们的过去，也没有提到我们之间存在的分歧，更没有谈到我们快乐日子。我说的仅仅局限于有关艾斯科巴尔的事，以及我死去的必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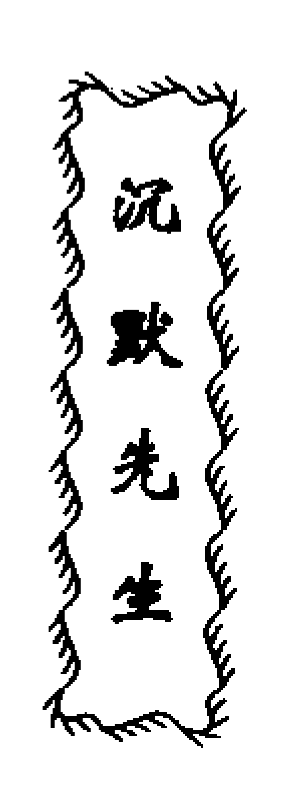
136. 一杯咖啡

我的计划是等待咖啡，把毒药溶在咖啡内，然后喝到肚里。事已至此，我仍未完全忘记我学过的罗马史。我想起象加图（古罗马的哲学家，以苦行僧著称。——译者）在自杀之前还一遍又一遍阅读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斯多德的老师。——译者）的著作。我身边没有柏拉图的著作，但是有一部残缺不全的普鲁塔克（约46—约120，古希腊传记作家、散文家。——译



者)的著作,写的是这位闻名的罗马人的生平。它足以能够占据那段短暂的时光。为了一切都以象加图为准绳,我也效法他,直挺挺地躺在长靠背沙发上。不仅仅在这一点上以他为榜样,正像他需要哲学家的思想感情一样,我需要的是把他的勇气注入我的躯体,以便英勇地离开人间。愚昧无知有许多坏处,其中之一就是在临终时刻没有这种药物。世界上,有许多人自杀不用药,他们慷慨地断气。但是,我深信,如果能从某些优秀的书籍内找到精神上的可卡因,会有更多的人把自己的生活划上个句号。然而,我希望避免人们对我模仿的行为做任何猜想,所以在服用毒药之前把普鲁塔克的这部书重新放回原处,目的在于不使人们在我身旁发现它,也无法连同我当时所穿裤子的颜色同时登到各种报纸上。

一名侍酒水的佣人给我送来咖啡。我起身,藏好书,朝放咖啡杯的桌子走过去。家里已经有熙熙攘攘的脚步声和吵吵嚷嚷的说话声。我结果自己生命的时辰已到。把那包有毒药的纸包打开时,我的手不住地颤抖。即便这样,我尚且有勇气把毒药撒进咖啡杯内,开始搅动咖啡,眼前模糊一片,什么也看不清,脑子在回想无辜的苔丝德蒙娜。昨晚演的那个剧跑来干涉今天早晨的事。我的勇气逐渐减退;但是,艾斯科巴尔的照片在给我鼓劲打气。他当时就在我的身旁,一只手搭在椅背上,眼睛看着远方……



"让我们结束这桩事吧!"我在想。

当我端起咖啡杯正准备喝时,我考虑到是否等到卡皮杜和小孩离开家去做弥撒时再喝才好。过一会儿再喝下去,这样比较好。主意已定,我开始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我听见艾泽基埃尔在走廊里的声音,看见他走进办公室,朝我跑来,嘴里还高声喊叫着:

"爸爸! 爸爸!"

读者,这儿有一个举动,我之所以现在没有描写它,是因为我把它忘得无影无踪。但是,你应该相信它是既甜美又悲伤的。的确,小家伙的长相使我往后倒退,一直倒退到脊背碰到书架。艾泽基埃尔双手搂抱住我的膝盖,直立在我的两个脚尖上,好像还想往上爬,像往日那样吻我的脸。他拉着我,重复呼唤着:

"爸爸! 爸爸!"

137. 第二次冲动

如果我不再瞅瞅艾泽基埃尔,很有可能我就不能坐在这儿写这部书啦,因为我的第一次冲动是跑到咖啡杯那儿,端起来一饮而尽。我甚至端起了杯子,但是像往常那样,小家伙吻着我的手,他的眼神和他的举止使我产生了另外一种冲动,我在这儿难以启齿述说。但是读者,好吧,您听着,让我统统告诉您。就请你们骂我是个杀人凶手吧! 我对你们决不会反驳或者强词



夺理。我的第二次冲动是有罪的。我弯下腰，问艾泽基埃尔是否喝过咖啡。

“我已喝过，爸爸。我同妈妈去做弥撒。”

“你再喝一杯，或者就半杯。”

“那么，爸爸怎么喝?”

“我再吩咐他们送来。喝吧! 快喝!”

艾泽基埃尔张开了嘴。我浑身直哆嗦，差点儿把咖啡洒掉。我终于把杯子送到他的嘴边。倘若味道使他恶心，或者因为咖啡放冷了温度使他……我下决心顺着咽头给他倒进去。然而，现在我不知道当时什么感觉使我退缩了。我把杯子放到桌子上，开始疯狂地吻小孩的脑袋。

“爸爸! 爸爸!”艾泽基埃尔惊叫道。

“不，不，我不是你的爸爸!”

138. 进来的是卡皮杜

当我抬起头来时，发现我面前站的是卡皮杜。这时，我再一次萌发了自杀的念头，好似演戏来得突然。因为母亲和儿子去做弥撒，和第一次冲动一样，这一次也顺理成章。卡皮杜不同我说话，是从不离开家一步的。但是，这种说话已变得冷冰，简短。多数情况下，我连看她一眼都不看，而她却瞅着我，等待着我发话。



这一次发现她的，我现在说不清当时是否是我的

眼睛。但是，我发现她脸色煞白。接着还是那种沉默无语。我不骗任何人，这种沉默之长人们可以称之为“百年沉默”。它是严重危机中时光的延伸。卡皮杜恢复和颜悦色的常态后，对儿子说话，要他出去一会儿，然后她请求我对她解释……

“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我说道。

“什么都得说清。我既不明白你为什么流眼泪，也不知道艾泽基埃尔为什么哭？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您没有听见我对他说些什么吗？”

卡皮杜回答说她听到了哭泣声和说话声。我现在相信，她不但都听见了，而且是听得一清二楚。但是，如果承认了，就等于对沉默和对和解失去了希望。因此，她坚决否认听到我说些什么，她只承认看见我在流泪。我没有给她述说有关喝咖啡的细节，只向她重复了前一章末尾我说过的话。

“怎么？”她好像没有听清似地问道。

“他不是我的儿子。”

卡皮杜大为震惊，异常愤怒。两者是如此自然和合乎情理，足以使最早的一批见证人对我们俩之间的这场官司产生怀疑。我已经听说过不同案件可以请到不同的见证人，问题在于价钱。可我对此不相信。再者，给我说此事的人最终还是输掉了一场官司。但是，不论有没有租赁的见证人，我的见证人却是货真价实



的。苍天可以发誓，我对苍天也毫不生疑。因此，我对她的话、她的态度、她哭泣抽搭的痛苦，一概不予理睬，仍旧重复我已经说过两次的那句话，其目的在于用这种强硬的语言逼她软弱就范。过了一阵之后，她对我说：

"这样的冤屈只能用服服帖帖的认罪才能解释清楚了。您以前嫉妒心强，对任何细小的举动都不放过，可从来没有说过丝毫的怀疑。什么事使您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请您说出来，"她见我不吱声，继续说道，"请您统统说出来。既然我听了刚才您说过的话，下面的话我能够听得下去，它不会太多啦。什么事使您深信不疑？请说，小本托！说呀！说呀！我愿意离开这儿，可您得先把一切说清楚。"

"有些事不能说。"

"但是也不能只说一半。既然您说了一半，就请您统统说出。"

她坐在餐桌旁的一把椅子上。心里可能有些惶惑不知所措，但举止无可指责。我再一次请求她不要坚持。

"不行，小本托。如果您认为我有辩护的权利，要么请您把话说完，以便我为自己辩护，要么我请求我们立刻分手。我不能够再忍受啦！"

"分手已成定局，"我抓住她的提议回复说，"我们还是不要把话挑明或不言不语地分手为好。这样，各



自带着自己的创伤离去。不过，既然女士一再坚持，这就是我能够告诉您的，就这些，说完了。”

事实上，我心里的话并没有说完。我几乎未指名道姓地提到了她和艾斯科巴尔之间的爱情。卡皮杜不得不哈哈大笑了。我现在觉得我不能够把这种笑抄写在这儿。然后，她用一种讥讽兼凄楚的腔调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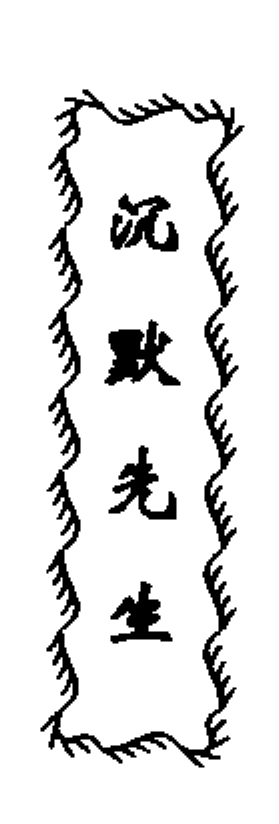
“甚至于死骨！连死去的人也逃脱不了您的嫉妒！”

她把身上的短披风拉正，从椅子上站起来。她长叹一声，我现在相信，她叹息过。而这时的我别无所求，只求她能够做一番完整的辩解。然而，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不知道对她说些什么话才好。卡皮杜蔑视我一眼，喃喃地说：

“我明白这件事的缘由；是因为相像的巧合……只有上帝的意愿才能把这些解释清楚……可笑吗？但它合乎情理。尽管在神学院学习过，可您不相信上帝；我相信……但是，我们还是不谈这件事吧！说什么对我们都无用。”

139. 照片

说句心里话，我差一点就要相信她是巨大错觉造成的受害者，相信她是一个被幻觉折腾得神魂颠倒的人造成的受害者。可恰恰这时，艾泽基埃尔突然撞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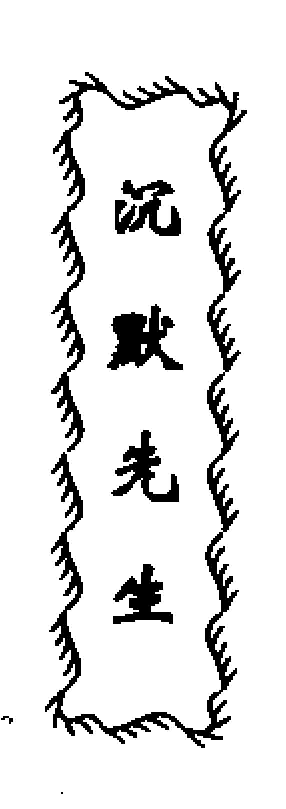


来，叫嚷道："妈妈！妈妈！做弥撒的时间到啦！"我的神志回到了现实。卡皮杜和我都下意识地朝墙壁上艾斯科巴尔的照片瞧去，然后相对而视。这一次，她的含混得到印证，模糊不清变成了纯粹的承认。年幼时艾斯科巴尔的照片就是我们现在的小艾泽基埃尔，这里不存在任何牵强附会。但是，卡皮杜嘴上一点都不承认。她只重复说了上面她说过的最后一段话，拉住孩子的手，两人去做弥撒了。

140. 从教堂回来

只剩下我孓身一人，自然应该端起杯子把咖啡喝下去。但是，先生，我没有这样做。我对死已兴致索然。死是一种解决的办法，可我又发现了另外一种，它既好，又不是一死了之彻底了结的办法。倘若世界上存在赔礼道歉的事，我是敞开了赔礼道歉的大门。我没有说宽恕，而说赔礼道歉，也就是说讨个公道。不管这项行动的动机是什么，反正我已经抛弃了死的念头。我坐着等待卡皮杜回来。可今天她偏偏回来得比往日晚。我甚至害怕她到我母亲家去了。但是，她没有去。

"我把一肚子的苦水都倒出来，说给上帝听了，"卡皮杜从教堂回来后对我说，"我琢磨我们的分手已是势在必行，现在我听您的。"



她对我诉说这番话时，眼睛忽忽闪闪，仿佛在窥探

一个拒绝或者是盼望一个等等再说的表示。她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软弱上，或者寄托在我对自己不是艾泽基埃尔的父亲尚在犹豫不定中。但是，她完全失算了。既然我发现了一系列新的有说服力的迹象，难道在我的躯体上还有可能产生出一个新人吗？还可能回心转意吗？然而，当时我未披露出我的心迹。我回答她说我会慢慢考虑的，现在我们先照我想的办。事实上，我现在告诉你们，当时我是一切都已想好，拿定了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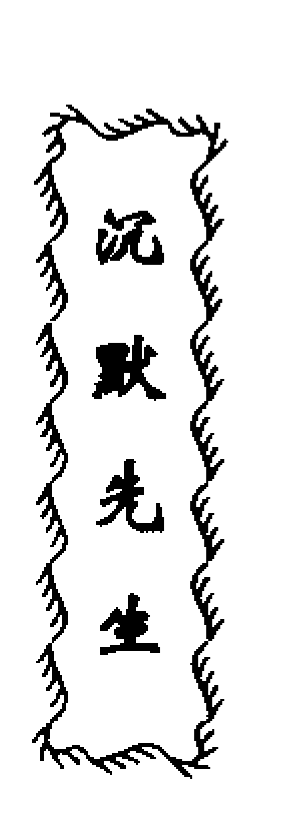
休息的时候，我回想起已离开人世的古尔任尔给我说的几句话。一天，我在他家里，他拿出他妻子的照片给我看，照片与卡皮杜相像。读者，你一定记得他说过的那段话。倘若不记得，请你再读读那一章。它的页码我在这儿就不写了，因为我也记不得是第几章。但是，它离此不远。那几句话归结起来说，就是世界上存在着这些无法解释的相像……第二天，以及以后的日子里，艾泽基埃尔来到我的办公室看我，小家伙的面容给我的印象是一清二楚，与艾斯科巴尔一模一样。这或许是因为我太注意看他相貌的缘故。再者，我慢慢回想一些影影绰绰和遥远的往事，回忆他们说的话、会面和我意料之外的事。我虽然失去理智，可对这些往事既没有往坏处想，也从未嫉妒过。有一次，我发现他们俩单独在一起，都一声不吭；曾把我逗笑的一桩机密；她做梦时说的一句话，这时所有的往事一股脑儿地涌进我的脑际，弄得我晕头转向……那一天，有两只小



燕子爬在街头的一根电话线上，我把眼睛从那条街上移开，为什么不去把他们俩活活掐死呢？在我的家里，有另外两只小燕子爬在空中，相对而视。然而，他们的警惕性如此之高，一有动静便立马把目光相互移开。同时，一边还对我说句友好和开心的话。我给他们讲述了街上两只燕子谈情说爱的事，他们觉得有趣。艾斯科巴尔直截了当地说，他认为这两只燕子烹饪好放在餐桌上比爬在电线上更好。“我从未吃过燕窝，”他继续说道，“既然是中国人发明的，无疑是美味佳肴了。”于是，我们就开始谈论中国人，以及古典作家对中国人的论述。这时，应该承认我们冷落了卡皮杜，所以她去忙别的事了。我当时认为是不屑一顾的东西，现在，统统浮现在我的脑际。

141. 解决办法

这儿说说我们干的事。我们手拉手一同前往欧洲，既不是去旅游，也不是去观赏任何新老景观。我们在瑞士停下。同我们一道去的还有里约格朗德的一位女教师。她陪伴卡皮杜，教艾泽基埃尔母语，以便他回国后，在国内的学校继续学习。这样，我的生活得到调节后，我一人回到了巴西。



过了几个月，卡皮杜开始接二连三地给我写信，我的回信则是冷冰冰的三言两语。她的字字句句都显得

温顺，没有丝毫的仇恨。有时，是出乎意料的温柔，结尾洋溢着对我的怀念之情。她请求我去看她。一年之后，我乘船前去瑞士。但是，我没有去找她。以后，我多次去瑞士，同样没有找她。回到国内，那些思念她的人，想知道有关她的消息，我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我给他们讲有关她的消息时，神情好像是我刚刚才结束了同她在一起的生活。自然，我之所以多次前往瑞士，目的正是为了掩饰这件事，并且欺骗舆论。有一天，最终……

142. 一位女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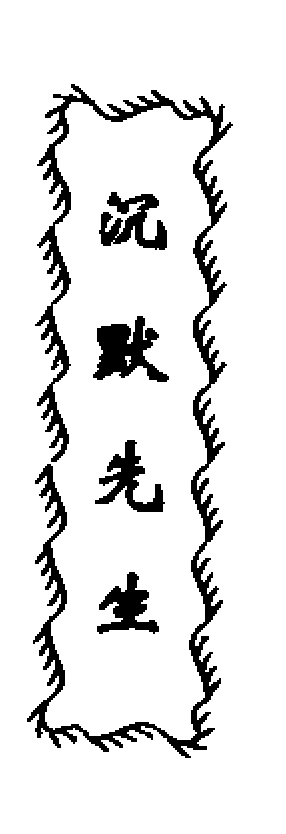
我多次去欧洲，若塞·迪亚司都没有与我同去，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愿去，他得在家陪伴我那位几乎废残了的戈斯麦大叔和我迅速衰老的母亲。这一点希望大家能理解。再者，尽管他身子骨硬朗，也上了年纪。每当我起程时，他总是送我上船。告别时他对我说的话、手帕的摇晃、他淌着泪水的眼睛，都使我深受感动。他最后一次送我上船时，我对他说：

“请您跟我去……”

“我不能够去。”

“您害怕吗？”

“不怕。我不能够去。现在，再见！小本托，我不知道您能否再见到我；我相信我马上会去另外一个欧



洲，永存的……”

不久以后，我的母亲先他一步离开了人间。读者可以在圣若昂·巴蒂斯塔公墓找到一个没有名字、仅仅镌刻着唯一标志一位女圣人的坟墓。我母亲就安葬在这里。我让雕刻这样的碑文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雕刻师认为这样的碑文希奇古怪，坟场场长询问了教区神甫。教区神甫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所有的女圣人都在祭坛上，在天堂里。

“但是，请原谅，”我打断他的话说，“我不想对人说在那座坟墓里埋葬的是一位被谥为“女圣人”的人。我的想法是用“女圣人”这三个字给死者活在尘世时所具有的种种美德下一个人间的定义。既然谦虚是美德之一，我希望在她死后仍旧保留这一品德，所以我就没有写出她的名字。

“然而，姓名、子女、日期……”

“我死了以后，有谁管日期、子女，以及姓名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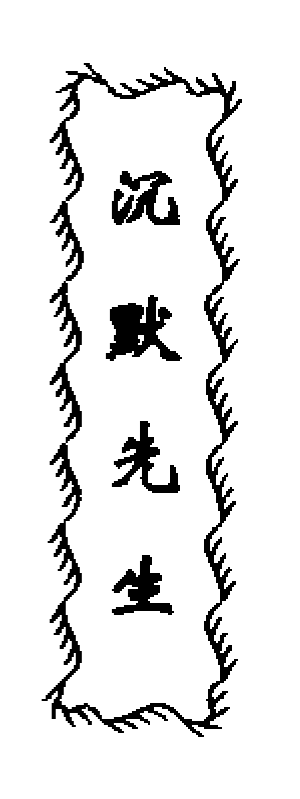
“这就是说她是一位女圣人先生了，对吗？”

“正是这样。如果教廷书记官卡布拉尔还在人间，他一定会在这儿确认我对您说的一切。”

“连我也不否认您说的是实话。我拿不定主意的仅仅是这种提法。这么说您认识教廷书记官了？”

“我认识他。他是位典范的神甫。”

“杰出的圣典学家，杰出的拉丁学者，慈悲宽厚，”教区神甫继续说道。



“他有些社交的能力，”我说道，“在家里我常听到他说您是他最好的十五子棋友……”

“他很有才华！”神甫慢悠悠地叹息道，“大师的才华！”

“那么，您看……？”

“既然没有别的意思，也不可能有别的意思，好吧，先生，就认可……”

若塞·迪亚司参加了这次斡旋，他从始至终神情一直抑郁。最后，我们离开了教区神甫，若塞·迪亚司说这个神甫很坏，骂他是个胆小鬼。我为神甫开脱，说他不认识我母亲；何止他，坟场里的其他男人都不认识我的母亲。

“他们都不认识她，如果都认识她，他们肯定会吩咐镌刻上最神圣的女人。”

143. 最后一个“最”字

最神圣的女人并不是若塞·迪亚司用过的最后一个“最”字。他还在其他场合使用过“最……”这种表达方式，不过在此不值一提罢了。在最后一个“最”来临之前，最神圣的女人是最贴切、最悦耳的一个，它使若塞·迪亚司得以延年益寿。当时，他已同我住在一起；尽管我母亲给他留有一小部分纪念物品，但他对我说无论有还是没有这些遗产，他永不离开我。或许他的



希望是送我安葬入土。他与卡皮杜有书信来往，曾请求过卡皮杜给他寄艾泽基埃尔的照片，可卡皮杜这封信推到下封信，一直不寄，直到他除了要求这个青年学生的心对他念念不忘外，不再提此事为止。他还要求卡皮杜要不断地对艾泽基埃尔提及父亲乃至祖父的这位老朋友，"苍天安排我来呵护同一血统"的老朋友。他想以这样的方式来培育第三代人的责任心。可是，可惜他在艾泽基埃尔之前与世长辞。他得的是急症。我立即派人去请一顺势疗法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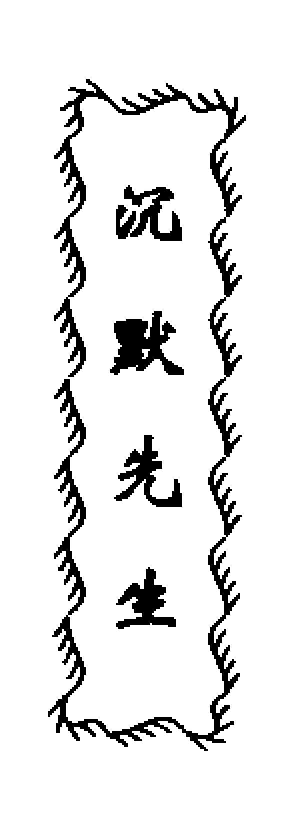
"不，小本托，"他说道，"一位对抗疗法医生就够了；不论何种学派，人总是要死的。再者，顺势疗法是我年轻时的想法，岁月已将它冲刷干净。现在，我皈依我父母亲的信仰。对抗疗法是医学界的天主教……"

经过一阵短暂的痛苦之后，他平静地离开了人间。弥留之际，他听说天空是美丽的，请求我们打开窗户。

"不成，空气可能对您不好。"

"有什么不好，空气就是生命。"

我们把窗户敞开。天空的确湛蓝，万里无云。若塞·迪亚司稍稍抬起身子，朝外望去。过了一阵之后，他垂下了头，微声微气地说："美丽极了！"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说的最后一句话。可怜的若塞·迪亚司！为什么我得否认我为他大哭了一场呢？



144. 一个晚到的问题

但愿我离开人间时留在这个世界的男朋友和女朋友都能为我哭上一场。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事。我早已使他们把我遗忘。我不但居住遥远，而且也很少出门。这不是因为生命的起点和终点已确确实实地连接起来了。新糖厂区的这幢房子尽管是按照宰马大街那幢房子的模样修建的，它之所以能勾起我回忆后者的原因，与其说是感情，不如说是对比和思索的结果。这一点我已经说过。

人们一定会问我，既然我在同一条古老的街道上有一所自己的住宅，别人拆掉它我不但不去阻止，我却在这条街上按照它的原样再建一幢，原因何在？这个问题应该在最初提出。但是，我在这儿做个回答。理由是我母亲刚刚过世，我就想去那儿，首先我花费了几天时间做了个长期的视察。但是，整个家对我都十分陌生。在后院里，那棵乳香黄连木树、那株香叶番樱桃树、那眼井、那个旧木桶、那个洗衣池，我都一无所知。木麻黄树还是离开时生长在后院深处的那棵，但是树干已不像昔日那样笔直挺拔。现在的形状变得像个大问号。自然，它对我这不速之客感到惊讶。我环视四周，企图寻找我留在这儿的回忆，结果是一无所获。相反，树叶开始飒飒作响，可我没能立刻明白它们在低声



细语些什么，仿佛是新一天开始的配乐诗。在这悦耳动听和洋溢青春活力的乐曲旁，我也听到了一群猪的哼哼声。这真是一种浓缩型和哲学性的嘲弄。

我对一切感到陌生，我对一切感到不顺眼。我就任人把这所房子拆毁。后来，当我来到新糖厂区时，根据我以前的讲述，按照我对建筑师的反复解释说明，就完成了这件复制品。

145. 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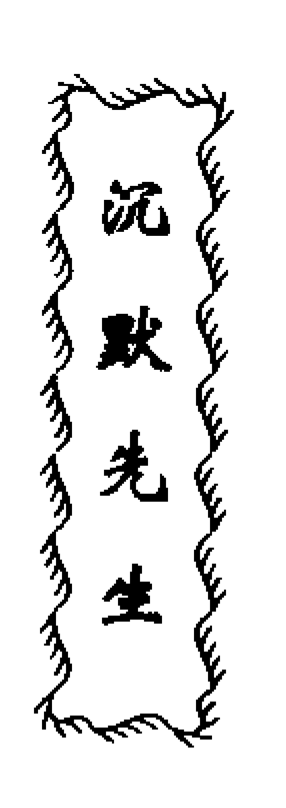
嗬，就在这幢房子里，有一天我正在穿衣准备吃午饭时，接到一张名片，上面的名字是：

艾泽基埃尔·A·德·圣蒂亚哥

“此人已在那儿?”我问佣人道。

“是的，先生。他在等候。”

我没有急着立刻就去。我让他在客厅里等了约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只是以后我才回忆到我当时应该是感到某种兴奋，应该跑着过去，应该拥抱他，应该问及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我现在相信，尚没有人说过她已经去世，已经埋葬。她仍活在人间，在古老的瑞士休养。我迅速穿好衣服。当我走出房屋里，端起一副作父亲的架势，打扮成一个介于和蔼和威严之间的父亲，打扮成半个沉默先生。我走进客厅，看见一个小伙子的背影。他正在观看画在墙壁上的马西尼沙的半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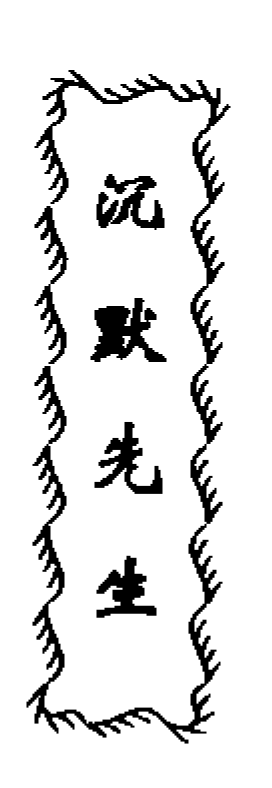
像。我缓步进来，没有响声。尽管如此，他还是听见了我的脚步声。他迅速转身，依据他看过的照片认出我之后，便朝我扑过来。我站着一动不动。他简直就是我过世的朋友、圣约瑟神学院青年的同学，只不过稍微矮点，稍微瘦点而已。除了神情朝气勃勃外，连脸庞都是我朋友的。自然，他衣着时髦，式样与众不同。但是，总体上是已故者的翻版。他就是艾斯科巴尔本人，是丝毫不差的艾斯科巴尔，是道道地地的艾斯科巴尔，是我妻子的姘头。艾泽基埃尔是他父亲的孩子。当时，他正在为他母亲守孝，我穿的也是件黑衣服。我们俩坐着。

“爸爸的样子与最近的照片没有差别，”他对我说。

说话的声音也是艾斯科巴尔的。但是，语调已法国化。我给他解释说，与从前比我确实变化不大。与此同时，我开始询问，目的在于要他尽量少说话，以便压制住我激动的心情。但是，没想到这一招恰恰激励了他的情绪。我神学院的那位同学慢慢从坟场走来，逐渐复活了。他就在这儿，就坐在我面前，一模一样的笑声，变得更加彬彬有礼。但是，总的来说，还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和幽默风趣。艾泽基埃尔说他渴望早日看到我，说他母亲谈了许多有关我的事，对我大加赞扬，说我是世界上最纯洁的男人，是最值得喜爱的人。

“她平平静静地离开了人间，”他最后说。

“我们吃午饭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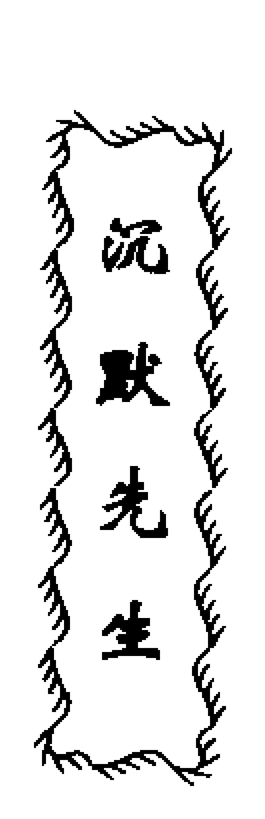
读者，如果你认为我们午饭是苦涩的，那就想错了。的确，午饭时有过几分钟艰难光景。刚开始用餐时，我为艾泽基埃尔确确实实不是我的儿子、为他不是我的补充、为他不是我的继续感到伤心。如果小伙子长得像他母亲，我现在对一切就会更加深信无疑，如果小伙子能像昨天刚刚离开我似地回忆起他的童年，当时的情景、说过的话、上学……

"爸爸还记得送我上学校的事吗？"他笑着问我说。

"我怎么能记不得呢？"

"当时是拉帕大街。我死活不去。爸爸不停地走，走一步拉我一下。我的两只小腿……好，先生，我要点。"

他把酒杯伸过来，我给他斟满，他饮了一口，继续吃饭。艾斯科巴尔也是这样把头埋在盘子里用餐。他向我陈述了他在欧洲的生活、学习，尤其是考古学的研究，这是他的爱好。他兴致勃勃地谈论古物古迹，讲述埃及及其数千年的历史，数字准确无误，具有他父亲的数学头脑。尽管艾斯科巴尔是他父亲的想法对我已是家常便饭，可我还是不喜欢他再复活。有时，我闭上眼睛，以便既看不到他的举止，也看不到任何表情，但是这个鬼东西又是说又是笑，仿佛是那个死去的人在替他说话，替他嘿嘿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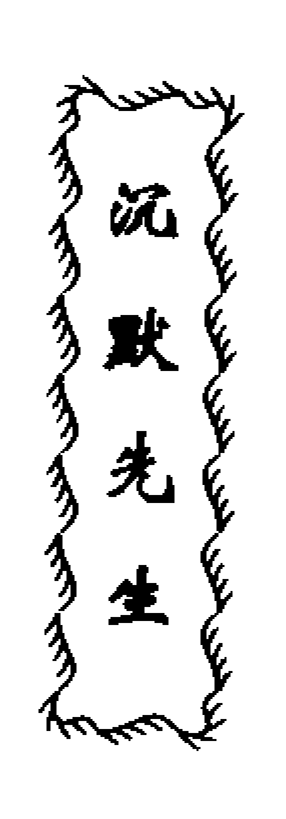


我除了应该端起父亲的架子同他坐在一起外，是一筹莫展。卡皮杜由于疏忽可能带走几张艾斯科巴尔

的照片，而他可能看到过这些照片，这种想法我当时没有说出口，即便说出来，他不会坚持说没看。这一点，艾泽基埃尔像我，又像他的母亲。倘若若塞·迪亚司仍旧活在人间，他一定会在艾泽基埃尔身上找到我本人的烙印。茹司蒂娜表姐想看一眼艾泽基埃尔。可惜她病卧在床，便求我把他带到她的病榻前。艾泽基埃尔见过这位亲戚。我相信，茹司蒂娜表姐之所以渴望看看艾泽基埃尔，其目的在于想在这个青年人的身上验证一下她在他幼小身躯上或许已经发现的那种轮廓。这可能是她最后的享受。我及时打断艾泽基埃尔的话。

“她已病入膏肓，”艾泽基埃尔想去看望茹司蒂娜表姐，我对他说，“任何一点激动都可能使她丧命。等她好一点，我们一定去看她。”

我们没有去。数日之后，病魔夺走了她的生命。她登上天堂休息，或者是愿往哪休息就去哪休息。艾泽基埃尔看着她躺在棺材里的面容，已经认不出她了。也不可能认出，衰老和死亡使她与以前判若两人。在去往坟场的路上，他想起了许多往事，某条街，某座塔，某段海滨。他沉浸在快乐的回忆里。傍晚，他经常不断地回家，给我讲述他对一条条街道，一幢幢楼宇的回忆。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许多房舍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仿佛这些房屋也没有童年的变迁。



过了六个月后，艾泽基埃尔对我说，他要到希腊、

埃及和巴勒斯坦旅游，说是一次科学考察性的旅游，已答应了几位朋友的要求。

“是男性还是女性?”我笑着问道。

他害臊似地笑了，回答我说，女人们是天天赶时髦，日日追时尚，永远不会理睬三千年以前的遗址废墟。是大学的两个男同学邀请他。我答应给他一切费用，并当即掏出第一部分急需的钱递给他。我自己对自己说，他父亲偷情的后果是我支付他儿子考古的开销；在他染上麻风病之前……当这种想法闪过我的脑际时，我觉得我怎么如此残酷无情，怎么如此心狠歹毒，于是想上前一把抓住这个小伙子，把他紧紧搂在怀里。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面对面地凝视他，仿佛是在看一个亲生的儿子。他投给我的目光是温柔的，是富有感激之情的。

146. 不曾有过麻风病

不曾有过麻风病。但是，在人类生存的各片土地上到处都有发烧的疾病，无论它是传统的，还是新滋生的。十一个月过后，艾泽基埃尔死于一场疟疾，埋葬在耶路撒冷近郊。大学里那两个男同学给他树立了一座墓碑，碑文摘自预言家艾泽基埃尔的一段话。用希腊文镌刻在碑上：“在你的人生旅途上你是位高尚的人。”他们把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两种文本、坟墓图、支出的账

单，以及他带走剩余的钱统统都给我寄来了。为了不再见到艾泽基埃尔，他走时我给他的钱比他需要的要多出三倍。

由于我想验证一下文本，就查阅了我的拉丁文版《圣经》，认为它准确无误。但是，还做了一点补充："从你诞生那天起，在你的人生旅途上你是位高尚的人。"我停住，默默地问道："什么时间是艾泽基埃尔的诞生日呢?"没有任何人回答我。世界上的谜已经够多，这儿又有一个加入它的行列。尽管如此，我晚饭吃得有滋有味。饭后，我上剧院了。

147. 回顾展

读者，你已知道我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即便创伤再大，我的心灵也不会像一朵苍白、孤独的花，整日面对四壁。我没有给心灵涂上苍白色或者惨白色。我尽可能愉快地生活。不乏女朋友来家看望我，对我失去第一位女朋友进行安慰。不过，这的确是一时心血来潮。这些女朋友离开我时就像是那些来观看回顾展的人群。她们之所以要离开，或者是因为对回顾展看腻烦了，或者是因为灯光暗淡了。在这些来访者中，只有一个乘车而来。车停在大门口，车夫身着制服。其他的女访者衣着朴素，安步当车。如果下雨，我去叫辆出租。她们则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告别，反复



叮嘱，直到我把她们一一送入车内为止。

“你带上目录了吗？”

“我带了，明天见。”

“明天见。”

这群女朋友一去不复返了。我站在门口，等待过她们。我甚至走到马路的拐角，抬头探视，多次看表。我没有望见任何物，也没有看见任何人。这时，如果有人来访，我一定会双手欢迎，我拉住她的手共同走进大厅，我指给她看风景画、历史画、风俗画、水彩画、蜡笔画、水粉画。这位女访者也会感到腻烦的，会手里拿张目录一去了之……

148. 好了，那么其余部分

现在，这些心血来潮的女来访者中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位能够使我忘却我的第一位心上人呢？或许是因为她们既没有退浪般的眼睛，亦没有狡诈慧黠、虚伪做作的吉卜赛女人的眼睛。但是，这本不是本书的其余部分。其余部分是弄清格洛丽亚海滨的卡皮杜是否已经回到宰马大街那幢住宅里，或者弄清因为某种意想不到原因宰马大街的家已经搬到格洛丽亚海滨。耶稣，西拉什（《圣经》里的人物，传说活了九百一十岁。——译者）的孩子，如果你晓得我早先的醋妒，一定会像你在你的第九章第一句诗里写的那样对我说：



“请你莫要对你妻子产生醋妒，以免她从你身上学到的奸诈计巧开始蒙骗你。”然而，我相信我对她不存在嫉妒，而你会同意我的看法的。如果你对童年的卡皮杜还记得一清二楚，你一定会承认一个现在的卡皮杜还在另一个童年的卡皮杜之内，就像果实仍在果壳内一样。

好啦，无论是哪种解决办法，只有一件事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核心的核心，或者是其余部分中的其余，那就是把命运是否想让我的第一个女朋友和我最要好的男朋友，两者既奔放热情、又相亲相爱，联合起来、共同蒙骗我弄个水落石出……安息吧！让我们去阅读《城郊的历史》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沉默先生
作者=[巴西]马查多·德·阿西斯著
页数=317
SS号=12054953
出版日期=2001.8